

甘肅府縣志輯

中國地方志集成

民國重修鎮原縣志(四)

甘肅府縣志輯 ②⑧

民國重修鎮原縣志 四

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四

耆舊志續編

清道光二十六年邑宰江西李從圖刊刻張志後忽忽近百年矣生其間者如果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鎮原地處偏僻人不
出里閉庸言庸行無人爲之表章歷時既久雖以鎮原之人索故鄉遺事亦
不可得况清同治時之回亂民十七年後之甘肅大亂地經破壞事易湮沒
卽傳聞甚確尙有訛傳失真之慮文獻所關不絕如線及今不記後將渺茫
矣因就採訪所得彙爲一册名曰耆舊志續編見者亦知其大概云爾

文學

劉之護字梧岡清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貴州普安直隸廳同知丙子科貴州鄉試內監視人品孤高學問文章具有根柢書法超妙尤入晉人之室惟性情疎闊自知不宜於宦場呈請開缺修墓旋里後閉戶箸書非公事未嘗入衙署京中大僚時遣專足來求書其聲價可知矣同治兵燹後求片紙隻字不可得

張輝祖清貢生候銓訓導少有大志屢踏黃槐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欲箸書立說以抒其懷抱久之則又自焚其藁鄉人某詢其故則曰我所言者已言於古人口矣案頭有志書某取而閱之有所謂李志者明崇禎時邑宰李大蘭所刊邑生董繼舒之舊藁也有所謂錢志者清康熙時邑宰錢志彤所刊

邑貢生張述轅之舊藁也有所謂陳志者嘉慶時邑宰陳琪繁所刊邑舉人劉化鵬福建舉人陳珺繁之所編纂也此三書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某謂輝祖曰縣志未修久矣以君之學識本舊志以成新志此不朽盛業也盍勉旃輝乃杜門謝客發篋陳書起草於嘉慶十年藁凡七易殫竭心力至嘉慶十五年庚午秋七月始告成未及付諸手民病卒卒後三十六年江右李從圖以名翰林出宰鎮原見輝祖原纂志書藁喜其用力勤取材富用意微迺邀約邑紳相與參互攷訂且益以後來諸事稍爲變其體裁之不合者時前翰林院庶吉士劉梧岡之藹解組歸田復爲之校閱於是壽諸棗梨邑人士家置一編矣

慕維城字紫珊甘肅鎮原縣人清道光庚子科進士道光二十年任石泉縣
 縣無城堤二十餘年矣議修者多難之維城至紳民相慶以為侯名如是必
 能為保障而維城亦以是為任踰年乃集紳士勸捐鳩工擇公正為之經理
 不假胥吏故人人樂輸而事有成歷經四年之久積勞數病將完工而調蒲
 城百姓留之不克維城語余曰以瘠苦之區而謀百年保障任怨任勞數載
 未遑尙望後賢之成此事也其惓惓如是

錄陝西石泉縣志

附遊涇州宮山七律八章其一云別却名山已十年偶攜芒履踏蒼煙石隄一轉一奇
 徑恍似重遊小洞天其二云路繞羊腸緩緩行滿山花放不知名青蒼最是祠前柏參
 入雲霄作雨聲其三云轉眼雲霞履底封徘徊綠撫寺前松濤聲入耳從空起涇汭飛
 來二白龍其四云青鳥不來梵宇閒樹間流水響潺湲舉頭忽見林梢月猶憶當年獻
 白環其五云漢時曾獻紫霞觴盛宴猶聞說穆王流水依然八駿杳白雲黃竹總荒唐
 其六云呈華殿上殿瓊筵彷彿空來海外仙縱使碧桃能結實人生那得幾千年其七

云依然空際湧樓臺
璠宇琳宮面面開
坐久清風吹兩袖
此身宛在小蓬萊
其
八云歸路仍尋舊石隄
鳥聲啼破夕陽低
無詩轉恐山靈笑
招得白雲筆下題

張欽修字毅菴清道光辛巳科舉人司鐸三水多所造就歸田後與廩生慕
啓運結詩社引導後學嘗言作詩須有蒼然之色有蔚然之光有鏗然之音
非徒大話炎炎明七子詩有光有音然多是空架子又言世未有不學古人
而能爲詩者也然初則求與古人合終則求與古人離否則刻舟求劍欲自
成一家難矣又言中智以下以詩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
者有之揣合低昂梯取榮寵者亦有之故作詩不可不慎迄今莘莘士子略
知聲韻學者前輩提倡之力居多

附陝西三水縣學署可以居記其文曰廣廈果大乎吾不得而知也蝸廬果小乎吾亦
不得而知也夫吾所知者謂何謂吾心有之所可耳嘗見世家大族樓閣連亘居誠壯

矣而其人時有跼蹐之形以其心有所不可也又見一椽之覆僅蔽風雨而有人焉披吟其間泊如也曠如也以其心有所可也善乎高景逸云凡人之患生於有所不足有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斯無所不樂余每三復其言因想見其爲人適以署東徧之敝屋半間葺而新之敝其簷牙可以竇月之來疎其窗格可以延風之爽入其室可以容膝別置几榻惟室之適時而擁書一編可以晤古人時而讀書咫尺可以論萬里審如是也安往而不可以樂哉因書以名軒

又退廬記其文曰道光丙申嘉平余以司鐸來三水署後有地半弓垣墉傾圮榛莽雜焉幾嘆退無餘步矣越明年爰進同學諸君子商之因藉其力作室三間落成後願以退廬爲暇日講學之地焉夫學期於進而廬以退名者何也易有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余老矣大率退息之意多而諸君子通方致用其自期正未有艾然苟能洗心藏密深維乎退之義而無曠乎退之功則無躁進之心者必無倖進之患卽他日置身玉堂而回憶當年雨晦風濤聚首一室未必不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若夫余於公餘之暇退處斯廬門無投刺徑擁落花聽時鳥變聲看閒雲出岫不覺心曠神逸自適其適方是時諸君子不速而來蕪名香淪茗茗相與傾談有暢余之所欲言觸余之所未發者而余亦自此進矣

李清瑞字輯堂號蓮溪孟壩鎮人清咸豐戊午科舉人已未成進士初選河

南閩鄉縣知縣改授陝西米脂縣知縣旋主講關中書院講得一省英才而
教育之領鄉薦捷南宮者多出其門故長安有要中舉拜蓮溪之語或問作
文秘訣答曰羿之射造父之御右軍之書宜僚之弄丸昭明之鼓琴梓慶之
削鐻丈人之承蜩庖丁之解牛孫伯樂之相馬僧智緣之診脈公孫大娘之
舞劍與夫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朱子言劉晏見錢流地
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凡一技之擅長一事之專精皆得其獨以有成讀書
之道亦如是而已矣故肉爛則易於咀嚼書熟則易於驅遣文章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其熟之謂乎聞者互相傳誦後署延川永壽等縣知縣加同知銜
在任以直隸州知州用有善政絃歌載道以病卒於任所

附延川縣觀風告示其文曰照得論秀書升士子之潛修有素觀風問俗宰官之責任攸關是以太史陳書司徒備職我國家昌明文運敷鴻教於八埏在多士砥礪躬行奮鵬程於萬里固已山陬海澨一道同風戶誦家絃和聲鳴盛矣惟茲延邑舊屬雍州嶺號禪梯山名官道峰頭橫黛結成一邑屏藩谷口流霞瀉出千般氣象響水之潭可禱石油之井能然柳院書聲聽深處呬唔之韻延關飛渡任中流自在之行地既鍾靈人多毓秀士紳質樸絕無奔競之風庠序教嚴不尙偏頗之習李表則服官廉介輿論允孚劉最則制行端方鄉人推重他如情敦古道關子慶儒行堪師教逮諸孫曹漢俊耆德足式旣古人垂型而作範望來者踵事以增華本縣技乏雕龍才難造鳳世守青湘之業學慚黃絹之辭鐵硯將穿名謬題於雁塔金泥乍報登先忝夫龍門捧檄而來敢誇製錦代庖以治欲效鳴琴聊小住之爲佳亦留連而覽勝雖烽煙數載儘多白屋之貧而燈火十年豈墜青雲之志况譚中丞備籌膏火力學有資任賢宰預定章程吹竽無濫亟用觀摩大爲振起爰定於四月十一日舉行觀風爲此示仰閭邑生童知悉先期預備試卷臨時聽候點名干戈之後化以詩書而士氣愈揚兵燹之餘加以磨練而文章益顯何妨盡一日之長權當作終朝之樂或文追李杜不少光芒或賦擅齊梁偏多香豔或衣看染汁李固言彈指音先或句剪和羹王沂公狀頭信早爾多士禮修面北效出谷之新鶯在本縣術鮮指南愧識途之老馬詩取他山之攻玉易占麗澤之交朋聊分鶴俸之微資用佐驪珠之貴寶看今歲秋高桂樹棘闈之姓字留香待來年春暖杏林翰苑之聲名著顯特示

焦國琢縣北原唐家窪望族幼穎悟讀書數行下其兄炳林謂其所親曰此
吾家之選哥也年十九中清咸豐辛酉科舉人與同縣慕暉同榜壬戌會試
薦不售其鄉試座師懷遠何廷謙以才堪造就勸留京求經濟有用之學旋
考取覺羅教習時則同治元年秋也後聞渭南回亂甘回響應久不得家書
倉皇出京二年寇氛日熾鬱鬱不得志以死死後十餘年部選岷州學正
李清鑑字鏡堂號蓮舫清瑞同懷弟也清同治癸酉科舉人光緒丙子恩科
進士籤分雲南初權沾益州調任羅次縣知縣羅次俗強悍民多爲盜兼之
土豪劣紳阻力紛生清鑑多方開導猛以濟寬不數月民乃從化有龔遂守

渤海之風

趙君璜字瑞丞蕭金鎮人少以文學騰聲於時清光緒丙子舉於鄉其兄君璽亦爲是科副榜有清一代蕭鎮讀書人得題名於雁塔者自君璜昆仲始鄉人冀其激昂青雲爲宗族交遊光寵僅一試禮闈卽杜門不出結廬山阿負杖閱耕陶陶乎有物外意邑宰敬其爲人聘主中峯書院講邑人稱爲老綽山長對後之趙槐村而言其講學也務實踐貴刻苦有顏李遺風又明術數之學嘗夜觀天象自言自語書院肄業生問之不答再問之君璜曰諸君不聞敦煌索統之說乎世間可學者多何必以有用心力投諸無何有之鄉主講中峯十餘年後以疾終於家無子以姪文卓承繼

案晉索統明天文術數人問吉凶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惟以占夢爲悔吝游雅數以災異問高允允曰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北齊權會明

風雨玄象學徒有問不言曰此術可知不可言有一子亦不授也

包中廉字介亭清光緒四年鄉貢註冊候銓訓導晚年主中峯書院講循循守禮法光緒庚子後樞府主張變法書院諸生私議之中廉聞而言曰太平之世朝無秕政民無謗言且經世之道宜通其變不可以膠柱諸君何見之小也尙其少安毋躁邑宰宋運貢以中廉學識兼優爲一邑人望諸事輒往詢焉其一生事實運貢序文中言之綦詳錄後

附邑侯宋運貢包介亭八秩壽序其文曰包姓爲鎮原望族代有傳人自靜若太翁孝友性成敦行志學家學乃有淵源介亭之伯父煥若翁由增生爲鄉飲介賓亦以文學名得疾喘症公侍奉醫藥朝夕維謹弱冠遊泮丕振家風及其長也又以績學稱同治間陝回肇亂縣城失守人多罹難公檢點掩埋俾無暴露堂弟樸公早世遺孤均幼爲之養生送死未幾其侄又歿爲之擇嗣養孀所遺田廬悉歸嗣子其遠房無嗣可承者遺產皆爲之清釐歸入祭田以隆報本公之孝友睦族有如此者同治八年蜀軍統領黃公鼎克復縣

城廖公曉東來宰鎮原凡建衙署招流亡興養立教諸大政皆延公爲之勸勸後任左公下車仍留公佐理由是重修文廟再造書院散放牛具籽種及地方一切公益公皆與焉公之急公好義有如此者光緒歲庚寅劉子培任內奉文清賦有建議設局丈地者公謂縣境寥闊恐滋擾累不若令紳民呈報原額民不勞而事易舉劉公然之任公經理公任勞任怨期年而辦有成數不累一夫澤流梓里以視夫籌款設局累及閭閻而因以爲利者相去遠矣公敬恭桑梓有如此者光緒丁酉汪大令崇庵履任時訪友事之人於前任張敬丞敬丞首以公對庚子辛丑大饑汪大令稟借銀二千兩倉糧四千石又借江南義賑銀三千兩委公總理賑務公編查有序全活甚衆邑民感其無私汪公喜其有勞公之救災恤患有足多者公由稟貢例得教職札催驗看公不肯往迨汪稟庵爲之稟請酌委一次以酬其辦賑之勞督憲慈批准聞同時勸駕公初心未改不圖仕進公之淡泊明志有足多者旋以前借庫款札催歸還公以闔邑稟懇張大令雲卿詳請豁免經督憲慈據情入告奉旨允准是舉也固朝廷如天之仁而亦公之仁心仁言所造成也鎮原地丁每一兩納錢二千二百文鹽課亦每兩納錢壹千玖百文近因銀價太賤民力不支公與余晤談懇請減價余毅然應之此亦實惠及民之一端也光緒甲辰余聘公主講中峯書院訓迪有方多士景從學憲許公舉公優生獎以性行淑均公授徒數十年成就甚衆入庠食餼舉明經者指不勝屈化雨春風教亦多術盛矣哉其爲文言簡意該詞寓箴規與夫碑記屏文壽序均膾炙人口邑乘自咸豐元年迄今未修余屬公修之初藁已脫五十餘年事蹟記表志傳條理秩然尙矣鎮原之人感念公德景仰共殷製錦爲文敬詠其德而

屬余識其大者如斯乃稱觴登堂而祝之曰涉茹水登潛山會耆英集羣賢孝肅家風齒
德兼全秦松漢柏玉貞金堅靈椿不老蘭桂滿前堯壽斯頤可得長年大德必壽敢告後
賢

附慕壽祺詩介亭山長詩云壽考由來愛作人無邊桃李一時新齋心立遍門前雪煉氣
蒸成座上春講學大都能變夏尊經多恐再燔秦潛夫臺下書聲滿隴塞如今有鳳麟

劉蘭馨字炳生清乾隆癸卯科解元化鵬之孫性慷慨有大志不屑屑爲章

句之學其父曾由舉人知安徽蒙城縣蘭馨隨任讀書留心政治習公牘文

字並閱孫子十三篇等書咸豐初太平天國據東南王師由安徽進攻蘭馨

聞之喜曰此吾舊游地也乃仗策謁軍帥時正在需人之際帥重用之多所

建樹由附生保知縣署安徽亳州知州帶義勇軍兼管露布事務後以功保

知府同治時回籍修墓卒於家

焦炳林字午村清恩貢生天資穎悟經術湛深亂後設帳於家一如在鳳翔時頗得善誘之方從學者衆游泮水食稟餼領鄉薦捷南宮者均有人矣

慕迪吉縣西門外稠水溝人字惠之清光緒丙子科舉人原任西甯縣教諭升任鞏昌府教授主講中峯書院著有隴西五李考一卷

許鏞字紹笙西鄉許家河灣人清光緒丙子歲貢生屢薦不售主中峯書院講嘗評孔門弟子資質曰剛明莫若顏子溫粹莫若仲弓穎悟莫若子貢篤實莫若子夏開闊莫若曾點深穩莫若漆雕開並作贊語各書於木主後

劉景虞字小橋清貢生就教歷署會甯環縣訓導河州學正晚年與鄉人慕暉研究性理之學郵筒往還無虛日清咸豐時暉從廩生劉午橋先生遊午

橋者景虞父也景虞能守其父所遺之書

慕暉字霽堂鎮原人清咸豐辛酉中副車次年回亂倡練鄉團護村堡後賊勢益熾全家殉難暉徑從提督雷正綰軍誓滅賊復讎總督左宗棠駐平涼檄權固原學正雷正綰任固原提督仍延入幕訪殉難諸節義數十陳當道得入奏獲旌丙子舉於鄉官西甯教諭修大成典禮設義塾百二十區逆回陷湟中婦女殉節者歲久家貧湮而不彰暉爲訪查舉報在西甯十年陞甯

靈廳教授後卒於任箸書見藝文目錄

錄省志

張宸樞字紫垣號少堂敦敏者學少卽知名工書法善詞章以清乙酉科拔貢舉乙酉科鄉試部選莊浪縣學訓導啓迪後學綽有儀範無事卽染翰臨

池嘗言國朝書家劉石菴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余天分低丰神學不到但向魄力處求之假以歲月或可望竿頭日進故其大字雄壯人爭乞之清末見東南多事投筆出玉門關遊伊犁等處有立功異域之志鬱鬱多年未遇知音民國元年由新疆入關充邑高小學校校長兼教習夙夜在公殫盡心慮故士子畏敬感激益趨於學後被選衆議院議員咸稱之曰能著有通鑑綱目提要中外政治論衡續

西銘等書

郭文煥清歲貢生熟習五經博通經史時文而外尤善詩賦講解聖經賢傳多所發明學者爭聘爲師

賀寶善字少堂清光緒庚子歲貢生初讀書域內洞賓祠刻苦自勵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爲屢躋秋闈志終不懈及科舉停署狄道州學正以身作則不屑屑於章句之學

張省度字式之清廩生蕭金鎮張家窪人好學能文性篤實足跡多不履城市科舉未廢之前卽設帳里中循循善誘經史外兼授地理算術口講手畫俾學者知其所以然故游於門者于于而來其與兄弟子姪輩互以睦淵寬厚相處

附鎮原縣署問山樓記其文曰環臨涇皆山也其正南一峯勢尤崢嶸驟而望之有似乎蒼龍昂首諦而視之有似乎丹鳳展翅仁者其或樂之矣從未聞有問之者有之則自我宋侯牧九始侯下車之明年以邑署湫隘於縣署後造樓五間以爲臥治之所公退之餘手執周易一卷焚香披閱見闌干外鳳山相對終日無言因悟夫德之蓄也天

在山中遂不禁殷然問曰汝何以產貨生財用給四民耶汝何以噴雲吐霧望慰三農
 耶汝何以與開闢俱生不隨桑田變遷耶人多浮躁汝何獨鎮靜耶人多輕薄汝何獨
 厚重耶崢嶸奇峯以鷄頭稱而汝胡以鳳耶問之良久山不答再三問之終不答嗚呼
 噫嘻我知之矣天何言哉莊子問之夫子善誘人南宮适問而不答蓋不問之問深於
 問不答之答深於答也為民父母者果能為地方興養即山之給用也為人民立教即
 山之慰望也留芳名於史冊資景慕於士林即山之不變遷也有利民之善政毅然行
 之而不為浮言所撓即山之鎮靜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即山之厚
 重也有道則見鳴於朝陽作藹藹之吉人為冲天之羽翼即山之所以獨名為鳳也如
 以問而不答疑其無益非惟不知山抑亦
 不知問山之人且不知所以名樓之意

田育璧字太璞清附生縣東原屯子鎮人家故貧帶經而鋤遊庠後習舉子

業不中有司繩墨轍棄去講求時務光緒二十九年入甘肅文高等學堂時

學堂注重國文教員謂育璧出筆遲鈍提調楊增新

雲南蒙自縣進士
後升任新疆督軍

曰孔門

惟參也魯終受一貫之傳田生性沈靜好讀有用書累數月足不履城市余

深知其爲人他日服務鄉邦其成績必異乎衆後送入北京師校官費外時有補助育璧刻苦求學暇卽參觀京津各女校民國二年回甘兼法政中師各校教員先是女士吳慧慈胡振華在蘭州南府街創辦女子講習所思擴充而不得其人至是聞育璧於女學頗有研究請主持一切後二年添女子

師範班又數年由南府街遷新關卽今女師範學校皆育璧手所經營

詳見第八

卷教育志女校十年二月病卒年五十二楊增新聞而惜之

張祖緒字纘侯清優廩生縣北原人幼失怙賴其母撫育成人性敏好學品行端方以舌耕養親設帳數十年孳孳不倦桃李盈門庚子歲大饑祖緒家無儲粟以重利借富室秋糧三十石賑貸鄉里全活甚衆曾任教育局長及

第一高小學校校長課餘好著書待刊民十八年土匪陷城緒任財政局局

長遂殉難

附詠史詩云唐時藩鎮亂終歲用兵苦一處干戈動十州無完土老弱困征徭少壯編
行伍渠魁擁貔貅前驅負弓弩壯士何驕盈三軍亦鼓舞塵埃蔽九垓殺氣動三輔功
成指顧間敗敵在吞吐風不助周郎中途遇胡虜血濺廣武山魂歸延平浦錦貂五千
人骨肉臭且腐死者飲痛深存者破戎斧一敗豈甘心重振旗與鼓羽書雪片來徵兵
向萬戶號令如星火詠求猛於虎一村拔十人十人膺頻撫督促出門時強歌陟岵
爹娘哭吞聲妻子淚如雨道旁往來人掩面不忍觀更有青年兵未滿二十五妻娶子
未生采納女未取鴛鴦南北飛一別遂千古最苦是窮民言之淚沾巾誰無父母愛胡
爲棄所親誰無妻孥願胡視若路人誰不重生生命胡爲賤青春從戎非報効忘生只爲
貧家無立錫地餓生范丹塵貪圖數百金甘心賣此身明知不生還不敢動酸辛兒去
有金在猶可度昏晨吏胥送行人涕泣餞行酒一離父母邦便入虎狼口問往何方行
大軍營細柳令嚴夜寂寥舉頭望星斗舉動不自由終夜更僕守營規誤觸犯毒打如
豕狗彼生何不辰數逢陽九九充兵固可憐僱兵更可懼大縣五百人中縣三百數一
兵五百圓缺一兵難顧婦人賃釵釧男子賃農具里正忙若蜂村董馳若鷲一兵送縣
時百人廢家務兵若稍愆期卽觸上官怒不是倒懸梁便是斧劈樹所以送兵行叮嚀

又告訴既受往生錢重任完全負切莫半途歸連累及父母切勿臨陣逃鄰人遭禁錮
生還若害人不如早物故試看亂世民何如雞與鷲此張纘侯借唐亂以詠時事也

贊曰南山滌洞中峯突兀秀氣所鍾是生豪傑數十年來人才輩出達爲龍
驥窮則蟻屈事或不傳名難終沒敘而次之朗若星列

--	--	--	--	--	--	--	--	--	--

孝友

張樹勳字偉堂清廩貢生孝於親歷署隆德正甯環縣平涼府學訓導狄道州學正道光癸卯署甯夏府學教授其父苞春秋高不忍遠離擬繳委苞不允遂之甯夏己而苞有疾樹勳聞之兼程言旋至固原聞訃一號痛絕家人救之醒後四日抵家親視含斂禮畢卒時道光甲辰二月十四日也

田大植字子培清歲貢生例可詮教職親友慫恿註冊大植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之逮親存也曾子之言豈可忘乎乃淡泊自甘奉事父母其母晚年患目疾常以舌舐之比失明則出入必負裙褌親滌其父

母享壽八旬有餘先後卒喪葬皆盡禮

王連陞字步堂清歲貢生性至孝同治七年陝匪犯境連陞負母逃難飢寒困苦幾不能生適遇良回某憐其孝給米衣以存活亂平其母患便結連陞含藥吹入穀道病漸痊其他類此者多邑侯宋運貢贈天性獨厚匾額以表之

賈榮芳字麗亭清光緒己卯科武舉器宇軒昂胸襟瀟灑性篤孝同治回匪之亂榮芳負母逃陝亂平旋里重振家業順意承志色養無缺或與人爭執盛怒時一聞母言便霽頰和色頓忘其所爭之事其兄聯芳患癱瘓數十年榮芳親負出入終無倦容

鄭國治字平之縣東鄉原鄭家人少卽嗜筆硯英奇穎悟不類常見中清光緒辛丑副榜籤分陝西以直隸州州判用時其母春秋高願奉養慈闈仕宦非所欲也乃設館課徒以便問寢視膳親承膝下歡親歿哀痛倍切七七未滿鬚髮皆白聞者莫不以孝稱焉

附平涼潰兵過境搶掠五古詩云放眼觀羣書隨時弄柔翰手無尺寸柄倏忽遭兵亂主將貪名爵壯志凌霄漢得隴還望蜀故將兵作玩老成謀不用輕年資參贊士卒不協心勢如鳥禽散潰兵擾閭閻所過民塗炭可憐是婦孺避鋒居崖岸四處搜財物衣服任爾換明明附近人反眼皆凶悍嗟予身多病欲避難奔竄勉強立門前豈真不畏憚未有擊賊笏空懷太尉磨刀宰羔羊負薪忙烹爨欲稍息凶鋒豈樂授餐館倥傯不成寐聊以抒浩歎

張雲霄清敕旌准入孝子祠其事實省政府有案茲不復贅

席鴻儒事母孝民國初涇原道道尹馬振賓獎以仁孝可風四字列入隴東

孝子祠

馬正修家貧早孤事母孝母年六十得殘疾四肢不仁修供飲食送水火始終不懈縣長宋運貢助白金十兩以嘉其孝

白清華農民事親孝朝夕侍側不離後其父得結症穀道不通呻吟牀褥間庸醫束手同邑景煥文傳以單方謂口含鹹菲菜水向肛門吹之則凝結者自然軟化矣但事涉穢污恐爾不肯爲耳清華曰元勝勞母病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含菜水送入肛門此事何難之有如其方醫之親病霍然而愈

劉克修本城人其父癱瘓又遭清同治初回亂克修負逃陝西傭工奉養亂平歸里省起居送便溺數十年如一日前邑侯劉玉衡旌以天性純篤四字

范玉山字寶卿其母久病醫藥不效玉山寢食俱廢憂形於色夜夢神人告曰欲爾母病愈必以親人血爲引遂斷指滴血和藥服之果驗其後母年八十三而卒縣長宋運貢孟江霖獎以孝子銀牌

劉登甲清附生字鼎丞蕭金鎮夏劉家人早孤事母孝每飯必侍食母前心始愜然母年七十舉動艱難甲爲之滌衣整髮扶掖起居始終不懈

陳遐齡字壽堂幼嗣堂伯爲子其生母患癱病清同治花門之變負母夜逃有狼當路恐傷其母跪而禱之狼遂去

景萬富事父母能得其歡心及歿哀毀骨立清同治初回亂起其族祖母白楊二氏以全家殉難無依萬富迎養於家事奉無缺及歿葬以禮縣長宋運

貢題其門曰孝思不匱

張介字藩臣清同治戊辰之變其父患股疾負逃陝西傭工奉養父歿負骨還里厚葬之後舉鄉飲耆賓

劉順受字建勳清增生孝友成性其母墮崖傷股順受出入負之起居扶持未嘗須臾離同治中陝回十八大營攻陷鎮原無乾淨土可避順受負母匿井窖中賊圍井俄有賊頭乘馬而來揮退羣賊向順受呼曰我十三營統領余彥祿也聞汝孝特來保護由此得免於難後母失明孝事益周年八十卒邑侯宋運貢旌其閭曰宗族無間

孫明才家極貧奉事繼母無異所生母年八十忽得癱疾明才扶持起居親

滌溺器未嘗須臾離比歿號慟幾絕

王建功字勳丞清增生善事親食必甘旨定省無違其父年八十餘患病臥牀親滌溺器未嘗諉諸家人其母年七十餘失明動履需人建功出入負之張質文字彬然清同治初回匪犯境舉家驚散惟質文依戀父母不忍去時值大旱無所得食質文乘間在賊營附近穫麥以供父母

劉天恩農家子謹內行孝摯敦厚不爲虛浮清同治時回亂縣城失守負其三代影圖逃往陝西亂平復負之歸後舉鄉飲耆賓年八十卒

任國棟字佐臣清歲貢生與其弟分析家產以優者與弟其或有失業敗墮則又爲損己之有而益其無也四上秋闈艱不獲遇終以敦行教士卒於其

家

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父子且然則兄弟異居可知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禮云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以此見古人未嘗不分居蓋分居者義之主於有別也分居而仍有無相通者仁之主於有恩也顧亭林曰知錄分居引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意在敦俗而轉非中庸之道

張炳麟字瑞卿清廩生工書法又善畫竹蘭與異母弟分炊時物產讓弟自擇已惟請養繼母以營菽水將親爲樂

馬文炳清附生同治七年三月回匪攻城兵單力竭危在旦夕適其父患癱病不能行文炳不離左右及城陷父命逃避不忍去父子俱殉難

劉復至事母孝清同治回亂負母攜子逃往陝西中途無力兼顧棄子而逃

亂平旋里復娶良家女生子二武舉丙壬卽其長子也鄉黨以爲孝心所感云

白鑑字保三清增廣生員同治回亂負弟逃至陝西岐山縣舌耕糊口以養弱弟亂後旋里家居教授遊其門者多飛黃騰達以去鳳翔舉人楊森林其尤著也

劉修才蕭金鎮人性友愛其兄病篤百藥罔效徬徨無策忽夜夢老人云欲爾兄病痊須親人肝作引醒後覓小刀遂捧香盤持往五聖祠內禱於神焚香解衣破腹割肝少許鄰人遙見之往救則血溢腹外扶歸戒家人勿言令其妻以肝煎藥兄病果痊而修才死矣

善善志續編 孝友

案孝子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劉修才割肝救兄此其友愛之情本於天性君子善善從長原其心而已錄此以爲愛兄者勸

高興學縣東原太陽高家人事親孝民國九年冬地大震舉家逃避興學亦隨之出偶一回顧見八旬老父尙在窰內奮身復入負父出戶牆傾父子俱壓斃

贊曰古今至行事長事親一邑雖小豈曰無人孝子弟各行其天非必盡學學莫先焉非必爲名名莫賢焉亟登姓氏繩貫絲聯斯人不朽光我簡篇

睦嫻任卹

親於九族曰睦親於外親曰嫻信於友道曰信卹振憂貧曰卹

張紹齡字嗣九清廩生爲人明達直爽厚於親族同治初陝回犯境村人舉

爲堡長爾時連年不登斗粟二萬餘錢人相食荏蒲蜂起堡衆困窮私謀入
匪夥紹齡曉以大義衆皆感泣願死守至有餓斃無怨言者七年歲大饑復
出粟賑濟堡破負母段氏由間道往涇州呼其姪隨行時其子宸樞尙幼而
不甚愛惜後至青門以舌耕餬口肅清後歸里設館縣城精反切講韻學尤
好研究三禮故能以禮自處對九族外親皆能盡禮蓋情之至者文自生矣
劉士侃字子陶清優廩生過目成誦聲爛於時性慈善好濟人之急遇荒年
婚葬等事輒傾囊助之

許琨清武生縣西鄉許家溝門人同治初陝回據董志原時擾鎮原各村堡
居民結寨自衛舉琨爲團總琨以兵法訓練之其禦賊最力而西鄉賴以保

全八年邑宰廖溥明蒞任以琨爲保甲之長公事多與之商俾其鄉之詞訟先爲調停其有深怨大嫌者往往出財帛爲解和必使之息爭而後已宗黨及鄉里困餓疾病之子謀錢穀求活者日填於門皆與厭溢其志而去有子六人鎮最著

范希淹字子仲清廩生生平儉以自處和以處衆尤工詩賦光緒十八年蔡學使金臺考涇州古學題曰范仲淹駐兵回中山下希淹押中字韻一聯曰自有甲兵十萬鏖戰胸中爲邑人所稱誦

賈廷翰字柱臣清己丑科武舉庚寅原挑二等以千總候選性直諒不阿鄉鄰每有爭端咸欲得一言以折衷遇饑荒婚葬等事輒罄所有以濟人不足

則出名署券稱貸以周之年四十鄉鄰贈以寬仁厚德四字行年六十鄉人

呈請大總統題褒惠問孔修匾額並給紫紅綠綬銀質褒章一座小牌一面

內箴褒文

原文見此卷後
封典褒章內

慕曉世居縣南鄉古城山清同治九年投効提督雷正綰大營攻克金積堡
老巢積功保千總亂平歸耕隴畝和睦鄉鄰每遇窮人無不周濟善爲人爬

梳曲直人亦以其公直長者多就決之得其一言因以不爭

張永瑞字輯堂清貢生幼聰穎苦學不輟鄉試屢薦不售遂絕意進取家居
教授學規嚴整鄰縣讀書子弟多來學故一時有東方桃李半出公門之語
復好善樂施嘗以孫女聘金濟人之急後子姪及孫均入庠人皆以爲作善

之報云

毛鵬飛字雲程清廩生性謙和篤孝友家設私塾待先生忠而且敬光緒壬辰辛丑間歲大饑出粟百餘石周濟鄰里全活者多涇原道道尹王學伊獎以積善之家四字縣長宋運貢獎以尊師重儒匾額孟江霖榜其門曰義士張燿庚字星垣性慷慨篤義好施在鄉黨間救人之急蘊己之德至老而不倦學界舉爲義士縣長孟江霖獎銀質牌一面

劉守本性豁達有信義清同治回亂避難於其姊家堡將陷其姊夫授千金令藏之及亂平如數完歸姊酬金五十藉以經商家漸裕後其姊家中落如其數倍還之又於市上拾金約百餘兩係西峯鎮號夥所遺情急欲死訪其

主如數歸之邑遭饑僅守本輒賑之晚年親查賬簿凡無力償還者出其券命子悉焚之

張成憲清同治戊辰歲大饑人相食成憲盡出其家中錢穀周賑鄰里之困乏者全活甚衆

盧永金清附生因白水驛關係鎮原每年支應考棚差馬一事已詳前志至康熙五十四年白水驛奉省府令改屬平涼所遺差馬五匹仍歸鎮原支應每遇歲科考差役來縣需索頗巨窮民敢怒而不敢言永金代鳴不平謂白水驛本屬鎮原後改歸平涼差馬當然由平涼支應何能再向鎮原催索據此理由先在平涼道署遞呈力爭家財耗盡效力未生復將自己棺木賣作

川資以求最後之勝利光緒十八年夏蔡學使金臺按試涇棚閱其呈以理由充足不待行查卽批准立案遂免鎮原所支差馬

朱作賓字休菴清附生縣南鄉新城鎮人同治時其父爲回匪所傷事母及伯父母均能得其歡心好施舍同治七年夏光緒二十七年春鎮原歲大饑人相食鄰里貧乏不能自存與親串之來告貸者皆量力扶助之宣統三年冬民軍起義陝西響應甘軍攻乾州醴泉平涇所存米粟搜買一空以致鎮原糧價爲之踊貴窮民大起恐惶作賓出粟百餘石以賑濟之事後亦不令其償還其尤難能者買人之地仍租於原主耕種子弟勸其收回永斷葛藤曰奪回田產則失業者一家生機從此斷絕矣故鄉人稱爲忠厚長者皆其

伯父母之所教也年七十四卒子德藩維藩能繼其志里閭亦以寬厚稱

田占元字善庵清庠生篤於宗族樂善好施光緒末葉回匪有黃滿喇者在縣南一帶擾害閭閻民不能堪後爲縣令宋運貢所擒以證據不全案久不決占元時任中原鎮巡長聞之慨然曰縱虎歸山後患何堪設想乃邀地方紳民李寶華等同赴平涼在會審時證明其事案遂結滿喇伏誅地方賴以安堵

張海澂太平鎮人字鏡清清庠生曾捐地基一區創立高小學校省政府獎二等銀色獎章民國戊辰歲值旱荒村人築堡而居有貧民弗能上堡者出粟賑濟

贊曰自後世族師閭胥比長之職廢而大司徒之教不能行於其鄉於是比閭族黨之間有能以睦婣任卹飭其行者人往往詫爲獨異罕聞之事然在孔子時以馬借人區區之行猶以不及見爲憾則自孔子而降至於千百世之下若邑人之睦婣任卹殆周先王遺澤猶有存焉者乎

表第十六

清 男 子 殉 難 姓 名 表

同治元	年十二	月十五	日在縣	城外團	練禦賊	力戰捐	軀者	二年四	月二十二	三等日	在縣屬	孟家塬	團練禦	賊力竭	被戕者
甄映璽	監生														
張秉城															
張拾青															
張豐賢															
李樹玉															
張玉有															
賈太祿															
曹漢順															
秦良傑															
張忠修															
張珍															
袁喜															
曹省香															
張秉燧															
路全福															
孫孝弟															
趙正興															
陳啓秀															
張慎德															
張福德															
朱禧															
劉義宣															
張士偉															
張成名															

重修真原縣志卷十四

舊志續編

男子殉難姓名表

一一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堡城日 禦外初 賊守縣五	月六年 初五十	身賊帶 亡血圍 者戰禦	縣城 城外	古一月 日二	二二 年十	被練城 戕禦鎮 者賊團	等縣屬 日在新	三二 月十五	月 初十	二 年十
張騰霄	趙司至 附生			史示吉 武生				張保貴		
白一發	趙君琦 耆民			史陳吉				席夢弼		
惠聖儒	張鵬漢 五品軍功			史念忠						
焦濟扶	劉之藩 監生			史念益						
白受福	段士孝			史念敬 童生						

力戰身
亡者

六月六年
六十七等
日在縣
城外守
堡禦賊
打仗力
竭身亡
者

毛開讓	郭玉成	包天貞	袁玉鵬 <small>武舉</small>	田芳潤 <small>監生</small>	王丁娃	張天清	李生香
白進義	張修翰 <small>附生</small>	包生學	陳實 <small>軍功</small>	田芳淑 <small>童生</small>	張進福	楊九齡	張雲
賈立修	包啓文 <small>附生</small>	魏據德	田芳洽 <small>從九</small>	張欽	張輔清	張世儒	張逢辰
席加德	劉士茂 <small>附生</small>	包養源	田芳滋 <small>優生</small>	李尙哲	張豐祿	劉月德	席玉成
段秉直	任保和 <small>武生</small>		田芳注 <small>監生</small>	張文正	張河清	尙進林	劉怡遠

巨冬真原系志卷十四

考舊志續編

男子殉難姓名表

一一二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六月二十七日及初五等日 六月二十七日及初五等日 陸陸續續被殺 口禦各縣 外各縣 在五等城 初五等日							
劉致德	路昌太	路成魁	竇有叙	張學樂	任履和 九從	李惠兒	張智
劉致義	段利吉	路福德	張永賴	劉自得	任太和 生武	袁國瑞	席玉均
白瑀	路豐	路中太	劉鳴鶴	席夢熊	張順義		席玉珍
段士敬	劉秉忠	路合太	張豐興	張效儒	和元貴		張進有
李福慶	郭鳳瑛	路茂林	張新福	郭鳳潤	張文郁		張海

六年十二月二十

馬一龍
監生

馬輔龍

馬新德
文童

馬純德
監生

馬秉廉
監生

李應典

馬家珍

馬玉奇

王之有

郭鳳桐

郭鳳仙

郭清泉

郭文錫

郭鳳榮

賈傑

賈棟

賈林

賈楫

劉繼統

張元和

成守功

賈鎮

賈彬

賈樸

劉鳳慶

劉雋

劉生隆

段森

申士傑

朱成祿

王庸德

劉凌霄

劉文彩

劉慶堂

張卓

張自謙

張國佐

朱成福

朱成祥

<p>十七日擊出賊力竭而死者同時而死者</p> <p>七年三月初五日率團在城外擊賊陣亡者</p>							
路扶輿	劉蘭級	張生芳	張潤卿 <small>布理問銜</small>	馬文豹 <small>童文</small>	馬良德 <small>童文</small>	馬積德 <small>童文</small>	馬全德 <small>童文</small>
申沛澤	劉灃	賈琇	劉宗義 <small>廩生</small>	馬文煜 <small>童文</small>	馬儒德 <small>童文</small>	馬俊德 <small>童文</small>	馬尙德 <small>童文</small>
張樹績	劉勤	賈瑛	盧生芳 <small>團總</small>	馬丕欽 <small>童文</small>	馬易德 <small>童文</small>	馬遇皋 <small>監生</small>	馬尊德 <small>從九</small>
郭鳳翥	張贊	劉倣	盧生蒙 <small>團總</small>		馬文玉 <small>童文</small>	馬懷德 <small>童文</small>	馬國棟 <small>生員</small>
郭鳳欽	路彩雲	劉銑	張文繡 <small>團總</small>		馬文虎 <small>童文</small>	馬世德 <small>童文</small>	馬育德 <small>童文</small>

郭文通	張雲舉	何維倫	張操	劉士祥	賈樹言	白克清	慕仰川
張才	張維忠	祁元昇	張鳳林	張世斌	黃進祿	劉登愷	張豐成
張雙潤	劉生財	祁元領	張緝熙	楊發生	路萬義	黃喜珠	陳仲紅
張萬綬	張登位	郭先德	夏永旺	楊明誠	劉居太	劉公太	李喬
王復業	張登第	郭鳳起	夏永貴	賈樹義	劉方太	楊潤汝	李起

七年三月初九日城陷血竭者被殺							
張躋雲	劉士元	張義同 <small>候選吏目</small>	徐甲第	劉蘭階	金滿籬	張保和	毛克儉
賈模	劉炳麟 <small>貢生</small>	賈仲九 <small>從九</small>		黃登甲	金邦朝	包克昌	范昇榮
賈坊	申士俊	張銳		鄭兆助	金儒朝	劉歲赦	扈邦學
竇宗毅 <small>生員</small>	賈修	劉鳳台		徐捷第	金富朝	黃登仙	張雙彪
杏友蘭	慕維藩 <small>廩生</small>	賈本		徐連第	金新春	金星太	張炳

七年二月二十

劉孝義	張愉	張立	劉鳴鳳	劉鈺
段瑛	慕健	劉峯	張篤弼	沙懷珠
劉三級 <small>附生</small>	劉維岳	馬汝麒	張清漢	劉漢
賈侍虞 <small>武生</small>	劉掄元	劉體元	張正立	慕佑价 <small>監生</small>
郭文繡	劉宗源	張灼	張照	劉煜
張敦	劉鏡	賀脫穎	慕仰傑	張迎福
賈侍成	劉偕選	張敬修	張永貴	竇廷芳
慕鏞 <small>武生</small>	張維恕 <small>附生</small>	劉銘溫 <small>廩生</small>	張維統	郭汭邦

七年三月初九日城陷				初九日守城者			
被執不罵屈者				禦賊死者			
劉恩惠	杏友桂 九從	張乃功	劉之莊 恩貢生	劉宗源	劉鈞	張國璧	劉世儒
劉瑛	張維恪 童生	杜森林	賈居敬	張至清	慕星垣	王信	薛仁
席建中	劉合璧	杏友芝 員生	郭文煥	張廷清	劉廷綬	王金鼎	張國楫
賈世裕	劉灼	劉壽彭 監生	張森 廩生		任新春	包希凱	張國禎
張齡	馬際龍	張鑑	賈鳴玉 附生		任國璽	段潤章	張國定

七年二月 自堡陷 勿	七年三月 城陷 後救親 被殺或 守母柩 被傷洵 屬至孝 者				
慕 諸 六品 軍功	張 璫 負母同逃 被殺	范 徵吉 監生 救母被殺	賈 存福	張 三業	
劉 煜文 廩生 城陷被執 賊令降不 屈投井		俱 夢林 哭守母柩 被殺	竇 廷舉	劉 潤福	
成 維志		田 玉龍 救母被殺	郭 文愛	劉 前福	
成 尙業 均因堡陷 自燒火藥 焚身		張 維屏 護父被殺	張 書箴	劉 萬福	
申 錫 候銓按 司獄 城陷服毒 死		張 玘 救母被殺		劉 昌業	

巨案真原系上卷下四

耆舊志續編

男子殉難姓名表

一一八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元年至七年或至							
或被賊殺							
或服毒							
自縊者							
張 翳	城陷與其 母妻及二 子投井死	馬義春	常廣玉	常 忠	俱夢庚	包文煜 <small>附生</small>	包中傑
路際隆		楊子秀 <small>總團</small>	常 包	張順義	俱夢周	包儒兒	包中察
張 珣	二人城陷 後撲崖自 盡	馬生彪	俱得高	劉生芝	俱夢月	包中寶	包中毅
張書簡	城陷自縊	馬生英	劉上貴	何存述	孫克家	包繼宗	包成兒
		胡才學	常 德	何邦魁	包含華 <small>例貢生</small>	包繼緒	包中密

包儒珍	包星煥 <small>文童</small>	包廣前	包星炳	包五文	朱啓文	包若雲	包峻
包典	包中智	劉成業	包繡文	包五行	朱郁文	包賜福	路自得 <small>附生</small>
包鳴鳳	包善	劉成章	包崇德	包五中	朱乃文	包成福	張森
包緒前	包生秀	魏泰來	包增祿	朱聯義	包若成	包毛兒	朱登富
包集義	包樹德	包舉	包銀船	朱漢文	包若才	包愛棠	李千福

	鄭宗和	劉維漢	從祀昭忠祠	
	為救堡人與賊戰子孫死者十人			
嗟夫同治兵燹以來鎮原人之死於賊者數在六萬以上及關隴肅清越數年至光緒初縣局始採訪忠義或憑藉有人幸獲蔭卹如例或沉泯無聞身與草木同腐或全家	殉難雖欲攷其姓名無由也遭逢既已懸絕傳不傳有命存焉此表所錄殆千百中之數人耳其事實無從調查甯非憾事耶然猶幸留名於邑乘其諸為採訪局所不逮者	又不知幾何人矣雖然士君子見危授命如果死得其	所其正氣常留天地間豈果以名之有無為顯晦哉	

表第十七

清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賊一而者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賊一而者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賊一而者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賊一而者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賊一而者

女子殉難姓氏表

魏氏 文生馬從 龍妻	馮氏 馬翼龍妻	劉氏 監生馬秉 廉妻
魏氏 監生馬佑 龍妻	劉氏 馬陸兒妻	董氏 從九馬尊 德妻
段氏 衍聖公齋 奏廳馬仕 龍妻	王氏 文童馬新 德妻	王氏 恩貢生馬 陟瀛妻
路氏 文童馬育 德母	劉氏 監生馬純 德妻	王氏 文童馬懷 德妻
賈氏 馬輔龍妻	賈氏 生員馬國 棟妻	張氏 文童馬育 德妻

重修真原縣志

卷之七

女子殉難姓氏表

二二八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哲兒	楊氏 文章馬文豹妻	劉氏 馬尙德妻	劉氏 文章馬丕欽妻	朱氏 文章馬俊德妻
樸兒	張氏 馬染兒妻	王氏 監生馬樹德妻	賈氏 拔貢生馬冲霄妻	張氏 監生馬遇舉妻
儉兒 以上四人	孫氏 文章馬占魁妻	劉氏 附生馬國威妻	張氏 文章馬貴德妻	趙氏 文章馬世德妻
造兒	焦氏 馬文輝妻	張氏 馬文虎妻	祁氏 文章馬儒德妻	張氏 文章馬良德妻
國兒	溫兒	李氏 文章馬文煜妻	高氏 文章馬全德妻	張氏 文章馬積德妻

德馨	鯉兒	粉菊	粉兒	
梅芬 三人以上	碎鱸 二人以上 文童馬全 德女	亭菊 二人以上 文童馬文 寓女	馨娃	
江娃	豕兒 馬元德女	寶珠 文童馬俊 德女	雪兒 三人以上 監生馬純 德女	廉女 監生馬秉
隼娃	牛子 監生馬秉 廉子	策娃 文童馬元 德女	愛兒 從九馬尊 德女	龍女 監生馬一
貫娃 二人以上	桂馨	月蘭 文童馬陸 兒女	宣娃 監生馬秉 正女	皋女 監生馬遇

<p>七年三月初九日城陷不執賊辱</p>	<p>慕氏 涼州府教授賀掄元妻</p>	<p>忍兒 以上二人 馬全德子</p>	<p>端莊</p>	<p>文運 從九馬尊德子</p>	
<p>慕氏 從九賈本妻</p>	<p>秦娃</p>	<p>端本 以上三人 文童馬育德子</p>	<p>玉璽 監生馬秉正子</p>	<p>附生馬國棟子</p>	
<p>段氏 按知事銜劉須城妻</p>	<p>廷娃</p>	<p>儒兒 馬尙德子</p>	<p>吉有 監生馬純德子</p>	<p>文童馬秉乾子</p>	
<p>安氏 佾生劉須陸妻</p>		<p>梓兒 恩貢馬陟瀛子</p>	<p>文鸞 文童馬良德子</p>		
<p>李氏 監生趙國禎妻</p>		<p>方兒</p>	<p>梅莊</p>	<p>文童馬懷德子</p>	

被害洵
屬節烈
昭著者

李氏 張國泰妻	許氏 秦良義妻	章氏 張鴻舉妻	路氏 生員段瑛妻	馮氏 趙邦彩妻
朱氏 段新福妻	白氏 郭鳳雙妻	張氏 任步瀛妻	張氏 包啓文妻	秦氏 廩生劉心述妻
蔣氏 段家清妻	馬氏 郭鳳池妻	劉氏 賈廷楨妻	郭氏 姚常兒妻	秦氏 劉孝基妻
段氏 郭文忠妻	白氏 郭清河妻	白氏 劉餘慶妻	盧氏 楊悅妻	劉氏 生員和維新妻
劉氏 張鴻恩妻	范氏 成必榮妻	朱氏 郭鳳恩妻	劉氏 賈棠妻	陳氏 增生和利貞妻

重修真原縣志卷下

耆舊志續編

女子殉難姓氏表

二二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七年三月城堡陷時殉節尤屬烈者			
郭文愛妻 王氏	杏友柏妻 申氏	按知事銜 劉步瀛妻 韓氏 城陷自刎 死	煥之 楊有春女 堡陷投崖
張文繡妻 王氏	任履和妻 劉氏	廩生劉銘 約妻 賈氏 守節撫孤 城陷投井	進簪 楊榮春女 被擄投崖 殞命
竇廷魁妻 王氏	慕某妻	路氏 從容服毒 死	鎖兒 王天知女 投井殞命
竇廷芳妻 劉氏	白某妻	楊氏 遇賊自刎 死	睿睿 杏友蘭女 賊擄不從 自刎
姚彩桂妻 郭氏	監生張鑑 妻	王氏 堡陷自刎	張氏 朱甲兒妻

七年三月 或毒時月 投自或城 井縊服陷	七年三月 城堡 陷時閣 家殉難 尤屬節 烈者		
吳氏 廩生賈式妻	張氏 安啓德妻	張氏 田育棟妻	張氏 廩生田廼情妻
張氏 貢生賈炎林妻	王氏 安啓德兒媳 撲崖死	章氏 附生張乃智母	張氏 優生田芳滋妻
路氏 慕姓妻	朱氏 安啓德媳 撲崖死	李劉氏 附生張乃智妻	焦氏 監生田芳注妻
袁時氏 慕姓妻	張氏 劉孝妻	劉氏 張乃勳妻	張氏 從九田芳洽妻
路氏 張賦妻	蘭兒 劉孝女	路氏 監生馬際龍妻	張氏 增生田芳儒妻

撲崖者		張文藻妻	王氏	景選清妻	劉氏	生員申鶴 翼妻	劉氏	附生劉耀 妻	慕氏	張維統妻
張崇德妻		李氏	路合太妻	王氏	附生劉三 級妻	毛氏	監生段生 奮妻	張氏	劉國璧妻	
張同德妻		李氏	張登龍妻	惠氏	路漢章妻	秦氏	武生劉掄 元妻	王氏	劉銑妻	
高繼昌妻		張氏	舉人張汝 霖妻	張氏	段心田妻	姜氏	劉體元妻	羅氏	申昌榮妻	
高守信孀 媵		朱氏	巡檢賀開 運妻	苟氏	從九劉士 元妻	耿氏	劉爾恩妻	唐氏	劉致慶妻	

白氏	白珺妻	劉氏	馬鴻和妻	張氏	焦萍生妻	張氏	張夢蒸妻	章氏	貢生劉炳麟妻
賈氏	段士敬妻	慕氏	王仲和妻	王氏	張清龍妻	章氏	貢生賈兆辰妻	張氏	杜宗甫妻
段氏	段生倉妻	吳氏	張珺妻	席氏	劉伸妻	席氏	附生賀從善妻	劉氏	廩生慕維藩妻
張氏	路成魁妻	段氏	張珣妻	姜氏	賀樹鈺妻	李氏	童生賀祖惠妻	張氏	賀脫穎妻
王氏	蒙福治妻	鄭氏	郭鳳東妻	張氏	劉勳國妻	張氏	廩生劉景虞妻	包氏	劉銘溫妻

章氏 張五福妻	張氏 王漢章妻	張氏 任新春妻	田氏 賈坊妻	王氏
賈氏 張受福妻	賈氏 杜維模妻	和氏 張國璧妻	張氏 生員慕佑 借妻	劉氏
張氏 張鴻臚妻	焦氏 杜天立妻	章氏 張應申妻	段氏 馬炳文妻	張氏
路氏 張鴻文妻	劉氏 杜天相妻	劉氏 張萬福妻	張氏 賀毓林妻	劉氏
章氏 張鴻信妻	席氏 張錫福妻	劉氏 張惕妻	李氏 從九劉鑑 妻	許賈氏

七年三月
破堡回匪
者崖而死

馬鴻順妻	孟氏	盧生奠妻	張氏	段登瀛妻	秦氏	馬義春妻	王氏	試用訓導 包中廉妻	席氏
段森妻	申氏	蘆永奠妻	劉氏	劉玉西妻	段氏	俱夢庚妻	張氏	包中智妻	姜氏
張步曾妻	劉氏	劉銘西妻	賈氏	劉偕西妻	焦氏	俱夢月妻	劉氏	附生包文 煜妻	朱氏
劉翼培妻	陳氏	慕星衡妻	張氏	附生劉煦 妻	張氏	孫克家妻	常氏	包中實妻	成氏
劉其正妻	甄氏	安仁妻	李氏			試用訓導 包中廉母	段氏	包中傑妻	蔣氏

重修真原縣志卷十四

耆舊志續編 女子殉難姓氏表

二二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七年城陷閣家	二年賊圍堡勢急均投水死者	段氏	包成德妻	劉氏	包中察妻
段氏率兒及婦	慕性生媳	陸氏	團總慕性生繼母	慕氏	包中毅妻
任仲和妻	慕性生女	張氏	慕性生妻	高氏	包月德母
張文林妻	慕性生姪女	徐氏	慕性生弟妻	許氏	包成福妻
庠生張祖護妻	慕性生之姪	姜氏	慕性生弟妻	朱氏	許甫吉母
陳士有之妹	慕暉之女	楊氏	副榜慕暉妻	巧巧	包中智孫女
	宜家			劉氏	包集義妻

殉難者

孫媳同死
副貢張熙
運之母

張百和妻

段氏

賊亂時百
和病不能
行氏不忍
去被執撲
崖死

韓氏

堡破賊欲
強姦氏不
從遂遇害

梁起鳳妻

劉氏

堡破被執
墜崖死

祁氏

賊破堡氏
被擄乘間
墜崖死

梁將妻

徐氏

章氏

賊陷堡氏
年十九恐
受辱撲崖
死

陳女

女年及笄
為回所擄
罵賊而死

鎮原在前清道咸之際家絃戶誦矩步規行婦女為道義所薰染重廉恥而輕性命大
家閨秀日事簡編匿不見人其不識之無者而好馬不被雙鞍烈女不嫁二男此語固
聞之稔矣同治初陝回竄甘鎮原逼近賊巢賊不時來打糧所謂打糧者殺人放火姦
淫婦女也婦女之被脅者束縛之鞭笞之有若牛馬然聞者設身處地豫籌所以死之

之法一旦白巾突來紅粉自裁蓋有不得已之故焉或門戶清高恐蒙不潔之名爲先
人辱或人地生疎縱有逃生之路無投宿處煙塵漠漠久已驚心蓮趾纖纖艱於舉步
與其凍餓而生何如貞潔而死有此種種緣因故婦女殉難多於男子者慮
爲賊所裹脅將有求死不得者矣噫青年婦女又何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清同治時殉難諸人傳

許萬積清同治元年陝回叛擾關隴各處辦團防鎮原爲入甘門戶萬積充團總十二月二十二日回匪擁至西川張家莊肆焚掠萬積率團堵禦斃賊甚多旋陣亡其同時殉難者增生路漸遠張生芳文童許邦彥俱被執不屈

遇害事聞均議卹如例

錄省志

慕性生縣諸生清同治二年陝回亂寇氛日逼縣令翟棟梁遣性生督鄉團四百餘名駐縣南五十里平泉鎮雪家窪一帶竄匪往來性生率團掩捕擒逆首馬六姓等送官梟示附近稍安十月二十八日辰刻陝逆馬正和糾黨萬餘至鎮界性生偕姪武生時子暉督團馳勦斃賊甚夥性生奮臂指揮槍

耆舊志輯編 清同治時殉難諸人傳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丸中胸陣亡時與暉亦被賊叢刺死事聞均卹廕如例錄省志

劉泰通王家寨人距城西南三十里爲金積固原逆匪竄陝必經之道泰通充團長與其副劉家惠率勇截擊屢獲勝賊不敢犯改由平涼屬之豐草原赴陝清同治六年八月賊馬步隊三千餘赴寨泰通等督衆死守久之援絕糧盡九月九日寨陷泰通等均中槍死是年十二月初九日賊犯西北鄉甄家村團總甄應翼率勇三百餘迎敵生縛賊酋海九送官梟首次日賊復來應翼率衆迎擊死之事聞均議卹如例錄省志

張鵬漢字雲程世居縣西川大戶坪勇力過人尤精拳術清同治回逆之變奉令團練保守鄉閭回逆不敢犯其境嗣於張家頭峴與回接戰因寡不敵

衆死之

張銑字容莊清附貢布政司理問廳銜性剛正勇敢過人同治回變自募壯丁二百人請令團練以固城防回匪攻城親率健勇日夜巡守奈日久衆疲賊偷入與賊巷戰自辰至午力盡身殉

劉福義性剛直清同治初回匪猖獗邑侯委爲團副率衆驅賊遇賊酋白彥虎率步騎千餘與之戰於雪家圪同團丁三十餘人皆死

張操字志堅爲人有膽略善說辭清同治初陝回犯境舉爲瓦窰鎮團總督衆防禦賊不敢犯後瓦窰鎮爲賊所陷被擒不屈而死

袁作虎溝圈袁家人清同治回逆之變涇州鎮原同委五指原民團團長駐

防五岳殿布置周密賊不敢犯後因飢僅丁少力不能支遂陣亡

鄭兆志有膽力善拳術清同治初陝回撲縣城時爲南川一帶團總聞警率

民團駐牛蹄分莊拒之寡不敵衆身負重傷猶復奮起以流星錘斃賊渠魁
并手刺十餘賊力盡身亡

安自海清同治六年舉爲堡頭堡陷自海僅以身免聞堡民爲賊裹去復入
賊營救援遂遇害

劉登科清同治之亂在南川桃園莊充當堡頭沈軍兵敗登科率堡民救援
得免後被賊殺於峯台原

民國殉難附

張有忍字子讓民國十六年三月間涇川匪首李清芳等率領匪徒盤踞太平鎮之張家堡搶掠慘殺有忍時任團長率敢死者壓卡轟擊會天大雨寡不敵衆遂陣亡縣長王正寬呈請省長旌獎爲國捐軀四字

張百萬字壽庵性剛烈十六年三月涇川匪首李清芳夥太平鎮陳彥明張英宗魏耀邦等率黨數百人圍攻張家崖竊適李警佐帶警兵提民團剿之百萬率團助擊槍斃賊五六人賊深恨會天大雨後援不濟爲賊所害縣長王正寬獎以爲國捐軀四字

鄭佐效字輔臣中學畢業正直聰明值民國十八年土匪正盛之時被賊所獲慕其義約與同事羞與賊伍乘間跳崖死

劉永茂有膽力善射擊民十九年春有股匪數百人圍攻李家堡經二晝夜不能下永茂以土槍瓦石擊之斃賊甚衆旋中流彈死

劉潤德字澤民西鄉交口河川人民十九年冬舉爲堡首適楊萬青部隊來攻堡率衆守禦力不能支中彈亡

張萬德民國二十年陝西畢楊兩股盤踞鎮原萬德爲新十三師連長奉令來縣勦匪身先士卒連破數卡遇飛彈殞命

王璞字玉山於民二十二年春回匪首領惠彥清率匪千餘突至新城鎮任意劫掠璞爲保衛團總領團丁三十一人與賊戰於秦家莊畔斃匪甚多寡不敵衆爲賊所執與團丁張有成沈得剛皆死之

張登嶽字雲漢術精岐黃素本施醫爲懷於民國二十二年春遇惠匪攻堡登嶽讓多數人逃生己一人在堡爲匪所害臨難不避今人有古人風矣

附烈婦賢婦傳

清文童李文第之妻田氏廩膳生員萬邳女也幼習姆訓不苟言笑年十七適文第能奉事翁姑和睦妯娌敬夫如賓見者皆以賢婦目之越明年夫染沈疴臥牀不起氏侍湯藥歷數十日從無倦容未幾文第歿氏哀痛迫切不進飲食求死不得夫既葬乘間問其姑曰夫既葬矣婦若再死可在一處埋乎姑應之曰非過百日則不能也傾聽之餘立改前態從此不往母家而日用操作猶與諸婦等也迨百日夜往大門外燒紙痛哭畢入室服毒拂面就寢家人知之百方解救已從夫地下矣因葬一處以遂其從夫之志知縣宋連貢獎從一而終四字以旌其烈

耿華春之妻劉氏幼有節操事舅姑頗盡婦道適遭回匪之亂舉家流離失散氏攜子逃難險阻艱難辛苦備嘗逃至陝境家人前後相聚不意天降鞠

凶家人相繼而亡其夫亦亡氏代盡子道兼盡婦道一一葬埋後匪稍平攜子歸里年方二十二歲親族勸其再醮氏立志不從曰常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奪操遂立家教子以終其後子孫蒸蒸日上皆氏之力焉

賢婦席氏田氏鎮原劉本立達人之妻而秉直之伯母叔母也同治回變秉直甫八歲其父懋齋母李氏早世田席顧復秉直逾所生秉直亦不知其無生母也回匪陷城席氏與同掠置一院中賊驅院中老幼次第殺一賊執刀擗視向秉直將刃之席氏哀求曰此吾夫亡弟遺孤兼祧三門請殺我毋傷猶子賊義縱之晚匿大寺嘴土洞中夜半賊又持炬入尋殺男孩秉直伏席氏襟下得免賊退歸家徒四壁立日採苜蓿食和以麥麵如調鹽然田氏輒留麵燒成小餅食秉直而自甘藜藿麥秋時賊忽大至舉家驚散本立及席田走縣西川苜蓿嘴山堡上達人失道西走不得挾秉直往洪河川桃園子莊打灰茗子為食間得烙餅苟延性命九月天寒秉直無鞋無襦惟破爛小衫形容苦悴無人狀迨賊退董志原田氏袖面懷餅隨難婦問訊至桃園子見秉直相向哭已即取懷餅授之食又尋破絮作之衣未幾本立同席亦至乃偕逃陝西寄居岐山西鄉八年達人歿九年春由陝

歸當是時徧地蓬蒿居民菜色幸亂離後人情轉厚有周卹者舉家乃稍安本立謂席田曰三門尙留一子家之幸也雖遭大難可承宗祧祖宗之德也宜善育之又曰成家立業光大門戶此非讀書不可遂送秉直入鄉塾未二年本立亦歿母子三人仰屋拮据幾無生理席氏能耐勞知稼穡鋤耕刈獲以給食指田氏以鍼線博微資稱綿買布綴補衣服藉免饑寒秉直以生計困難兩母勞苦請廢學而買席田堅不許再請泣曰若爲吾姊妹身勞心安願棄學家門誰與先靈誰慰胡弗思乃感泣不復請厥後流民漸歸田園漸闢減衣縮食稍有積儲子孫滿堂成小康家秉直亦以巾幗身爲劉氏程嬰杵臼險阻艱難歷孫賢曾孫咸登仕籍本立兄弟均有繼嗣席田以巾幗身爲劉氏程嬰杵臼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此豈不可以風世也耶

--	--	--	--	--	--	--	--	--	--

誥命褒章

清會典五品以上官遇覃恩予封者本身之封曰誥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曰誥封歿者曰誥贈王潛夫讚學篇曰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後已也蓋乃思博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誥封誥贈正人子博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自科舉廢國體變更向之恩綸紀已成過眼之浮榮矣然前清一代邑人士由科第起家七命以上得推恩其先者僅此數人耳故存之以爲讀書者勸

清高宗純皇帝乾隆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路鴛班乃榆林府教授路于堯之祖父劉仰秀乃來鳳縣知縣劉若椿之祖父張獲達乃分發縣丞加二級張峻之祖父張系轅乃當塗縣知縣張士育之祖父張瑗乃議敘直隸州州同張繼孔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賜封爾路鴛班劉仰秀張獲達張系轅爲文林郎張瑗爲儒林郎錫光之勅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制曰册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昭大母之芳徽爾劉氏乃榆林府教授路于堯之祖母路氏乃來鳳縣知縣劉若椿之祖母段氏乃分發縣丞

加二級張峻之祖母焦氏乃當塗縣知縣張士育之祖母劉氏乃議叙直隸州
州同張繼孔之祖母箴誠揚芬瓊璜表德職勤內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後
昆錫類式承乎嘉命茲以覃恩賜封爾劉氏路氏段氏焦氏爲儒人劉氏爲安
人於戲播徽音於彤管壺範彌光膺異數於紫泥天庥永劭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路際大乃榆
林府教授路于堯之父劉自漢乃來鳳縣知縣劉若椿之父張厥修乃分發縣
丞加二級張峻之父張恪乃當塗縣知縣張士育之父張日璞乃甯夏府教授
張科之父張紹敬乃議叙直隸州州同張繼孔之父蒙世澤乃鄆縣教諭蒙昶
之父劉自美乃鄆州學正劉篤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

猷之本澤堪啓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賜封爾路際大劉自漢張厥修
張恪張曰璞爲文林郎張紹敬爲儒林郎蒙世澤劉自美爲修職郎於戲克承
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操教本慈幃爾張氏乃榆林
府教授路于堯之母路氏杏氏乃來鳳縣知縣劉若椿之母陳氏乃分發縣丞
加二級張峻之母成氏章氏段氏馬氏乃當塗縣知縣張士育之母梁氏乃雙
夏府教授張科之母包氏乃議敘直隸州州同張繼孔之母趙氏乃鄆縣教諭
蒙昶之母何氏乃鄆州學正劉篤之母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
忘育子之勤集愛澤於門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賜封爾張氏路氏杏氏

陳氏成氏章氏段氏馬氏梁氏爲孺人包氏爲安人趙氏何氏爲孺人於戲仰承顧復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賁幽潛

仁宗睿皇帝嘉慶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慕翊宸乃候銓都司慕典之祖父張廷舉乃海陽縣知縣張元鼎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賜封爾慕翊宸爲昭武都尉張廷舉爲文林郎錫光之勅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制曰册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昭大母之芳徽爾申氏陳氏乃

候銓都司慕典之祖母李氏惠氏乃海陽縣知縣張元鼎之祖母箴誠揚芬珩
璜表德職勤內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後昆錫類式承乎嘉命茲以覃恩賚
封爾申氏陳氏爲恭人李氏惠氏爲孺人於戲播徽音於彤管壺範彌光膺異
數於紫泥天庥永劭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劉淵乃鄆州
訓導劉安國之父慕大璽乃候銓都司典慕之父張寬乃海陽縣知縣張元鼎
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啓後貽謀裕作牧
之方茲以覃恩賚封爾劉淵爲修職佐郎慕大璽爲昭武都尉張寬爲文林郎
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操教本慈幃爾田氏段氏乃
鄜州訓導劉安國之母成氏方氏乃候銓都司慕典之母秦氏乃海陽縣知縣
張元鼎之母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愛澤於門
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賜封爾田氏段氏爲孺人成氏方氏爲恭人秦氏
爲孺人於戲仰承願復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賁幽潛

宣宗成皇帝道光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李鳳翀乃岑
溪縣知縣李如瑤之祖父劉世官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祖父劉世杰
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本生祖父張惠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

外祖父張綱漢乃鎮西府教授張青霓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賜封爾李鳳翀爲文林郎劉世官爲奉政大夫劉世杰爲儒林郎張惠爲文林郎張綱漢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制曰冊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昭大母之芳徽爾劉氏任氏乃岑溪縣知縣李如瑤之祖母馮氏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祖母姚氏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本生祖母杜氏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外祖母段氏乃鎮西府教授張青霓之祖母箴誠揚芬瓊璜表德職勤內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後昆錫類式承乎嘉命茲以覃恩賜封爾劉氏任氏爲孺人馮

氏爲宜人姚氏爲安人杜氏爲孺人段氏爲孺人於戲播徽音於彤管壺範彌
光膺異數於紫泥天庥永劭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李良謨乃岑
溪縣知縣李如瑤之父劉紱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父張蘭乃鎮西府
教授張青霓之父張士模乃邠州直隸州學正張豐翮之父張健翮乃中部縣
訓導爾張樹琨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啓
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地封爾李良謨爲文林郎劉紱爲奉政大夫張
蘭爲文林郎張士模張健翮爲修職郎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
揚之志昭乃遺謨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操教本慈幃爾路氏乃岑溪縣知縣李如瑤之母張氏乃普安直隸廳同知劉之藹之母劉氏乃鎮西府教授張青霓之母董氏楊氏乃邠州直隸州學正張豐翽之母申氏白氏乃中部縣訓導張樹琨之母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愛澤於門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貤封爾路氏爲孺人張氏爲宜人劉氏董氏楊氏申氏白氏爲孺人於戲仰承顧復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賁

幽潛

穆宗毅皇帝同治八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甘肅涼州府

學正賀掄元並同知銜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知縣李清瑞之祖父李君奎父李榮昇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授爾甘肅涼州府學正賀掄元爲文林郎贈爾李君奎李榮昇同爲奉政大夫錫之勅命冊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有慶式昭大母之芳徽爾馬氏慕氏廼涼州府學正賀掄元之妻暨繼妻張氏吳氏廼李清瑞之祖母暨母茲以覃恩贈爾馬氏慕氏爲孺人贈爾張氏吳氏同爲宜人於戲播徽音於彤管壺範彌光膺異數於紫泥天庥永劭

德宗景皇帝光緒二年

制曰考績報循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慕元春廼五品

銜前任甘肅固原州學正慕暉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爾孫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賚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制曰册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昭大母之芳徽爾陳氏迺五品銜前任甘肅固原州學正慕暉之祖母箴誠揚芬瓊璜表德職勤內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後昆錫類式承平嘉命茲以爾孫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賚贈爾爲宜人於戲播徽音於彤管壺範彌光膺異數於紫泥天庥允劭

制曰嘉績聿隆於報最奕世蒙庥慈徽載著於勅封重闈錫慶爾陸氏迺五品

銜前任甘肅固原州學正慕暉之繼祖母珩璜傳芳蘋蘩濟美溯詒謀於闔則
繼美益彰宏錫類以朝章推恩並厚茲以爾孫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地贈爾
爲宜人於戲鸞書賁采普昭一體之榮施馬鬣揚休允表重泉之遺澤

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効報功膺錫類之仁爾慕性生廼五
品銜前任甘肅固原州學政慕暉之父雅尙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
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爾子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肇顯揚之盛事國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制曰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爾白氏廼五品銜前
任甘肅固原州學正慕暉之母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

作忠茲以爾子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贈爾爲宜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
鉅典錫龍章之渙汗允播徽音

制曰佐庶司之經理爰獎通才勸百爾之孝思用彰慈教爾張氏廼五品銜前
任甘肅固原州學正慕暉之繼母德可型家恩能育子顧復無殊於所生榮光
適逮於乃身茲以爾子關隴肅清案內出力賞贈爾爲宜人於戲師賢母之風
勵茲清白沛熙朝之命垂此徽音

德宗景皇帝光緒年

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效報功膺錫類之仁爾慕德廼現任
甘肅西甯縣教諭慕迪吉之父爾范徵吉廼甘肅碾伯縣訓導范敬宗之父趙

趙晉卿廼甘肅河州學正趙其昌之父茲以覃恩賜贈爾慕德范徵吉趙晉卿同爲修職郎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爾張氏廼甘肅西甯縣教諭慕迪吉之母爾申氏廼甘肅碾伯縣訓導范敬宗之母爾張氏韓氏廼甘肅河州學正趙其昌之母暨繼母淑慎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茲以覃恩賜贈爾張氏申氏張氏韓氏同爲八品孺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汗允賁徽音

德宗景皇帝光緒二十年

制曰策勳疆圉昭大父之恩勤錫貴絲綸表皇朝之需澤爾袁玉麟袁靄瑞廼藍翎侍衛袁池清之祖父暨父爾左富八廼甘肅候補千總加一級左定山之

父敬以持躬忠能啓後威宣閩外家傳韜略之書澤沛天邊國有旂常之典茲以覃恩封爾袁玉麟袁靄瑞左富八同爲武德騎尉爾兵部差官袁池清千總左定山同授爾爲武德騎尉錫之誥命樹豐功於行陣素著聞孫錫介福於庭闈恩推大母爾王氏沈氏王氏廼藍翎侍衛兵部差官袁池清之祖母暨母妻爾馮氏劉氏廼甘肅候補千總加一級左定山之母暨妻茲以覃恩封爾王氏沈氏王氏馮氏劉氏同爲宜人於戲錫龍綸而煥采用答劬勞被衆服以承庥元有光寵

光緒二十六年

三月十一日

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效報功膺錫類之仁爾許元和廼甘

肅隆德縣教諭許煌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
家聲茲以覃恩貤贈爾爲修職郎錫之勅命於戲肇顯揚之盛事國典非私酬
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制曰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爾張氏迺甘肅隆德
縣教諭許煌之母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茲以覃
恩貤贈爾爲八品孺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汗允播徽
音

民國褒章

大總統褒曰子產舍所乘之輿濟人以惠晏嬰舉同功之火合室皆溫好義急

善俗志續編 誥命褒章

公以仁收族兼而有之不可及也爾甘肅鎮原縣賈廷翰者慷慨其性任俠可
風繪一幅之圖流民滿目廣萬間之廈寒士歡顏范文正公創立義莊同姓異
姓以次遞及蘇明允纂修譜錄大宗小宗罔不周詳行誼如斯褒揚尙已於戲
陳孺子宰社父老爲之歡欣折伯式周親遠近於以蒼萃作之坊表光乃矩修

表第十八

民國		三年	四年
中央政府獎章			任紹華 農商部給利用厚生章
省政府獎章	焦國理 田培林 劉秉直 任國棟	均由城防案獎一等金色章	包順前 劉佩蘭
各廳道獎章			
一覽表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耆舊志續編

中央及省府獎章表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十一年	十年	八年	
<p>王生賢 王興倉</p>	<p>田祖澍 由印花案給二等 獎章</p>	<p>劉光彩 因捐資興學給三 等金色褒章</p> <p>徐萬傑 字冠英 號南村 清廩生由禁煙案 給二等銀色章</p>	<p>均由驗契案給二 等章</p>

重修真原縣志卷之四

耆舊志續編 中央及省府獎章表

一五

蘭州浚華印書館排印

十三年		十二年
<p>賈廷翰 大總統給紫紅綠 綬銀質褒章</p>		
<p>馬祖援</p>	<p>馬踰輝 馬映輝 賈秉燮</p>	<p>均因捐資興學給 三等銀色章 李繼祖 張林 席權</p>
		<p>均因捐資興學給 三等銀色章</p>

十七年	
<p>張維熊</p> <p>張丙申</p> <p>均因捐資興學給 三等嘉祥章</p>	<p>劉繩祖</p> <p>陳棠</p> <p>二人因辦學給二 等銀色章</p> <p>賈毓林</p> <p>康清熙</p> <p>二人因放足案給 二等章</p>

十八年

馬元善

因守城給二等章

祁尙誠

由守城案省府給
功在桑梓章

李芳洲

因守城案給三等
銀質獎章

張乾學

因辦有獎公債給
銀色褒章

王有德 辛積金 許祖武 劉三仁 毛世美 楊進儒 劉辰建 趙登瀛 張鵬翔

<p>郭克勤</p> <p>徐效儒</p> <p>以上均由剿匪案 給三等銀色章</p> <p>張清源</p> <p>許得元</p> <p>二人因辦學給三 等銀色章</p> <p>杜增英</p> <p>因勦匪給二等銀 色章</p>

表第十九

鎮原縣各鄉鎮保甲人口數目表

戶口表已見第三卷民族志此次編練保甲人口數目調查尤詳故列於此

鎮鄉名稱	保數	甲數	戶數	男數		女數		人口共總數	識字人數	壯丁數	學齡兒童數	備考
				男	女	男	女					
臨涇鎮	五三	四九六	四，六三	男一七，三四	女一三，三七	三〇，三二一	六，〇六一	二，七一一	一，四四	一，三〇一		
屯子鄉	三九	三五二	三，四九	男三三，二〇七	女一〇，七一九	二二，九二六	二，七五一	一，四四	一，五			
蕭金鄉	三七	二七二	二，六三	男一〇，四四五	女八，四八五	一八，九三〇	一，九四一	一，六七四		一，二〇〇		
孟塢鄉	三一	二八七	二，七二	男九，六九九	女七，六三四	一七，三三三	一，三八一	一，六九五				

重修鎮原縣志卷下

舊志續編

各鄉鎮保甲人口數目表

一五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中原鄉	二七	二五六	二，四四二	男九，六〇四 女八，〇五四	一七，六五八	三，五四一，〇五八		
	新城鄉	二二	二〇四	一，九四二	男八，〇六二 女六，五八一	一四，六四三	二，〇七一，八八五		
	馬渠鄉	一七	一五三	一，四九三	男六，一九六 女五，二六五	一一，四六二	三，三二一，三一		
	太平鄉	一五	一四四	一，四三一	男五，五二九 女四，五八七	一〇，一一六	八一六，一，七五		
	平泉鄉	一一	一〇二	九五九	男三，八二四 女二，九九六	六，八二〇	八二〇，六三〇		
	總計	二五三	二，二六三	七，〇〇〇	男八三，八七〇 女七，三四八	一五一，二三八	三，九一二三，〇八二		
								六五	

案史記龜策傳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曰豫且宋史袁變傳變為江陰尉常平使屬當賑災變令每保畫一圖蕭山縣志曰改鄉為都改里為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鎮原各鄉鎮新編保甲每保應畫一圖田疇山水村莊道路悉載之以時期促迫竟致闕如是為遺憾

--	--	--	--	--	--	--	--	--	--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志

顏氏之訓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雖然讀書萬卷又竭一生辛苦就心著述僅乃成書大不易事清同治兵燹以前私家著作不爲不多矣子孫蓄之珍之不以示人學者欲覩其書如采玉深崖旦夕莫覩甯非憾事幸遇賞音欲取而公諸海內有叩之者則曰書固存也欲刻久矣有借錄者則曰刻必貽君何不省此一鈔乎有欲爲之刻者則曰我責不能諉諸人也推其心一若寶愛其書也者無計流通終致湮滅豈不大可惜哉

今就史志中所載採訪冊所報各種或爲古人或爲近人皆藝文之可傳者也
因分類臚列其姓名他日者收儲圖書館葉草所留各有菁華以俟好古者之
搜討而論定焉

經類

春秋輯傳辨疑

附自序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後世以爲恨事夫以兩賢爲聖門文學之最使其稍爲說妙義必在左氏公穀之上何二子竟不贊一辭乎古之爲弟子者不敢以己辭參乎師說學不躐等之義已後世咕嗶之儒欲於數千年後以椰子之方寸鍼孔之兩眸羽翼聖經鉤貫諸子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余於咸豐辛酉肄業關中書院從路閏生先生學春秋聽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知所向方中遭兵燹學殖榛荒同治九年承乏固原州學正拔貢張君鵬舉孝廉張君樹森從余學春秋得以重理舊學握槩鉛鉛精力於簡牘如是者有年光緒三年冬改選西甯教諭復與張鏡涵同年及庠生沈珍諸人日讀春

秋三傳旁及諸家論著竊有志於輯傳辨疑於焉發凡起例提要鉤元往返商確分麗有成編十年升授甯靈廳教授甯靈地處邊僻新設廳治參考諸書蕩然一無所存舊時筆墨藏諸敝篋已而兒子壽祺請代讎勘按年詮次則又發笥曬蠹備其未逮迺取諸書而考其同異論其是非夫我而欲判前人之是非後世又將以我所是非者而是非乎我利害相隨其可測乎雖然是不可以不辨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古人已論之詳矣但古人之公可吾亦可可不足存必吾有其可者古人之公否吾亦否否不足存必吾有其否者吾之可否是非如訊古人於庭兩造成伏地毋喧嘩使訟者聽我處分我無所於狗奉理執法合人情此時愛古人者不能通一關節卽愛我欲毋見讎於古人者亦不能通一關節此固我之權也豈好辨哉不得已也蓋嘗盱衡往古沿波討源被除其糟噴蕩滌其塵俗益恍然於古人之注春秋者其繆有三一曰解經之繆以朝報視春秋以杜撰竄三傳擊空譬說其失也妄二曰亂經之繆奉啖助爲楷模繼胡氏作論說矯誣過甚其失也背三曰讀經之繆甄流別於文字爭意見於門戶入主出奴無所折衷其失也浮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腠理而癥結傳變咸著見於簡編不得已而芟蕪稂莠剪削枝葉以傳解經非舍經而信傳竭三十年之力成一百餘萬言名曰春秋輯傳辨疑至是編所引非故以多爲貴也劉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世有知音當有以諒余衷矣因令兒子壽祺藏諸書篋用備遺忘已耳

附皋蘭張林焱序歲丁巳季夏之月友人練君績堂來告余曰慕齋堂老伯所著春秋一書其未繕錄者遺篋闕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都計一百餘萬言書共五十五冊將

曰君一言以爲之序敢助之以請其無辭余受而卒讀迺得窺其全豹而角陳大略焉先生主席經筵幸有餘暇專治春秋垂三十年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神會之表舉古今所有傳注一一而參考之真義畢宣疑團頓釋洵不朽之盛業爲尼山之功臣書成名曰春秋輯傳辨疑若非閒中日月靜裏乾坤曷能臻此鉅製錢梓以廣其傳雖然傳豈易言哉宋元以來專治春秋之學者斟酌古今博大精粹藏之名山以傳不朽其著作固指不勝屈未幾而歸於灰燼之中矣未幾而藏於權貴之家矣遂致宿儒絕學數十年心血所成之書幾與腐草流電銷沈於一瞬可慨孰甚焉幸而劫灰之餘神鬼呵護斷簡殘篇猶存十一於千百而子孫不肖視其先人手澤漠然無所動於中卽就隴上而論名人著作之潛晦堙鬱者誠不知凡幾如少堂之克成先志豈非難能而可貴者哉近者山左柯紹忞先生以四十年苦心纂元史八十餘冊因日本漢學者之推薦獲授文學博士學位上而溯之元南康路儒學教授胡震撰周易衍義一書未成編而下世幸賴其子光大爲之輯次補闕以成全書前後殆三十餘年矣齋堂年伯少卽通春秋之學同治兵燹後卽着手編輯不爲古人所愚不爲習俗所靡於諸家傳義之外博覽儒先傳注不敢以臆見妄下雌黃凡所徵引悉本前人而出之以剪裁歸之於純粹竭三十餘年之力先紹忞元史而成書又得哲嗣少堂以爲之繼與光大之續成周易衍義同爲藝林佳話嗚呼撰箸豈易言哉近年以來學問之終種思想之新奇浸淫於世連熏結於人心襲習擗剝剝略紛綸醞釀以至此極文體遂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此書出而論說純正斷制謹嚴使天下之人懷然於褒貶之義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媮薄此則先生之志亦吾輩之所

宜共勉
者耳

讀四書筆記 新採訪

邑貢 焦炳林

附自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稱爲四子書自朱註盛行由宋迄明舉世皆無異說至陽明倡良知之學復尊古本大學此是與朱子立異處陽明亦嘗言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如何動一字科學未發明以前學者童而習之至白頭而不敢自釋者四子之書而已是書也其解盡於朱註而其理備於大全一切高頭講章詮說四子書者皆可廢余自束髮讀書粗識之無卽熟讀集註章句大全其初識見未定尙疑以爲聖人之道不在於是而又炫於世之好爲高奇者鄙薄宋儒以其爲迂而欲去之如是者有年然每值四子可疑之論從他解則支而從集註章句大全之解則洽從他解則謬而從集註章句大全之解則通間有自獲一解矜以爲異寶以爲創者紬繹宋儒講解久已先得我心而言之數百年之前然後益信宋儒理學度越漢唐而上續鄒魯誠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及也世之君子生三代之後理道大備時旣不必作而又乏制作自我之才具當一一而守其故舊惟是世之號爲文豪者負其英華復好高自期許精神歲月俱不免消磨於著作之場而識者觀之謂其離經畔道可存者鮮矣同治初元陝回肇亂官不能軍勢遂大猖二年八月旣望平涼陷而陝回白彥虎等十八大營踞董志原爲老巢董志與鎮原

鄰賊往來於太平鎮余家適當其衝不可一朝居也倉皇出走挈妻子避難鳳翔久之彼都人士以余讀聖賢書混博青衿延爲弟子師禮甚恭從余遊者多習舉子業出四書題試之其筆路尙自開展惜爲高頭講章所囿余參考衆說糾正其誤每講一章筆而存之及關隴肅清由鳳翔旋里以生計維艱設帳里門復從學而講起日積月累合之鳳翔所錄共成四卷名曰讀四書筆記回憶逃難時情狀如立定哀以指隱桓而余亦殆將老矣此余所以感也至若四子之書余旣服膺乎集註章句大全則筆語知爲多事抑又有說焉余所筆之書者皆翼集註章句大全而爲之非敢背集註章句而爲之也夫以數十年服膺之苦心或出余語證昔賢之所同或出余語參昔賢之所異總之不敢背乎集註章句大全者近是且余又觀大全諸儒之所以爲說者不必俱爲可從然亦皆以全其說而已說之是者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說之非者亦所以全夫是之說也謂余而能全乎是之說則余之說可去也謂余以非之說而全乎是之說則余之說可存也余固不敢存其是矣余獨不敢存其非乎哉

十三經要略 新採訪

慕壽祺

附自序道之原本於天經之書成於聖非道則經無以作非經則道無以明經者所以載道道也者所以開天常立人紀天可補地可平滄海可桑田陵谷可變遷度量文章器械衣服可變革而道則傳之千萬世而莫之或易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蓋無道德以維繫之也聖道高深言非一經而大要則歸於中正論語紀孔子之言行大學詳爲學

之次第中庸多微言孟子伸民權書以言政事而道判隆污詩以陶性情而學兼格致易以主改制而變動不居禮以資考古而本末宜辨春秋爲公法之祖周官爲經世之書孝經爲百行之本原爾雅爲古今之訓詁羣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此其中有道在焉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舍道以窮經非詭僻橫恣卽流爲瘡聾跛躄之陋儒此而不變國奚以存然並聖人之道而亦非薄之可不謂之大惑乎哉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天下國家者以聖爲法罔不與背道而馳罔不亡識時務者恐中國之瀕於危亡變法可也因變法而並欲變道大不可也聖人之道晦塞天下而爲無禮無教之民學日愈多其壞人材也愈甚持論過偏其亡國也愈速國亡而種族隨之實爲邃古所無之變馴致黨派交閔兵禍蔓延賄賂公行紀綱頹廢學海陸沈溺而不返焚書坑儒之禍將更甚於嬴秦夷教滅種之悲且什倍於埃及凡屬有心能無太息於此而急謀補救必有以化浮囂之氣使一國之學術純萃散渙之情使一國之人心聚非復聖人之道則亂機終無已時夫聖人之道豈有他哉亦教之讀經而已矣雖然今之讀經須擇其大者而先之蓋經文本不可盡信注疏復汗牛充棟皓首不能窮其源厭棄經學者遂倡繁難無用之說附和者又從而攻之今而欲讀羣經以明大道非設以簡易之法不惟無以問執讎視經學者之口且恐聲光化電諸學轉無暇以求其精然則易簡之法當如何羣經中其僞托於後儒者闕焉可其無關乎時務者緩焉可其切合於倫常者守焉可守道而弗失則學有本原人知禮義其通經致用者如蘇綽以孝經立身治國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漢儒以禹貢行水以春秋折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安見今之果異於

古所云耶不佞於清光緒癸卯甲辰後濫竽甘肅文高等學堂任歷史教員兼經學分教爾時擬擇羣經大要都爲一書遷延未果今又二十餘年矣中央曾宣示教育宗旨重在通今我口所欲言者已在芻狗之列惟近來講求時務者往往空疏無據而犯上作亂之漸又常默伏於無形區區之心大懼道德淪喪無以爲國之本乃舉平日所聞於父與師者參以先儒語錄證以後人論說獮祭而成名之曰十三經要略雖未敢謂爲學者津梁而初學卽是書以談經且知羣經皆有道以存乎其間至每篇之中有牽合時事者爲初學推廣言之非經中本有之義則凡西政西學謂聖經早已發其理若合符節先後聖本同揆焉如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通人之論適爲彼人士所笑矣今天下大勢所趨皆孳孳於科學經學之存爲道德計竊願研究經學者毋爲章句陋儒而思爲有用之學天下治則宣明聖化以鼓勵人心一旦事變紛來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具浩然不阿之氣以名節扶持國家並以道德保存種族是爲善讀聖經者矣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講學者之差抑亦爲國者之憂

附酒泉閻毓善序十三經垂訓身心性命之學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賅奈習俗誤人祇以此爲弋取功名之具經師講學又以此爲詞章訓詁之儒於所以強盛國家與西政西法相符合者口不曾言目不曾覩餽釘糟粕神類蠹魚二千年來如出一轍今西人本聲光化電農鑛工商諸學昌大其國而猶日明新理精益求精以吾中國考据詞章家相較孰輕孰重孰先孰後不待智者而知矣同門慕少堂先生老名士也經學湛深旁及四庫全書講求有用之學自中東戰後卽潛心時務於西書無不讀而談經則注重大綱並

取其與西書暗相符合者筆而存之著作等身矣去年因事北上余與之談天下事嘗謂西人事事求實我猶枵然自大昏然罔覺通經者不能致用維新者中無所主聲淚俱竭慨當以慷余知其必有蘊草詢之則嘿不應本年春鄉之來京師者盛稱少堂所著十三經要略貫穿中外培養本原誠有用之書也乃走郵筒以索之遲之久始於遞中獲其書瀏覽之餘不知足之舞之手之蹈之是書也於周易則取其改制而終之以恐懼於尙書則論其盛衰而終之以測量於毛詩則述其源流而終之以格致於春秋則推尊左氏而終之以自強於周禮則引證西學而終之以廣學徵兵勸工重農以及論大學生財則根據原富考孟子七篇則提倡民權明中庸裁者培之之義則富強貴乎競爭推爾雅所以垂訓之意則語言宜求統一其他所見深合時宜窮經求學之士取是書而讀之經訓既賴以保存識見亦可以擴充一切迂腐之談鸞張之習悉有以芟之除之通人之論固如是哉清紀文達撰提要謂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等書依仿戰國鄒衍之說夸飾變幻不可究結阮文達作疇人傳謂第答天學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畔道不可爲訓兩公固近今碩儒而其言乃如此豈智識有不逮耶則以乾嘉之時西學尙未發明故也少堂丁西學發明之日而枕經昨史歷有年所又博覽中國典籍近人著述故能融會而變通焉則其沾丐士林其益豈有窮哉余因以數言弁諸編首並加眉批以俟商量舊學者採擇焉

周易簡義 新採訪

藝文志 經類

漸又常默伏於無形區區之心大瞿首德命長時務者往往空疏無據而犯上作亂之

附自序機經六十四卦卦辭爻辭最簡奧奇險曲盡物情其取象處天機湊拍匪夷所思
 精理奇趣不但後人無此理想即古聖再為之亦必移步換形註易者拘泥穿鑿於古聖
 一縷精思去之愈遠余於諸經講解雖極沈晦處一再探索亦可了然惟於六十四卦爻
 象雖博採眾說似粗明其大義一闔卷便覺茫然甚矣易之難讀如此也敢言筭述哉易
 之最古者莫如連山歸藏嘗聞之燕生師曰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書
 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義一以象
 數為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眊為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非直以其辭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
 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辭則水之經木
 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古
 今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者為多繇象無筮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也西漢費氏諸家
 其講易多主象數北宋盛時河南程子出師濂溪所學以接鄒魯之心傳謂象數卜筮不
 足發明易義於是盡棄漢儒之學說而折衷於理後數十年朱子箋註六經易之一書以
 程傳詳於義理因言卜筮即易道之一端補程傳所未備觀於語類所載朱子每自言本
 義未安未及修改則其為未定之稿明矣近世讀易註者見其無所依據有以易憲為課
 本者殊不知其偏駁實甚有以廣義為課本者其中雖有可取究亦泥於傳義而未免於
 偏駁前清御纂折中述義二書博採漢唐以來諸儒論說折中折義理之中述義折象數
 之中務使古聖人所以開天明道而垂教者推闡無遺俾天下後世知易之所以為易進

修之全治平之大胥於是乎著而不囿專門以隘聖經也自科舉廢學校興余桐味無知閒居久賦甘肅文高等學堂聘爲經學教員日與經書爲鄰而楊鼎臣總辦尤注重周易一經迺取折中述義二書朝夕披覽編輯講義益以李氏鼎祚集解何氏楷訂詁李氏光地觀彖盧氏浙經義審及註疏通志堂經解諸家言擇其說之精當者約文申義彙爲十卷以蕪詞冗字層見叠出遂大加淘汰如髮之櫛如苗之稊渣滓漸去真諦始宣刪去原稿之半始克成編自愧少習舉業溺志詞章雕鏤纂組虛浮無用年甫三十始讀有用之書棄糟粕而咀菁華沿枝葉以尋本源是編先後十年粗具規模凡所引用舊說及參用諸說皆不復識別姓氏名曰簡義唯取簡約以便初學之誦習云爾

附韓城王棣序夫結繩既代往籍肇興於焉提要鉤元發凡起例周官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左相所能八索九邱之故渺乎難稽缺而弗備其經尼山所刪定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陶性而怡情詩以勸善而懲惡原原本本炳炳麟麟誠文章之圃田經籍之典要也然能兼三才之撰爲五經之原者其惟周易乎自伏羲畫卦以來孔子贊易而後羣儒踵起異說朋興迄於今溢杼盈箱汗牛充棟侍中不能奏其略鼎祚不能舉其名承學之徒入歧路而徬徨覺方寸其替亂夷嘗綜而論之漢崇疏註義理既多影響次序不無錯訛宋崇義理圖極弁諸簡端象數視爲毫末延壽京房之輩誤作卜筮之書光山金壇之圖托爲神靈所授遂致四聖心傳乾坤法象謬悠已久傳習無由而我少堂夫子奮然起矣夫子器姿敏功力深含咀百家罕籠千古書讀潛夫臺下任隨回樂峯前頂千佛經早織登科之記談當世務適丁多事之秋身受困窮飽經憂患晦明藏用故知之者希

安賤榮貧故守之者固嘗取周易而研究焉體黜偽以求真學由博而反約漢冊疑誤隻字溝通宋註是非片言折正象數義理兼而有之禮樂兵刑夔乎尙矣所著周易簡義立言有則含味無窮歷二十餘年苦思冥索以得之蓋已毛洗髓伐耳目一新矣人第見其應變無方端居多暇聖經資其羽翼師範樂其陶甄張安道之爲文未嘗起草江文通之夢筆早已生花詩有開天風格文擷史漢菁華策似賈長沙之謀治安論與王節信相伯仲頭頭是道滔滔不窮固宜領袖乎羣英不徒韋編之三絕而簡義一書能發古聖不傳之秘尤爲生平得意之作他日散落士林或流布海寓必有爭先快靚者矣棣墟憶韓城宦遊隴坻巖居夜雨座入春風歲輔弼之書空貽謨於燕翼讀橫渠之易曾聽講於虎皮渥荷栽培屬爲序引尺素飛來將取裁於郭璞太玄草就殊有愧於侯芭

字學正宗

見舊志

清貢 張先覺著

案書籍分類之目箸錄家序錄羣書多分爲七如劉歆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是也晉秘書郎荀勗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紀六藝之書乙部紀諸子丙部紀史丁部紀詩書圖讚最爲簡要隋志因之而移史部於子前分經史子集爲四部清刊四庫全書純從永樂大典搜出所分四部因沿隋志張先覺所箸字學正宗蓋小學之類也應附於經後

附自序其略曰刻書始於五代兩宋因之金於平水設官書局元詔諸路刊書明有監本國朝有殿本局本皆官書也幾經讎校而魯魚亥豕之誤不聞焉自川板行於西北其中訛字層見疊出邑人以其價廉也而爭購之三家村裏冬烘先生又不能糾正其失訛以傳訛歧而又歧而音韻亦多舛錯矣如搶攘音撐能數奇音朔基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格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誤爲長短之長勅敵音擊誤爲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俗誤從去聲踉蹌音亮搶俗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之庭音廳蕞爾小貌蕞音萃俗讀爲撮爾者非冷然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是皆章章在人耳目之前者也至誤汨爲泊訛暫爲暫驚之混蹇曉之異澆稍爲留心卽不錯用余於小學一門茫然罔覺惟卽十三經所有之字爲文字中所常用者一一考其原流正其錯誤爲子姪輩讀本不敢災及棗梨而聞之者紛紛借鈔門下士遂付手民聊以代鈔而已人情少所見多所怪若依官板正字改絃而更張之其不致人譁笑者鮮矣余謂讀書識字可爲知者道不必爲俗人言也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爲宜蓋俗人旣不吟詩又不寫朝考卷聽其自然而已若一味好奇沾沾自詡呼天明爲汀茫顧亭林且不能對又何論乎普通社會哉

史類

帝王世紀年歷

晉皇甫謐士安箸

藝文志 史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高士傳

同上

附自序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謚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附汝上王謨識右皇甫謚高士傳三卷按晉書本傳謚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少有高尙之意以箸述爲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屢辭徵聘終身不仕所箸有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宴春秋並重於世諸書皆已散佚獨存高士傳通志本作十卷晁氏謂所載凡九十六人而東漢士居三之一陳氏謂自被衣至管甯惟八十七人今叢書本自被衣至焦先又九十一人數皆不合先時嵇康亦撰聖賢高士傳自渾沌至管甯凡百一十有九人而缺其一以自擬謚書雖亦以自况然猶不欲以身狗名固異乎康之昔慚

柳下今愧孫登者矣宋周續之獨以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注而於謚書無取焉非篤論也

列女傳

皇甫謚箸

附酒泉烈女顧娥親傳其文曰龐娥親表氏龐子夏之妻福祿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弟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耶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啼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吐之壽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砍之並傷其馬驚擠壽道邊溝中娥親尋復砍之深中樹闌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噴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復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移獄辭顏不變時福祿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國法後遇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共表上稱其節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宏農張奐貴尙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

案高臺縣志表氏縣名西漢置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是五行志靈帝光和三年酒泉表是地動湧水民舍皆傾縣易處更置城郭隋廢章懷太子曰表是故城在張掖西北杜氏通

典張掖有表氏故城在張掖西
北又曰昭武城即今高臺縣地

皇甫謐曰父母之仇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黨之兇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詩曰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娥親之謂也

晉傅玄秦女休行詩云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有重怨仇人暴且彊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覽仇黨失守而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已分裂雖死情益傷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更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令我歌吟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玄晏春秋

皇甫謐著

案玄晏先生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有甲乙經逸士傳行於世

評史蛙見

前山西大張道箸 邑人
同府同知

讀史論略

前衆議院議員 張宸樞箸

附論略宋代一條云史稱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先是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曰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爲不利而惡之故逾年而後杖冬夜箋記謂彬方大冬不修葺以牆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也然金陵有樂官山相傳城下之日軍營開宴南唐樂人數輩大慟奏不成曲彬怒而殺之聚埋此山後人有詩云城破轅門晏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觀此何得稱不妄殺耶宋太祖卽位之初嘗曰周世宗時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樂官山一事得非欺主也耶

子類

王潛夫論

符箸論自號回中子故列入子書類

漢王符箸

案潛夫自號回中子以所居近回中宮也漢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統十萬衆寇安定郡燒回中案漢安定郡治所在高平縣其地卽今縣東原寺店秦於此置回中宮有險阻俗稱王母宮非涇州之王母宮也當是時六盤之路未開隴東都會在安定郡猶今之平涼府也陝甘往來大路或由長武原繞甯州以至高平或由高平過長武以至陝西

中間非經過回中宮不可故名爲回中道自匈奴燒回中道路不通已非一日武帝始開
通故道遂北出蕭關帝又數幸回中皆指回中宮而言孟康黃圖元和通志以涇州之回
中山釋孝武時之回中道差以
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

貴忠篇

照後漢書
本傳錄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
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
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
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
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
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
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甯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
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
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
傷於飽出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

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買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

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纒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軍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帝躬衣弋絺革皂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繡綺紈葛子升越箏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瑠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繪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枕槨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

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櫛梓榭
柁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家
多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
周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
侈主上過
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
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
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
儔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侷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
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
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
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

疆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
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
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
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
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
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
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
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
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
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糲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譏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
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於吏行昧故見私於
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
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
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

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執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皆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案漢書本傳稱其作論三十餘篇今箸其五上所選者照漢書鈔錄而其全編則見於漢魏叢書亦僅三十五篇清嘉慶十九年邑諸生張鎮方恆在平涼書肆見潛夫論一帙凡三十六篇且為南方刻本陰陶帝虎尙不多見爰以歸邑宰周泰元付款劂

後學慕壽祺識

附汝上王謨識云右王符潛夫論十卷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以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合傳而論之曰百家之言政者尙矣數字之言當世失得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厲談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因取符書貴忠浮偽真實愛日

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符以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世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考全書篇目具在亦不專論時政如卜列正列相列夢列諸篇亦如論衡之有書虛變虛龍虛雷虛等篇其五德志志氏族又如大戴禮記之有五帝德帝繫姓洵通儒博雅之書也本傳雖不言符治何經但考其所引詩如聽我敖敖維葉握握用戒作則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以行葦爲公劉仁德廣被仲山甫城彼東方謂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檜風羔裘爲閱其痛悼匪風爲冀君先教又云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繁怨多與毛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韓詩爲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

集類

皇甫司農卿卽皇規集

武威張澍輯

附自序嗚乎桓靈之亂極矣邪蠱姦鋒充切朝宁而魁儒碩士牢戶填戶卽微蠻夷猾夏潢池弄兵而宮棲麋鹿厥兆章矣皇甫氏爲國禦侮屢殫強敵薦紳歸仰禍免宦孽可不謂智壽乎况乃文成石畫可見施行忠齊之風溢於楮墨不得視爲浮藻飽彼蟬也阮孝緒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隋唐二志卷數亦同本傳言所著賦銘碑贊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章並綴諸末

甲乙經

晉初 王叔和撰

皇甫謐甲乙經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張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叔

和與士安同時晉初已老疑其得親見仲景也叔和名熙見河東衛汎記

附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常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為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餐令人彭亨短氣或至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

稽古堂文集

邑舉人 張 璐 箸

寢寢集

張 道 箸

桃坡 通言 遺業

張 道 箸

雨溪山房詩文集

邑舉人 慕 暉 箸

大成典禮

前人

勸善要言註解

前人

政治論衡

新採訪

張宸樞

此書凡四卷成於民國初其首章標曰宗孔略謂尼山之學範圍極廣舉凡道德政治音樂哲理歷史諸學罔弗兼容並包而於刪定六經尤盡畢生之能事自孔子卒後中國言六藝者俱折衷於孔氏歷代帝王咸奉以爲師蓋孔子能以正大之勢力扶助社會之發達而近三十年所倡大同之說禮運一篇已言之矣狂妄者流詆孔子爲主張專制又謂其無尙武主義與國家主義此皆蚍蜉撼樹之謬說宸樞乃評論中國政治處處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反覆辨駁暢

所欲言借古事以申今情溫舊典以行新政自不至個規越矩爲邪說詖行所移誘矣

求是齋集句詩鈔

慕壽祺箸

附秦安巨先生國柱序自類書出而三京三都等賦古人鍊之十年者後世文人可以數句而告成袁隨園之說是已今試取漢魏以來歷代詩集摘句編一韻書則用力省而取材宏慧業文人按圖索駿又何難縱橫驅使指麾如意且藉以溫習前人句法當其自爲神與之化何愁句不能工特淺學家惜此數歲之力而不爲耳詩有集句一體自趙宋以降踵事增華日盛一日遠且弗徵姑就隴人言之仍以吳松崖胡靜菴兩家爲最工亦各自出機杼不相沿襲吳集早已刊行光緒庚寅僕簡梓靜安詩鈔於集古諸作每種各載一首聊備一格直以任版贊者力不能多只得割愛少年時曾思效步又自爲律選一冊約百數十篇並化劫灰思之黯然今少堂先生成古近體四千餘首淵若珠海集千狐腋成一領裘舉似天孫雲錦有衣無縫又類罄良嶽石作縹緲峯雲迴氣合現出蓬島方壺洵可稱抽黃儷白極組織之巧鏤月刻雲得造化之工者矣蓋少堂寢饋於此已數十稔嗜之深蓄之久光焰所燭自當冲斗牛曜千秋耳僕嘗謂人各有癖而癖有雅俗之不同祖約癖在料財柱預癖在左傳與其厚積身焚何如流傳名顯昔陳伯玉碎胡琴散夙軸

先生今日其當之矣出此以餉後學當茲風雅掃地時代隴上詩道其猶有一綫之緣乎簡校一舉乃書此以還其集

附秦安安侍御維峻跋鎮原慕少堂先生蓄道德能文章爲吾隴上有數人物余嘗讀其駢體文深歎異之近乃獲覩其求是齋集句詩鈔全藁流連往復維時如啞人食膾炙心知其美口不能言惟有五體投地而已夫詩者性情所發見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可與言詩亦惟能詩而後性情之真見焉忠臣孝子思婦勞人著之三百篇者本其纏綿悱惻之情能爲動天地泣鬼神之語卽鄭衛之風人或目爲淫詩者要亦所言在此所指在彼善讀者宜別有會心至板蕩後家父凡伯之徒猶能侃侃正論以抒寫其悲天憫人之志忠君愛國之忱蓋詩教存而至性至情發於不容已也迨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於是雜霸功利之徒興天下無真性情亦卽無真氣節利風一開廉恥道喪馴至用夷變夏邪說誣民率天下無父無君而禍亂且靡所底止然則詩之存亡所關顧不重哉要其源流有可概見者溯自風雅降而離騷離騷降而漢魏六朝至唐而律體極盛宋以後弗如也惟是作者大備專集之行汗牛充棟悉數正復難窮將欲與古爲新誠戛戛乎難之先生乃出奇制勝用集大成有杼軸從心之妙極鑪錘在手之能其爲古近體無美不備意到筆隨青出於藍自成一家大著作非胸羅萬有巧奪天工烏能得心應手若此然成如容易卻艱辛較之詞必己出尤爲難能而可貴此非倉卒所能措辦也先生以名孝廉稟承家學得力有自又其性情溫厚和平雅合風人之旨能詩固其宜也顧使以飛黃騰達之姿翔步木天和其聲以鳴盛李供奉杜拾遺尙在人間何乃造物忌才文章憎命舉君親之念

朋友之情民物之懷身世之感一寄之於詩無窮出清新先生其古調獨彈者歟憶功令變法去詩仿二十有餘年而後生小子竟不知聲韻之學為何事天下方驚於權利競爭鬪張獷悍相習成風禍變之作視春秋戰國殆十倍過之豈知溫柔敦厚詩教也此集出引人入勝倘相率而學為風雅中人各得其性情之正焉名教綱常庶復有振起之一日是則先生之志也集中諸名公批評亦既詳盡余不復贅惟撮其大要拉雜書此附諸簡末見者其笑為蛇足之添否耶

聲韻學

甘院文史學系
以此作課本

慕壽祺箸

附自序略謂聲韻之學非自三百篇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文心雕龍章句篇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虞廷喜起歌及五子之歌猶其後焉者也而皆在三百篇之前云云

方志類

鎮原縣志二卷

明崇禎時

邑貢 董繼舒著

有明一代甘肅諸志推胡可泉秦安志趙浚谷平涼志鞏情鞏爾盤同修之

真甯志出自一人之手言簡事該間有論斷使是非判然成一家言非若他

志聚東西南北之人各出己見如列肆市貨也鎮原事蹟僅見平涼府志崇

禎時有董繼舒者博學能文爲士林所景慕縣令李齊深器之聘修邑乘書

成僅二冊豈明季風氣使然歟

重訂鎮原縣志四卷

清康熙時

邑貢 張述轅著

明以來官紳陋習好張門戶之見喜營流俗之名動攘前人之作爲己有每修

志一次必將前志毀蕩無存甚至前志修成甫及數年又復更張所以志多濫

而庸也清末曾國荃巡撫山西檄屬修志力矯明人積習而歸於簡便其文曰
州縣原有志書無須更動先令各州縣查明原修志書以後應載各事實另修
補志一册卽照原分門類挨次編纂其辦法簡而易行張述轅志彙並未變更
舊志舊有舛誤則更正之崇禎以後事蹟則增益之張湔之續會稽梅應發劉
錫同之續四明如是而已矣彙出錢侯稱善卽鐫諸板後數十年邑貢生張輝

祖補輯縣志所引張志卽此

附邑宰丹徒錢志彤序昔蕭鄴侯入秦首取圖書因以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文公宦
轍所至必先考其志乘以察民情風俗若是乎典籍所係不綦重哉鎮邑係古原州歧邠
接壤涇汭分流雖僻處萬山中而漢有潛夫高風可挹唐有鄂公餘烈堪追他如席闡文
績著於梁楊襄毅功封於宋溯元及明代有賢士詎非豪傑之生不囿於地歟獨是時移
勢易運會遞遷自明末迄今相距不過數十載其間兵革之蹂躪田畝之蕪萊與夫孝子
節婦之埋沒姦人亂賊之肆毒蓋有不可勝述者矣康熙甲午夏余奉命出宰茲土甫下

車卽訪邑乘而舊無成書可考頃之邑明經張君善述以是集進謂其積半世蒐羅年經月緯纂輯成編展讀之下覽其山川形勢城社郊壇以及田賦丁徭官師人物之屬靡不釐然畢具足見其取精多而用物宏也方是時余亟謀授梓無如歲荒之待賑也正賦之議蠲也批離滿目而輕去其鄉也招徠撫恤奔走風塵日不暇給則脩志一事輒復戛然中止茲幸受事逾年雨暘時若夏麥則盡登矣秋禾且蕃碩矣荒殘者漸葺轉徙者來歸而後市有歌聲民有起色遂借學博韓君名宰各捐已俸凡善述之所輯者相與斟酌損益壽諸梨棗爲一邑掌故匪藉以矜名譽而耀士風實冀後之牧民者徵文考獻有以補偏救弊致民生於繁富進俗尙於醇龐敦士習於端雅是則余之有志而未逮也夫

鎮原續志六卷

清嘉慶時

清邑 宰 陳琪繁監修

案琪繁福建歸化縣舉人於嘉慶七年蒞任索閱董志張志以事多缺略有志續修僕僕風塵未暇也已借諸生往涇州餞送康學使綸鈞先是乾隆三十七年隨其父鏡溪之鎮原任從邑進士張士育讀至是晤琪繁殷殷以邑乘相期琪繁乃與其弟舉人琚繁邑紳劉化鵬同修焉脫藁後復就正於武威張介侯先生

附前陝甘學正康綸鈞寄鎮原陳明率諸生餞別詩云人生重意氣不必區暫久兩旬共校士帖妥真無偶君自七閩來邊陲綰墨綬始治在高平我昔曾擁帚倏忽三十年兒童半老叟文藝猶斐臈披閱別可否遴才得一二限額遺八九撫衷每多慚初心差不負軫車駕言旋祖道郭門右使君攜諸生薄植荷情厚冰鏡自問無故劍餘思有觸景動悲懷

卽事感良友鬢宮旣鳩庀奎閣亦丹黝爲政審所先循績實居首斯民奉神明多士獲啓
牖里有淳龐俗夙號人文藪志乘閱百載蒐輯難容後望於琴書暇出乃燕許手豈惟註
上考信當垂不朽寄語
非獻諛永懷榮名壽

附武威張樹與陳扈亭明府書云承示鎮原縣志讀之詳略得宜具有鑒裁足見賢侯之
以經術飾治也佩服佩服但其中錯僻不乏自宜刊正以成完書如藝文志序云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高宗賞獻書於民間案謁者陳農求書係孝成帝時而惠帝四年三月除挾
書之律此云高宗漢時無高宗也宜作宣帝又請旌獎節婦書云卷耳之章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說者以爲夫有惡疾而不去也案豐坊僞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
勞之以卷耳僞詩說亦同卽荀子說卷耳亦與左氏合而韓詩云茅苴傷夫惡疾也劉氏
列女傳以茅苴爲蔡人之妻之詩向蓋宗魯詩者故與韓詩同說此以卷耳詩當之誤矣
又云式微之詩見擯於夫而執義不去故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泥中按僞詩傳詩說
與毛詩同列女傳謂黎莊夫人與其傅母同作之詩小序則謂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亦無見擯於夫之說當是谷風之章而誤切之又云大車之詩息夫人相約息君同死故
其詩曰無思百憂不出於耿按僞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又大夫周人諫之
賦無將大車僞詩說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也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
其臣諫之而作是詩卽毛詩亦無息夫人相約之說惟列女傳有之然相約同死所作詩
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何得引小雅之無思百憂耶此亦係記憶之誤矣又云中壘上列

女之傳蔚宗作女史之箴按劉向列女傳不作烈載趙王遷之母倡也范蔚宗後漢書列女傳亦不過列女之傳云爾非言節烈也以蔡琰之失節猶載之故序云取其才行高秀非止一節而已至女史箴乃張茂先所作載之文選茲云蔚宗作誤甚凡此皆顯箸經史不容差互以來彈射其他謬鑿正多均且離改也又令弟西北田事論云史遷導漳於節封馬援引流於兆濱案諸子史漢均言史起治漳西門豹亦治漳遷字誤節封字當改爲鄴渠而馬援傳十一年拜隴西太守詔令遷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反舊邑奏爲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開導水田水經注云昔馬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稻秔而郡中樂業是伏波之引流自在今金城狄道臨洮一帶兆濱二字誤戾作洮河近之

鎮原志補輯二十二卷

道光末

邑貢 張輝祖 著

附自序先正有言日出處一也此言立德立言與立功其趨一也然士不能處烏乎能出堂高題垂未必盡皆良臣慈父而致君澤民之間其足負愧簡書者正不獨山澤庸腐堪嗤哇蟲與優孟也古聖賢猷畝經綸從一身做起無身外事外身處如是出亦如是一而已矣方今治道休明右文宣化輝祖遭逢景運雖不得與升進而游息林泉爲太平無事之人於願足矣然自維生平聞於父師得於傳習所云從一身做起者茫茫無試不幾以自欺者欺天下乎暇時因取案頭邑志勒爲一編意存經緯亦輝祖所藉以爲處世立言之一端也夫邑乘一書關乎創懲創懲之旨繫乎人心人心之成形爲風俗風俗淳則天下不勞而理矣况乎民生之休戚閭閻之生息賦役之大經封守之重寄均爲王政之

所不可忽者哉輝祖徵文考獻正譌關謬稿凡七易而成亦可以見從事於斯者之誠無所於苟焉也嗟乎士君子遭時得位用其身者非爲己也用其身而盡其身之用者亦非爲爲人也亦曰從一身做起無身外事事外身而已若夫甘退之人吟風嘯月無所事事然而天地之大民物之繁其饑寒困苦疾痛疴癢未嘗不在吾懷抱也人心之漓風俗之敵其機械變詐悖淫匪彝未嘗不切吾隱憂也推而至於兵戎寇盜水火疾疫以至日用服食凶荒饑饉未嘗不深吾籌畫而顧慮也一書之中屬望殷殷安得委爲身外事事外身哉志之輯也其卽古君子期無負一身之微意乎顧邑志經前李董錢張諸名流搜羅訂正而缺略尙多筆削無聞是役也刪存者十之三增易者十之七皆身經勘驗確著於編識者亦可以共諒輝祖之苦衷矣若夫矜長炫能受金附執則輝祖雖愚夫何敢然書成因弁諸首不盡之意見於凡例云

附邑宰李從圖序古者有郡國志無縣志縣志之流傳自宋始考之宋史王德楙有鄱陽記一卷梁希夷有新昌志一卷周端朝有桂陽志五卷黃環有夷陵志六卷余元一有清湘志六卷錢紳有同安志十卷楊標有臨漳志十卷羅願有新安志十卷宋敏求有長安志十卷劉浩然有合肥志十卷蘇思恭有曲江志十二卷張燧有甘泉志十五卷任逢有墊江志三十卷梁克家有長樂志四十卷此其章章者也自時厥後縣志雖日多或年遠而不盡存或書存而無足述惟明康對山武功志叙次高潔世稱善本然猶憾其語焉不詳此何故哉縣志者郡國志之根柢也所貴乎根柢者大而民生之休戚小而物產之盈虛上而政令之美惡下而戶口之興衰內而綱紀之弛張外而關津之夷險俯而田土之

肥磽仰而年歲之豐歉遠而時代之變更近而風俗之厚薄泛而往事之廢興切而當時之利害胥於是討論而講求之俾觀之者得其是非任之者知所緩急豈徒以簡乎哉如以簡而已縱章法謹嚴詞語精要亦文人之文耳豈惟無以根柢郡國於一縣何裨焉予謂志一縣與志一郡異郡志欲其簡縣志欲其詳郡志不簡則各縣之事不勝書其失繁縣志不詳則一縣之事不具備其失略是故志有體焉各歸於當而已矣顧志欲簡易欲詳難詳非泛濫之謂也必博之於古參之於今溯其原明其變辨其異訂其譌有徵者存之無附會也有疑者闕之無穿鑿也有疏者補之無遺漏也有紊者正之無混淆也况地理一門世代沿革不一疆域廣狹不同府州隸屬不定儒者從百世下而欲核之雖博雅如顧野王趙浚谷諸君子猶不能無誤焉况後賢耶昔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誠哉是言也雖然此惟不得其人故今之文人雖博學多聞然而生長一方足之所歷目之所見者尙有到有不到何論天下卽有振奇之士壯游萬里亦豈能徧天下而周之况所至之地或歲一居焉或月一居焉旣不能久習於其間迺其所交游之輩又不過通都大邑二三名流而伏處巖穴僻在遠鄉所謂通人達士者並無由徧交而盡識及與搜羅方乘大都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於此而欲貫串百家考校精贍其難也固宜向使有鴻生碩彥各就其所居里邑討論墳典辨別是非某邑某邱言之有據一名一物覈之無差於以卓然自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俾天下讀之者不必謀其面而無不善其言用是採而成篇損者損益者益則志亦何難作之有鎮原處萬山之中靈秀所鬱代有偉人况我朝作人之化雲漢爲昭亘越千古士生其間上者行義卓犖次者文章英華又其

次者亦姿質謹朴藹藹焉彬彬焉固隴東之茂邑也予自丙午來攝茲土公暇取邑志觀之雖規模粗存頗傷於略因思邑爲人文淵藪豈無鴻生碩彥居今稽古卓然自成一家書署廣文謝公乃以邑訓導張君名輝祖者嘗所輯志見示予受而讀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足以補舊志之所未備因付諸手民以餉後學而垂不朽

金石志

金石之文往往與史傳相發明足以補史傳之缺如唐昌州刺史章君靖平黃巢韓秀升高仁厚之亂勳伐卓燦不獨築永昌寨爲功於昌州也然新舊唐書皆無君靖名康熙時四川通志乾隆時府廳州縣皆誤爲章靖武威張介侯先生搜得其碑而章君靖之名乃大彰清武虛谷先生安陽縣志偃師縣志態象階濬縣志皆有金石一門張敦五先生重修皋蘭縣志以皋蘭金石屢遭兵燹存者無多附在古蹟之後鎮原遭劫之慘更甚於皋蘭而殘碑斷碣猶有存者因列專門以資考證

石器

金石志 石器 陶器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案歐洲史家謂世界有史以前之時代距今二十餘萬年之前分新舊石器兩世代舊石器時代石製兵器之類略具形狀不加琢磨其遺物法人倍德曾於西元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年之間發見之新石器時代則小刀箭鏃等物皆經磨治並築石室以居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見神仙傳漢以後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是古人冢塋亦稱石室民國十三年蘭州福音堂安牧師在洮岷等縣於土中掘獲石斧石鏃等件

石斧石壩

清同治兵燹以前邑人有藏之者

陶器

案黃帝設陶正周官有陶人孟子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中國陶器之發明久矣至晉製縹瓷唐著越窰後五代開柴窰陶器遂變為瓷器宋明以降其製愈精

涼漿罐子

此明以前之陶器也邑人於古墓中得之

案儀禮大斂後有設熬一節今粵俗有煮飯加酒貯以罐陳於棺下者家禮葬時用苞以盛遺奠餘脯笱以盛五穀嬰以盛酒醯葬時納於便房朱子謂脯肉腐敗生蟲聚蟻甚非所宜隴人之葬其親也用瓦罐盛獻飯涼漿等物埋於棺本之旁數年前金縣狄道發現古陶器皆元時達子墳所埋之瓦罈內有雞骨蓋古之涼漿罐子也南方謂之糧食罈

金器

案蚩尤造九冶夏后鑄鼎象物周禮有朴人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中國鑄造之學發軔最早干將莫邪古之名劍嵇康向秀亦號善鍛而劉勰謂欲劍無折必加錫欲劍無卷必加金可見鍛造之學研究亦深他若比干銅盤為雕金學之鼻祖漢代泥金稱合金術之特技遍考古籍實有不可勝紀者管子云上有丹砂下有黃金初學記云凡水源有石流黃者其泉必溫可見探鑛之學亦早進步

漢李洵銅印

紅銅質有龜紐文曰李洵之印私章也民國初邑人得於土中縣知事張怡以番餅二十八枚購之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後漢書西域傳論先服則賞篋金而賜龜綬注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清制府州縣皆銅印

又古公私印章多用銅鑄傳於今者雖摩漫損缺愈見古樸故篆刻家亦以仿摹古銅印為一能事焉

又案王子年拾遺記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龜頰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如今之印章文獻通考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紀注印文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金石志 金器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清以前之鐵器

縣城內天寧寺有大鐘一口字跡脫落不堪考究又有醮樓一座高丈餘係明

萬歷年鑄

關帝廟內有大鐘一口高七尺有奇又有古鼎一座現作香爐俱係明時鑄縣

東門外東嶽廟內有三足鼎三座廟前有大鐘一口俱大明萬曆年鑄

蕭金鎮金城寺內有大鐘一口重五百斤高八尺許係明時鑄

邑東八十里石窟寺內有大鐘二口字跡脫落相傳元魏永和二年鑄

屯子鎮延壽寺有鐘一口重五百餘斤係明正德七年鑄

馬渠鎮東另山寺有鐘一口高五尺周丈餘又有鐵佛一座高六尺周亦丈餘

俱明嘉靖六年鑄

毛家河龍泉寺有鐘一口係明嘉靖時鑄重三百斤

石刻

古墓道前多刻石爲人形新論泰山有石刻凡千八百餘處而爲識知者七十有二石刻謂碑碣之屬刻石而成者文心雕龍自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古未有紙書於帛者曰帖帛難久留因之摹刻於石爲紀功誌墓之用首方者爲碑圓者爲碣後多混用

詛楚文

秦惠文王

此碑在鎮原東原朝那湫宋時蔡挺帥平涼得大沈久湫文於朝那攜之以歸舊志朝那湫卽大洋湫大沈想係大洋二字之訛

金石志 石刻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有秦嗣王敢用告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於不顯大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臺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萬世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耽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圜其叔父寘諸冥室橫棺之外中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卹以圭玉犧牲迷取我邊城新鄔及鄔長新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徧我邊境將欲復其貳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輻輪輳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附邑人張輝祖太洋湫卽古朝那湫辨其辭曰余愛先秦文詞旨與衍駸駸乎

有西周風間得惠文王時詛楚文讀之雖亦盟詛故習而情辭古質不失盟質大義其筆力氣象尤非西漢以下所有宜後世傳誦不置也考詛楚文有三皆見於宋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祈年觀中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次得

告大沈久湫文於朝那湫旁蔡挺帥平涼

宋時邑臨涇為平涼軍挺為帥

攜之以歸最後蔡氏

得告亞駝文於洛陽竊嘗綜其文辭無甚懸異惟質於神者隨號而殊宋王厚

之謂邵懿徧走羣望不止三所世所見止此其說不為無所見也厥後涇州分

守關西道全文武公疑告巫咸亞駝二文為偽

巫咸在解州鹽池亞駝在洛陽靈邱皆去秦地遠不類是習見久湫文改

易者並作辨抵趙浚谷以巫咸為朝那令之誤

浚谷謂巫咸為朝那令有功故祀為湫神全文謂惠文王時秦未有縣安得有

令至朝那湫之果屬今何地厚之云在安定郡全文並未詳及蓋文獻久不足

徵云新歲偶閱平涼府通志及浚谷集所載華亭修朝那廟碑謂即今華亭之

湫頭山是顧余竊有疑焉朝那故屬秦戎其地兼今平郡諸屬凡有湫孰不可

以朝那名即湫之故以朝那名者湫頭山外有固原之東海子

見省志及固原州志 即邑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舊志亦並載有朝那湫之名胡秦投文詛楚者趙浚谷直以湫頭山當之也嗟

乎世遠代隔今古茫茫其間事蹟苟且遷就往往如斯將何所取徵乎而余謂

今邑東大洋湫即古朝那湫其說何也自漢以下皆以山水志地方禹貢例也

查隋地理志於邑平高縣注云有朝那水有陽音水高平第一改平高見唐志故

城址在今大洋湫西二十里即今史店石科等地陽音今訛為陽甯亦在大洋西南十餘

里其地有水詳見山川是大洋之湫即朝那之湫其可據一也後平高久廢金志復云臨

涇故縣在今縣西里許有朝那水有陽音水而華亭暨固原無聞其可據二也元魏因邑

朝那湫更置朝那縣為安定郡治元魏廢漢朝那縣更於其志云朝那有撫夷城邑東置朝那縣詳隋志

故縣名今撫夷劉家地是有當原城在今縣南是因湫而且以名縣其可據三也湫者淳水不流之

名西漢地理志注引寰宇記云臨涇有湫淵方四十里十字疑訛太陽湫環四五里今平郡十屬亦未聞有四十

里之湫湫中有魚渟水不流冬夏無增減兩岸不生草木及水藻則是大洋湫即古朝那

湫其在縣東原之屯子鎮確鑿可據如此浚谷謂即華亭縣西北五十里之湫

頭山山之北麓為涇之源南距為汭之源神靈所棲莫宜於斯但華亭在惠文

王時是否收入板圖則非鄙人之所敢臆斷九原如可作也吾將起浚谷而問

之

附張輝祖朝那湫歌贈劉博其辭曰朝那湫朝那湫伊昔戎王都此邱以是得名名遂留
嘻吁怪絕神號大洋居洞口名曰陽蟲時昂首土人不識相駭疑疑怪疑神疑鬼醜老少
傳聞各異辭真實附會都儘有側聞早魃為虐年紛向桑林窮奔走鳴鑼擊鼓崩角前手
脚踏赤頭拴柳湫旁呼鱸音悲哀干聲一號驚龍母神物出沒不尋常頭角崢嶸似羴羊
騰駕雲霧薄脊壤驅走雷電閃熒光么魔虐鬼避且僵不須鞭石暴巫尪鎮日甘霖潤澤
長收斂頭角歸滄浪父老歌傳歷年所至今逢旱迭祈禳此湫有神施有報廟食奕奕閱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千霜憶昔秦人多矯舉北邙西時徧豆俎湫淵一祠祀朝那子長封禪早次叙惠文常擬
 剪讎仇怒楚為文曾咒詛邵馨西走何倉皇投文孜孜對神語厥後楚懷老於秦應是神
 靈肯聽許瘞石抵宋千餘年字畫不無少齟齬大沈太洋譯讀未遇明哲空爾汝我稽
 蔡挺帥平涼其文得之自湫旁其地邑東非渺茫浚谷徒以湫頭當巫咸為令神不詳全
 文作辨有雌黃豈知議論兩分張到底矛戈還自戕朝那之湫勿紛紛據信但憑詛楚文
 大沈太洋分明誤持此可盡破前聞從茲千載疑豁然一朝分朝那之歌歌贈君歌辭欲
 盡日
 已嘯

附聶守仁詛楚文考略其文曰秦祀巫咸文後人稱為詛楚文其詞氣縱橫似國策篆法
 古樸若鐘鼎三代以下文字之蛻變此其中樞蓋足以上承蒼頡史籀之餘緒下導秦篆
 漢分之先河而獨有千古稽古錄六詛楚文有三種曰巫咸曰久湫曰亞駝而其詞則一
 惟因所告之神隨之而各異其名鎮原縣金石志所載乃昭告巫咸久湫以詛楚懷王之
 文首述秦穆公與楚威王繆(同努)力同心兩邦以壹絃以婚姻衿以齊盟而楚王熊相
 倍十八世之詛盟所云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即懷王十一年六國攻秦而楚無從長也
 考史記楚世家自成王至懷王凡十七世而懷王名槐不名相十八世為頃襄王亦名橫
 不名相楚亦別無名相之王無從證實或槐相二字傳刻之誤亦未可知曰十八世者乃
 秦人於楚之世次約言之而不詳盡也其曰今又悉與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以偪我
 邊競(即境)者即懷王十六年張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使與齊絕而楚而發兵以攻秦之

役也是役也秦遣庶長章拒楚敗楚於丹陽卽文內所云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然則詛楚文專爲詛楚懷王也時在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明矣抑嘗論之周之盛也書已同文平王東遷諸侯力征家殊國異文字乖形秦始皇并天下乃命丞相李斯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於是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以省改之爲小篆今觀於詛楚文之字形足以爲小篆之母可見秦之文字不僅在周以後同文抑爲由秦至今二千年來之一大創作自一畫開天伏羲創中華文字之始至秦而上繼古文下開隸分在文字上別開生面司馬子長曰物成於西北諒哉我輩秦人也瞻仰先民爲之傳述俾後之覽者不至數典忘祖亦勿謂秦無人也

赫連勃勃功德頌

晉末 大夏 胡義周 邑人

晉書勃勃自長安還統萬宮殿大成赦其境內刻石銘功德此頌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按義周元魏邑人胡方回之父初爲後秦姚泓黃門侍郎沒於勃勃勃勃以爲秘

監書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敷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繫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百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幽徽冠於元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耀未渝慶縣萬祀龍飛漢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昆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崎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宴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出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逾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元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奸雄鼎峙之秋羣雄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宏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維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露寢闔闔披霄而山停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閭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

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纈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瓊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元棟鏤梲若騰虹之揚眉飛簷杼擘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兮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粹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辨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凝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咏於詩人闕宮有值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惟始成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咏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

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元穹帝錫元圭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大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元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
 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停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
 列星離宮既作別字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蕙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
 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襲著名由實揚
 偉哉皇室盛以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
 載彌光

周柱國大將軍紇于宏神道碑

後周庾 信

公諱宏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

周書列傳宏原州高平人高平縣詳見古蹟長城亦邑故縣在邑西一百二十里今長城原地并詳

古本姓田氏

本傳後周宇文賜宏姓紇于氏

虞賓在位基於捐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親賢之

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况復高廟上書
小車而對漢主聊城祭鳥長驅而卻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載誕之
辰星精出昴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而受書黃石意
在王者之圖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魏永安中任子都督子都督後魏官名翻原
州城受隴西王節度於時洛邑亂離當塗危逼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舉賢
誅暴實在於彊臣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
仗劍轅門巖謀當世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遂定曹王之業永
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鶉陰縣今崇信縣開國子邑五百戶太祖以自著鐵甲
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白水良劍罷朝而贈陳寵青驥善馬迴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軍而賜李忠並經輿服足為連類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公十四年授

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之城龍種復歸還

尋白沙之路公此衣錦鄉里榮之

隋地理志雍州平涼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宏原州長城縣人今為原州刺史是其鄉里

侍從太祖戰河橋復宏農解華山圍

本傳作洛陽

平沙苑陣必有元勳常蒙別賞

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號令云人人如紇于宏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魏元年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祁連猶遠即受冠軍之

侯沙幕未開元置長平之府梁信州刺史蕭韶夏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

稱兵漁陽公受命中軍汎流下瀨遂得朝發白帝暮宿江陵猿嘯不驚雞鳴

即定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仇池之氣公推鋒直上白刃

交前萬死一決兇徒多潰身被一百餘箭傷肉破骨者九創馬被十槩露布
申上朝廷壯焉葛屨糾糾魏有去舊之歌零露灑灑周受維新之命乃進爵
封鴈門郡公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
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然官燭
獸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
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受差無慚德渾王叛換梗我西疆
宕羌首竄藩籬攜貳公受賑於社偏師遠襲揭鈴龍涸繫馬甘松二十五王
靡旗亂轍七十六柵鶉奔雉竄旣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
使南征帶甲百萬軸轡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船官之城登巢懸爨吳兵

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凌城公以白羽揮軍朱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剋夏陽先通滅虢之政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爲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陳中軍而疏行首乘機一戰宜陽銜壁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策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三列少保爲前炎正五官冬官爲北頻頒寵命是謂賢能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襄之下更多冠蓋旣而三湘遼遠時遭購入五溪卑溼或見鳶飛舊疾增加薨於州鎮天子畫凌煙之閣言念舊臣出平樂之宮實思賢傳有詔贈某官禮也卽以四年四月二

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屬國

按高平鎮即漢高平第一城之地後魏改爲鎮在邑東八十里今懷忠東其地有三大塚

學學相望或以爲胡國珍及宏墓碑碣無存未知是否

元甲輕車介士一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之葬嗚

呼盛哉公入仕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通中陷刃疾甚曹參刮骨傅藥事

多關羽而風神果勇儀表沈雄事親無隱無犯學不專經略觀書籍兵無師

古自得縱橫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三門伏起天弧射法

太乙營圖並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虜青犢之兵甚有秘計燒烏巢之米本

無遺策西零賊退屈指可知南部兵迴插標而待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

瑠戈而返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世子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苦

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夜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金石志 石刻

直參真原系上卷下五

一一九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彊東楚地遠西燕五卿咸正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
象還然自天之德乃祖乃父維嶽降神生申及甫北門梁棟西州雲雨勇讐
燕城名題漢柱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劍學千門書觀六
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乃數軍實乃握兵符澆沙成壘聚石成圖風雲順逆
營陣孤虛靈雨征鳴燿火飛狐淮陰受策車騎登壇公爲上將有此同官下
江燒楚上地吞韓推功玉案定策珠盤天有三階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
其政台曜借輝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伏波受
版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飲丹有井澆泉無菊功存柳林身在構木
移齒返葬提棺山行芻靈隴水哀挽長城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

字生金渺渺山河焚燹九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卽起數世
存歿哀榮終始

隨柱國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

唐于志甯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忠臣彰於赴難銜須受命結纓殉國英聲煥乎記
牒徽烈著於旂常豈若疊起蕭牆禍生蕃翰強踰七國勢重三監其有蹈水火而不辭臨
鋒及而莫顧激清風於後葉抗名節於當時者見之弘義明公矣君諱誕字玄憲安定朝
那人也昔立効長邱樹績東郡太尉裂壤於槐里司徒胙土於郾門是以車服旌其器能
茅社表其勳德銘功衛鼎騰美晉鍾盛族冠於國高華宗邁於欒卻備在史牒可略言焉
曾祖重華使持節龍驤將軍梁州刺史潤木暉山方重價於趙璧媚川照闕曜奇采於隨
珠祖和雍州贊治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膠涇二州刺史高衢將聘
遽爰同跋追風之足扶搖始搏早墜垂天之羽父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隨州刺史長樂恭侯橫劍柱威重冠軍折瑞蕃條聲高渤海公量包申伯稟嵩山之秀
氣材兼蕭相降昂緯之淑精據德依仁居貞體道舍章表質詎徒變於朱藍恭孝爲基甯
取訓於橋梓鋒刺犀象百練挺於昆吾翼淹鴛鴻九萬奮於溟海博韜骨產文瞻卿雲孝
窮溫清之方忠盡匡救之道同何充之器局被重晉君類荀攸之宏圖見知魏主斯固包

羅衆藝囊括羣英者也起家除周舉王府長史策名蕃牧則位重首寮袂服睢陽則譽光上客旣而蒼精委馭炎連啓圖作貳邊服實資令望授廣州長史悅近來遠變輕鈔於雕題伐叛懷柔漸淳化於緩耳蜀王地處維城寄深磐石建旗玉壘作鎮銅梁妙擇奇材以爲僚佐授公益州總管府司法昔梁孝開國首辟鄒陽燕昭建邦肇徵郭隗故得馳令問於碣館播芳猷於平臺以古方今彼此一也尋除尙書比部侍郎轉刑部侍郎趨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譽重周行俄遷治書侍御史彈違糾慝時絕權豪霜簡直繩俗寢貪競隨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呪網泣辜情存緩獄授大理少卿公巨細必察同張李之聽理寬猛相濟比于公之無冤但禮閣務殷樞轄寄重允膺此職實難其人授尙書右丞洞明政術深曉治方臧否自分條日咸理丁母憂去職哀慟里閭鄰人爲之罷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輟歌孝德則師範彝倫精誠則貫徹幽顯雖高曾之至性何以加焉尋詔奪情復其舊任於是山東之地俗異民澆雖預編民未行聲教詔公持節爲河北河南道安撫大使仍賜米五百石絹五百匹公輶軒布政美冠皇華之篇擁節觀風榮甚繡衣之使事訖反命授尙書左丞然并州地處參墟城臨晉水作固同於西蜀設險類於東秦實山河之要衝信蕃服之襟帶授公并州總管府司馬加儀同三司公贊務大邦聲名藉甚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屬文帝劍璽空留鑿蹕莫反楊涼率太原之甲擁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亂京城同州吁之挺禍濮上雖無當璧之兆乃懷奪宗之心公備說安危具陳逆順翻納魏勃之策反被王悍之災仁壽四年九月濫從運往春秋五十有一萬機起殲良之歎百辟興喪予之悲切孔氏之山頽痛楊君之棟折贈柱國左光祿大夫封弘義郡公食邑

五千戶謚曰明公禮也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賜帛五千段粟三千石惟公溫潤成性夙秉白虹之珍黼黻爲文幼挺雕龍之采行已窮於六本蘊德包於四科延閣曲臺之奇書鴻都石渠之秘說莫不尋其枝葉踐其陝隅譬越箭達犀飾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礪救乏同於指困親識待其舉火進賢方於推轂知己俟以彈冠存信捨原黃金賤於然諾忘身殉難性命輕於鴻毛齊大小於冲襟混寵辱於靈府可謂楷模雅俗冠冕時雄者也方當亮采泰階參綜機務豈謂世逢多故連屬道消未展經邦之謀奄鍾非命之酷世子民部尙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山之下莫識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乃雕戈勒石騰實飛聲樹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隴鍾生禁之以樵蘇買達之碑魏君歎之以不朽乃爲銘曰

殷后華宗名卿胄系人物代德衣冠重世逢時翼主膺期佐帝運策經綸執
鈞匡濟門承積慶世挺偉人夜光愧寶朝采慚珍雲中比陸日下方荀抑揚
元輔參贊機鈞王葉東封貳圖北啓伏奏青蒲曳裾朱邸名馳碣石聲高建
禮珥筆憲台握蘭文陛分星裂土建侯開國輔藉正人相資懿德中臺輟務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晉陽就職望重府朝譽聞宸極亂階蔓草災生剪桐成師搆難太叔興戎建德效節夷吾盡忠命屯道著身沒名隆牛亭始卜馬鬣初封翠碑刻鳳丹旆

圖龍煙橫古樹雲鎖喬松敬銘盛德永播笙鏞

案皇甫誕碑在今陝西省城文廟樞星門內右首與廟堂碑對碑首篆書隨柱國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開國公于志甯製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皇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碑年月顧甯人考爲貞觀初立明萬曆中亭圯中斷亡五十餘字又按此碑故在咸甯之鳴犢鎮墓前不知何時移入文廟內與廟堂碑對峙並垂不朽皇甫君亦何幸而遭之書法之佳顧不重歟其碑陰復有唯識記唯識者禪院名也記稱在藍田縣蓋宋時重修此院鑄記於皇甫碑陰後人重歐書移於文廟趙子函未嘗親至碑下故既載皇甫碑在西安府學又載唯識院記在藍田耳鳴犢去藍田不數里而近

慕少堂曰大歐皇甫碑今肆間頗多然皆近揚筆法非失之枯瘠卽失之癡肥二者交失最誤學者蓋歐陽率更書法以簡勁稱筆意刻露與中令書伊

闕佛龕碑相似惜原搨不易得也嘗見唐搨皇甫碑鋒鋈發露正是率更金
鍼度人處至結構之因難見巧章法之上下相生尤爲歐書中獨絕之境李
唐至今千餘年矣桑海屢更完好如故洵可寶也學大歐書得真本臨之自
少枯瘠疵肥之弊其子通書道因法師碑極力追踪父書觀其書法之分明
峭聳雅與皇甫碑爲近而長平畫用分法猶其父房彥謙碑意也學大歐書
參以此碑可增膽力若專取其神致不拘其迹象則何子貞有臨本雖云爲
其女學字初基然初未易幾此也

漢潛夫王公祠碑

金石銘漢潛夫王公祠六字石刻在潛夫山旁有小字云正大二年十月一

金石志 石刻

日禮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秉文書舊志碑在雷神閣後西壁間今已失遺正大金哀宗年號時鎮原爲金所有

附錄清涇州知州張延福重修王潛夫先生祠堂記其文曰潛夫王先生爲漢處士抱道自重隱居著書余曩讀其論筆然高望其爲人王申歲余牧安定與先生梓里城拆相聞癸酉夏六月因公抵臨涇途次遙望蓬蓬然或筍植天表或丹青一抹撒豆積黛隱約蒼霧問野老指而示余曰此潛夫山也公餘偕邑侯周公(名泰元)登山之巔則見虹泉電射雲水虛吟城煙縷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先生之祠殊剝落且附於佛寺而山後青青一邱則先生墓也備詢修廢之由周公告余云邑故有先生祠久圯康熙五十四年韓(名宰)談(名可法)兩學博合邑士庶復建於山之巔又幾經歲月椽崩棟折不佞承乏茲士凡五閱月亟欲重葺之迨冬十月寄札來涇云工旣竣矣重建享祠三楹高闊如往模塗以丹臚神者妥焉門以南向答陽繚以週垣與佛寺隔是役也不佞捐薄俸而幕客劉學博劉(名從龍)李(名登陞)司捕白(名如璠)暨諸紳士各樂助以襄厥事而總其成者則邑紳士張君洙英(名繼孔)也並丐記於余余曰彝德之好人有同心潛德之光久而彌耀先生臨涇一布衣迄今數千年廟貌重新明禋不替則此祠也將與嚴陵之釣臺諸葛之草廬先後爭輝矣潛也云乎哉爰爲之敘其巔末以誌歲月

潛夫論載在邑乘今又於叢書搜其全本亦付梓人無庸復爲摘敘云

邑人焦國理重修潛夫祠記其文曰生而德重鄉邦歿而名垂後世使人景慕於無窮或享祀於千百年之後而不替者其必大有功於綱常名教豈偶然哉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漢處士王潛夫先生乎先生安定臨涇人也漢之臨涇卽今之鎮原邑中舊有專祠歲時致祭脗蠶攸降所以重儒修明正學也自前清同治戊辰燬於兵燹迄今五十餘年傾圮如故客歲劉心伯縣長有志重修然尙未逮因於解任時捐廉二百串文留作修築經費囑余賀劉范張諸人收存以資建造賀劉等又舉郭生董理其事謂是勤勞可勝任者遂諏吉而興作焉無如近年以來木石匠工諸凡昂貴所捐之數頗形支絀業已鳩工勢難中輟幸有接任王次笙縣長伏羲疏財共襄盛事慨捐廉一百串以助不給又有公債帶收雜費尙餘錢四十二串一併撥入而內外工程始得次第舉舉中建三楹爲正堂門樓牆垣亦如舊興築經始於夏五月落成於秋七月殿宇宏樸輪奐一新先生之英靈必妥於此矣行見逢掖之士登斯堂而薦馨香者崇儒重道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是則心伯次笙縣長之志遂矣而諸君之贊襄厥事相與有成也其可沒乎賀君寶善前清歲貢生狄道學正致仕家居范君耀宗劉君秉直皆前清貢生一爲勸學員一任教育長張君炳麟清廩生現充農林長郭生維藩則前清附生也工程例得皆書以垂久遠云

漢處士王潛夫先生墓碑記

清邑宰 趙與鴻

余慕先生之風久矣蒞任後訪先生故址祠在城北潛山北城外二里許有

金石志 石刻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先生墓因偕二三同學往謁席地而座清風徐來誦先生論感慨欷歔爰豎碑以表之俾農夫野老咸知所敬仰焉

附錄清邑宰荆有慶王潛夫先生墓田勒石記其文曰潛夫王節信先生風節道義經濟文章爲東漢一代偉儒固所稱天下之士人人宜瞻仰而尙友之不徒一鄉一邑尸祝已也然鄉人恆重其鄉人其置田墓祀禮也亦宜也顧田在先生墓近傍相傳其田頗夥而歲久盡爲豪強所有以致墓祀轉缺識者病焉余於乾隆戊寅攝篆鎮原抵任後知鎮原卽古臨涇爲王潛夫先生梓里有先生之祠及墓焉余少讀其論重其人今得近先生之居益深快幸公餘偕諸學侶敬造先生之墓門陳楚些而展拜因詢墓祀所出僉曰此有田在向多隱沒非前周侯秦元博宋公蕃委司捕全君久力行查追則欺隱者遂成乾沒然餘多混汨不出今存者止六十畝不久尋將至於隱沒余聞之慨然曰前人置田之意善矣而其法未備周宋諸公之用心勤矣而其流終湮經久之道宜有以圖之僉曰諾歸署後徐思善後之策因取周公所經卷宗得自強徒申靜廷白子杰白常舉白宗樹白子明等名下追出地六十畝復申嚴諭清明段落界址及各段四至命工刻石豎碑縣堂永爲鐵案又查周公議將此田交潛夫山住持經手殊非雅道夫先生與佛教不同墓祭亦與寺廟之香火有別因集諸學侶謀之曰先生泊漢及今後裔莫考余與若皆後學也弟子於先生有服喪之義况前賢之啓牖後起者乎宜及每歲清明之期殫其田之所出同

登先生之墓而拜掃焉如是則祀以無缺而田無永軼此則經久之道亦周宋諸公之意乎衆僉曰善於是攜酒與楮登先生之墓醮而告之并敘其顛末以爲記

清庠生雲螭張公墓誌銘

前翰林院庶吉士劉之藹 邑人

墓人葬身之地也封土隆起曰墳平者曰墓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正方兩石相合一刻誌銘一題死者之姓氏爵里而平於柩前也齊王儉謂起於宋元喜顏延之爲王球作石誌然西漢杜子夏臨終刻石埋於墓前已有其例蓋宋以後始盛行耳

公諱苞字清香號雲螭例贈文林郎鄉飲正賓明經義存太公肖子太孺人生四子俱有才名伯字國香誥贈修職郎例晉文林郎國子監太學生仲字天香例贈武信騎尉侯詮直隸州州同季字堯香國子監太學生公其叔也生而岐嶷太公尤鍾愛之初就外傳誦讀數年不果而容體魁偉性好騎射遂肄業及之入邑庠焉太公以眷屬之蕃也遂令折箸財中貲耳公乃自任家計殫心經營四時農作之期則親赴鄉園督勸詳密與荷鍤戴笠者終日相指畫不厭也而周恤貸俵之勤出納責負之寬每優施逾格凡爲佃傭雖勤不怨則感之深也其他理財用人大類於此以故家業增豐不啼倍徒而門楣光大克篤前烈洵爲善繼志者矣德配孺人慕氏誥授昭武大夫分鎮都閩府勅旌孝義入祠鄉飲正賓龍山公女也生二男二女長樹勳次樹潘公訓以義方皆能自立蓋自蒙童時初習少儀而家塾中必延名師傅之不怙聘貲不憚義節如是者二十餘年矣樹勳兄弟先後

俱以弱冠入庠食餼上舍勳補學博歷任隆德環縣訓導華亭教諭直隸涇州狄道學正
 寧夏府教授事公得例贈修職郎潘以丁酉科選入明經廷試註冊候詮直隸州佐公得
 例贈徵仕郎其尊師敬業之訓至今尤恪遵之則公之所以昌後者豈有又哉公天姿曠
 達語言豪爽善戲謔然每重然諾亦不輕許可人好為酒餽招賓客豪酒縱談晚年猶能
 一舉十觴終日不倦卒時七旬有三寢病蓋數日癸卯臘月二十六於辰時也前年壬寅
 以海氛不靖捐助軍餉故得軍功議敘武校尉職銜云按公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
 十二日吉時元配張孺人例授文林郎候詮知縣王子科舉人寶臣公女無出勳娶庠生
 魁武劉公女潘娶庠生賜福賈公女長女適太學生諱純謝公子次適太學生諱璧賈公
 子俱逝孫男三長金相太學元娶庠生肅廷慕公繼娶永勳張公女次金聲娶候銓知縣
 辛卯科舉人步青張公女俱勳出次金印聘庠生雲錦張公女潘出女孫二長適從九賈
 公子庠生親賢逝潘出次幼未字勳出曾孫女一金聲出茲卜乙巳
 冬月望日葬於城北大莊原十里墩新塋王山丙向是為謹誌銘曰

承家立業仔肩良苦經畫內外井然布武大利歸農人棄我取豐儉用之自

我作古惜物惜福一絲一縷當其可者揮之若土上紹箕裘光昭庭戶貽謀

令嗣相繼簪組子孫振振無價規矩可久可大受天多祐

清甘肅甯夏府教授偉堂張君墓誌銘

張雲衢

嗚呼此予親家偉堂張君墓君諱樹勳字偉堂號菊圃予同年友也父雲螭與家君爲莫逆余與菊圃再通譜焉蓋兩世知己矣少時結文字緣晦明風雨無時不俱後又申以婚姻之誼情好於是益篤云雲螭公入武庠重斯文邑中名士無不樂與遊者其課子也愛而知勞擇嚴師今就讀館穀之豐甲於一邑君初從予大伯潛峯公讀繼與予同受業於二伯鳳岡夫子劬書嗜學寒暑不輟且舉止規矩無紈袴子弟氣殆不以多財損其志者庚辰膺茂材甲申科試學使張翰山先生拔置第一補廩生明歲赴選拔之召掉鞅擐旗屢戰輒勝定榜時忽又見遺論者咄咄歎爲怪事翰山先生謂諸徵士曰某亦勦敵也然則廣不封侯豈其心計之不工乎尋奉太公命由廩貢生加捐教職歷署隆德正甯環縣平涼府學訓導華亭縣教諭直隸州涇州狄道州學正持躬恪謹接人和藹凡事悉仍舊規無可增益其在狄道州也嘗捐清俸爲諸生膏火之資士林頌之亦廣文之罕見者耳君夙敦友于待其弟价堂讓棗推梨終其身無閭牆之聲聞於外酷嗜名人筆墨見之必購得之而後快其所珍藏多可觀者而尤耽於琴每當花晨月夕撫絃按譜韻遠風清饒有松石間意余雖不解音律然移情多多矣癸卯春署甯夏府教授過予茗話愛形於色驚而問之曰堂上雙白不忍遠離奈嚴命敦促何爲憇患者久之而意終不釋嘉平廿六日太翁果捐館君在署屢作凶夢思及庭闈如悵如焚乃趣行裝兼程奔馳至蕭關聞訃一號痛絕家人救之甦涔涔淚下從此不語亦不食矣比至家瘠毀骨立氣息奄然甫四

金石志 石刻

二二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日而卒時予視殮其側執手悲泣不勝人琴俱亡之感焉茲於十月之吉隨太公葬於大莊原十里墩王山內向新塋之次子金相等排攢行狀踵門請予誌回首曩昔尊酒論文燭窗談玄以為百年可相保聚曾幾何時而已若登冥錄耶計君少予八歲先予就木予以髮鬢皤皤獨弔於荒烟蔓草間豈不為之大痛也哉公生於嘉慶八年五月初四日吉時卒於道光甲辰二月十四日巳時享年四十有九淑配劉孺人庠生魁武公女男二長金相國學生娶庠生肅廷慕公女逝繼娶永勳張公女次金聲業儒即予壻女一未字孫女一金聲

出銘曰

君是曼卿作主蓉城君是長吉召赴玉京我聞虞歌泣下縱橫何以奠之斗

酒載傾

甯靈廳教授慕霽堂先生墓誌銘

前甘肅學政 蔡金臺

先生諱暉字舜堂號雨溪甘肅鎮原人也其先五燕遺裔居山左逮明季有諱永忠者官鎮原遂家焉祖諱元春字開泰遷縣南古城山高尙不仕考諱性生字姓甫績學未遇並封奉政大夫先生幼穎敏下筆千言咸豐辛酉中副車同治初陝回亂姓甫公度賊西竄必犯鎮原練鄉團結寨自保賊果大至營慕氏盡力攻破之慕氏老幼男婦殉者七十餘

人先生頃不能平走謁雷緯堂軍門爲畫策攻破賊金積堡老巢獎同知銜候選知縣兩代五品封賊平先生觀縷慕氏殉難事實具稟大吏聞於朝朝議旌合例者凡二十七人分別入祀忠孝節義祠並各卹以世職於是慕氏之節烈聞天下光緒丙子先生舉於鄉是時如謁選應詮選知縣先生澹於仕進呈請改教遂以教職終焉初權固原學正調西甯教諭再調甯靈廳教授甯靈廳者昔年逆匪倡亂之地卽先生攻破之金積堡也種族雜風俗悍先生欲以文化之修孔廟建申明亭箋注章皇帝勸善要言刊印分送家喻而戶曉焉數年遠近烝烝嚮學應試生童數倍往日光緒甲午狄河之亂甯靈無敢盜兵潢池者先生之教也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若先生者足以風天下矣先生以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歿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享壽六十有六著有春秋輯傳辨疑勸善要言註解菜根譚大成典禮雨溪山房詩文集均待梓元配楊宜人同治中殉回亂繼配許宜人生子五壽祺貢生分省補用州同壽祺字少堂爲余按試涇州所得士癸卯舉人揀選知縣壽祐候選州判壽禔從九職銜壽被留甘補用縣丞畢業甘肅武備學堂女一適同知董天祐孫二承保承藩孫女五先生歿之明年歸葬於鎮原古城山祖塋側越四年少堂以狀來乞余爲銘余前視學甘肅稍稍能知先生者不可以不文辭銘曰

先生性耽冷宦辭尊居卑橋門壁水所樂在茲卅年司鐸巖邑化之嗚呼是

可以爲人師

慕母許太夫人墓誌銘

清進士 焦國理

國紀二十四年清明節前三日慕母許太夫人終於蘭州寓廬將以夏歷四月十六日葬於蘭州西門外西園松樹灣新塋丁山癸向葬之先其子壽祺遣使持狀以銘墓之文來請時余重修鎮原縣志記同治回亂事相隔六十餘年幾莫明其真相迺取壽祺所爲狀而觀之太夫人縣西許家溝門許公琨之女前甯靈廳教授壽堂先生之繼室也固生於憂患中矣方太夫人之來歸也時經兵劫慕氏家中落所居破窳院穿風漏日盜無儲粟桁鮮重衣蕭寂荒寒不以爲戚壽堂先生欲從雷提督正綰軍於長武苦無人撐持門戶太夫人曰丈夫而不乘風破浪徒埋首空山有何益乎君速去家中有我在復何憂七年春大饑挑野菜爲食縣城再陷四鄉騷然無甯日上石堡子避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天福甘肅左侯西來九年冬雷軍隨湘軍攻克金積堡老巢明年雷提督開闢固原壽堂先生襄辦提署文牘兼署固原州學正太夫人始脫離苦海無復凍餒之虞矣由是而西甯而甯靈廳隨任三十餘年清光緒庚子後壽祺迎養省垣安居又三十餘年生平儉以自持與同治逃難時無以異也夫勞其力者貞而固積之厚者流自光方期壽享期頤而已忽忽作古人矣生於清道光庚戌年十月初三日亥時終於民國乙亥年夏歷三月初二日酉時連閏計算壽九十歲子五人壽祺清宣統己酉制科孝廉方正陝西補用州同壽祺少堂其字也光緒癸卯科舉人簡任職存記壽祐前甘肅警務處科員其壽禔壽祿均先太夫人卒女一靜貞適同知董天祐孫男一承保孫女四文雲女師範學校畢業前女

職業學校校長適縣長郭允升存秀適徐毓秀適張巧靈待字齊堂先生中咸豐辛酉科副榜與先堂兄國琢同年少堂又爲余之姪婿光緒三十一年余因事晉省主於少堂之宅從俗以親家禮謁太夫人於內室見其動必以禮言出有章令人肅然起敬居數月不見婢女出入不聞女眷談笑聲少堂稟承慈訓亦循循守禮觀其子之賢而有正則知其母之義方矣爲之銘曰

九州崢嶸大河前橫松樹之灣中有新塋賢母居此紫濛家聲祐爾子孫世

世簪纓

墓誌銘體裁

慕壽祺

邑人無論貧富將葬其親必倩能文者豫爲幽宮之文貧者無力購石用大方磚書以硃紅亦堪以垂不朽自科舉停老成凋謝墓誌體裁漸有不知者矣此次續修方志四鄉民衆邀求指示格式自慚不文姑就前人所言者約略言之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緯以窆之者也檀弓所載魯有初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後始刻亡者功業於其上改用石晉魏始稱神道碑蓋堪

金石志 石刻

與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墓誌之最古者當推西漢惜其文不多見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初立謁者景君墓表文與碑同

誌銘當是史傳之遺須勘合有漢班馬二書出入而上下之要以高簡古穆結構自然爲宗否則不足以傳卽傳亦不足以久蓋有而弗傳不仁言之過當則誣韓文公誌銘可謂高簡古穆矣宋歐陽永叔能婉折東坡嘗曰吾於生平不誌人墓今之作者學吏部者鮮矣大都宋人變體牛真谷先生曰彼皆以班馬拾皮殼而我又於彼諸人嚼糟恐因之靡而俱下且沿而失其真也

古之有名位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述其祖宗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此勅誥之所由昉也然禮爵不上逮自南北朝以至唐始有封贈祖父之典而自身以上官以遞降郭令公二十四考中書父止贈太保權文公官宰相父止贈郎中前清以孝治天下受封之崇卑視其所封之人且破常例以待急公報効也下得以時請於上而盡其孝思之誠不惟鼓勵百工亦可輝映九泉而墓誌銘神道碑子孫述其祖若父往往鋪張太過令人讀不終篇已騰騰欲睡矣夫以韓柳交誼之篤其爲墓銘也則曰子厚少年爲人百自貴重等語旌其所已能咎其所已往舉筆不苟如此後世猶有謾墓之譏况不如昌黎萬分之一者乎

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所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

信其狀而作者也其有不取諸行狀者凡行狀之所云多虛浮不實之事爲操觚者所不取取之恐傷亡人之心昔蘇明允與楊節推書後云公（此公字指楊節推之父）有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心行狀曰訟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後之銘人之墓者讀明允此書其能無愧乎

天地所以常存者節義維之功也節義所以常留者文章壽之也無節義則天地壞無文章則節義湮嗚呼此立言之功所以亘下徹與日星河嶽永無終極也然所謂立言者豈揆漢鋪茶之云乎抑豈影組金門備員史局詹詹守臺閣體者所能乎蓋必志麟經之志學龍門之學囊囊文獻激揚忠孝不以名位爲去取不以顯晦爲詳略乃足以當此此其人或數百年不一出或歷朝累代而僅一親及觀其所撰墓誌銘與神道碑大抵名顯位尊太常紀錄吏牘公牒具在官府其位望卑下者死事雖烈徒以廁身闕冗朝端不知其姓名文彙未錄其事蹟則是以顯晦爲詳略以名位爲去取也豈古人發潛聞幽之意哉故銘誌中當以節義爲最重

宋泰州海甯縣主簿區區九品官耳得王荆公誌其墓其人傳之千秋亦幸事也前明河州（今改導河縣）有馬應龍者穆教徒也號雪峯能詩登正德癸未進士陳臬於蜀夫廉訪非大僚比官蜀十餘年未聞有特殊政績也以文名故爲關隴賢哲所稱許高麗上詩於朝有應龍文字實堪師句又爲海國藩屬所共知其卒也皋蘭彭辛菴撰墓誌武功康

對山銘之今雪峯詩已不傳辛菴文集亦未覩僅購對山文集而讀之幸馬雪峯三字歸然尙存豈非人以文傳耶數年前秦安巨子馥先生誌張掖王君仙洲墓屬余爲之銘殆猶行古之道也

古之自爲墓誌者唐則王績傅奕裴度杜牧顏蕤辛秘白樂天李栖筠嚴挺之柳子華韓昶衛大經李行之顏真卿也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也亦可蘇子瞻謂秦少游曰某在儋耳亦常自爲墓誌大抵憂讒負譏死又誰爲之論列哉若陶宏景告逝文陶元亮顏魯公自爲祭文秦少游自作輓詞徒事解嘲無關臧否也吳范孝敬自爲常室姚秦梁國兒作壽塚攜妻妾入塚譙飲則又立意好奇又不逮趙岐司空圖之壽藏矣有清一代宗工鉅匠野老遺民如袁子才自輓詩王仲瞿虎邱窆室誌皆好名之過似不足爲法近人好標榜而自傳之文風靡一時自好者所深恥也

夫誌者識也埋之壙中歷千百年陵谷變遷欲仁人君子見而掩埋故僅識其三代姓名生卒年月葬某處子幾人而已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又立石於墓上或豎碑於道旁有以墓碑著者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之類是也有以碑銘稱者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之類是也有以墓表名者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石曼卿墓表連處士墓表之類是也他若歸熙甫女二二壙志女如蘭壙志寒花葬志大抵尊長施於子女及婢

僕之小段文章耳若夫方靈皋爲社蒼略先生作墓誌表銘斯又體之變者也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巖唐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伏羌王心如先生爲其父南軒公求碑文於陳作甫且曰先君苦節未彰塋碑未豎誠得大君子一言百世後過者皆肅然起敬曰此忠義儒官王某之墓而錢塘子陳子所爲文也心如名重關隴王公大人皆願與之交而立言之責獨於一縣令是求非以其文之足傳也耶

造相

造像肇始於六朝盛行於北魏北齊如龍門二十品臨淮王像義橋石像楊大眼造像等是降及隋唐猶沿遺風舊唐書有緣亡人造像名曰追福謂造佛像施僧寺爲亡過父母祈福如聖教序碑首之刻七佛卽唐初之造像也又李嶠傳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

金石志 造相

巨冬參真原系上公家下五

三九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又常哀傳哀建言今軍旅未甯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帛埋玉所賞賚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西北造像自六朝始今就鎮原所存者分別言之

石佛寺石像

縣東四里許鑿石為窰中有丈八石佛像今尙存

附邑人願國翰雨後遊石佛灣詩云曲曲灣灣處河臨大道邊雨餘山色活風定水紋圓桑海隨時變乾坤煉石堅災黎貧到骨我佛甯不憐石佛寺俗名石佛灣

石窟寺石像

寺在縣東九十里窰石為佛北魏永平二年造餘見第三卷建置志寺觀

附清初慶陽貢生韓觀奇遊石窟寺步壁間韻詩云羣峯迴合翠相連峭壁驚看古洞天法界花飛巖下樹祇園水湧地中泉休言文字無根器信與山水有夙緣一道河聲清洗

耳我來已悟箇中禪

萬佛寺石像

寺在縣東北七十里蒲河川一名萬佛洞亦窰石為之者

附渭源郭鳳藻往環縣道經萬佛寺偶題詩云金碧輝煌處殘碑不記年時
當春一半界閱世三千滿座神容儼逃塵俗慮捐徘徊誰與語立馬晚風天

明一統志古像山在嘉定州西門外有石鑄彌勒佛如凌雲像而小陝西邠
縣大佛寺其石像高數丈唐初之所造也山西大同雲岡堡穴山爲寺中有
佛像三其像不及陝西大佛之高惟係元魏時物雕刻甚精清康熙帝御書
法相森嚴匾懸之一經品題聲價十倍矣鎮原石佛寺石像與雲岡堡所造
同而知之者希噫地處偏僻湮沒無聞豈特人類也哉

白衣庵銅像

庵在縣城內舊有白衣菩薩站像高尺餘考古家斷爲六朝
時物民十九年被軍隊竊去又有坐像一高三尺唐時造

秦鑄金人十二至曹魏而已毀矣六朝所鑄銅像至隋開皇十三年而又廢
矣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

銅益多矣又柳仲郢傳會廢浮屠法盡壞銅像爲錢仲郢爲鑄錢使五代史周世宗紀贊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宋太平興國寺災王安石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安石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是銅像固歷朝之所毀也而鎮原猶有存者豈邊遠之區未及搜索歟不然何存之久也

鐵佛寺鐵像

明正德九年四月八日鑄在今中原鎮唐家寺內

漢明帝時天竺國獻旃檀佛像既至洛陽明帝既令畫工圖寫清涼臺中中國之畫佛像始此自時厥後有金像焉洛陽伽藍紀光明寺段暉宅也暉宅

地下常聞鐘磬聲時有光明掘得金象一軀高三尺遂捨宅爲寺有玉象焉
唐書張仲方傳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象於滎陽佛祠以祈
年久而剝晦仲方在鄭刺史治護有銀像焉西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有
小銀象六百餘軀其大者高六尺餘有泥象焉唐書傅奕傳僧尼十萬刻繪
泥象以惑天下有鐵象焉雲笈七籤道教靈驗紀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
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有珠象焉法苑珠林太宗所度僧衆三萬餘人至於
金銀等身真珠象等動過萬計差難備舉有繡象焉法苑珠林顯慶之際於
西京造二十餘寺爰勅內宮式模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
聽絕後光前或法相森嚴或古樣精巧此固社會之所信仰也而亦中國美

術之一端邑之大家間有藏金像繡像者文化所關亟宜保存不知者或舉而鎔化之拋棄之其亦不思之甚矣

磨崖

峯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金碧輝煌發巖洞之光怪關隴爲金石藪前人之磨崖多矣惟善書者傳董道磨崖碑跋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新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甘肅黃龍潭碑磨崖於漢季者也晉書宋纖傳纖有遠操酒泉太守馬岌造焉距而不見岌銘詩於石壁亦磨崖之類鎮原屢經兵劫益以地震之災向之禿巨筆磨蒼崖者已不可多得矣

滴露湫

在南鄉姚家川清末邑宰宋連貢題此三字

案舊志滴露湫俗名篩兒湫在縣西南五十里故城里或即任湫水出小石室中如篩滴露盛以水盤鏗鏘有聲土俗亢旱亦於此禱但其地屬新城非今南川之滴露湫也南川即橫河川距縣城三十餘里宋侯連貢因公至此見懸崖之上水滴如珠乃剪榛開徑尋石覓崖錫滴露之嘉名揮如椽之巨筆非舊志所載之篩兒湫矣使於此建亭溶池當為邑中名勝地語云地以人傳豈不誠然乎哉

慕少堂曰鎮原逐處皆山惟石岩始堪雕刻山之幽勝處往往壁立數十仞中有一片其名曰崖其平如砥為樵夫牧童之所不到古之磨崖者於焉集工輦木縛為層架使高與石崖等橫空布棧俾提筆者易於運腕字既鑄架斯撤矣搨印時亦如此歷年多所雨淋日炙土掩泥封又加之以斑藓向之搜剔題榜者至是筆跡模糊而石則絲毫未損若設法登石滌之斑藓既去

金石志 磨崖

字痕隱躍不難摸而認也而志局所派之採訪員遠而望之遂認爲沒字碑矣

磚瓦

昔神農氏作瓦器烏曹作磚詩載弄之瓦傳瓦紡磚也是古人磚亦謂之瓦後漢置甄官專掌磚瓦之事歷代因之宋以後廢今則人心浮動成鍼之磚誰磨兵禍蔓延覆屋之瓦經毀變成蒼狗劫挽紅羊因歎古人燒磚質堅於石昆陽碎瓦地有殘灰不禁感慨係之矣

案磚平式或長或方瓦半圓形如房上瓦溝在簷前面而鑄做獸面者俗人名曰貓兒頭即漢之瓦當也瓦當在金中以土傳久之地位合之木版與銅版鉛版則五行之爲物均於文化上有大作用

城磚

質甚堅農民藉以枕頭

縣東八十里東臺苟家漢高平第一城元魏高平鎮之地後万俟醜奴於此稱帝土人稱其城爲京城宋平夏城在縣百里外今廢土人耕地時見舊磚比今所燒者加倍又有陽關磚長城磚皆自外攜來爲文人習字之用

墓磚

遇崩崖飛湍往往得之

此古墓中所發見者晉興甯二年王獻之書保母李意如磚志至劉宋嘉泰二年墓磚出土任孝公祭雜墳文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南京虎邱舊有劍池相傳吳王闔閭所葬處文徵仲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磚邑人誌墓家貧者輒以磚代往往歷百餘年字完好如故硃紅亦未剝落

琉璃瓦

文廟大成殿所覆之瓦
綠色映日有光古物也

此外士大夫家所藏陳師道詩云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磚半瓦甯求全殆為

收藏家言也唐會要開元十一年修祠后土壇掘地獲古磚有篆書千秋萬

歲長樂未央字格古要論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面徑五寸圍一尺

六寸強有四篆字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文房四譜古瓦硯貯水

數日滲以故好古者珍之自民十七年後崔苻蜂起世家所藏十不一存矣

案漢瓦之中有刻字名瓦當者當底也所謂漢瓦當文也即今房簷前筒瓦之名貓兒頭
者是也有長樂未央千秋萬歲云云者皆是瓦當不能稱為瓦格古要論所載殊欠分晰

範泥

範規模也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竹曰范吳越春秋句踐范金為范蠡像兩

航雜錄鑄錢之模謂之版宋時鑄錢每版六十四文清乾隆三十六年頒周
範銅器十於闕里說林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又宮殿上蓋之瓦有黃
色綠色等形或用筒瓦或用版瓦率以圓木或斲木爲模而範土造之鎮原
彈丸小邑工人所用模型率以木爲之出窰磚瓦平平無足紀紀其肯用心

機者

泥孩子

善男女所造以
施之娘娘廟者

昔程子坐如泥塑人謂身體鎮定不動此比體也唐書今僧尼十萬刻繪泥
像比泥塑佛像陝西鄜州田玘作泥孩兒名天下一對直十縑一牀直至三
十千見老學菴筆記邑人所捏泥娃娃及小兒玩具未知視田玘所造何若

而神情畢肖足徵手妙心靈

--	--	--	--	--	--	--	--	--	--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六

大事紀上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鎮原爲自古用兵地則戎事皆爲史料矣漢唐建都長安以鎮原爲屏障宋與西夏交兵以鎮原爲戰場元亡王保保據原州明末李白成寇鎮原民國成立以來黃得貴與佟麟閣戰於蕭金鎮陳圭璋與楊萬青戰於蓮花池他如赫連勃勃謀取關中以安定爲東道主唐天寶後吐蕃城故原州而居之如此類者不可勝數甘肅之要在平涼平涼之要在原州古人所言洵不虛哉夫甘肅爲史料最富之區而亦爲最不善保存歷史之國卽以鎮原而論保存修史之資料亦殊未易每發生一次戰事縣

署檔案私家紀載湮沒不知凡幾清章實齋以方志為國史要刪之說識度
寬絕確乎其不可拔矣留心鎮原戎事者將欲搜悉近事勢不得不摭拾遠
因以為印證之助以為保存地方史料之紀載僅就歷史所載父老所聞拉
雜記之後有作者庶有根據焉

周

己卯 武王十有三祀興師伐殷盧彭人從

先是殷辛二十祀西伯昌薨世子發嗣是為周武王至是將伐紂大會諸侯於孟津徇師

而饗盧彭人從焉

案盧古盧戎國今平涼華亭縣都盧山古城是彭國名在今鎮原縣境漢安定郡彭陽縣即古彭戎國考書舊傳彭盧在周西北周都岐山盧戎國在其東彭戎國在其西素所服從武王伐殷乃受約束而戰

案東華錄甘軍視天下爲最強有時出境征戎明以前無論矣清乾隆四十六年兵燹後訓練日精以之平川楚教匪平陝西山賊平河南滑縣平新疆喀什噶爾平江南洪秀全用蘭州兵多有功宣統三年陸洪濤馬安良率兵援陝其先聲亦足奪人而孰知其數千年前武王伐殷盧彭人已隨而東行是爲甘軍出征之始

慕少堂曰甚矣黃種人之少也觀周之伐殷可見一斑矣夫革命之師必素所親信同一系統而又幾經訓練適彼殷郊始可操必勝之權今讀泰誓一篇除少數軍官外隴人之從征者西羌而已盧戎彭戎而已豈皆黃帝之子孫哉

甲戌宣王元年玁狁入寇命尹吉甫逐之於大原時北狄玁狁逼近京邑岐豐之間不無震驚王命吉甫帥師征伐逐之大

原有功王室於是乎作六月之詩

案六月之詩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爾雅釋地十藪周有焦穫括地志焦穫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注者謂在今陝西涇陽縣誤史記匈奴列傳犬戎與申侯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是焦穫在今隴東鎬卽鎬京劉向謂千里之鎬玁狁所侵當在平涼之北方卽朔方與北地安定諸郡毗連涇陽漢縣屬安定郡見後漢書注俗儒只知陝西涇陽並焦穫亦屬之可謂癡人說夢

又案顧炎武日知錄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其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平涼之北原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

慕少堂曰甘肅自古爲用兵之地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涇陽者涇水之陽今隴東平涼縣至是去鎬京不遠矣宣王命尹吉甫伐之實我中國民族中古時代對外一大事詩經史記竹書紀年皆僅寥寥數語其將帥兵數戰略戰線曾無一言及此且生於數千載之後欲研究乎數千載以前難矣近人王國維舉茲役之闕略不可考者詳細考出歷歷如繪果何所據而云然耶蓋自小孟鼎虢季子白盤不毀敦梁伯戈諸彝器出經學者爬羅搜剔此獫狁考之所由作也夫西周至今史料湮沒久矣得金文而考證焉其中甚多新解原文見雪堂叢刻

癸丑

宣王四十年伐姜戎乃料民於大原

姜戎四岳之裔初居瓜州後徙中土初王伐姜戎敗績於千畝乃料民大原仲山甫諫王

卒料之

顧炎武曰戎之為患甚矣哉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大原之戎三十八年伐條戎奔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大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蓋自穆王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昔日所內徙者今則大為邊患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其所由來非一日故矣

慕少堂曰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所以敗績者兵未精耳至是料民大原料者簡料其數大原今鎮原縣也以天子之尊而親料邊兵何勤苦乃爾蓋宣王鑒於千頃之敗知軍事宜豫為措注憑要害以格戎狄長驅之勢不難命將出師決勝千里外矣惟未雨綢繆非經營數年不為功且必有精練之步兵與騎兵互相聯絡方收實用宣王見之遠慮之深制夷之術其在是乎仲山甫之諫未免多此一舉矣

漢

乙亥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單于入朝那蕭關焚回中宮殺北地都尉卬姓孫後封其子軍為鉞侯

至彭陽遣將軍張相如擊之匈奴老上單于率十四萬騎入寇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至彭陽燒回中烽火通長安帝親勞軍又遣

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已張相如樂布等追擊匈奴出塞即振旅而還

案古朝那城以朝那湫得名在鎮原之東高原上秦之北境也秦惠文王沈詛楚文於朝那湫漢初匈奴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南至朝那文帝時匈奴入犯朝那蕭關唐大歷

中吐蕃下青石嶺軍於那城八年吐蕃攻黃原郭子儀使渾瑊引兵趨朝那即此蓋漢之朝那城屬安定郡在縣東屯子鎮

又案史記年表注長安東函谷南曉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故曰關中史記漢記武帝元封二年通回中道北出蕭關史記索隱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唐大中時收蕭

關為武州宋地理志蕭關東至葫蘆河十五里鎮原縣舊志蕭關在縣西一百四十五里其境有蔚茹水考之陝西通志蔚茹水即鎮原縣大蘆河在鎮原新城鎮西與固原接壤

今割入固原縣稱為蕭關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攻殺安定大尹王向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

崔兄子儻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儻聘平陵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儻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數千人以誅莽爲名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儻移書喻以天命向不從儻進兵虜而戮之安定降儻儻自爲朔甯王初保平襄後保冀縣

後漢

光武帝乙酉建武元年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平陵人方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

等曰前定安公孺子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欲更定大功何如弓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後更始遣將擊破皆斬之

案定安漢縣名屬安定郡後廢之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甯州城內新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莽廢孺子嬰爲定安公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一云定安郡名故城在故慶陽府境內

冬十二月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芳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因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莽末乃與三水屬

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芳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與匈奴結利親匈奴迎之立爲漢帝

案三水今靈臺之良原非今州三水縣良原在靈臺縣西一名白石原三水縣漢置枸邑縣屬右扶風晉曰州邑後漢始改置三水縣東漢時尚無此名稱又廣東惠州府亦有

三水縣

慕少堂曰芳之先非世家大族其身亦無橫草功乘天下亂專權擬王匈奴且立為漢帝於焉改元紀年枚卜丞相署田颯為朔方太守喬扈為雲中太守舉北地朔方雲中諸郡皆視為已有矣兵禍延蔓垂十九年始以病死豈戾氣之所鍾歟

丙戌 建武二年春正月赤眉入安定北地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燒宮室乃引兵號百萬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

庚寅 建武六年詔赦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吏人為隗囂所誣誤者

案今人因事而失官者為誣誤當作誣誤此二字亦甚古史記陳豨傳趙代吏人為陳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後漢書寇恂傳狂狡乘間相誣誤易林履之革云訛言妄語轉為誣誤皆作誣

壬辰 建武八年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兵與車駕會高

平第一

初隗囂欲連結竇融融不納以書責讓囂武威太守梁統復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惑亂真心轉相解構以

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邊帥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融遂抗厲威武以期應會七年夏以關東盜賊已定大兵聞將

西征復上書以促之是年夏車駕西征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帝使從數道上隴以書招降牛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

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帝嘉其忠誠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

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

案東漢郡國志高平有一城一統志在今鎮原縣東陝西通志與郡國志同建武八年光武征隗囂從高平第一城若水谷入即此鎮原縣舊志今縣東八十里屯子鎮原東臺

苟家地城址猶存即囂將高峻所據者後魏於此置高平鎮魏孝昌四年万俟醜奴於此稱帝今其地稱万俟垣有碑

甲午 建武十年秋八月寇恂至高平第一 隗囂將高峻降 初囂遣峻率精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為至

戒帝不從進幸汧道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和帝庚子永元十二年秋七月分徙降羌於安定漢陽隴西三郡侯霸兵戰降迷唐羌六千餘口

詔分徙於安定漢陽隴西三郡

案漢陽郡名即今秦州漢初置天水郡後漢改為漢陽郡晉復曰天水郡太康七年兼置秦州又成縣西魏廢帝二年改為成州隋大業初復改成州為漢陽郡是在東漢以後名同而其地不同

慕少堂曰西羌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自章帝而後靡世而甯焉斯時也迷唐尙未就擒僅降其種人六千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竟徙置內地何計之左也自古急於招安未有不梯禍殃民者觀十四年降羌麻奴叛前車之覆轍豈非後車之明徵哉

安帝

辛亥

永和五年春二月詔安定諸郡內徙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羌既轉盛而

安定河西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賊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捐棄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尋以任尙爲御史討破之

案襄武漢之縣名爲隴西郡治所詳見永初四年徙金城都襄武評語美陽今陝西武功縣池陽今陝西涇陽三原地衙今陝西白水縣隴西今鞏昌府安定今鎮原北地今慶陽

府上郡今陝西延安府上郡與北地連界北地與安定連界此三郡者徙則俱徙隴西爲四戰之地亦有不得不徙者考永初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增官負人責數十萬億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龐參奏記於鄧隲曰三輔故縣丘城可居者多官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徵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言請復安定北地上郡三郡帝從之秋九月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堠驛又浚渠屯田省歲費一萬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慕少堂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棄之比年羌亂屠膾蒼生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而關隴民庶父死子戰舍生命以效前驅者無他樂事漢不肯離鄉井耳一旦舉四郡之地割而棄之強四郡之民徙而遠之人情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國家棄我於羌胡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讀盤庚上下篇可知其難矣彼謀謨廟堂者何遽出此不善之策乎

壬子永初六年春西羌圍安定征西將軍任尙將諸郡兵擊之敗績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羌

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

癸丑永和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

餘頭以畀得者

乙卯元初二年安定太守杜恢等拔零羌於丁奚城丁奚城在今靈武縣東花馬池北六十步

丁巳元初四年安定羌平自零星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無復寇警自叛羌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甯息轉運委輸府帑空竭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遂至虛耗雖安定平靜而湟中漢陽隴西猶多寇云

順帝己巳永建四年秋九月詔復安定三郡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漑漕頃遭羌亂郡縣

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利不可謂利雖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

督徒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歲費一萬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辛未 永建六年春馬賢與羌戰敗沒於安定射姑山

初帝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梁商以賢老不可用帝不從賢到

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言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密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至是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賢將兵擊之至射姑山及二子皆敗沒東西羌遂大合至閏月梁唐羌寇三

輔燒園陵朝廷始憂

以皇甫規為中郎將監關西兵安定太守孫儁下獄死

東西羌大合為寇朝廷憂之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

節監關西兵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郡界條奏其罪下獄死

桓帝 延熹五年春二月羌復反安定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上郡沈氏羌寇張掖酒泉

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勢權貴者數人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
反善十餘萬口皆謁規降

案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沈氏也是為東羌種號當煎亦東羌後或作煎當安帝永
甯元年馬賢討沈氏羌於張掖斬獲甚衆時當煎羌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
寇金城是時東羌已入隴矣至桓帝
朝東西羌合而為一則其勢更强矣

靈帝 戊申 建甯元年春正月遣將軍段熲討先零羌六月大破先零於逢義山 羌東

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朝廷不能討數寇三輔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矣延熹九年
秋七月諸羌復反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至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
同種連寇三輔至是帝詔問熲上言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帝以熲為將軍討之熲於
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
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及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
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
潰熲於若水上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
歷載為患熲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農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
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
羌盡定當並錄功勒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

軍需拜類
破虜將軍

案逢義山在原州高平縣水經注護羌校尉段熲於安定高平若水討先零羌斬首八百級於若水平涼府志高平水一名若水光武征隗囂從高平若水谷入陝西通志高平川

水在鎮原縣南二百步源出大隴山若水谷一名若水史策傳訛讀若為苦爾鎮原又有苦水掌或是

慕少堂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而張奐躊躇久不進者蓋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耳自永和之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耗費若此羌寇轉盛雖平靜於西猶盤踞於東芟草雖勞恐其滋蔓潰難雖痛勝於內傷不再疲民則永甯無期靈帝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予熲使討羌所費無幾而奏捷

高平此足慰仲光馬賢等亡魂也而張奐皇甫規望塵不及矣

獻帝 卯 建安十六年春馬超韓遂等起兵與曹操戰於潼關秋超敗走安定 是先

漢獻帝初董卓入關召韓遂馬騰以圖山東騰臨行時命其子超代領其衆遂騰至長安會卓死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皆自為將軍遣遂還獻帝初平四年以騰為將軍屯郿建安

十三年以騰為衛尉以騰子超為偏將軍代統其部曲超與韓遂合從屯兵關中至是曹操遣鐘繇討張魯於漢中大兵西遂超疑襲已乃相扇動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

張橫梁興成宜馬玩陽秋韓遂等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是年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版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狀不動遂戰於河渭之間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操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

操追至安定會北軍有事引軍東還安定陷於超十七年五月操殺馬騰夷三族

慕少堂曰問之爲用大矣哉孫武子設五間以探敵曰賞莫重於間事莫密於間漢高祖與楚相持聽陳平之謀離間范增增去項已敗矣豈待烏江乎潼關之戰超有信布之勇得羌胡心又有韓遂陽秋等以輔之當此之時操之不死者亦幸矣卒聽賈詡之計使超遂猜疑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

甲 建安十九年曹操以邱興爲安定太守

操戒令勿先遣人入羌胡恐導之爲非興至安定遣校尉范陵使羌中陵果諷羌薦

已爲屬國都尉操不從羌遂定

三國

蜀漢後主

戊申

建興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丞相諸葛亮伐魏攻祁山降天水南安

定三郡

先是五年三月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出師表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魏主叡聞亮在漢中命大將據諸要險以鎮靜疆場至是亮率大兵攻祁山

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備豫卒聞亮出朝野震懼於是安定天水南安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會馬謖敗曹真復取安定郡民楊條等共保月支城亦降

案三分鼎峙各有邊防蜀則東屯白帝以備吳南屯夜郎以備蠻北屯漢中以備魏魏則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祁山在蟠冢之西七十里許山上有城極為嚴固九州之

名岨天下之奇峻亮自漢中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拔隴西千餘家還漢中築城以處之世稱諸葛城後之論者猶謂用兵非其所長耶

又案一統志安定今鎮原縣天水今秦州南安今鞏昌府注俱見前月支城在今鎮原西漢安定郡領縣二十一內有月支道蓋縣名也史記正義月支國本涼甘肅瓜沙等州之

地漢百官志凡主蠻夷日道王莽時改爲月順道今鎮原縣六十里有月支故道又有漢武亭故城考史漢通月支取道於此元魏崔延伯與万俟醜奴戰於此

慕少堂曰甘肅地據上游屏蔽西京自明帝後羌爲巨害蹂躪幾徧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患者恐隴東南之襲其後也昔高祖初與使鄴商別定隴右以爲入關之本世祖

卽位用兵天水安定以作伐蜀之階丞相亮欲恢復中原以雍州爲天下要衝國家藩衛初出祁山取如反掌不再戰而天水三郡歸附使無街亭之敗運移漢祚何難哉

魏居休屠胡於高平

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二千餘家降左將軍郭淮居之於安定之高平

晉

懷帝 辛未 永嘉五年

北漢嘉平元年 成玉衡元年

安定太守賈正等起兵討劉曜於長安大破

之興復晉室

匈奴劉淵為晉冠軍將軍永興初叛晉自稱漢王永嘉二年稱帝淵死弟聰立是年六月陷洛陽廢帝殺太子詮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遷帝於平陽

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入蒙城荀藩奉秦王業趨許昌七月聰使族子劉曜圍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世子保走上邽據秦州石勒陷蒙城執豫章王於是安定太守賈正與

馮翊太守索琳護軍鞠允等謀興復晉室乃共帥兵向長安曜與正等戰於黃邱大敗正兵勢振迎秦王業入雍城進圍長安曜敗走秦王入長安聰弑帝業即位是為愍帝正為

盜所戕建興間曜寇北地進逼長安時長安饑甚帝出降安定歸於曜

成帝 己丑 咸和四年

前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 成玉衡十九年前涼太元六年

後趙取長安安定降於石勒冉

閔滅石氏取安定

漢主劉聰卒子粲立斬準弑而代之劉曜聞亂自立於赤壁國號趙封石勒為趙公太興二年勒稱趙王是為後趙咸和三年破曜於洛

陽殺之曜子熙奔上邽四年取長安攻上邽殺熙安定秦隴皆歸於勒後冉閔盡滅石氏安定歸於冉閔

穆帝子王永和八年魏永興四年秦皇始二年代建國十五年前燕元璽元年前涼永樂七年明年魏為前燕滅秦苻健稱皇帝攻陷

安定諸城

蒲洪據關中死子健嗣改姓苻氏取長安敗張先於陰槃盡陷安定諸城僭稱大秦皇帝

孝武帝甲申太元九年

前秦建元二十年後燕世祖慕容垂燕元元年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年

秦姚萇

赤亭姚弋仲子

起兵北地

稱秦王安定諸郡降於萇

苻健死子生立苻堅弒而代之鮮卑慕容宏為堅北地長史叛堅使苻叔覽司馬姚萇討之宏奔關東叔覽欲邀擊

萇以為不可叔覽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安定新平羌胡降之者十餘萬進屯北地稱秦王是為後秦堅率兵擊之後秦兵屢敗

乙酉 太安十年

前秦苻丕大安元年後燕燕元二年後秦白雀二年西燕慕容冲更始元年西秦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後秦王萇拔新平

轉圍五將山執秦主堅弒之進克平涼封沒弈干為高平公

前年萇攻新平太守苟輔堅守至是

拔之時西燕攻長安秦主堅出奔五將山萇圍之執堅縊弒於新平佛寺因如安定攻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弈干破之封沒弈干為高平公

案陝西通志五將山在今岐山縣北五十里又案十六國春秋苻秦建安元二十一年慕容冲圍長安時城中有書曰右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

堅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遂至五將山六月姚襄將吳忠得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八月縊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銑等皆自殺襄欲匿殺之名乃諡為莊烈天王

己 太和十四年 前秦太初四年後燕建興四年後秦建初四年北魏登國四年西秦太初二年西燕中興三年後涼呂光麟嘉元年 秋八月秦

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苻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初後秦主苻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於軍

中立堅像而禱之曰新平之禍臣為兄襄報讎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襄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襄不應久之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至是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諸將勸襄決戰襄曰與羣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擒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襄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襄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乎襄殺之

辛 太元十六年 前秦太初六年後涼麟嘉三年西秦太初四年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

卯 魏登國六年後涼麟嘉三年西秦太初四年

定後秦主苻擊退之先是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附於後秦是年夏五月曜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赴

之軍於馬頭原後秦主苻率眾逆戰大敗之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此次輕兵直進為苻所敗至是登又攻安定苻如陰密以拒之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尋引退

案後秦錄苻如陰密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殺之及登退據路承堡苻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苻笑曰吾不如亡

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望磨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儒三也董帥大眾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

諸賢者正望算略中有并長耳魏武王者姚萇兄襄也初襄攻秦為苻堅所殺後萇僭位追諡為魏武王

又案胡氏通鑑注路承人姓名喪亂時築此堡因名焉涇州志路承堡在州東南與鎮原潛夫山大通毛伯勝堡皆地以人傳也陰密漢置其故城在今靈臺縣西漢安定郡即今

鎮原縣

王太元十七年前秦太初七年後燕建興七年後秦建初七年北魏登國七年後涼麟嘉四年西秦太初五年西燕中興七年秋七月秦主登

引兵逼安定後秦主苻拒卻之是年春三月後秦王苻寢疾召太子興由長安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將軍王統徐成等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各有部曲終為人患興遂殺統及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等苻病中聞之大怒曰統兄弟吾之州里成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然猶與登相持不即引兵還至是秦主登聞苻久病且自殺良將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苻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苻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苻亦還安定

癸巳 太元十八年 前秦太初八年後燕建興八年後秦建初八年北魏登國八年後涼麟嘉五年西秦泰初六年西燕中興八年 秋七月秦竇衝

叛秦主登討之後秦使太子興救衝遂襲平涼 秦丞相竇衝叛稱秦王改元秦主登討之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

後秦主苻曰太子仁厚有聞而英略未著請使擊登苻從之使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復鎮長安

甲午 太元十九年 前秦苻崇延初元年後燕建興九年後秦姚興皇初元年北魏登國九年後涼麟嘉六年西秦太初七年是歲前秦及西燕亡 夏四

月秦主登及後秦戰敗績奔平涼 秦主登聞後秦主苻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留安定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盡衆

而東後秦太子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爭水不得渴死十二三緯與戰大敗之其衆夜潰登單騎奔雍崇廣皆棄城走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是年七月興如安定涇陽

與登戰登敗見殺興又討平涼胡於水洛城克之徙安定數千戶於蒲版

案鎮原志馬毛山即牽條山晉書作牽屯山俗訛為黃毛梁魏書宇文泰軍出木峽關令宇文遵追侯莫陳悅於牽屯山斬之屯條必有訛誤又案魏恭帝三年宇文泰襲吐谷渾

北渡河還至牽屯山病驛召中山公至涇州付後事皆此地也今屬固原州俗又訛為黃條梁

又案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一作笄頭又作薄落漢書地理志涇陽縣開頭山在西涇水所出鄜道元曰開頭山大隴之別名括地志笄頭山一名峽峒山

在原州平陽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鷄頭山也淮南地訓涇水薄落之山許慎曰薄落山一名峽頭山又有作牽屯及開屯者崔鴻十六國春秋乞伏結權自高

平遷於牽屯杜佑曰笄頭山亦譌為牽屯山開又譌為牽也空同山在今平涼縣西四十里笄頭者空同之一峯耳或曰空同笄頭當是一山而異名者

安帝王元興元年後燕光始二年後秦弘始四年北魏天興五年南涼禿髮傉檀弘昌元年後涼神鼎二年北涼永安二年南燕建平三年西涼李暠三年春

二月魏襲沒弈干於高平沒弈干及劉勃勃匈奴劉衛辰後奔涼州魏常山王遵等率兵襲沒

弈干至高平沒弈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徙其民於代都復遣兵侵河東長安大震

案晉書載記勃漢時匈奴南單于苗裔居於新興虜意之北胡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鐵弗為姓其後劉衛辰少子勃勃當後秦姚興時鎮朔方襲殺沒弈干而並其眾僭稱大夏天王恥姓鐵弗自謂帝王者系與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勃勃字屈子小字曰屈丐沒弈干東胡鮮卑別部本名沒弈干後因以姓名為部落之號晉穆帝升平四年弈干降秦秦主苻堅處之塞內後為高平公出屯安定以女妻劉勃勃終為勃勃襲而殺之

丁義熙二年後秦弘始九年北魏天賜四年後燕高雲正始元年夏赫連勃勃龍昇元年南涼弘始八年北涼永安七年南燕太上三年西涼建初三年夏六

月赫連勃勃叛秦襲殺沒弈干於高平自稱大夏天王勃勃魁岸美風度性辨慧秦王與見而奇之與

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與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與乃止久之竟配雜虜

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弈干而並其眾自謂夏后之苗裔稱大夏天王

慕少堂曰沒弈干嘗以女妻勃勃矣終為勃勃所殺何其忍也自來圖大事者親父兄且不顧西楚項王欲烹太公漢高祖願分一杯羹沮渠蒙遜謀殺張掖令段業殺其兄男成

妻之父又何論乎

辛亥 義熙七年

後秦弘始十三年北魏永安三年南涼嘉平四年北涼永和四年夏五月
西秦更始四年夏龍昇五年西涼建初七年北燕馮跋太平元年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攻安定東鄉皆克之

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

奔大蘇勃勃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佛嵩降其眾數萬進攻東鄉下之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為軍

師中郎將

案拓地志杏城在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漢於此置翟道縣以春秋時白翟所居地也姚秦始置中部郡晉書載記姚襄從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晉孝武太元十五年夏秦

將軍魏揭飛攻後秦杏城劉宋元嘉二十三年北地盧水人蓋吳於杏城舉兵反即此後改為鄜州與甘肅慶陽府連界

丙辰 義熙十二年

後秦姚泓永和元年北魏明元帝泰常元年北涼玄始五年西秦永康五年夏鳳翔四年西涼建初十二年北燕太平六年 夏六月夏

攻秦克安定陰密秦遣兵擊卻之復取安定

夏王赫連勃勃聞姚嵩與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盛已破嵩勃

勃攻陰密二旬克之執後秦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

案地理志赫連勃勃初以雍州刺史鎮陰密括地志陰密故城在安定縣西鶻縣東鶻
觚即今靈臺縣左傳密須之鼓杜預注密須姑姓國在陰密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領陰
密縣晉胡遵封
陰密侯餘見前

丁巳義熙十二年

後秦永和二年北魏泰常二年北涼玄始六年西秦永康六年夏鳳翔五年西涼李歆嘉興元年北燕太平七年

春正月秦安

定守將姚恢反伏誅

初後秦吏部郎懿橫密言於秦主泓曰恢有忠勳今未加殊賞而置之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

向京師得不為社稷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紹擊之恢敗而死

秋九月夏人進據安定

初勃勃既克陰密進兵侵雍安定人胡儼華籍等率眾距姚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歧為儼所殺及征虜伊昭

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至是勃勃進據安定聞劉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枕戈以待八月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師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姚氏遂亡至是勃勃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命皇甫微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

案晉書載記後秦姚萇略陽臨渭氏人姚弋仲子臨渭今秦安縣萇為苻堅之臣後弒堅取長安稱帝萇死子興立興死泓立為晉劉裕所滅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是歲在丙辰共三十有三歲

南北朝

甲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義隆元年嘉冬十一月魏攻長安夏主之弟助興奔安定魏

弘農夏太守不戰而退魏師遂入三輔奚斤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

慕少堂曰勃勃天資虓勇連偶時艱習以華風推為人傑一旦乘機豹變未有與之爭衡者矣劉裕滅後秦匆匆還建康勃勃聽王買德之計兵不血刃而得長安何取之易於拾芥也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仁者善之長勃勃以亂攻亂未有德政濟蒼生使弱小之弟守關中亦匆匆還統萬而又驕盈日甚遇臣僚無禮不敬待人民殘酷不仁是自亡之道也欲久據關中得乎

丁宋元嘉四年秋八月夏安定降魏先是夏六月夏主昌與魏戰敗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昌弟平原公定在長安聞統萬破

大事紀上

魏娥清復率騎五千討之亦西走上邽欲鳩合餘燼以圖恢復安定空虛乃降魏

戊宋元嘉五年魏神龜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春二月魏人及夏戰於上邽執其主辰弘元年北涼乘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

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合軍魏將吐伐斤以騎三萬討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斤復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邱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邱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

案周原州志彈箏峽在州東南涇水南流經都盧山中風吹流水常如彈箏之聲因謂之彈箏峽峽中有金裝佛亦名金佛峽後魏宇文泰在夏州聞賀拔岳為候莫陳悅所害馳

赴平涼令杜朔周先據此峽唐武德三年突厥入犯詔李藝屯華亭及此峽以備之建中三年鳳翔隴右節度與吐蕃盟以涇州西至彈箏峽爲唐界

己宋文皇帝元嘉六年冬十月夏主赫連定敗於陰磬登寄藍山先是魏人進軍安定及夏人戰於上

已魏太武帝神鼎二年登平涼可藍山有羣狐繞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歎曰咄咄此亦怪事也

案班固云都盧山在烏氏縣元和志可藍山一名都盧山太平御覽可藍山與笄頭山連一曰涇水發源處赫連定登此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乎武威

張澍謂可藍山在平涼縣西接百泉界百泉者今之化平縣也

庚宋元嘉七年冬十一月魏主襲平涼夏主與戰敗績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

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鶻觚原魏兵圍之

案地理志魏以上良崇信之地置平涼郡治平高晉史何以屢書平涼蓋東晉時苻秦置平涼郡魏宣武帝熙平二年城涇州所至平涼城後周始置平涼縣元和志平涼縣西北

至原州一百六十里本漢涇陽地周建德初割涇州平涼郡置平涼縣屬長城郡隋屬原州蓋嘗考其沿革平涼先屬安定郡後屬涇州又屬原州後唐清泰三年於安國鎮西置

平涼縣金始移今治係古耀武鎮地去安國鎮故城三十里

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軍擊之夏衆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

走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

案地理志鶉觚縣名漢置即今靈臺縣魏書地形志趙平郡治鶉觚縣周地圖記云鶉觚者秦始皇時使太子扶蘇及大將軍蒙恬築長城見此地原高水淺因欲築城遂以觚爵

奠祭乃有鶉鳥飛昇觚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石趙建武十年改爲平趙郡其故城在靈臺縣東北袁山崧書漢末以鶉觚置新平郡晉仍屬安定郡

丙宋元嘉二十三年

秋八月安定胡劉超反魏長安鎮將陸侯擊斬之

安定盧水胡劉超復

反魏主遣侯鎮長安侯單騎至鎮超喜以侯爲無能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日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爲外都大官

丙梁天監五年

春正月魏秦涇二州亂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呂苟兒爲主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魏遣將軍元麗討之

戊魏正始三年

春正月魏秦涇二州亂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呂苟兒爲主涇州民陳瞻亦聚衆稱王魏遣將軍元麗討之

秋七月魏討秦涇二州賊平之

呂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元龜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

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水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

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行秦州事李韶襲孤山苟兒詣麗降孤山在上邽

乙丑梁天監八年

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反魏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

康生爲涇州刺

史修南石窟寺有碑後以用官瓦炭爲御史所劾削職去石窟寺碑至清光緒二十八年出土事錄於金石志

戊戌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歸葬臨涇遣使

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

國珍安定郡臨涇縣人靈太后之父少好學雅尙清儉太和

中襲父爵爲武始侯孝明帝卽位封安定郡公進位中書監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又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行之至是卒於洛陽贈假黃

之葬

慕少堂曰國葬典禮必大有勳勞於國如民國總統袁世凱南京政府委員譚延闓等當之其無愧乎胡國珍以椒房之親為文學侍從大臣若論勳伐平平耳卒後葬以殊禮榮則榮矣其如後世之公論何

甲梁武帝普通五年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魏將盧祖遷擊破之時破六韓拔陵反破六韓虜三

字姓拔陵其名也魏高平鎮敕勒胡琛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後復寇爾夏北華三州魏遣兵討之秋七月魏將崔暹遠都督李崇節度與拔陵戰於白道大敗拔陵並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

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魏自破六

韓拔陵反二夏爾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死子念生自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魏遣尙書元修義帥兵討之

乙梁武帝普通六年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平已魏明帝孝昌元年

先是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下隴陷岐州殺部督元志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爲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大破之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

夏四月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魏涇州魏遣崔延伯討之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

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婁生討之不克賊勢甚盛進屯黑水朝議選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乃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及延伯大破秦賊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乃與寶寅率衆會祖遷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倡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鏢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援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走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恥其敗修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獨出襲賊平其數柵賊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盛

案地理志魏之涇州治臨涇漢安定郡之臨涇縣也今省入鎮原縣黑水發源於環縣牛家山東北過鎮原縣境至萬佛洞入於蒲川河當原鎮名舊屬鎮原在今涇州正北三十里其故城則片瓦無存矣醜奴置營於當原城在涇州西北七十里就古臨涇而言以見在涇州道里計之殊不合

又案鎮原縣南六十里涇州西北三十里有當原鎮南北夾溝中分大道漢通月支取道於此西三十里有漢武亭故城平涼府志謂月支故道屬今隆德靜甯考史隆靜之路宋金始開崔延伯與万俟醜奴交戰處當在原州之南原後魏總管府唐中都督府皆置於此土人傳爲當原州

已梁大通元年魏孝昌四年敬夏六月魏高平鎮人万俟醜奴稱帝醜奴原州高平鎮西宗孝莊帝子攸永安二年

是稱帝於高平僭稱大位置百官改元神獸攻魏東秦城陷之殺刺史高子朗其黨万俟道洛據原州其聲勢亦不爲小

案鎮原舊志高平卽今縣東屯子鎮東臺苟家地醜奴稱帝處今猶有万俟垣存焉在鎮原縣東八十里考史高平鎮卽漢高平第一之地而醜奴往事父老歷歷言之可補正史所未載今吳村寺有斷碑節錄之附入藝文志

庚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孝莊帝
成永安二年新主暉建明元年

春二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夏四

月克高平獲醜奴及蕭寶寅皆誅之

初魏自宣武以來政事日舛重以肅宗繼之
母后專政覆轍相踵不至於大壞極弊而不

止正光末高平失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魏主為之旰食崔延伯戰敗
而死蕭寶寅舉兵而反魏遣長孫稚討寶寅敗之寶寅奔醜奴於高平當是時魏太后胡

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爾朱榮聽高歡之言舉兵晉陽孝昌四年夏四月
榮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是為魏孝莊帝改元永安榮沉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

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永安元年六月万俟醜奴稱
帝侵擾關中聲勢益盛至是魏遣爾朱天光為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為左右都督討之

敗於岐州醜奴北走安定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
入賊生擒醜奴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寶寅賜死醜奴棄市關隴平

慕少堂曰世固有難滅之敵國斷無不敗之寇盜寇盜始而合繼而離終而相猜相軋以
至滅亡而後已破六韓拔陵首先發難者也後為魏廣陽王深所破高平酋長胡琛響應

拔陵者也終為拔陵所殺莫折天生為寶寅部將羊侃射死莫折念生為秦州杜粲所戕
万俟醜奴為魏將侯莫陳崇所擒蕭寶寅宿勤明達為爾朱天光賀拔岳等所獲皆送洛

陽或賜死或棄市惟莫折大提得保首領以歿倖矣此數人者蔓延六七年大小數十戰
所為遲之又久而後同歸於盡者嗚呼非天熟其惡久稽天誅舉黔首而殘之彼魏室又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誰亂焉

秋七月醜奴黨万俟道洛襲破原州殺守將長孫邪利天光討平之醜奴既敗其黨万俟道洛

費連少渾等猶據原州天光續進密令原州人李賢圖道洛賢以計出之天光克原州道洛奔於牽屯山時原州大旱乏水草天光退屯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

天光追之不及道洛遂走入隴歸略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兵入隴右慶雲道洛出水洛城拒戰天光擒之阬其降卒萬七千人乃頓軍略陽秦州刺

史駱超走歸天光因州民欲殺之也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平

案魏書李賢傳永安中万俟醜奴據涇岐山等諸州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

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偽為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

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又李遠傳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

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党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臬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

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

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

慕少堂曰魏滅万俟醜奴餘黨原州以西重見太平亦云幸矣然魏難猶未已也蓋自肅宗失德孽后亂朝潛行醜毒變生宮掖爾朱榮舉兵討之宜矣然而河陰之禍有寇賊之

所不爲者後又謀行篡逆永安三年九月孝莊取爾朱榮與太宰元天穆皆誅之於是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興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暉於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故主

孝莊於晉陽而弑之暉爲反者所立是去一榮復來一榮也未幾高歡宇文泰踵其故轍拓跋氏無噍類然皆叛逆之徒爾嗚呼天未厭亂使此徒得志天下隴東復大戰場矣

魏以宇文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

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

君吾輩豈從亂乎

癸梁中大通五年
丑魏永熙二年

春正月魏都督賀拔岳屯兵平涼

魏主以拔岳爲雍州刺史督十二州岳引兵西屯於平涼

甲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
寅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

春正月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

岳於高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

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

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

大夫韓寶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

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

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遂還泰至平涼哭岳哀慟將士悲喜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既統岳軍岳

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而還為歡別將所獲虎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之曰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讎指日相見

案一統志水洛城在平涼府靜甯州西南一百里其地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宋招討使鄭畿遣劉滬築城以捍西夏金置縣元省入隴干

夏四月魏夏州刺史宇文泰討侯莫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宇文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

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略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與之拒秦弼陰遣使詣秦請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諭所部趨上邽遂舉城降秦秦即以弼爲秦州刺史悅軍潰縊死秦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囊以歸秦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秦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磨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日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秦令弼鎮原州拔也惡耗鎮南秦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征邠涇東秦岐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高歡復遣使甘言厚禮以結秦秦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秦引軍而東秦使雍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爲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案通考秦安縣在東漢時爲略陽縣晉因之屬略陽郡後魏及隋雖併略陽入隴城而略陽之名仍屢見於史如永安三年爾朱天光討賊帥王慶雲屯兵略陽永熙三年宇文泰擊侯莫陳悅於水洛悅退保略陽及舊唐書權德輿傳稱天水略陽人新唐書權舉傳稱秦州略陽人者皆是疑隋廢略陽後又復之特史文闕略耳明一統志見唐志無略陽縣遂以權德輿父子爲關南略陽人漢中府縣志亦以宋垣護之叔姪爲漢中略陽人殆未考漢中略陽之立於宋末歟

重修鎮原縣志卷十六

一一一

癸陳天嘉四年周保定未三年齊河清二年 秋七月周主行幸原州九月自原州登隴山周武帝西巡原州幸李賢第詔

曰朕昔幼冲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士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尙懷好音矧茲惠矣其云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初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下詔云云賜賢衣一襲及被褥並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厩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

隋

癸陳後主叔寶至德元丑年隋文帝開皇三年 秋八月隋遣吏部尙書內史監虞慶出原州爲行軍元帥

以擊胡

丙煬帝大業十二年秋九月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舉兵作亂世雄殺臨涇令自號將軍明年姑臧

公李世民收復安定郡

唐

壬唐高祖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秋八月庚申突厥寇原州彭州命秦王世民出午天造元年是歲楚亡並梁凡三國

秦州道禦之

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將兵拒之頡利又遣兵寇原州及彭州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尋寇廉州陷

大震關

案彭州在今慶陽西南八十里本漢彭陽縣地後魏破赫連定於此置彭陽縣隋改曰彭原因彭池原為名唐武德初改置彭州貞觀初州廢縣屬甯州宋屬慶州元省今慶陽所屬西峯鎮董志原一帶即古

彭州地與鎮原太平鎮連界

辛巳高宗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

時突厥溫博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為可汗諸部嚮應遂寇

原慶詔裴行儉為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副之謀者給言伏念溫博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重修真原縣志卷十六

之引
還

詔右衛將軍李知十王杲等屯兵原慶以備突厥

案唐初原州平涼郡中都督府領縣二曰平高曰百泉廣德元年沒吐蕃於靈臺之百里城置行原州慶州順化郡中都督府本弘化郡天寶元年曰安化至德元載更名領縣十

曰順化曰合水曰樂蟠曰馬嶺曰華池曰同州曰洛原曰延慶曰方渠曰懷安均屬關內道

中宗 甲辰 嗣聖二十一年 武氏長安四年 秋七月甲午夏官侍郎宗楚客貶原州都督

戊申 景龍二年冬十二月突厥寇靈州官軍禦之敗績進寇原會等州

玄宗 丙申 天寶十五載 肅宗至德元年 夏六月辛丑太子亨募兵平涼 今鎮原縣 秋七月即位

於靈武 祿山之亂玄宗奔蜀至馬嵬留太子東討賊建甯王倓奉天子抵朔方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達新平郡通夜馳三百里至安定郡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太守

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辛丑至平涼郡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得勇士五百人軍勢稍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於平涼太子至靈武即位東討祿山誅之克復二京

案奉天今陝西乾州永壽本漢漆縣地後周大象元年改曰永壽縣西與邠州接壤新平郡即今邠州注見漢靈帝熹四年烏氏縣名西漢置在今平涼縣西唐時烏氏驛在涇州東北彭原即漢彭陽縣在今縣東八十二里唐改名彭原屬彭原郡後又改為豐義縣平涼郡治平高屬原州在今鎮原之西本隋平涼郡唐因之至德元年沒吐蕃靈武臺名在今環縣城東李夢陽詩環縣城東靈武臺

代宗 丙午 大歷元年置涇原節度使治涇州

吐蕃連歲入寇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甯力不能拒時郭子儀以朔

方重兵鎮河中居無事之地乃移子儀鎮邠州大歷三年冬十二月以璘為涇原節度使駐涇州璘訴地貧軍廩不給遙領鄭穎二州

癸丑 大歷八年冬十月庚申吐蕃寇涇州丙寅朔方兵馬使渾瑊與戰敗績涇原

節度使馬璘及吐蕃戰於潘原敗之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瑊將步騎五千及吐蕃戰於宜祿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

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吐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令謀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謀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即夜璘乃還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諸將莫對璘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璘罪不則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泃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璘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案宜祿今陝西邠州長武縣百城今靈臺縣百里鎮亦曰百里城唐李元諒築故城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大歷十年馬璘破吐蕃於百里城廣德元年璘以原州入吐蕃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即其地也朝那故城在靈臺縣西後魏大統元年自原州百泉縣徙治於此居民呼為東朝那市

慕少堂曰過則歸人功則歸己自古帥兵者之恆情也古大臣則異是昔馬謖街亭之敗武侯反躬自責君子稱焉潘原之役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將帥和睦戮力同心所以前敗而後勝歟

丙辰大歷十一年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甚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

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侯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慕少堂曰段秀實汧陽人也繼馬璘知涇州節度事赴赴者流謂段公本儒家子但把書卷甯知用兵謀因喪事作亂而無間可乘何防之嚴而處之當也蓋其人休休焉有古大臣風余過汧陽謁其祠登堂索畫圖覽之手持鐵笏凜凜有生氣想見廷擊朱泚時也豈僅功在邊疆已哉

丁巳大歷十二年春正月以涇原節度副使張掖郡王段秀實為涇州刺史

秀實繼馬

璘為涇原節度副使至是兼涇州刺史秀實軍令儉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是年秋復以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三月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澗進破方渠入板谷郭子儀遣裨將李懷

光救却之

吐蕃退庚午又寇坊州

案唐景龍元年分置方渠縣屬慶州其故城在今環縣南七十里貞元十三年楊朝晟築方渠三城發軍次石臺谷蓋慶州之要道也今為方渠鎮板谷亦在環縣南

秋九月吐蕃又寇原坊州

德宗庚申建中元年春二月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初代宗大歷八年冬十月正蕃戎入邠甯之後朝議以三輔以西無

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因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止而吐蕃防戎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間吐蕃毀其垣墉棄而不居而草肥水美故壘尚在請城之以斷西戎之脛田神功阻之載尋得罪事遂寢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補元載未竟之功初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用秀實為司農卿以邠甯李懷光督作遺朱泚崔甯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居邠土甫營耕桑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亡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實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為懷光裨將因人之怒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為使詔以泚代懷光

案潘原縣名隋置於良原唐移治於今平涼縣東之白水鎮西去舊平涼城今安國鎮一百餘里今鎮原縣西六十里潘原監是其地也摧沙堡在固原縣西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自朔方南犯河西節度使楊志烈遣監軍柏文達擊摧沙堡靈武皆下之後貞光二年冬十月李晟又遣野詩良輔自鳳翔襲破吐蕃於摧沙堡蓋原州要地也

夏四月乙未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伏

誅原州竟不果城

文喜據涇州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時方場旱徵發餉運內外騷然原州新城工廢半途

羣臣皆請赦文喜上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五月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

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謨遙領涇原節度劉海賓為御史中丞

慕少堂曰天寶末獨孤及上疏言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宜減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陸贄言乾元後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

右之兵以捍西戎若涇原之兵可以捍衛隴東矣文喜之亂附和隨聲後隨姚令言出征致令天子蒙塵京師震驚訓練之師顧如是乎

壬戌建中三年秋八月以姚令言為涇原節度使

涇原之亂從此起矣

癸亥建中四年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譁變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先是詔李希烈討李

納不至尋自稱天下都元帥陷汝州未幾復攻舒州於襄城是年秋八月詔發涇原等道兵救援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人至京城會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

大事紀上

二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誦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蹴覆之環甲張旗還趨京城帝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帝召禁兵無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如奉天前涇原節度使朱泚失職閒居怨望衆迎入宮自稱知六軍據長安泚尋僭號初監察御史陸贄聞涇原兵士之往救襄城也上言令言造逆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今朔方太原之兵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衆繼出關外儻有不虞何以禦之且關輔之間徵發已甚萬一人心動搖驚犯城關可爲寒心願勅涇原邠甯更不徵發俾輸者弭怨處者獲甯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如用至是果如其言

以馮河清爲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河清爲判官姚况知州事河清况聞帝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

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况爲司馬

甲子 興元元年夏四月甲寅涇州亂牙將田希鑿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自稱留後

初朱泚殺涇原節度都虞侯何明禮及前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至是泚及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泚

六月朱泚走涇州涇原兵斬姚令言泚走彭原其將韓閔斬之以降泚爲涇原亂兵所擁戴極

狂悖至李晟渾瑊等屢敗泚衆復自苑北門攻之賊大潰遂收復京城露布以聞泚北走將奔吐蕃其衆道亡比至涇州僅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曰汝節吾所授也何相負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走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走保彭原西城屯泚將韓閔等共殺泚泚走墜故塞中閔等斬之詣涇州降殺泚者實梁庭芬也

案驛馬關在慶陽縣西南九十里明初張良臣據慶陽徐達攻之遣馮宗異等守此以當原州之衝西城屯在鎮原縣東南九十里

慕少堂曰朱泚初鎮涇原其爲人也小有才姚令言率涇原之師救哥舒暉至長安譁變兵士迎泚於晉昌里泚遂帝制自爲夫國家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法既不足以繩則任意妄爲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終也衆叛親離走保彭原才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丁卯貞元二年五月以侍中渾瑊爲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尙書崔漢衡副之瑊

與駱元光率師二萬往會盟所

先是馬燧入朝請修和好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強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

兩河無虞若城原善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論

之會混蕤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遂定盟於清水初四月丙寅入吐蕃使崔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再入吐蕃報尙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今已改官以待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於我纔就盟會上疑蕃情不實以得州爲信焉是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上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尙書崔漢衡爲會盟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會盟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泣贊等於中書議會之所初崔澣與尙結贊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士梨樹又請盟舉歸二州澣遣使與泣贊等同奏上務懷遠人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於土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馬麟有奏土梨樹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於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於平涼川時蕃使論泣贊已復命遽追還告而遣之

案唐初置平涼縣其地在今平涼安國耀武二鎮仍屬古原州其廢城在今安國鎮西有唐吐蕃會盟壇土梨樹地名在鎮原縣東五十里屯子鎮原俗稱爲兔兒嘴是時駱元光屯潘原考潘原縣名舊治良原唐移於今平涼東北四十里鎮原西南六十里潘原監是元光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卽今平涼縣唐監牧地金始於此置平涼縣後置平涼府去今安國鎮四十里

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瑊遁崔漢衡被執將吏陷沒者六十

餘人

瑊之發自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

盟好之成故戒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
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
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
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將盟尙結贊與瑊約各益游軍
相規伺瑊許之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游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
爲遊軍纔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佩劍以
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
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叢
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
人拒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弁並爲亂兵所殺漢
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準馬
甯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曰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
及夫役死者四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漢衡等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
召與相見結贊曰本劫是盟在擒渾瑊也吾遺以金飾桎梏待瑊將獻贊普旣以失之虛
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三人歸也結贊率其衆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甯馬燧

之姪馬弁歸於我燧亦由此失兵柄奉朝請矣初城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城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倘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城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時城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城之濠柵可踰越焉及城軍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城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城旣入賊追騎方還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城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瓊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

慕少堂曰吐蕃之謀亦狡矣哉尙結贊惡李晟渾城馬燧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城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犯長安唐之君若相無有知其謀者李晟請擊之豫知盟誓之必寒也使德宗重用李晟輔以渾城馬燧使與吐蕃敵練節制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具以却奔衝拒黃流之水以守朔方屯邊積穀示以兵威河隴未嘗不可恢復也不此之計日從事於會盟平涼之辱自墮其網中耳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初元載請城原州楊炎贊成其議以邠甯節度使李懷光督作又遣朱泚崔甯各率兵以翼之以劉文喜阻兵

爲亂而原州竟不能城
至是吐蕃乃城而據之

案鎮原縣南二里許舊有滿城焉唐德宗時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即此初原州治所在
屯子鎮寺店石科等處即古高平縣後由東原移治於此郝玘爲原州刺史又移治漢臨

涇縣今鎮原縣署門石刻有古原州三字
吐蕃故城清乾隆十七年被河水冲崩

劉友益曰蠻夷之役不書吐蕃城耳何以書惜之也曷爲惜之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
行反以貽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
書再書所以深
致惜之之意焉

十二月韓游瓌入朝請築豐義城

吐蕃修故原州城京師聞之甚憂游瓌以其子欽緒
與李軟奴等作亂委軍入謝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

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
率衆築之二版而潰

案一統志豐義城即彭陽縣漢置屬安定郡晉因之後魏屬原州後置雲州隋廢唐改豐
義縣宋復彭陽後廢故城在今鎮原縣東八十二里平涼府志云在鎮原東北接慶陽界
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寇至
彭陽殺北地都尉卬即此

戊辰貞元四年春正月以宣武軍行營節度使劉昌即駱元光賜姓名為涇州刺史涇原等

州節度使時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昌與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昌以連雲堡為吐蕃所陷而地居重要復築之又上言平涼劫盟所亡歿將

士骸骨未收情殊可憫上詔昌各具衣冠葬於原州淺水原為二家立石塚志之題曰懷忠冢昌素服往祭哀動三軍

夏五月吐蕃掠涇邠甯慶鄜五州之鄙並焚彭原縣虜三萬騎掠涇邠甯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繫執數萬邊

將閉城自守無敢與戰者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凡二旬虜始退

慕少常曰自古戎狄寇邊多在秋冬之交吐蕃盛暑而來不畏疾疫何與往昔異也蓋華人陷蕃者導之使來也又虜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強之為兵別以蕃將將之故盛夏入邊正值農忙之時婦女驚走兒童藏社會安甯其可保乎今之下流社會甘心從逆不待勉強而已嗚呼集賊庭矣

辛未貞元七年春二月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箠峽口平涼故城去故

原州一百五十里本原之屬縣地當禦戎之衝要昌復之浹旬而功畢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涇原稍安案昌所復即今平涼安國鎮西古城

附慕壽祺擬唐貞元七年涇原節度使昌朕惟險聚金湯乃籌邊之要略勳隆柱石宜懋賞之優加
 其辭曰皇帝詔涇原節度使昌朕惟險聚金湯乃籌邊之要略勳隆柱石宜懋賞之優加
 卿起家汴水奮蹟易州抗史朝義之凶鋒孤城固守除李耀靈之內應一郡救平旋領偏
 師獨收要地以考成績擢都虞侯迨守甯陵而解圍四十日功成苦戰及擣翟曜而遷秩
 一百戶祿累實封近出五原師貞肅律存膺四鎮節度宣威既樹艱難百戰之勳復籌修
 扞兩京之策將制吐蕃之死命力爭關隴之要衝於藩於宣迺疆迺理平涼故城隴口之
 機軸也西犄洮鞏東筦邠鄆北控鹽銀南襟汧渭間者渾瑊失計督普劫盟橫尸淺水之
 原蹠血連雲之堡名城既墮虜勢益張先秋令以馳驅據夏州爲窟穴追維往事良用愴
 然卿自貞元四載之春移節蒞鎮三年報最百廢俱修器械銳新芻糧充羨而彈箏峽者
 軍宜肅戍險過方渠尋吐夷清水之前盟爲唐地涇州之右界將扼其要在築斯城前經
 熟計以聞卽予溫言報可卿遂恪恭奉命踴躍圖功乘寇警之稍紓督戎行以不作連璧
 涇內伐木崆峒拓舊樹規刻期歲事敵覺而工先竟城成而民不勞峙此崇墉屹然重鎮
 益壯國家之西勢可斷戎虜之東封今日爲屏藩關輔之功賊謀已伐異時卽經略河湟
 之本我武維揚卿績懋昭朕心嘉悅在昔城方薄伐美南仲以詩章墉堅勸功隆韓侯之
 錫予卿旣成勞輝映禮宜寵賚駢蕃用是賞卿以飛龍旣馬二匹薦以玉鞍紫轡勳絹三
 疋布三端錦四屯雜綵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緞四匹黃金一斤錢千貫在彼軍士別
 命所司犒以干羊酒稱之卿其益勳蓋忱廣儲方裕足食足兵之計擴可守可戰之規
 并與邠甯節度使慶副元帥城邠甯節度使獻甫隴右節度使元諒夏綏銀節度使潭諷

大事紀上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度機宜結聯聲勢庶干城永賴威申於猛虎在山偷烽燧偶驚氣奪於老羆當道
署瓊林大盈之庫專待有功思子儀光弼之才豈云無繼欽予異命勉爾壯猷

憲宗戊子元和三年春正月涇原節度使段祐請築臨涇城詔從之仍以爲行原

州以郝玘爲刺史

玘爲臨涇鎮將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前帥請築城帥不從及段祐節制涇原深然其說請於朝詔從之仍以爲行原州以玘爲

刺史戊之自是西蕃入寇不過臨涇

三月以定平鎮兵馬使朱士明爲涇原等州節度使

庚寅元和五年春三月以朱忠亮爲涇原節度使

戊戌元和十三年冬十月平涼鎮退兵馬使郝玘奏收復原州破吐蕃二萬先是玘爲

臨涇鎮將時以臨涇當虜要衝白前帥請築城不從元和三年涇原節度使段祐深以玘言爲然請於朝詔從之仍以爲行原州以玘爲刺史朱忠亮以城臨涇有功加工部尙書

涇原節度使至是收復故原州破吐蕃二萬臨涇城之捍禦居多

案原州漢為安定郡治今隴東之鎮原縣也唐屬關內道領縣二曰平高曰百泉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

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廣明後復沒吐蕃又僑治臨涇臨涇者漢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鎮原縣治之西

玘勇敢無敵聲震虜廷為邊將三十年每得蕃

庚子元和十五年冬十一月以涇原行官郝玘為慶州刺史

俘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常呼其名以怖小兒贊普下令有生得玘者予之以等身金朝廷恐失驍將以為慶州刺史移之內地

穆宗辛丑長慶元年秋七月以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

元卿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

盡可保守

案穆宗長慶元年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後若田布王潛李祐張惟清劉沔王茂元等相繼節度涇原以無事故不具錄

宣宗己巳大中三年春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自天寶亂後原州秦州安樂州盡為吐蕃所有國家屢謀恢復而無隙可

乘至是吐蕃國有內亂其大臣有請求內附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原秦安樂三州及石門木峽驛藏制勝石峽木靖六盤七關之兵歸國詔太僕卿陸航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往喻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甯節度使張景緒各出兵馬應接其來

秋七月丁巳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及七關

先是韓洸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鳳翔節度使

張敬則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將野詩良輔發銳卒至隴西蕃戎大駭而功皆未成帝即位之初有志經略河湟遣劉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是年二月吐

蕃以三州七關來降至是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甲子邠甯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關上御延喜門樓

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

令量力收復

案蕭關自秦漢以來為華戎之界限襟帶西涼咽喉靈武隴右第一險要之地其地在固原州東南鎮原縣西華亭縣西北關中四關之一也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書言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元鼎間武帝幸雍踰隴登崆峒出蕭關獵新秦中元封四年復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唐久視初以魏元中

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天寶十五載太子按軍平涼議出蕭關趨豐安曰靈州我之關中也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原州之蕭關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峽六盤

等七關來降五年白敏中帥邠甯平党項乃規蕭關通靈武道舊唐志高宗時嘗置地健縣於此神龍初別置蕭關縣而地健縣廢元和志蕭關故城在平高縣東南三十里卽漢蕭關城也史記正義蕭關今曰隴山關明初徐達由靜甯隆德至蕭關遂取平涼嘉靖中築城峽口今廢自秦漢以來爲華戎之大限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北面之險也今俗名三

關口

又案宋鄭文寶城古威州議其略云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甯張君緒收六關卽其地也故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木薪桔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爲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觀此則知威州之所係匪輕矣

丁丑 大中十一年秋八月以陸耽代盧簡求爲涇原節度使
耽時爲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

使度支烏池權稅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

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勛爲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

大事紀上

三十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涇原渭武節度等使

承勛光弼之孫也

僖宗辛丑中和元年春三月詔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與都統鄭畋討

黃巢

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過江南無人拒捍潼關不守西入長安帝倉皇出幸成都至興元以鳳翔節度鄭畋為京城四面行營都統畋奏以宗楚為副都統又

涇原將唐弘夫敗巢軍於興平巢遣將尚讓林言等率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畋遂傳檄討賊

案唐書中和元年三月京城四面諸營都統鄭畋會同涇原諸將傳檄天下合兵討賊其文曰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凶夏道未衰而黎泥聘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欽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

亂常之暴雖加誅討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熟耨不勵力於田疇
媮食糜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陵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誅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
道廣指萬方而罪己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
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藩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
於草莽謂大寶易取如弈棋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
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拘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旣成待葬蚩尤之骨
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鳥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
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
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剪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卽離三
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似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
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
關畿爭磨隴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
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瑩於霜雪莫不
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
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變輿遊狄莫不指銅駝而皆裂
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
迎變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

大事紀上

二二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是年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作亂敗即日西赴行在詔以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涇原將唐宏敗黃巢軍於興平

時黃巢勢甚猖獗帝又下詔以秦州經略使仇公遇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會同涇原節度使程宗楚起兵討

巢惟涇原距長安近故遣唐宏迎頭痛擊

案拓跋氏本拓跋魏之後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來歸賜姓李世居夏州為節度使時黃巢入長安僖宗幸蜀詔拓跋思恭起兵討巢射渭橋表鐵鶴沒羽論功復賜姓李拜夏綏節度使既而戰沒贈宥州刺史祠於渭陽是為西夏之遠祖以其弟思諫為靖難節度使卒後思恭孫彝昌嗣其將高宗益作亂殺之將士立其族父仁福傳至宋初李繼遷居銀川數為邊患反覆不常屢勤王師真宗咸平初遣使修貢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繼遷死子德明立德明大修宮室於鑿子山城懷遠鎮為興州即今之甯夏省城子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後嗣西平王遂為獨立國矣

涇原節度使副都統程宗楚合鄰道兵與鄭畋擊賊於鳳翔敗之

黃巢遣其將尙讓林言率衆數

萬寇鳳翔鄭畋與宗楚合涇原秦夏鄭延諸道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坡

夏四月丁亥涇原節度程宗楚帥兵入長安黃巢襲殺之

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

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率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宏夫繼至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姬妾賊露宿竊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

安中宗楚宏夫皆死軍士死者十八九巢復入長安

慕少堂曰昔李晟復長安入城三日而人不知所謂節制之師也而朱泚亦無還襲之能力時黃巢據長安程宗楚未之朔方率邠甯之師與諸軍會攻長安宗楚先入唐宏夫等繼至黃巢走當是時使宗楚令中軍曰凡吾所以來為國家討賊京師各第舍所有金帛姬妾勿掠兵士亦不難就我範圍計不出此縱兵殃民巢復入長安宗楚弘夫死豈非虜

掠之誤事哉

壬寅 中和二年夏四月諸道行營都統王鐸以涇原等道兵討黃巢

鐸將兩川興元之兵屯靈

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中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興不出同華翌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巢至瑕邱為其將林言所斬並斬其妻子首以獻

大事紀上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一一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案北夢瑣言王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荆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隨僖宗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欲雪前恥以成大勳至是以涇原等道兵進逼長安又以徽縣木皮嶺地極險要置關於此以遮秦嶺大勳不成竟罹非命初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有志而未之逮也

五代周

癸周太祖郭威廣順三年遼應
丑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野雞族請降夏四月甯州殺牛族反涇原

出兵助勦

先是唐天寶以後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又有殺牛族野雞族皆党項也党項初安置於洮岷等處後其地為吐蕃所據詔徙於

慶州其強者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廣順二年慶州寡婦山野雞族反州兵討之懼而請降至是殺牛族復反甯州刺史張建武率兵討之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迫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

案西魏書甯州皇興二年為華州太和十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邠州二十年改幽州西遷後又改甯州領西北地郡趙興郡襄樂郡又合之曰邠甯隋大業初改州為北地郡唐

武德初復曰甯州後設邠甯節度使屬關內道五代因唐之舊亦重鎮也鎮原蕭金鎮與甯州壤地相連

又案舊五代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蕃部野雞族居之實字記寡婦原在安化縣界慶陽府志城北三十里有寡阜砦一統志以為即寡婦之偽

宋

庚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建隆元年夏四月詔禁涇原邠慶等州補蕃人申年遼應歷十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

為邊鎮將

己宋開寶二年遼保甯元年冬十二月乙酉以房州防禦使王彥昇為原州防禦使已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太祖令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筭權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徵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

太宗已淳化四年遼統和十一年夏十二月秋八月李繼遷入原州陝西歲比不登加以餽餉勞擾民不堪命繼遷偵知虛實率兵

大事紀上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入原州圍牛欄砦與團練使石普相持數日乃還

丁至道二年遼統和十五年建鎮戎軍於原州駐原州平高縣地在今鎮原縣之西

真宗已咸平二年遼統和十七年春正月以王漢忠為涇原邠甯靈環都部署

庚咸平三年遼統和十八年復城鎮戎軍鎮戎棄後夏人侵犯之路無阻復掠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

餘里更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通西鼠等兵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當時族帳謀歸繼遷者甚多帝乃復命城鎮戎以李繼和知其軍而宋臣猶有議其非者明年張齊賢梁灝經

略西事因訪繼和邊事繼和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通賤遇馬賊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

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於此軍並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

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青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

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青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并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

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邠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西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嗾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自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各族謀歸賊者亦多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少安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去萬倍矣

冬十月以陳興知鎮戎軍

興上言鎮戎軍南去渭州五亭砦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遂與曹瑋秦翰等領兵抵鎮戎西北掩擊擒

斬其衆詔賜有加

辛丑 咸平四年

遼統和十九年夏二十年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夏州李繼遷雖入貢而抄

劫邊部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舍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

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舍靈州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資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患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蓄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怵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爲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溇樂耀德爲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珍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之唇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瞻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爲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甯無賤乎以減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地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

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衆矣帝不能決

壬寅 咸平五年

遼統和二十年 夏二十一年

夏六月李繼遷襲鎮戎軍不克

夏人伺鎮戎軍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

城低城下李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夏人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力戰夏人敗走亡矢甲騎無算

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

知麟州衛居實言繼遷以衆二萬來攻城兵出擊走之殺傷過半

案唐志麟州都督府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兼置新秦郡後五代時屬北漢宋初仍曰麟州新秦郡即今陝西神木縣地後爲西夏所據

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蕃族往來

飄忽勢難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於點集李繼遷時加煽惑使擾邊界誅之不可勝誅帝故赦其罪

癸卯 咸平六年

遼統和二十一年 夏主德明元年

春三月原州熟戶裴天下

長編作裴天下等請率族兵掩

擊遷黨移湖

長編作伊特克

等帳求策應

部署司不報帝以戎人宣力禦賊不應沮之即詔諭諸路以精甲策應環州酋長蘇尙娘亦領兵來

擊且屢以敵中機事告於朝帝以為臨州刺史

秋八月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納質言歸

冬十月遣使賚鎮戎將士藥

涇原部署請誅叛蕃詔釋之

涇原部署內屢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是年議城故原州未果

時夏人屢犯邊朝廷議城故原州以張守備盧之翰沮罷之其後西鄙不甯修葺為鎮戎軍之翰坐橫議非便黜知歸州初淳化二

年會調芻糧輸靈州詔分二道護送命洛苑使白守榮馬詔忠領其事之翰違旨擅併為一為李繼遷邀擊於浦洛大失輜重詔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逮捕繫獄鞠問坐除名貶

許州

甲辰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十二年夏主德明二年

秋八月涇原部署擊萬子軍主族帳

斬首二百餘級

冬十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不報

鎮戎軍上言敗夏人於石門川又言繼遷擅河內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

弱不即禽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明年以瑋知秦州

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納質來歸

乙 景德二年 遼統和二十三年 夏五月以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 翰請出兵

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盧失誠信不許

丙 景德三年 遼統和二十四年 秋七月詔鎮戎軍收獲蕃部牛給內地耕民

戊 大中祥符元年 遼統和二十六年 夏五月夏州屬戶擾涇原 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秦翰規度要害鑿

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繼遷遂不能犯時夏州屬戶以德明納款輒越塹侵掠涇原德明不禁帝遣翰巡視邊郡夏人聞翰至懼而退

甲 大中祥符七年 遼開泰二年 夏五月涇原言葉施族大首領豔般率族歸順

昔司馬溫公撰通鑑先爲長編宋人紀其事云分修諸人按年錄寫聯爲長

卷然後公審其同異定其去取觀其考異三十卷可知其力之勤其長編稿存洛陽至盈兩屋可知其取材之博爲長編之法最要者注明出處則來源之虛實說之異同不難覆按高似孫剡錄潛說支臨安志之例甚善此事本爲著書不易之規而修志者多忽視之以致精粹雜糅茫不可辦不獨爲長編如此卽定稿時亦應如此尤須注明卷數至新出之書並須注明頁數罕見之書並須注明所藏之地複見之文則須注其初見之處兌之志例叢話所謂原料之蒐集與整理也愚撰鎮原大事紀卽仿溫公長編之法照廿四史按年鈔錄分爲上下兩卷以待來年再定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則渣滓盡去清光大來矣縣長鄒介民以政府索書甚急未便再延卽以初藁付印

茅草一團未及淘汰引用諸書未及註明每一校勘殊深內愧

編者慕壽祺識

--	--	--	--	--	--	--	--	--	--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七

大事紀下

宋仁宗乙丑天聖三年遼太平五年夏二十三年夏四月原州屬羌叛環慶都監趙士隆死之

遣使招撫羌衆內附

六月令涇原路置堡寨五井川以捍西人仍自今有內附者非先陷蕃軍民邊吏毋得受

丙寅天聖四年遼太平六年夏二十四年春正月涇原兵破康奴族

癸酉明道二年遼重熙二年夏元昊二年鎮戎軍城懷遠鎮戎軍爲防西夏新修赤堁城帝聞之賜名懷遠後爲砦

案懷遠城在今鎮原縣之西固原州之南後至慶歷時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使任福將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卽其地也宋地理志懷遠故城東至鎮戎軍六十里初隸鎮戎後屬隴干之德順軍

戊寅寶元元年遼重熙七年夏天冬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明道元年夏主德明死子

元昊嗣封為西平王景祐元年七月反寇環慶是年十月殺其叔父山遇稱帝於夏州故以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未幾復以竦知涇州

庚辰康定元年遼重熙九年夏天春三月癸酉以尹洙權署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

司判官事

從涇原路副部署葛懷敏辟也後三月洙上疏論兵其一請鬻爵為士兵其營及所給物費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言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

行之浸久今更為煩細箕歛民財書揭徼塞使西戎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

夏六月夏人攻鎮戎軍王珪自瓦亭至師子堡擊敗夏人

夏人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涇原路

總管劉謙乘夏人攻鎮戎之際亦引兵深入夏境破其聚落而去又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元昊攻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置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背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戰後珪以所得

二槍植山上其後邊
人即其處爲立祠

案固原州志瓦亭關名後漢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瓦亭宋金人陷
涇原劉錡退屯於瓦亭明設巡司戍守之均屬斯境清乾隆初設華亭縣有驛丞經理驛
務旋裁今有守備駐焉在州南九十里

秋九月丙寅夏人攻三川砦巡檢楊保吉死之

夏人又圍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五千餘人乾溝乾河趙福三堡均陷

案陳榕門綱鑑約編註三川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鎮原縣志縣西北六十里今交口
河川西有城址本宋三川砦金置縣屬鎮戎軍元併入鎮原州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川砦
熙甯二年又寇鎮戎軍三川砦即此

冬十二月乙巳詔涇原及鄜延兩路取明年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夏

上與兩府

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爲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大
臣有欲以沮軍罪衍者遂求罷亦不聽始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略判官
田京曰驅不習之師撓銳鋒深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
忌師出必敗或有議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慕少堂曰和戎之策為世所詬病然必能戰而後能和慶歷元年春元昊勢益猖獗當是時涇原路屯兵七萬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益以環慶路屯兵五萬秦鳳路屯兵二萬七千有如此兵力即無詔書下降為將者亦應會師進取直造賊庭乃議和議攻意見紛歧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猶豫不決致有好水川之敗豈非自誤也哉

辛巳慶歷元年遼重熙十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春正月涇原軍襲取西夏威福軍夏遣蕃官骨

披一作郭拜等偽降不納黑山威福軍駐黃河西涇原都監桑懌率兵襲之焚族帳掠馬駝甚衆元昊遣指揮骨披等四人詐投懌軍設誓願為中國效

力懌以告安撫使韓琦琦不可

春二月元昊侵渭州任福與戰於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韓琦巡撫陝西巡邊至高平川聞元

昊果寇渭州薄懷遠城琦急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前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琦命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掠龍

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擇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翼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隻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左磨左伏起右磨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懌前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及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爲之輟食夏竦使人收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案宋書任福好水川之敗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二月辛卯據尹洙河南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沒凡歷三日也長編引實錄云人馬乏食

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事略作辛卯者誤

又案東都事略耿傳通判儀州徙慶州爲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傳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耶傳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沒傳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傳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苟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爲無愧爲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其以保功難乎哉烏虜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爲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資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於陣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與大慙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鮮悲夫謀旣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惡夫爲忠邪洙文旣出其謗遂止又王珪開封人爲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爲先鋒敗夏人於師子堡改涇原都監至是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

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目中飛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既死邊人即其所爲立廟焉同時死者又有趙津武英桑懌等事聞贈任

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津等並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又案元和郡縣志渭州今平涼府安國鎮西古城此謂行渭州與鞏昌之名渭州區域各別南宋時金人入關中劉豫升渭州爲平涼府鎮戎軍即今鎮原縣羊牧隆城即今隆德縣在六盤山外好水川平涼府志謂在隆德縣鎮原縣志曰好水源出固原之牛營山隆德人謂好水川在縣城北山後距隆德二十餘里至單家集與靜甯西河合流至莊浪陽山川又與葫蘆河合入於渭夏元昊自甯夏出兵寇渭州行經南牟會口即入固原隆德境斯時無所謂固原則鎮原隆德靜甯均當敵衝宋兵與夏人交兵處在六盤山外好水川爲任福屯兵處斯役也元昊志在必勝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既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

又案明志隆德縣東有好水西流與苦水合西北有武延川流入好水與父老所云方向略有不同總之不出乎隆德區域九域志天勝六年置得勝砦領開遠一堡宋史康定二年趙元昊將寇渭州韓琦使任福將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羊牧隆城今隆德縣得勝砦在今靜甯州之東北

慕少堂曰元昊傾國入犯其鋒不可當其兵馬上齎糧能有幾何爲邊帥者宜令諸將阻關拒戰示之以弱民間各守堡寨爲持久之備清野以待之伺隙以乘之不過三月糧盡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乃反未嘗不可轉危而為安也福遠韓琦禁令趨利邀功意謂此輩犬羊相聚豈能抗拒天朝憑一時之客氣不知敵人之真情與其伏兵之所在鋒鏑一交欲退不能惟有死耳好水川之敗士卒死者萬三千人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其斯之謂歟

夏攻劉璠堡

涇原熟戶萬餘帳向來驕悍元昊六盤山之戰皆其嚮導故兵行徑路及設伏之處一如宿計是時引元昊乘勝圍劉璠范仲淹遣環慶都監劉政將銳

卒數千來援夏兵聞之遂還

案宋史慶歷元年二月始朝廷既從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又案長編元昊反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邊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蓄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秋八月分涇原等道爲四路以王公兼渭州經略安撫使

時分涇原秦鳳鄜延爲四路各置使公知渭州

韓琦知秦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

冬十二月置涇原路強壯弓箭手

壬午慶歷二年遼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

夏五月原州築細腰葫蘆諸砦明珠滅滅族復

來歸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滅之居北接夏境二族勁兵數萬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

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葫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

道通徹可無憂矣遂城之

案平遠縣志細腰葫蘆峽在縣東宋宣撫使范仲淹於此築城以斷西夏要害之路明三邊總制王瓊過預旺城詩固原直北荒涼地靈武臺西預望城路入葫蘆細腰峽苑開草莽苦泉營轉輸久困頻增戍寇掠胡輕散漫兵我獨征師三萬騎揚威塞上虜塵清民國元年改平遠爲鎮戎縣以宋設行鎮戎所故名考鎮戎所即葫蘆峽舊城在平遠縣東一

百二十里明成化十二年巡撫余子俊設守禦千戶所隸固原衛嘉靖三年增築關城今名李旺堡

又案范文正公种仲平墓銘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賊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為孽寢及於環撫之狼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敵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豪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

又案環縣舊志泉出縣北故城即古環州州廢泉亦堙塞不知若干歲矣環水鹹苦飲者為病而胡蘆泉獨清甘明成化八年慶陽府同知薛祿具白其事巡撫馬文升遂命濬導泉湧出又修砌街衢以便居人旬月間軍民就居者三百餘家翕然一城焉今又廢

秋閏九月元昊攻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遂大掠渭州

先是元昊聲言入寇

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已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部監趙珣西路督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

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市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洪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旣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洪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謀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磨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鬪於河西不勝衆潰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陳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陳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與至獲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鬪又以騎軍四合禦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諱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點陳鬪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陳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旦懷敏

大事紀下

東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三千軍士保蓮花堡劉港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直抵涓州幅員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帝聞之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蓋宋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故教之使漢人守之如

案尹洙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定川之役雖連戰可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矣能窮我之所以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取覆者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之策又長編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墜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強復其屬諫止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於死地勤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

於死地勤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
案山外六盤山之外也開遠堡在固原南六十里宋神宗熙甯四年改爲峇明爲開元堡屬固原衛養馬城在固原東南唐貞觀中於秦渭二州之北置監牧爲養官馬之所其地

在固原開城東南三里定川砦在固原西北二十五里九域志鎮戎軍有定川砦蓮花堡在降德縣西南仁宗慶歷三年知慶州鄭戩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

卽此劉璠堡屬高平軍長城壕在固原西北六十里接降德縣界籠竿及隴干後置縣屬德順軍其故城在今靜甯縣之東

慕少堂曰元昊犯定川堡懷敏發涇原兵救之當是時尹源通判慶州遣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從以敗

死子宗晟與郭京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隔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宋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此次懷敏又敗於渭州元氣大傷京師震恐而元昊

歸守巢穴者非無大志也恐宋兵之牽制其後耳

知原州景泰與夏人戰於彭陽城敗之

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堡戰沒夏師遂乘勝

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遇夏人彭陽西泰依山而陣未成列夏騎往攻泰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夏師僞遁泰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

得伏兵與戰夏人死者千餘人

案彭陽故城在今鎮原縣東八十里宋爲鎮戎軍轄地本漢縣屬安定郡後漢靈帝初段熲討叛羌自彭陽直指高平卽此唐置豐義縣屬彭州與慶州接界宋復曰彭陽元史至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元七年併入鎮原州餘見第一卷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入朝那蕭關注潘原在今平涼縣東四十里漢道陰盤縣在今陝西長武縣界後魏移置於此兼置平原郡

冬十月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

宗晟等皆遷官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竝贈官有差

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

用為將而剛愎輕率味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

初堯臣為沿邊

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民不勝彫敝宜有以勞來之帝從其請降詔俟賊平蠲其租賦二年又言陝西二十萬兵分屯西路不足以自守涇原最為要害處請萬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材及葛懷敏敗涇州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始引去帝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琦仲淹為招討使實自堯臣發之也

案渭州者行渭州也即今平涼唐書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宋地理志渭州置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管涇原儀等州德順鎮戎二軍後升涇原爲平涼軍金仍之以

行渭州爲平涼府德順鎮戎涇原皆爲州餘見慶歷元年元昊侵渭州注山外者六盤山之外也爲漢番互市之地

慕少堂曰自古軍政時期宵小繼續其來芽孽漸盛非草菅人命即搜刮民財前後若一邱之貉焉被其害者率緘默而不敢言涇原距京師遠人民所受痛苦更有何人爲之代

達天聽也耶王堯臣初爲沿邊安撫使首以民事爲重萬家生佛一路福星其斯之謂乎

冬十月遣使安撫涇原路 發定州禁軍二萬
二千人屯涇原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涇原等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

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

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渭州一武臣足矣帝用其

策乃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以琦仲淹籍分領之

大事紀下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癸未 慶歷二年 遼重熙十二年夏天 授禮法延祚六年 春三月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

知永興軍鄭戩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

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並授樞密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

濟無善於此

甲申 慶歷四年 遼重熙十二年夏天 授禮法延祚七年 春二月置涇原招撫司 時罷陝西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隨路

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涇原路得獨遣撫討司以備西夏

三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上書言邊事 堯臣在西陲久見元昊猖獗日甚上疏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

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若謂昨葛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欄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堠鎮戎遂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

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事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堯臣使還至涇州而得勝砦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稱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

貴果
出降

夏四月陝西帥鄭戩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旣成以劉滬爲鎮戎軍西路巡檢

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爲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閣門祇候嘗爲五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穆甯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初曹瑋知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得滬密使說其城主鐸斯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斯那

大事紀下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寇帶爲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且城之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氏兵數萬其酋請服因盡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至是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城涇原守將尹洙以爲非便檄令罷役滬等不從皆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涇州都監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將斬之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琦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滬等違令之罪不可貸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爲鎮戎軍西路巡檢復轉內殿崇班首發塲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案水洛在今靜甯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初鄭戩遣劉滬築城以捍西夏金升爲縣西接秦安一百一十里南接清水一百二十餘里東接化平九十里北接莊浪四十里水經注水洛城犢奴川水經水洛亭南卽其地也城內有紫荆山以夏日紫荆花盛開故名吳王祖墓在城西二十里石門口在水洛西南屯邊河與老龍河環流於城外滬所築之城後爲河水所淹遺址尙存在紫荆山東今所居者新城耳在紫荆山西略陽故城在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漢置洛陽道屬天水郡後漢屬漢陽郡晉爲略陽縣屬略陽郡後廢慕少堂曰予少時回鎮原應童子試過劉將軍廟詢諸父老曰此宋鎮戎軍西路巡檢劉滬祠堂也及過靜甯聞人言滬城水洛事水洛人念其功立廟城隅史稱盛德必百世祀宜哉而孰意其拓地之初幾遭不測庸庸者無論已獨怪宣撫使韓琦以水洛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亦以爲不可並言滬違令之罪不可貸作事之難如是乎

己皇祐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 夏天祐垂聖二年 冬十月詔涇原等路蕃落廣銳軍赴廣南 元昊死字諒祚嗣稱

臣於宋涇原少患時廣南儂智高反詔涇原環慶邠延路擇蕃落廣銳軍五千人從狄青赴廣南行營征獠

英宗甲治平元年 遼清甯十年 夏拱化二年 冬十二月以內侍為涇原諸路鈐轄 帝遣王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

具詞訟其權與安撫使均諫官呂誨乞罷不聽

乙治平二年 遼道宗咸雍元年 夏拱化三年 春正月夏國侵涇原 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守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

以為張皇生事移几鳳翔數日之間夏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陷沒數千戶蓋夏人有意窺秦中同家堡一帶蕃部正阨西人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閼敵

騎一二日可至古渭古渭可至則秦中搖矣故夏人屢謀犯此方

秋八月夏國復擾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倚為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脅服有違拒者輒戕殺之於是弓箭手皆退入內

地邊帥莫敢聞龍圖直學士司馬光以為言不報

置壯城兵於涇原等處

丙午治平二年遼咸雍二年夏拱化四年夏人犯涇原秦鳳等州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

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涇原秦鳳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蔡挺使蕃官趙明進擊諒祚遁走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十人夜出擾營賊驚潰初諒祚人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冬十月以郭逵為四路宣撫使判渭州逵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侯遂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是出為陝西四路宣撫使判渭

州逵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復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而碎之蓋另一文書也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

神宗戊申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夏乾道元年秋九月夏人集兵折盩會知原州知州种古率師

拒之戰不勝

折舊會距環州永和砦一百二十里本屬中國自元昊時據為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諸監軍司屯其地種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二

千餘人

庚熙甯三年

遼咸雍六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冬十二月夏人侵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

邀擊敗之

夏人夜引輕騎過邊壕鈔掠鎮戎軍普伏兵壕外邀其歸擊之獲馬十二匹而還

癸熙甯六年

遼咸雍九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四年

秋八月賜涇原軍特支錢

乙熙甯八年

遼咸雍十一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六年

秋七月分涇原兵為五將

丁熙甯十年

遼太康三年夏天大安三年

秋九月詔鎮戎德順軍各置都監一員

己元豐二年

遼太康五年夏天大安五年

秋八月分涇原兵為十一將

辛元豐四年

遼太康七年夏天大安七年

夏六月鄜延涇原環慶諸路各賜金銀帶錦襖銀鞍象

大事紀下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笏

秋七月詔李憲帥涇原等道暨河東兵討夏

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牒報云乘常為梁氏所戕或曰雖

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官淫凶恣國人怨嗟乘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為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邨延總管种諤亦疏言西夏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且對帝大言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其言始決計用兵矣孫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滕元發亦上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帝亦奇其策而不能用乃詔大舉征夏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邨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皆會興靈而以李憲總帥

慕少堂曰三國時魏張既初為雍州刺史後擢涼州十餘年惠政著聞邊陲甯謐無他能用者故也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敦煌張恭周生烈子等後皆有名位夫張既以一州刺史得人猶如此其多况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大西北用武之地豈無一二可以將兵熟悉西夏地形者而必用刑餘之徒耶然以李憲與童貫較憲猶

差勝一
籌矣

九月知鎮戎軍種諤請勅勝招諭從之

是月甲申朔諤言興靈州等處多舊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

言梁氏殘害其主使衆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遼裕降勅勝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間人傳示西界

慕少堂曰觀帝勅勝即討西夏之檄文也云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並嵬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又云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

無千里之敵蓋自此而高遼裕劉昌祚種諤王中正李憲五路出師之計實已實行矣

涇原節制王中正襲取西夏宥州

此由陝北進兵出麟州至宥州以趨靈州也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

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後乃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土馬多陷沒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種諤亦領兵至兩營相距才數里先是朝旨禁入夏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謂中正曰郵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遂入宥州屠居民五百餘家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十一月涇原副總管劉昌祚總管姚麟進兵至靈州城下以高遵裕兵潰均爲

夏人所敗

夏國謀言王師五路會興靈乃清野以待悉其精銳渡河保興慶府昌祚與麟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

祚出盧川次磨齊隘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遇大王阨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卻師乘之遂奪其隘追奔二十里斬其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崑等十五級獲統軍姪訖多埋等二十二人斬首千七百級此十月乙丑日事也涇原軍進次鳴沙川取其塞粟鳴沙川在今中衛縣東南一百五十里距靈州不足二百里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嫉昌祚成功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令按甲勿攻是日慶兵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未至而敵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扎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獲傳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謀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才萬三千人遂歸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人追及戰退之惟將

官俞平爲
夏人所斬

案孔平仲談苑遵裕圍靈州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漢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爲備與長編異七級渠在靈州境內唐代宗八年吐蕃寇靈州郭子儀敗之於七級渠卽此

慕少堂曰宋分五路出兵討西夏浩浩蕩蕩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幸而种諤入夏州矣又幸而劉昌祚已至靈州城外矣使無高遵裕之忌功夏其滅矣乎而亦不盡然也蓋夏自梁氏專政國雖衰然緩急豈無宿將蒐擢勁兵數萬亦豈難得以中國素無節制之兵而無人統率又無絲毫團結力與夏人久相持其敗也蓋在意計中矣

涇原兵自靈州還

先是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遂軍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唃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

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种諤至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入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亦引還皆未至興靈高遵裕劉昌祚至靈州糧盡士卒無復行伍亦敗歸雖至興靈無功李憲既不至靈州董氈亦失期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請誅之帝不聽

尹起莘曰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遵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故又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之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王元豐五年遼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

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将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

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

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尹起莘曰荀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生違裕等失律無功法固當黜然李憲既為首將衆至靈州違命不往推

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不問而又加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不知有國法也憲乃無知刑人而使之經略使之安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

官惟賢之義哉據
事詳書其失自見

秋七月夏人大舉犯鎮戎軍與三川砦巡檢使王貴戰敗之

梁氏憤淮安之敗集十二監軍司兵及諸

州僧道會於鐵牟天都二山沒煙峽葫蘆河諸處各齋五月糧入犯至鎮戎故遂
巡不進三川砦巡檢王貴視爲怯率衆過濠索鬪夏兵張兩翼擊之貴大敗走

案平涼府志鎮原本漢安定郡自元魏隋唐爲州多以平高爲治所唐廣德元年馬璘以
原州入吐蕃表置行原州在靈臺縣之百里城而平高爲廢州故稱爲古原州後於其地
城之名曰鎮戎軍鎮戎在蕭關之中南沿涇河西通運道仍
重鎮也元并鎮戎原州合名之爲鎮原州明降爲縣今因之

癸元豐六年

遼太康九年夏大安九年

夏四月詔李憲嚴邊備

詔曰近麟府郵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西人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

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於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
齊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爲枝備

詔劉昌祚謹秋防

詔夏國近雖遣使修好朝廷答詔許通常貢然新畫疆土封守未正敵
之承命逆順情不可保漸邇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近詔以爲

邊事遂甯忽於隄防或誤國事委昌祚詳此施行又詔河東經略司毋招接西人其自願
投順人口可說諭約回若懼殘害勢不能歸卽義當安存或界上有人收索宜勿應答如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首領或用事人緣內怨願投附即收留
奏聽旨候將來已降誓詔別聽指揮

閏六月涇原劉昌祚奏夏人復來乞和詔許之

夏人亦敵於兵西南都統昂星崑名
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和初昌

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已而遣
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許之

甲子元豐七年

遼太康十年
夏大安十年

冬十月夏人攻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

先是九月
夏人圍定

西城燒龍谷族帳遂以是月攻至
靜邊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凌丁

乙卯元豐八年

遼大安元年夏
大安十一年

秋七月涇原路請造防城戰具

涇原路經略司言進準
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

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及二百餘
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
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八月又言應副
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計一面
施行郵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
宿衛七將之師戍郵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資沈活以為禁兵雖重而為國守

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冬十月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

考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墓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

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為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葫蘆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鞏州與環慶合昌忻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渡葫蘆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侄吃多理等二十二人一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顆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

哲宗丁元佑二年遼道宗大安三年夏四月夏人牒索朱梁川遂入涇原掠蘭家

夏天儀治平元年

堡夏人聞蘭州城西關堡將築龜谷砦令宥州移牒言界內朱梁川係本國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與築不俟回牒縱兵入涇原抄蘭家堡掠人畜焚漢蕃廬舍殆盡

秋八月辛丑涇原路言夏人犯三川諸砦官軍敗之

為守將韓緒趙說所敗

九月夏人復攻鎮戎軍

時仁多保忠率十萬衆入涇原聲言國母親將攻鎮戎西砦圍涇原十一將兵於城內總管劉昌祚病知軍張之諫不敢戰保

忠令軍士四散樵采焚廬舍毀家墓五日知慶州范純粹遣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深入牽制晝夜馳三百里至曲律山縱兵擊破族帳斬首千餘俘老幼婦女數百人保忠聞之將解圍潛於所札砦內如常起烟火量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庚元祐五年

遼大安六年夏天儀治平四年

秋七月詔涇原路經略司軍民違制貿易蕃部田土

自首者免其罪

田土二百五十畝以上責自首刺弓箭手買馬以備戰免其罪

辛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天佑民安元年

秋七月夏人毀鎮戎軍封堠

鎮戎官吏於軍界近邊立封堠八處梁乙逋遣兵折

毀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

壬元祐七年 遼大安八年夏 春三月夏人集兵韋州窺環慶涇原官軍戰敗之

天祐民安二年

是年正月夏人攻綏德城並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於沒煙峽口以自固時梁乙逋聲言集兵三萬於界上入取環慶四路經略使章粲偵知夏國邊砦各相去二三十里每砦止八百餘人馬皆羸瘦不堪戰使折可適統涇原兵八千一日夜馳至韋州砦兵皇遽走可適直入監軍司所悉獲牲畜器物師回夏兵從後躡之可適設伏要害夏兵大敗首領被斬者二人死士卒無算失甲馬千計

秋七月詔涇原禦備

謝麟為涇原路經略使上詔麟本路今春以來西人築城沒煙多為出沒誘致漢兵如聞本路自二月間已遣人戶入城勾集人馬致有

失業及孳畜頗多死損詳西人蓄謀乃正以多方欲誤官兵邊民不得休息合如何禦備子細究心講議條畫以聞

癸元祐八年 遼道宗壽隆元年 冬十月夏人遣兵扼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

夏天祐民安五年

還遂失宥州

梁乙逋聞張蘊引兵入境令衆三千扼大吳神流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戰不勝宥州守兵潰走監軍梁阿哆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赴援蘊頓兵長城

嶺鐵騎數挑戰不得既倦蘊縱兵奮擊阿哆大敗

大事紀下

蘭州浚華印書館排印

丙紹聖二年遼壽隆二年夏冬十月涇原將王文振破夏沒煙峽宋涇帥毛漸乘夏人攻金明時遣將

搗其虛遂襲沒煙破之明年正月甲午涇原路鈴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夏兵死者二千餘人

丁紹聖四年遼壽隆三年夏春三月知渭州章粲築城於好水河之陰夏人出兵

爭之大敗城成名平夏粲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帝許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

自示其怯或以粲怯請曰此夏人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

粲又陽謝之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帥四路之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

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粲令姚雄部熙河兵策應與夏人鏖鬪流矢注肩戰彌厲夏師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峽士氣方沮雄買

勇得萬諸道始得併力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平夏既而環慶邠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動宰相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守

要害以進拓境
案水經註石門水導源高平縣石門峽江口在固原州北今海源縣東北一百一十里即印字山之中障凡固原以北各水均至峽口匯為一流入清水河宋時鑿峽口以通流或

謂峽即隴山北陲故謂之石門口其地上穿石壁下臨河流丸泥塞之東道不通天險也
餘見此卷後崇甯三年冬十月夏人圍平夏城注好水河即好水川見八卷慶歷元年春

二月元昊
犯渭州注

戊寅 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夏
天佑民安八年

秋七月夏人以兵入涇原

夏國母梁氏以中國築沒煙前
後兩峽控扼天都形勢於是編

攔人馬出沒隆德砦九羊谷又於棧溝段大道掘濠作塹縱游騎侵殺邊鋪戍卒守
將折可適同蕃官慕化率兵伺懈出擊方止未幾又掠熙河平西砦擄熟戶二十餘

冬十月夏人犯平夏城知渭州章粲遣其將郭成折可適擒西夏統軍嵬名阿

埋監軍妹勒都通

二人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帝密詔圖之次未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
放牧為名窺伺境上遣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銜枚捷走出盪羌六

道分進敵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
懾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為砦南牟為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
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帝此非常之功可賀帝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
不在鬼章下悖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粲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
城砦九薦拔偏裨不問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
用咸受其馭自平夏之敗西夏不復能軍粲邊功遂為西方最

案郭成今靜甯縣中安堡人也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疎財好施名振西土初應募為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從征河州踏白城元豐中隨五路兵趨靈武有功平夏之被圍也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升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名阿埋妹勒都逋以功遷引進

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子浩今會甯有郭成驛殆其駐兵處也

慕少堂曰自古未有內無輿援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章桑平夏之捷智勇實兼全矣然非章惇與之同宗平時言多見采恐摧敵未必如此其易也後數十年而岳忠武起其才十倍章桑朱仙之捷方欲唾手以取燕雲而權臣掣肘於內收拾河山其可得乎

十二月夏人潛師入涇原犯乾興天聖等砦

梁氏既解平夏圍人馬仍在涇原近邊盤泊見官軍盡屯葫蘆河知聲勢不相

應潛遣精銳入鎮戎軍掩至二砦焚掠甫二日聞援軍至走回天大雪人馬僵凍過半

徽宗癸崇甯二年遼乾統三年冬十月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犯鎮戎軍

甲崇甯三年遼乾統四年冬十月夏人攻鎮戎軍初蔡京聽鄜延經略邢恕之言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

國巢穴其謀皆迂誕有類兒戲夏人笑之至是夏人犯鎮戎京知不可用乃徙邢恕知太原

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涇原及河東等五路

節夫所築城砦皆虜不爭之地以就功論賞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至是蔡京

力主之使經制五路

乙酉崇甯四年

遼乾統五年夏貞觀四年

春二月夏人侵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

高永年殺之

先是三年冬十月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

夏之邏者所獲夏主乾順遂追保忠赴牙帳而奪其權此崇甯三年事也京猶責厚誘致時乾順弟察哥雄毅多權略掌兵政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於遼朝議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縱賞同斬級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州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且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犯涇原命李南公出兵搗其虛夏兵乃退戊午圍平夏城又入鎮戎軍掠數萬口而去於是羌酋谿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泊無處所遂殺之挖其心肝以食焉谿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毋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責授郿州團練使

案高永年西甯人崇甯初蔡京議復湟鄯二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玉關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熙秦兩路兵馬都統制前將軍駐宗哥北溪除羅撤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突陳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鄯州事至是為多羅巴所殺

又案宋史地理志西甯州北五十里至宣威城舊名釐牛城崇甯三年更名又西甯府志宣威城在倚郭故縣北五十里倚郭縣故城在西甯南四十里即今西甯縣南川伏羌城地也

慕少堂曰高永年之戰沒論者謂不聽劉仲武之言以至於死然其所以死之由固別有在自古為邊城將者所用親兵必須素所深信方可以隨左右而共患難永年生長西甯視戎狄為一家給使左右者皆夙昔推納之熟戶羌也永年毫不之備谿除羅撤合夏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遽執永年以叛與哥舒翰靈寶之敗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前後如出一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誠然乎哉

戊子 大觀二年 遼乾統八年 夏貞觀七年 夏六月升平夏城爲懷德軍

案章棻知渭州築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賜名平夏城其地在固原州西北即今海原縣所屬之李旺堡地理志懷德軍本平夏城紹聖四年建築展城作軍初名威德增

置兵將與西安鎮戎互爲聲援應接蕭關靖康間廢

己丑 大觀二年 遼乾統九年 夏貞觀八年 春二月夏人遣焦彥堅至涇原定疆界不果 自紹聖後西邊疆議

不定乾順屢以爲言特遣彥堅入涇原請畫界至知懷德軍神師道留與議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

慕少堂曰是年三月焦彥堅使還夏主乾順以宋不歸侵地怒與羣臣謀曰身膺宗社之重不能復先朝故土恥也因使人入告於遼請遣信使諭宋是亦希望國聯之主張公道

矣而遼主不許明年正月復使人獻方物冀得要請西夏國小兵單於其所失之地必欲歸而後已若以堂堂大國而先朝故土任人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恬然不復知有羞

恥事者是又在乾順下矣

乙未 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 夏雍甯元年 春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

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矣

秋九月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夏人敗之遂大掠蕭關劉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會攻臧底河

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未幾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

案蕭關縣在今平涼之西北固原之正東唐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隸原州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至德後沒吐蕃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中和四年僑治潘原

庚午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夏雍甯二年金收國二年春正月渭州將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夏臧底

河城克之招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夏人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師道立斬之屍於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

視此衆股栗安邊巡檢楊震拔劍先登衆噪而登城斬首數百級城即潰時兵纒至八日

冬十一月夏人犯涇原屠靖國城是年正月劉法與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屠之至是夏人犯涇原時久無雪夏先使數

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睹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种師道城席葦平

師道督諸道兵城席葦平方賦工而夏人來爭堅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濟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夏人方駭願

而折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夏人大潰斬首五十級獲乘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十二月賜席葦新城名曰靖夏城

以靖夏城爲夏人攻陷故也

案靖夏注見前席葦平即縣西鄉之新城鎮詳見輿地志二卷古蹟內先是知渭州种師道謀所以禦夏人之侵略率兵往城席葦平方厄工而夏人至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於河濟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敵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軍大潰斬首五千級獲乘駝馬牛萬計其首領僅以身免卒城而還是年冬十一月師道以靖夏城陷於夏人降隴州防禦使至是以席葦平新城名曰靖夏城

丁政和七年

遼天慶七年金太祖先輔元年夏雍甯三

春夏人侵涇原

夏五月升渭州爲平涼軍

甲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太宗天會二年夏元德二年春閏三月蘭州涇原地大震初政和五年秋七月涇原地震至是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陵谷易處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涇原等州人流亡第令所在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令汪伯彥還亦報不為災

慕少堂曰天地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甘肅地震常事耳而大震不多見今蘭州涇原地大震徽宗命黃潛善汪伯彥往視假使皆以實聞政府發帑數百萬金賑濟災民是亦仁政也而散賑之官與紳能否使窮民得需實惠稍延殘喘顧良心如何耳

戊重和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夏元德三年夏四月築靖夏城政和六年夏人陷之至是復城

詔涇原環慶邠甯流徙所在賑恤

欽宗丙午靖康元年西遼延慶二年金天會四年夏元德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靖難節度使种師道

帥涇原秦鳳兵入援

師道至洛陽金韓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少駐以圖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違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令鼓行而進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掠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帝聞其至甚喜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秋八月夏人犯涇原

統制李庠聚兵柏林堡拒之夏兵分番迭進庠兵潰涇原第三將曲端力戰夏軍稍卻庠與端復整軍還

冬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初經略使席貢牒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即日

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瓦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敵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

中官軍織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於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甯死願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

不貸汝遂遇害是役吳玠以百餘騎追擊夏人斬首百四十級卒以衆寡不敵退守

以范致虛為陝西涇原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先是春正月金人犯京師靖難節度使种師道帥涇原秦鳳兵入援至是

范致虛又率兵入援

南宋

高宗丁未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夏正德二年西遼康國元年春三月金人犯涇原經略使曲端遣將與

戰敗之端鎮戎人警敏知書長於兵略

夏四月金洛索侵涇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洛索敗走洛索既陷秦州隴右都護張殿與金人戰

於五里坡敗績死之敵勢益猖獗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清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金人遂東走曲端乘寇退復下秦州

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

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為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偷不難

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

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熙河奔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佔

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度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饑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

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

冬十月王庶使曲端將涇原兵救延安端次於襄樂不進

時王庶以延安府知府節制陝西六路軍事端

副之端雅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時金婁室渡河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延安時端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

案襄樂故城在今甯縣北六十里本漢襄洛縣屬上郡在陝西延安府界後魏徙治於此改為襄樂西魏置燕州後周俱廢唐屬甯州金仍之元至元七年併入甯州明設巡檢司

州志舊縣在州東北燕原下今為襄樂鎮

十一月涇原兵馬都監吳玠襲陝賊史斌斬之

陝賊史斌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

之曲端怒宗遺玠襲斬斌

案吳玠字晉卿甘肅靜甯州人少有志節日誦書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用兵決機變化如神以戰功累遷秦鳳副總管紹興間金人趨漢興元守臣劉子羽亟命守饒風關而召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

大事紀下

蘭州凌華印書館排印

山積敵乃由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未幾金人北歸玠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之敵大敗初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不虞馳至故得不償失四年敵復大入仙人關玠命其弟璘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坪築壘守之兀朮帥十萬騎自鐵山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帥輕兵與敵轉戰皆捷玠遣將以大斧左右擊四山震動命銳士突入敵營奮擊敵宵遁玠隨遣將扼歸路又敗之以功拜檢校少師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駐節成州玠弟兄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史云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信然及卒思慕之為作廟以祀諡武安號忠烈淳熙中追封為涪王

已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夏正德三年西遼康國二年

冬十一月孫偃賈世芳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

鳳三州以固蜀

張浚承制拜涇原經略使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

是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

處置使便宜黜置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以端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劉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庚建炎四年金天會八年夏正德四年西遼康國三年春二月金婁室攻環慶曲端遣涇原統制吳玠

拒於彭原敗績端退屯涇原

婁室陷陝州遂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

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玠怒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由是二人有隙

案胡世將吳玠墓志云建炎四年春公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室以兵數萬出麻務鎮公與戰於彭店原士殊死鬪殺傷過半敵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

制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官撫處置司將合五路

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敵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為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葦澤非

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糞土踰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尙原積粟給兵列柵其上或謂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可破

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

又案安化縣志彭原廢縣在縣西南八十里本漢彭陽縣地後魏破赫連定於此置彭陽縣隋改曰彭原因彭池原為名唐武德初改置彭州貞觀初州廢縣屬甯州宋屬慶州元

省

秋七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九月張浚使其都統制劉錫帥涇原等五路之兵與金婁室戰於富平敗績浚

退軍秦州

浚聞兀朮將至檄召涇原劉琦熙河劉錫秦鞏孫僊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諫

皆不聽遂行次於富平縣婁室引兵驟至進薄諸營劉錫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趙哲軍潰敵乘勝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自是關陝不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冬十月涇原統制張中孚經略司幹辦趙彬叛降於金

環慶路統制慕容洧叛附於夏國蓋張浚富平之敗

斬環慶經略使趙哲將統制官慕容洧為環州豪族遂自慶陽叛投夏主乾順乾順納之

十一月金人陷原州

經略使劉琦退屯瓦亭

案郡國志烏氏縣有瓦亭晉太原十二年苻登與姚襄相持於瓦亭元興初魏主焜遣拓跋遵襲沒奔干於高平沒奔干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而還唐至德元年肅宗幸靈武牧

馬於瓦亭元和志瓦亭故關在平高縣南七十里即隴山北陲隗囂使牛邯守處在今平涼之西固原之東

慕少堂曰余遊西湖弔宋鄭王劉武穆錡之墓而遺址不可考矣錡天水人與隴干吳玠吳璘保守西陲以禦金人世所稱為三將軍者也夫以兀朮之數憤數入張俊秦檜之搆和罷兵微三將軍則東南半壁久為胡人芻牧地矣而順昌之捷史稱神奇制勝金人至不敢道姓名錡之功又豈吳氏兄弟所企及耶不意數百年後西湖寺僧以錡為苗劉之

劉寃乎哉

金人復陷渭州鎮戎軍

涇原既陷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洵復引金兵陷環慶

辛亥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夏正德五年西遼康國五年

春二月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

金人以兵少不敢由

秦亭聲音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輔已為金人所執不屈被殺所部第六將韓青者簡行從惟輔為敵所得亦罵敵不降而死知蘭州龜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破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學及其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守不降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

案靜甯州舊志德順廢軍在州東宋置九域志德順軍慶歷三年以渭州隴干城置通考德順軍漢蕃互市之地在六盤山外金皇統二年升爲州元省清爲州今改縣

又案宋史關隴既失守節死義非僅劉惟輔一人金人破隴州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賣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

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污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入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陣不然死於敵遂

戰死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爲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仲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甯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甯州論死

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洵爲金人所攻袒臂而戰及戰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原縣李喆獨不降與其

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又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寨田敢者嘗得

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縑書

之其家屬配曹州劉豫又升渭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卽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洵守環州案李心傳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

用兵錄所書紹興元年三月事猶未詳盡宋史熙河副總管劉惟輔之死則在紹興元年二月當時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蓋金史天會九年正月宗弼阿里布破鞏河蘭廓積石西甯諸州三月又破階州張鈞續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則六路盡失在二月間鈞所書者則據宣撫使案牘時日稍遲余既攷其日月又恐死義者之湮沒無聞也并附於此月之後

秋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先是浚使張彬至渭州謂端曰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

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浚不然之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謂宜訓兵秣馬不宜妄舉浚疑端有異志遂罷其兵柄至是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遷其官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乃撫端詩涉譏訕送端於恭州獄使司獄康隨殺之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悵有叛去者

案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愛之甚於子息部下有康隨者嘗以事忤端鞭其背遂深憾及端在恭州獄張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呼鐵象可惜者復數聲既死不旬日鐵象亦死矣

幕少堂曰曲端之死張浚殺之而實吳玠殺之也玠德順軍人端鎮戎軍人同隸隴東玠初起兵涇原以端長於兵略且負時譽乃與之招流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積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踰河飲馬豈非可共患難者耶至是浚聽玠之纒言而置端於死胡虜未滅自壞長城與秦檜之害岳武穆何以異哉

申庚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夏大慶 夏五月金撤離喝復陷陝西州郡 先是紹興八年

檜使王倫至金金主以其侍郎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許歸陝西河南地後復使倫至金人歸河南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自祁州渡河移行臺於大名府至是兀朮以歸河南陝西為非計遂寇河南使撤離喝自河中趨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金人犯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

守臣曲汲棄城走經略使田晟率兵來救撤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住兵大蟲嶺撤離喝覘之

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撤離喝退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多虜遂引去案宋史初金人之渡河也利州路經略使楊政尙在鞏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尙在邠延環慶經略使范宗尙在金州而主管邠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使司參謀

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
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
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為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纔五六
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師使用赴敵渥不識也璘獨
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
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
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
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帳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願謂
世將所親曰渥為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
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他日無忘渥言

閏六月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之

初完顏果既為王彥所卻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

為陳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己至中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甲申
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為晟所破會降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
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
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甚銳晟不
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
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

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辰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守之計保險亦自固矣

壬午紹興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將復鎮戎軍仲遣副將趙銓

代金攻下鎮戎軍金同知渭州秦弼及其子嵩來歸

閏二月姚仲遣將復原州仲又攻德順軍敗金人於瓦亭砦

三月金人犯鎮戎軍攻原州

夏四月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仁閔姚志並聽節制相機圖復涇

渭等州

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抽兵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九千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所

更用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傷甚眾勢將不支守將段義彥鞏餘告於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唇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於官撫司乃就令弼盡

領四將兵應援段義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仁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仁閔以原州急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慕少堂曰原州被圍久矣渭州在其南鎮戎軍在其西而皆不能救德順軍遠在山外就今日地形觀之毋乃道阻且長乎豈知六盤道未鑿以前隆德在今火家集通邊近今固原界其往援也亦救災恤鄰之義惟兵力未免單薄耳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都統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

以精兵同所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幹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霧鬆河賊已濟毀

其津口赫舍哩志甯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圖克垣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至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甯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甯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兵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風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垣克甯追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甯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

馬射賊引卻而南克甯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澗北金軍大隊至幹罕遂引去

姚仲救原州及金人戰於九龍泉北嶺敗績金人屠原州

仲自德順至原州由九龍泉上北嶺與金人戰數敗

之既而令諸軍持滿引行以慮士敏為前陣所統軍六千為四陣仲兵為後拒與敵鏖戰開合數十回輜重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帥三十餘人乙未晦金人遂屠

原州吳璘次大幽嶺下姚仲於河池獄令師顏代之

案縣西鄉二十里有九龍廟說者謂即古之九龍泉又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日鼯

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跌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日蒲

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金鐘上紐是也四曰狸狂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日饕餮

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日睚眦性好殺故定於刀環八曰

金狔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附錄國聞週報近載陳乙威君龍生九子談其辭曰據楊慎外集錄龍生九子一文載三十二期報內楊慎則據李文正疏文影響記之者也所謂影響猶印象也其不能盡確蓋

可知矣明弘治中孝宗以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不知其典實御書小帖以問

內閣李文正據羅玘銘續之言具疏以對由是李東陽懷麓堂集沈德符野獲編對龍生

九子事爭相記載而以陳仁錫潛確類書所記頗爲一般所引用但其事荒唐無稽所言各異然其傳說之由來則甚遠也班固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有獸曰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聞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明人所謂蒲牢好鳴形鐘紐上者卽根據此說潛確類書云蒲牢好鳴形鐘紐上列於第一升庵外集謂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列於第三類書第二囚牛好音形胡琴上第四嘲風好險形殿角上爲外集所無外集第五之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第九之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爲類書所無此可以相抵狴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外集列第四類書列第七文爲狴犴好訟形獄門上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謂竊下亦作蚺蚺兩書均列第六外集謂蚺蚺好水故立於橋柱類書謂竊下好負重形碑座上音同字異而所好各別睚眦好殺外集列第七謂故立於刀環類書列第九謂形刀柄上狻猊均列第八外集謂好煙火故立於香鑪類書謂好座形佛座上外集第二螭吻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類書第三蚩吻好水形橋梁上懷麓堂集亦作蚩吻但言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象以實物證之當以類書爲是至其形於某種器物之始以漢碑論大概無竊下蟲屬外集謂蟲屬好負重今碑下跌者是也類書謂好文形碑碣上之製其他如由考古家證之亦一極有興趣之工作也

秋九月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與戰敗死

自此以後紹興秦隴而陝西涇原俱屬金

甯宗癸酉嘉定六年金宣宗貞祐元年夏光定三年蒙古太祖建國八年冬十二月夏陷金涇原夏乘金有蒙古之難遂陷涇原復進

圍平涼時平涼新被蒙古兵夏兵復往攻金陝西按察副使盧庸與知平涼府蒲察鄭留團士兵招潰卒竭力禦守矢盡庸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竟不能克初夏執夾谷守中既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兵怒乃交刃殺之同時有劉德基者城破不降殺之德基大興人以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帥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帥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肯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殺之

甲戌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四年蒙古太祖九年春三月金命涇原鎮戎等路屯兵備蒙古金宣宗命

涇原鎮戎邠坊邠甯乾耀延安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堅守要害分渭南州邠步兵助屯以備蒙古

夏四月金分兵屯平涼涇原諸州置元帥府於平涼選精兵六萬分屯於平涼涇原諸州以秦州防禦使女奚烈古

里行元帥府於平涼

庚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二月夏攻金鎮戎金師敗績

甲嘉定十七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夏乾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蒙古木華黎軍克涇原乾邠等州

自是原州

歸於元後元主避暑六盤山遂以為安西王大帳房治關中至劉福通兵起攻關中州縣而原州屬明矣

案固原州舊志六盤山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南接隆德華亭二縣故謂之絡盤道亦稱六盤口元世祖來自和林有事陝蜀恆屯兵於此元貞二年自六盤至黃河立屯田置兵

萬人上有清暑樓元安西王所建明洪武初大將軍徐達屢敗元兵於六盤即此

又案元史趙炳傳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安西王之北征也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誅其首惡既而六盤復亂炳又討平之王還自北嘉歎戰功賚賜有加是六盤不徒

為避暑之宮且為屯兵之地

元

順帝辛丑至正二十一年李思齊築原州城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明

太祖已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出蕭關克平涼遂下原州涇州達還自臨洮遂下隆

德越六盤山至開城元殘部萬戶八丹以韃靼降復克平涼涇原達以陳壽守原州余思明守平涼黃旺守涇州

秋七月元將擴廓帖木爾遣將韓扎兒陷原州指揮陳壽陷沒擴廓帖木爾一作庫庫特穆爾故元

左丞相河南王太原留守世所稱為王保保者也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大將軍徐達下太原保保走甘肅與張良臣相聯絡良臣初據慶陽聞王師四征請降已而復叛徐達督兵圍之良臣求援於王保保保遣將韓扎兒攻破原州以為慶陽聲援指揮使陳壽陷沒達使右丞徐禮扼驛馬關以當原州之衝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扎兒復陷涇州馮勝等追之扎兒遁去良臣內無糧餉外無救援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其黨姚暉開門降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

案清溪雜筆以為擴廓即王保保其先世代為王故云王保保也保保當時尊稱之辭明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為好漢眾以中山開平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善保保於至正二十八年間留守太原及太原失由晉北至甯夏鳩率勁旅聲勢洶洶為故元復仇後由隴東至定西屯軍車道峴直搗蘭州及沈兒峪失利北走和林為邊

患者又
十餘年

慕少堂曰余嘗閱明功臣錄每傳有云廓擴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為犄角之勢又讀龍飛紀略或獨書或連書皆如二人保保作何解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及覽劉基傳基有妻喪請告歸時帝力營中都又銳意滅擴廓帖木兒也元史反略而不載意其曾殺失利竟走沙漠迄為邊患始知王保保即為擴廓帖木兒也元史反略而不載意其曾殺詔使迹近跋扈故削而不書與然守正不撓得天地正氣始終不肯降明則又元之文天祥也彼讀聖賢書報願事仇而自以為得計者視此能無愧乎

將軍馮宗異破走韓扎兒復原州

八月以溫漢臣守原州

徐達以故元歸附官溫漢臣署原州同知原州判官劉伯溫逃自甯夏來歸復以為判官與指揮劉廣鐵甲馮共守原州大將軍已

定慶陽已丑歸至原州三將軍俱來會

徐達平慶陽還自原州元將賀宗哲自六盤北遁

憲宗丁亥成化三年套虜陷開城遂寇鎮原

有虜數百自西北來邑人閉城邏守三日始退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案開城漢安定郡高平縣地唐屬原州原州即今鎮原縣開城以東為鎮原高平縣地見陝西通志宋於開城置開遠堡隸鎮原鎮戎軍元於開遠置開城縣尋升州始於鎮原之鎮戎界分東西矣其故城在固原西南四十里

戊子 成化四年石城土達滿四反鎮原戒嚴滿四一名滿俊殘元部落也俊之祖有把丹者仕平涼為萬戶聞太祖革元命洪武初即

率所部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縣固原里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地無科徭俊為把丹之孫素獷悍藏匿奸盜正統丁亥倡謀從北虜至是適有獄辭連俊有司迹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眾為亂反時成化四年夏六月辛亥日也據石城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眾至數萬關中震動命任壽陳价討之

孝宗 辛酉 弘治十四年開闢固原衛先是景帝景泰元年割鎮原西鄉拒城較遠之地始築固原巡檢司城以防套虜至是固原遂為重鎮明

年移開城遺民於衛城復於衛城設固原州從三邊總制秦紘之請也

案固原漢廉縣地屬北地郡後漢書鮮卑和連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即死地理志北地有廉縣水經注廉縣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之士率為狄場故城舊壘盡從胡目又云石門水徑廉城東高平川東北流逕廉城又東北逕三水縣西袁了凡曰固原古開城地又隋志安定郡有安武縣新莽時改曰安桓當是固原縣地

募少堂曰當金以前平涼之路未開鎮原最爲重要自金於平涼置府平涼始爲通衢自明於固原開置制固原始爲重鎮汾陽之鎮朔州韓范之司涇原楊一清王瓊秦紘之總制三邊皆時勢所不得不然惟地重則官尊役繁斯賦重固原民衆又多一番擔負地方亦嘗有寇氛矣

武宗乙亥正德十年夏四月套虜掠固原州至彭陽城在縣西鄉遂東掠鎮原北虜掠固原之西驛

子川響石溝遊騎至於彭陽鎮原五月又大掠固原隆德靜甯七月殺西安府同知於固原之南郊官軍弗出八月初二日進掠平涼營於南山涇川散掠所屬州縣東至涇州之

亭口南至隴之汧陽時承平日久民不識虜不知避驅掠人畜數十萬全營北去蹂踐千餘里村落爲墟

案平涼府志生員蒙廷珪上巡按御史常在書稱時有榆林副總兵安國將兵三千在鎮原縣指揮吳寵將兵一千五百在彭陽城乃任虜抄掠亦當時武備之疎

世宗壬午嘉靖元年秋八月套虜掠鎮原至縣城外並縣東南屯子鎮淺河館等處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套虜至鎮原東北石泉堡甯里殺掠人畜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三邊總督張珩令鎮原修堡寨爲防禦套虜也知縣雙樹聲奉令後查境內有二十七堡皆修焉

案鎮原即古原州及鎮戎軍地西北重鎮歷代用兵其堡寨遺址猶存茲記其名稱里數
 金城堡西三十里陳越堡北二十里郭家堡西四十里王峴堡西五十里楊家堡西七十
 里白馬堡北五十里王祿堡北六十里柳家堡北一百二十里鄭家堡東四十里劉家堡
 南五十里高家堡東八十里馬家堡東北九十里附翼堡東南八十里高祿堡東南七十
 里張道堡東北一百里石窟堡東九十里陳家堡東南七十里張家堡南二十里安家堡
 西二十五里蘇家堡西三十里關王堡南二十里大王家堡西六十里關門堡南六十里
 李家堡西南三十里劉倪堡東七十里朱家
 堡東二十里龐家堡東三十里共二十七堡

募少堂曰自金張中彥鑿六盤水洛之徑平涼遂為通衢鎮原遂為山僻小縣矣然鎮原
 疆域東暨慶陽之甯州一百四十里西暨固原六十里南暨平涼六十里北暨慶陽之環
 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蓋暨涇州西北蓋暨固原前代所修之二十七堡尙堪禦虜也明嘉
 靖時套虜猖獗偷由環縣至鎮原西鄉則去固原不遠矣然則各堡之修其可須臾緩耶

莊烈帝王崇禎五年清太宗天聰六年夏五月甯塞逸賊與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川

三邊總督洪承疇總兵曹文詔擊破之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洪承疇從邠州問道至慶

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亦至會於西濠夾擊破之賊遂遁去

壬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

冬十月環縣賊許申陷鎮原

十月十三夜申率衆陷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馬總兵繼

將官受賊賄不戰而捷取良民首級以報

環賊王老虎大掠鎮原

在縣屠殺居民焚毀廬舍財物人畜爲之一空

癸未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

冬十月環賊王老虎赴平涼

降賊王老虎駐鎮原聞李自成陷西安復叛圍攻平涼歷半月

闖賊將賀錦率馬步二十四萬至平涼官紳迎降王老虎亦降是日白虹貫日

案舊縣志時邑宰朱誼濤因公赴平涼適降賊王老虎圍城已而賀錦至因作詩以紀之其辭曰小人面易革其心猶是兩乘隙觀變生熟技復俱癢窮民易鳥合倏忽結成黨平

涼人馬空奢望容易搶坐困關東西半月不能上地利雖高深所賴餽糧廣人各爲身謀鼓厲摩拳掌下石推山崩飛礮連天響空房儘堪拆焚燎徹宵晃晝夜環而攻山鬼技日

長獨坐城南街寢食都忘想捫心側耳聽中夜嘗慨慷王朝氣連衰四處伏戎莽旣來大敵侵復遭小寇攘全秦土盡崩收兵何所仰拒小以待大此患方解網無奈虎豺來狐豕

咸稽顙人事已莫支天日亦皆曠萬命頃刻間屈身爲民枉

清

仁皇帝甲寅康熙十三年冬王輔臣叛據平涼遣偽將占領鎮原時平西王吳三桂叛平涼提督王輔

臣率兵進剿至陝西甯羌州兵譁殺主帥莫臣遂叛還據平涼響應三桂平慶所屬州縣盡為所陷十五年內閣大學士圖海討平之

庚申康熙十九年冬環縣賊鄧萬才糾合鎮原賊耿飛馬玉等作亂鎮原之北與環縣鄰萬才與耿

飛馬玉聯合為閩閩害時鎮原縣知縣宗書江南興化進士先任四川巫山縣吳三桂反變姓名逃歸京師是年出宰鎮原聞方山賊起亟請兵駐防鎮人深以為苦

案鎮原舊志縣北九十里有大小方山與環縣接壤其形皆方故名明末李自成黨羽一斗穀聚此作亂後為陝甘之患清初耿飛馬玉等據為巢穴

癸亥康熙二十二年春三月賊渠耿飛復亂於慶陽駐鎮原防軍剿平之慶陽所屬地方有賊

渠耿飛聞大軍征蜀隴右兵備空虛嘯聚山谷間僭稱王設偽總兵副將等官帝命大將軍公圖海將軍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即速遣官兵赴剿

案舊志康熙二十二年春賊酋鄧萬才耿飛馬玉等攻破環縣殺知縣羅斌鎮原洵懼時縣令宗書預請甯夏玉泉營防兵駐荔家堡涇州營游擊柳生甲聞變率兵趨環縣曲子

鎮搗賊巢牽其進退涇州獲全鎮原以有備無患後大兵會集賊黨皆伏誅

慕少堂曰十九年冬環縣賊糾合鎮原賊作亂知縣宗書請兵駐防為百姓除害蓋明者觀禍於未萌况已著耶百姓以增加負擔頗有怨言及亂平則又同聲稱頌故賢有司為地方辦事貴能任勞任怨久之自有公論在焉

穆宗 癸亥 同治二年 太平天國 夏六月陝回馬正和犯平泉鎮 縣之團總慕性生死

之 自陝回白彥虎等踞慶陽董志原號稱十八大營糧秣所需不得不取諸隣縣鎮原與董志相距僅一百餘里賊時來侵擾防不勝防附屬生慕性生家鎮原南鄉之平

泉鎮聞而嘆曰事急矣明者觀患於未萌况已著耶賊所以常擾鎮原者為糧耳糧盡則縣城不可保矣危乎哉若不請兵助援吾屬皆俎上肉耳乃赴平涼效秦庭哭知府田增壽以援軍近失利郡城危如累卵自願不暇違言救人飭令練團自保即以性生為鎮原團總歸傾家所有以之購戎器繕堡寨編子弟於行間鄉人來從者約四百餘故擐賊最力其受禍亦最慘至是馬正和率眾萬餘人撲平泉鎮環而圍之駭然而霆擊之性生披甲陷陣氣不少餒以子慕時姪慕暉為左右翼指揮團丁四百餘人分途堵截卒以眾寡不敵同死焉性生死其家屬罹於難者男婦少長都七十餘人後關隴肅清總左宗棠奏聞性生給予雲騎尉世職從祀忠義祠並由藩庫給銀建坊時暉並各予以世職

慕少堂曰甘肅之重要在平涼而平涼之保障在鎮原東連陝西北鄰甯夏西為往甘涼大道在金以前平涼之路未開鎮原西南如當原瓦窰坡及新城實當甘涼甯朔之衝為用兵者所必爭之地秦始皇登空同望鷄頭山漢武出蕭關巡北地郡以及匈奴西羌吐蕃夏元昊入寇邊境皆取道於此故鎮原為古戰場地當是時白彥虎踞董志原鎮原尤為賊往來必由之路袁袁諸公不此之慮徒令人民練團自保而不發一卒不予一鏃坐視生靈塗炭自撤牆垣鎮原失而平涼無恢復之望矣

戊辰 同治七年春三月陝回襲取鎮原縣城陷之

陝回盤據慶陽董志原距鎮原太平鎮最近賊時來鎮原打糧打糧者殺

人放火搶掠婦女及財物也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先後入城避難其守城最得力其歷時亦最久久則怠矣是月初九日夜賊由北城爬牆而入適守城團練正在夢中及覺賊已占領玉皇山山寺雖有警鐘撞者無人以致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賊屯據兩晝夜滿載而歸去後即行克復六月城又陷官紳逃往縣西鄉大戶坪堡城內無一人矣九月大戶坪又陷代理知縣魏光第被執不屈死鎮原之亂至此為亟

案重修鎮原縣志邑貢生王連陞於同治七年城陷後逃亡於外有題壁七絕八首其一云原州田舍半成焦殺氣沉沉總不消未解遺黎何罪孽孤城到底破殘宵其二云數年警備一時疎堅壁誰教北面虛總有鶴謀人引線撫心應悔愛吾慮其三云宵來人每怪鐘鳴警夜何曾響一聲不是閭閻貪睡穩豺狼那得入山城其四云人聲雜亂鬼聲哀夜

黑風陰城半開數萬生靈兵火劫難憑佛手引春臺其五云殺豎陡起怨城高士女紛紛越堞逃平地有時流作血死屍多少落城壕其六云總然離脫難中身旅次零丁孰惜貧遙指人煙相識處有親此日竟無親其七云只說紅顏薄命多無顏裙履命如何鶯聲啼盡杜鵑血苦雨酸風幾陣過其八云憂心如醉亦如癡日午無餐尙耐饑惱斷肝腸多少恨題箋聊作解愁詩

己巳同治八年春三月蜀軍統領黃鼎勦平鎮原安家山土匪

安家山在鎮原縣南川俗名安家蹈山拒

城二十里當是時土匪蜂起屢與官軍抗鼎率兵勦平之

鎮原縣始設官辦公

鎮原屢經匪患逃亡一空蜀軍統領道員用黃鼎搜勦涇慶零匪道經鎮原登城四顧絕無人煙慨然曰何蕭條一至此乎雖然是

不可以無官乃以隨員廖溥明權知縣事並呈報署總督穆圖善時衙署焚燬蒿與城齊溥明僑居縣南里餘黃蛟岔民房廣張布告開始辦公招集流亡設法賑濟又爲之發牛隻散籽種設集市於桃園子於是荒殘者漸葺轉徙者來歸

慕少堂曰同治回亂以來以書生出入行陣間而每戰必勝者黃鼎一人而已初攻藍黨於階州繼收剛八於威戎終隨湘軍進征金積堡才既優也勤亦茂哉而其功之最著者

大事紀下

蘭州浚華印書館排印

長武原一戰舉陝回十八大營多年盤據之董志原一旦收為國有隴東父老至於今稱頌不忘及關隴肅清移防陝北竟遭暗殺噫何斯人而遇斯禍也可慨也夫

德宗 己亥 光緒元年春二月鎮原紳民籌款助修貢院

初陝甘合闈每逢鄉試之秋甘肅士子赴陝西應試中額僅止

十八名益以家計貧寒道途為遠故諸生附府廳州縣籍後有畢生不能應鄉試者有中道連遭致誤場期廢然而返者有資斧耗盡抑鬱成疾以歿不得生還故鄉者良可慨矣軍興以來元氣大傷同治癸酉科赴陝應試者僅二千餘人其他有志之士徒以資斧無措不能遠行適陝甘學政許振禕按試來甘士子公懇分闈時總督左宗棠在肅州大營學政將呈詞咨送行轅左宗棠令行甘布政按察兩司議詳及宗棠由肅州凱旋又據蘭州紳士滕烜道員曹炯及漢回士紳等聯名呈稱捐建貢院擇定袖川門外地基籌備甄瓦材木已有頭緒請援照湖廣雲貴鄉試分闈取中例等語於同治十二年奏請在案幸蒙俞允比照各省中額最少之貴州每科取中四十名又增加甯夏涼州莊浪三滿營中額二名共定四十二名當由各府廳州縣共捐銀五十萬兩在蘭州袖川門外海家灘地方基縱百四十丈橫九十丈外築城垣內建棘闈中為至公堂堂前為明遠樓樓左右為南北號舍西為龍門為連三門均為大門均有穿廊大門左右有雨廊有點名廳有搜檢廳左廊盡處有土地祠前為闈牆有南文場門北文場門內俱有點名廳門外迤南為外官廳為外供給所至公堂後有牌坊柵欄柵內南為執事委員廳北為受卷所後為觀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橋左右有公字過庭南為監臨部堂署為提調道署監臨署後為內

供給所署東爲對讀所爲彌封所北爲監試道署署東爲各房科爲稽錄所爲收掌所堂後左右爲走廊中爲穿廊接內簾門門左右爲官廳門內左爲內監試署右爲內收掌署中爲衡鑑堂堂左爲南衡文署右爲北衡文署後爲雍門門內左爲南五房右爲北五房東爲錄榜所是年七月落成惟明遠樓未建以席棚代之十一年總督譚鍾麟增修三十年作廢今之甘肅學院造幣廠機器局權運局潛園等處卽甘人公共建築之舊舉院也

案慕研齋文集謂光緒二十三年總督陶模欲奏停甘肅棘闈仍舊合併於陝西肅自甲午戰後蘭山求古兩書院肄業生喜談政治動輒聯名遞呈所致豈知經義治事胡安定設兩齋以課諸生矣溯而上之春秋時子產不毀鄉校導之使言知其有裨於政也秦禁偶語禁腹誹其如公理之不可遏何前漢太學生王咸舉幡以救司隸鮑宣會者千數後漢黨錮禍起郭林宗倡義太學三萬人從之當時公卿皆畏貶議北宋時生徒毀政孰明蘇頌之心追逮踰年遽起虞蕃之獄則太宗興學之功亦不可誣也凌夷至於南渡而學校之干預殆非一人也

慕少堂曰通渭李南暉先生言功令以制藝取士家家讀孔孟之書是默繫乎世道人心非淺誠哉是言也國家多一讀書明理之士社會卽少一干名犯分之徒古昔盛時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雖邊遠如甘肅士有定志而無妄念早夜孜孜舉業之不能精而不憂爵祿之未至惟中額少道途遠未免向隅耳左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宗棠奏請分闈就近應試即社會上文明之物質亦多賴以發明其益為無窮矣後來者謂為多事是誠何心哉

丙子光緒二十一年春布政使令鎮原清丈地畝變通稅則章程

甘肅土地不盡磽薄而則較輕地丁所入載在

典册者撮其大要不外銀糧草三項大抵近於內地各州縣則徵銀近於邊地各州縣則徵糧草居內地邊地之間者則三項兼徵查戶部則例載甘肅田額共二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二十一畝內分民地屯地更地土地司監牧地等項共額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二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千七百餘兩糧四十八萬四千九百餘石草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一百餘束其賦則民賦田每畝科銀二毫至一錢五分四毫零不等糧三勺至八升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一厘二毫至六厘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厘八毫至一分七厘一毫零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厘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七分五厘零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四升一合八勺七抄有奇草五分八毫有奇番地每畝糧四合至三升不等監牧地每畝科銀六厘此按地納賦之正額也雍正五年攤丁於地每丁一口徵銀二錢以康熙五十七年丁册為定共民屯更丁稅銀六萬一千九百四兩三錢三分有奇遇閏加徵銀二千四百三十三兩七錢四分零皆併入地畝隨糧交納甘省糧册向分河東河西科則不同河東如蘭州鞏昌平涼慶陽等府秦階涇固化等州廳所屬糧輕丁多每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五分九厘三毫零遇閏每銀一兩加徵銀一錢七分四厘八毫河西如甘涼甯夏西甯等府安肅等州所屬

所屬糧重丁少每銀一兩攤丁銀一分六毫遇閏不加徵此丁附於地之正額亦載在則例者也查民屯更賦則輕重等級係以人定以事定非以田定民則土著屯則以食餉之兵懇地升科更則以他人之田芸為己有故科則之輕重各殊今代遠年湮滄桑屢易名目未改事實全非至土司地監牧地皆唐宋以來舊有名目似尤不應溝分至是關內肅清左宗棠以兵燹後戶口逃亡地畝荒蕪何處為民地何處為屯地何處為更地均不能確指鄉民避重就輕書吏亦因緣為奸乃派員會同各縣知事認真清丈地畝變通稅則章程將地畝分為川原山三等每等各分三則其各屬田額賦額均查照賦役全書數目支配調查皋蘭縣清丈地冊及銀糧草冊上上川地每畝攤糧三升七合上中川地每畝攤糧三升二合上下川地每畝攤糧二升七合中上原地每畝攤糧二升二合中中原地每畝攤糧一升八合中下原地每畝攤糧一升四合下上山地每畝攤糧一升下中山地每畝攤糧七合下山地每畝攤糧四合其最下下山地亦有每畝攤糧二合者又每糧一石隨征銀五錢二分一厘二毫三絲五忽六微六纖草七分四厘三毫八絲七忽八微五纖此其大較也其未遭兵燹未經清丈者悉仍其舊

慕少堂曰田以畝計起自黃帝唐高祖定度田之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楊炎又定兩稅法頗便於民至明張居正柄國變兩稅為一條鞭即今地畝應納之地丁錢糧也甘肅土地遼闊匪旱頻仍益以輿圖不確冊籍多訛糧稅比較遂致舛錯支挪不可究結在承平時猶難整理况同治以來回變十餘年間閭閻所存無幾不均之患影響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民生左宗棠認真清理務期賦由地生糧隨戶轉富者無抗匿之弊貧者無代納之虞以收田賦平均之效國家歲收亦因之充裕可不謂之愛民乎哉

光緒十年春布政使譚繼洵令鎮原種桑

以鎮原地本周原土宜種桑故也

附錄布政使譚繼洵告示其辭曰照得樹桑養蠶其利甚溥考之蠶桑書云每桑一株約採葉三四十斤有桑五株可養一斤絲之蠶每地一畝種桑四五十株收絲八九斤值銀一餘兩不等以一畝地而所獲如此之多利莫厚於此矣現查甘省各屬多貧種蠶粟之利而不知蠶桑之利更大種蠶粟一畝僅獲銀數兩而止種桑則加數倍且種蠶粟則廢膏腴種桑則路旁隄畔隨處皆宜種蠶粟則妨農功養蠶則家人婦子皆能從事種蠶粟則勤勞三時養蠶則祇用農隙種蠶粟則歲祇一收種桑則利可久享種蠶粟則旱澇易傷種桑則凶荒有備種蠶粟則田有賦稅種桑則地無徵輸種蠶粟則毒流民生種桑則暖被天下功孰難而孰易利孰少而孰多爾等試詳思之未有不恍然悟者或謂甘省地氣高寒不宜蠶桑不知凡可以種樹之處即無不可以種桑有桑即可以養蠶况蠶事見於爾風爾即今之三水距甘省不遠此甘省宜於蠶桑之明證也或謂蠶桑之利甚遲不知地道敏樹而桑又本易生之物種桑子二三年可長五六尺即可採以飼蠶若接桑枝壓桑條則不過一二年耳利亦何嘗甚遲或謂甘省桑葉必俟四五月始能發生蠶出早無葉可喂殊屬不然本司歷年由甘南取來蠶種在省城試辦先放陰涼之處蠶蟻不出迨桑葉發出將蠶移置暖處蠶蟻即出如法喂養結繭均厚實光瑩繅絲亦好此甘省試

辦蠶桑已驗之成效也本司前任鞏秦階道時曾勸諭民間種桑由漢中購置桑子分給各屬並頒發蠶桑簡編令地方官詳細教導現桑葉已可飼蠶結繭所獲絲繭酌定價值收買茲擬以此法行之通省除將蠶桑簡編並由漢中採買桑子分發各廳州縣轉發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即便遵照成法種桑養蠶如取獲絲繭在近省地方者卽送交本司衙門過秤給價離省較遠之處卽送至本地方官衙門本司已飭令地方官收買當面過秤立時按照斤兩核算先行墊給價值由本司如數發還或銀或錢均聽爾等自便經手人等如有秤多報少勒抑短價情弊許卽喊稟以憑嚴究並令卽赴本管地方官衙門請領蠶桑簡編並所發桑子遵照成法布種倘敢再行偷種罌粟一經查出定卽嚴行懲辦不貸

慕少堂曰漢志有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幽之舊俗也後世蠶業廢棄幽非古之幽矣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已二千年於茲鎮原地連古幽宜於蠶桑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夏五月回匪夜入海城縣戕官劫獄鎮原戒嚴以縣西鄉毗連固原故也是月

初八日固原直隸州匡翼之平慶涇固化道祝維城先後電報本月初七日夜被河州回匪百餘人爬城進署戕殺該縣知縣惠福同妻富察氏其弟妻富察氏及女舒魯穆氏均受重傷並殺斃幕友許茂梧家丁孫喜燒毀大堂焚劫獄庫奪去監犯李倡發殺斃在押犯證暫革武生王定乾要證馬剛明流犯老黃當經鹽茶營都司劉繼仁典史方傳宗同在城文武督同兵民擊斃格殺首賊馬海及紅頭髮並無名賊匪一人獲龍二克等八名匪等逞兇拒捕兵役商民帶傷五人又傷斃客民胡姓一名登時擊退出城並經該道祝維城就近移調馬駐紮黑城之陝提標達春馬隊馳往該縣及委前署鎮原縣知縣胡應魁前往代理縣事總督楊昌濬以境內防練各軍多調赴循河無營可撥比即電請護理陝西撫臣張汝海飛派撫標馬隊二營來甘勦捕並行司通飭各州縣文武一體派撥兵役督率民團合力兜捕適甘肅提督李培榮過路平涼昌濬即咨請暫駐固原馬步各營旂由其就近調度並固人心浮動一面電飭匡翼之將獲匪八名於訊明後即行正法

案固原所屬之海城原名鹽茶廳回多而漢少同治元年回匪倡亂與金積堡聲息相通數百里之間烽火相望殺掠幾無虛日賴元勳饒將繼踵經營始得內清腹地重見太平然猶參用撫綏僅乃粗定同治十三年總督左宗棠奏請改鹽茶廳為海城縣歸固原直隸州管轄以資安撫而一事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故態復萌河湟亂機於是乎起矣

又將煩兵力也回情之反覆如比

慕少堂曰海城之變經提標中軍調精選馬隊旗官匡某帶隊馳赴海城堵擊伐官之河州回匪匡旗官聞調畏怯戰戰兢兢登時斃命二十九日總督接固原來電知海城起事之回匪尙盤踞新堡子一帶陝西馬隊以山路崎嶇棄馬爲步又因衆寡不敵未能登山仰攻於是甘提李培榮以所帶之親兵輪夫湊成六十人前往助勦噫甘軍如此尙望其

能平賊耶

丑辛 光緒二十七年春隴東大饑鎮原尤甚

去歲夏秋兩季鎮原顆粒無收適拳匪釀禍聯軍入京兩宮倉皇西狩大吏未便請賑令

地方自行設法本年春又不雨以致糧價踊貴比戶枵空救濟單乏民無所得食餓殍滿道鴻雁哀鳴邑貢生包中廉商同知縣汪宗瀚借公款銀貳千兩倉糧肆千石又借江南

義賑銀叁千兩分散饑民全活後數年大吏催還前借庫款中廉又請於知縣張文泉詳請豁免經總督崧蕃據情入告奉旨允准

慕少堂曰語云公款絲毫爲重斯言洵不虛哉鎮原借公款銀兩賑濟災黎至是年五六月間麥秋至蚩蚩者氓飲水思源一線生機未始非公款有以救之也曾幾何時政府嚴令如數繳還賴大吏奏請豁免幸沐允從否則有賣兒鬻女以償者矣今之侵吞賑款至數十萬元之多而政府置若罔聞豈今昔情形有不同歟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民國

丁巳民國六年巡按使張廣建擅加甘肅田賦鎮原正糧每兩增加庫平銀壹兩

柒錢伍分

甘肅田賦素有定額前清二百六十餘年未加分毫所有一五耗羨及藥味朝覲茜草等項早已併入田賦隨帶徵收廣建濫蔽中央復將一五耗羨及

藥味朝覲茜草等項假借名目歸併田賦項下重行徵收並咨呈內務部存案每正銀一兩徵庫平銀一兩七錢又按照地丁銀每兩附收經費五分財政混亂田賦尊嚴盡失而

人民益困內都冒然批准國會議員李克明提出質問書政府令廣建明白答覆空言搪塞不能自圓其說克明對於政府咨覆甘肅加賦特重各理由認為不得要領二次提出

質問書

附錄李克明第二次質問張廣建書頃據國務院咨覆議員等甘省加賦特重質問案內開查甘省地丁銀兩歸併徵收辦法一案係於上年三月間經由前巡按使咨部呈准辦理此款改徵銀兩確係正賦並非附稅且係起因於割一銀價並非變更稅率卷查前清該省地丁除正銀一兩外有一五耗羨及朝覲藥味茜草等項該省前巡按酌中核定咨部呈准將一五耗羨及朝覲藥味茜草等項歸併徵收每正銀一兩共徵庫平銀一兩七錢並准按照地丁銀每兩附收經費五分等因查甘省地分河西河東去年銅元充斥銀

價驟漲河西銀價通常制錢一仟或一仟一二百文去年驟漲總未超過一仟四百五文
之數河東銀價通常一仟二三或一仟四五百文之數去年驟漲終未超過一仟九百或
二仟之數是銀價驟漲盈餘被折之成數以河西銀價比之爲百分之一六零以河東銀
價比之爲百分之三零合計之爲百分之四六零每兩加收七錢五分合計之則成百分
之七八零除抵補盈餘之銀數外尙贏百分之三四爲盈餘以外之盈餘該前巡按使所
謂劃一銀價者質言之卽維持盈餘維持盈餘只能照盈餘被虧之程度而抵補之不能
於抵補盈餘之外復增加之日只能照原有之稅銀而增其估以爲將來伸縮之地步不
能變原有稅銀而增其額爲稅率變更之行爲宣統元年甘肅清理財政報告以箇頭所
餘之錢改折銀兩恐數目一定將來改良徵收反足爲前途障礙不如先將盈餘提出歸
公仍存其銀額一俟幣制齊一後以爲抵折改良之記數等云老成至計具有深謀該前
巡按使假劃一銀價之名爲變更稅率之實此對於劃一銀價之說不能無疑義者一查
會典乾隆五十七年甘省地丁正銀外有朝覲課程年例料價等名目奏銷冊報歲收朝
覲銀五十六兩零課程銀七百七兩零年料價銀一十三兩零均歸地丁收解撥作兵餉
之用賦役全書秦州階州河州皋蘭西伏羌通渭甯遠會甯文縣成縣等縣均載有藥
味折價及藥味脚價名目歲共額徵銀三百二兩八錢三分三釐均編入地丁內徵收爲
報部正額秦州階州河州皋蘭西和隴西秦安通渭伏羌清水兩當徽縣安定甯遠會甯
成縣文縣等十餘州縣均載有茜草名目及折徵之數自一兩至二兩數錢不等惟河州
多至一十二兩零戶部則例載甘肅額解茜草三千三百一十六觔零折銀四十三兩六

大事紀下

蘭州浚華印書館排印

錢八分二釐茜草舖墊銀一兩一錢八分三釐茜草脚價銀七兩三錢六分三釐共額收銀五十二兩二錢二分八釐向隨地丁徵解為報部正額等云最近宣統三年奏銷冊曰編入地丁徵收官統元年甘肅清理財政報告曰編入地丁為報告正額款以上三項早已歸併地丁徵收矣而三項早成為甘肅徵收歷史上僅存之名目其折數即在該前巡按使所言每兩改收一兩七錢之每兩內檔案均在掌故可考已無歸併之餘地即不應再生歸併之問題不然去年因歸併此等雜項而每兩始加收七錢則去年以前之若干年人民於負擔每兩外並未另有此項之輸納豈人民之延欠耶蓋歸併徵收久矣且三項共額徵銀一千一百三十一兩六分一釐日省地丁額徵正耗三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兩一錢三分九釐零幾至該項額徵之二十多倍假歸併徵收之名為橫徵暴斂之實此對於朝覲藥味茜草等項歸併徵收不能無疑義者二從前火耗一五即今日經費五分之性質火耗一五歸併正解而有經費五分則經費五分亦有歸併之一日若五分經費歸併正銀又將不能不附收經費五分同樣之一種隨加隨併隨加加併無極積微成巨併入歲額即定為歲需耗羨歸公之政策治田賦學者所以非常慎重也宣統元年甘肅財政清理報告一五耗羨多在箇頭之內云一五耗羨銀估在箇頭之內即在額徵每兩之內亦再無歸併之理由民國三年政府通電各省所有徵收費全數歸公准於正額以外附收百分之十以內之徵收費河南等省詳稱徵收費再礙難另收政府於是准由附加稅內提出若干以資抵補甘省去年於黑幕中每兩加收七錢之多而經費五分何不援照先例即於所加之七錢內提出抵補而於耗羨之外又加耗羨經費之外

再加經費五分胡林翼曰官家之所謂小事小民之所謂大事此對於一五火耗歸併徵收再於每兩外附收經費五分不能無疑義者三總之該前巡按使爲見好政府謁澤而漁復避加賦之名造掩飾之詞以財政行政之機關爲誘欺詭取之行爲以國家稅率之尊嚴無明白衆共之信示一經揭開成何事體而政府亦復徇於該前巡按使飾詞以議員等爲誤會故議員等認政府答覆爲無誠心而不得要領甘省今年春旱秋澇現已十室九空而此糊塗負擔復無減讓之餘地民國政治其尙可言除各縣徵收銀價一律按照市價折收已由財政部另文令行該省財政廳長遵照辦理外所有無理加收之七錢五分能否按照附加稅百分之二三通例酌量減免明白規定爲田賦附加稅以釋羣疑而蘇民困茲再依法提出質問限於五日內明白答覆

慕少堂曰民國成立以來調發日加百姓虛弊傷哉貧也其甘肅乎張廣建不惟不知痛癢又從而增加賦稅每畝納銀二兩七錢五分方謂此區區者取之於民甚易也曾亦思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捐百姓將何以求一旦羽檄日聞水旱不節民貧無立錫地公家必取盈其數良善者則鬻女賣兒少壯者則與盜爲伍本根一搖憂患不淺長甘者將何以救之哉

庚申 民國九年秋九月鎮原地大震 是月初七日晨日色昏黃亭午風霾晦冥晚不見月 慕子篝燈方讀書忽聞有聲自西南來殷殷然若春

大事紀下

蘭州浚華印書館排印

雷出土旋卽屋宇動搖器物撞擊坐立不穩聞人呼曰地震矣急出疾趨庭中跌仆至再繼而震撼大作若萬馬奔騰軍聲動地又如海潮湧驚濤澎湃斯時也檐牙錯側鏤扉雜響棟折椽崩牆頽壁坍雞鳴犬吠婦孺哭號人語鼎沸萬聲齊作身若在失棹扁舟漂蕩於颶風海浪之間天地變色方向莫辨呼吸生死間不容髮簸揚暈眩知覺盡失其不葬身巖牆覆屋者幾希食頃震漸微止視衆皆無人色已而地復震男婦互相擁抱露坐待旦不知冬夜之寒與被之在何處也次晨聞省城西華林山崩一角市塵坍塌傷斃民命數百省政府電詢各縣災况隴東南電杆毀郵亦梗塞歷旬餘始知海原因原靖遠通渭靜甯會甯隆德等縣皆於是夜災罹無妄而海原固原爲最慘通渭隆德次之以及隴東南受災各縣民死約共三十餘萬城郭化爲平垣市廛因以空虛其輕焉者亦死傷數千六鼇無足同時震動變生不測筆難盡書山崩壓谷底者有之地坼陷土中者有之全族覆沒者有之殘肢廢體者尤不可屈指數旻天不弔降此鞠凶山陸作海海生桑古人之言至今日而益信望後一夕復劇震人已習慣成自然矣由是日必微震一二次或三四次歷數月之久至明年夏乃底定焉震後地坼泛溢黑水癘疫大興實奇變也

案後漢順帝永和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漢安二年涼州自九月至冬十一月地震百八十震晉惠帝元康五年夏六月金城地震宋文帝元嘉六年冬十二月西秦地震野草皆自反唐肅宗至德元載冬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張掖酒泉尤甚宋徽宗大觀七年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夏四月甯夏地震

壞城垣憲宗成化十三年夏四月甘肅地裂又震有聲地生白毛冰厚五尺間以雜沙有赤紅黃黑四色清康熙四十八年秋九月十二日辰時甯夏中衛縣地震五十餘日五十四年隴南地大震通渭秦安尤甚光緒八年階州地連震四十餘日白水江爲之倒流民舍皆傾州治易處更置城郭如此之類不可更僕數從未有東西南北同時震裂山谷崩城寺壞民壓死三十餘萬如

民國十年甘肅之地大震也
慕少堂曰甘肅地震未有若明季嘉靖時之甚者今隴上之災視昔尤爲慘酷誠浩劫哉慨自鼎革而還紀綱久墜民之死於水死於火死於饑饉死於兵革比比然也上帝好生宜如何大沛仁慈以延其殘喘乃復加以地震巨劫一若天使斯民同歸於盡也者可勝嘆哉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悲夫

民國十五年秋八月張兆鉀潰兵退至鎮原

前甘肅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黃得貴自十四年秋被李長清擊敗後收集

殘部四百餘人駐紮阿干鎮煤山本年四月間與國民軍開火戰輒勝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聞而喜曰天其驅逐國民軍乎但黃老虎兵力單吾其助之兩面夾攻則大功成矣遂約秦州鎮守使孔繁錦同時起兵包圍省城繁錦許之隴東復報告洛陽吳佩孚由佩孚電狄道宋旅長有才固原韓旅長有祿甯夏馬鎮守使鴻賓馬師長鴻逵甘州馬鎮守使麟西甯馬鎮守使麒涼州馬鎮守使廷勳河州裴鎮守使建準一致討使討伐國民軍各鎮守使接電後均厲兵秣馬以待張兆鉀下動員令一面調集涇川駐軍劉福生崔賦鶴

大事紀下

兩營及平涼景成滿一營附礮兵一連騎兵一連向會甯縣開拔以修汽車路爲名實則預備戰事一面電調固原韓有祿率所部六營向定西前進先是元月間國民軍駐甘總司令劉郁芬假名招兵派武裝官兵千數百分赴隴東靜甯固原涇川華亭鎮原各縣偵探張兆鉀舉動及隴東下令動員各縣招兵各官兵均回省城報告劉郁芬令駐防定西旅長梁冠英在青嵐山及南北兩翼構築陣地並在西鞏驛布置騎兵準備迎敵又遣副官長張致和赴隴東調和行抵會甯屬之雞兒峯與劉福生遇知無調和之餘地遂回省支隊長劉福生於五月十二日佔領西鞏驛十三日攻青嵐山兩軍互有傷亡十四日韓有祿生力軍由固原至梁冠英退守定西十七日張兆鉀下總攻擊令並電隴南孔繁錦令飭所部由通渭縣屬之馬營向定西前進十八日午前十時隴東軍克復定西二十日由定西出發經車道嶺甘草店至響水子占領省城以東區域距蘭州僅四十里與黃得貴聯爲一氣黃所駐阿干鎮在省城之西約會兩面夾攻劉郁芬一面調孫良臣救援一面令馬鴻逵速由甯夏開赴固原以截隴東軍隊之退路張兆鉀令駐西峯鎮之前防司令謝有勝率所部一營及平涼之康國輔李增福二營抵禦馬鴻逵師進犯固原斯時也孫福生置酒高會謂蘭州可旦夕下而劉郁芬用政治手腕解散其團體黃得貴子彈已罄約狄道宋有才接濟並加以兵力不應已國民軍師長孫良臣至會同梁冠英東進攻孫黃均敗紛紛向會甯退張兆鉀以孫福生作戰不力撤職委黃得貴爲前防總司令韓有祿副之黃韓與國民軍對壘於隆靜兩縣境支持二十日之久六盤山以內無一敵兵馬鴻逵回隊亦未進攻固原正在相持間而國民軍師長張維璽已取秦州隴南軍隊不

戰而降孔繁錦走徽縣張兆鉀聞之恐張維璽由隴縣進兵圍平涼之南馬鴻逵由固原繞道圍平涼之西則黃韓無歸路矣乃下令退却國民軍尾追於後是月二十八日張兆鉀由華亭退陝西令其弟張兆錫率所部一營保護眷屬黃韓各部由平涼北原退至鎮原陸續開往西峯鎮潰兵所過之處席捲一空無業游民紛紛起而為匪鎮原農村遂破矣產

九月國民軍旅長佟麟閣敗黃得貴於蕭金鎮黃部遂退出鎮原境

平涼之役劉郁芬聞黃部

退至鎮原東原乃電麟閣曰得貴猶虎也所至得隴人心縱虎歸山恐貽後患况慶陽甯縣與陝北鄰風氣剛勁倘有如傅介子其人者為其所用是為虎附翼也今乘毛羽未豐速入巢而捕之麟閣奉令尾追至蕭金鎮時則九月初四日也得貴令營長曹潤身迎敵潤身所部多狄河人驍勇善戰以少勝多麟閣欲以智取伏精兵於兩翼為敗狀以誘之得貴登高而望笑曰是欲包圍我也此地不可一日居遂率所部退至甯縣早勝鎮

冬十月鎮原土匪起

張兆鉀潰兵所攜鎗枝有為邑人得者無業游民遂起而為匪矣

附錄邑人慕壽祺寄張帝徵表兄來函言鎮原匪旱災情詩其辭曰我家涇水濱時聞羽書頻所言人人殊難得消息真表兄張處士書札貽文鱗中言歲荒旱農事空苦辛城小

賊常擾米貴民多貧貧家廢春苗甘與盜匪親所親皆外匪語音似帶秦東西南北鄉不
斷干戈塵有粟不果腹有衣不粘身為匪所占猶復搜金銀焚燒含冤死鬼火閃青燐
乾淨無寸土往來無嘉賓閭閻蹂躪遍按籍索緝紳縉紳倡團練堡跨山嶙岫糧非不供
給膽非不輪困有時喜學拳符籙役鬼神有時人不足婦女守城團總昂然來晝夜如
梭巡但恐庚癸呼將來人食人明亡有流寇漢衰起黃巾吾身親見之生命胡不辰待死
命如雞禦寒衣如鷄然眉無以救遑論明歲春誰憐轍中鮒君是席上珍勿惜齒牙力片
言重千鈞我聞亦無策德行愧召馴家居鎮原久地方風俗純恐被潮流惑近與甯縣鄰
彼都多英俊中有新人民人民惟其新憲章誰肯循壯哉鴻志願為輟耕陳亂機亦已
動雅正都沈淪人心日破碎產業將平均所賴鄉先生勸誠費舌唇戶牖
豫綢繆城郭剪棘榛盜賊鋤縷易皇天豈不仁以茲作回報旋轉望蒼旻

己民國十八年秋九月慶匪陳圭璋襲破鎮原縣城大肆搶掠十月一日拔往

涇川

圭璋慶陽縣人家道小康其父中前清武舉為同邑譚世麟所逼不得已去東山
入趙老五夥久之國民軍連長袁得勝倒戈投圭璋於是有一連槍械已而國民

軍全部退出甘肅其黨汪飛西陶老三袁得勝等舉圭璋為西北討逆軍總司令刊刻木
質關防其文曰司令之印十八年春出東山至合水縣逐漸發展據甯縣董志原西峯鎮
等處羽翼已成惟鎗械無多服裝未換探得鎮原縣警察有鎗百餘枝縣長劉維垣製造
新式槍及手榴彈圭璋欲奪為己有先遣一部分擾環縣使鎮原不疑乃於九月二十八

日夜由環縣境走一百八十里至縣東門外稍息味爽時蜂擁而入封閉東西兩城門僞團長袁得勝上城鳴鎗時劉維垣及各機關各商號各住家戶悉在睡鄉毫無抵抗力日將午西峯鎮大隊至匪共二千餘人大掠三日所掠金錢煙土貨物青年婦女陸續運至西峯鎮十月一日將走涇川臨去劉維垣等共票二百餘人綁在馬後隨往涇川縣走李家堡一路鎮原自同治亂後培養六十年元氣稍復至是被各匪一網打盡

附慕壽祺聞鎮原爲賊所陷詩其辭曰病中驚詩魂書札半血痕培養六十年到今幾家存己已九月抄山城陷鎮原借問宰官誰氏劉名維垣惜乎防不早坐令賊騎屯賊首陳圭璋年少衆所尊嘯聚三千人隴東舊黎元連年久不雨加以賦役繁盜弄潢池兵所過成空村垂涎鎮原富誤聞道路言突如從北來馬蹄靜不喧非無知覺者適遇夜色昏曙色尙熹微賊已逼城根縣官黃紬被酣睡衙閉門縛官如縛鷄其他何足論盤據三晝夜財盡搜鷄豚平涼咫尺近不聞兵來援騰飽卽飛去脫然出籠樊富室與鴻商馬尾隨之奔蛾眉無人贖以貌幸承恩夜則居一室相識噤不言悍酋坐堂皇大吼獅怒蹲堂下千百應鞭笞與火燔生者一何苦死者一何冤仰天訴真宰無路叫帝閣我居金城郡堂高有壽萱昔年遭世亂飲水泥帶渾關隴幸肅清左侯駐行轅甲子今甫周又見地天翻盛爲衰之漸饑乃盜之源鄉人有書至失聲和淚吞親朋避何處憑誰問寒暄救濟復無力窮似張楊園寇氛到處有分我弟與昆人生宇宙問何須常惱煩不爲南山豹便學北海鯤有時聳余身高處立岷崙

辛未 民國二十年夏四月楊萬青由固原竄至縣城守平泉屯子等鎮陳圭璋遣

兵擊之戰不利

楊萬青陝西人向在甌壽山部下充陝西第七路指揮民十九年冬甄壽山為楊虎誠解決萬青時在外遂由耀州竄至隴東初往固原投黃

得貴已改編矣未幾倒戈囚得貴殺之得貴號寶山素有黃老虎之名能得隴人心一旦死於非命民怨沸騰洵洵欲動萬青與畢梅軒等率所部由固原任山河一路竄至鎮原以縣城為根據地遣其黨守東原屯子鎮南原平泉鎮布置完密鎗械精利先是十九年夏慶匪陳圭璋據平涼自稱隴東路總司令以鎮原為外庫派糧派款民不敢違是年正月中央任圭璋為甘肅第一路警備司令至是聞萬青駐鎮原大怒曰鳩占鵲巢是何理由遣固原東川保衛團團長楊震鐸隊長盧業廣白嘉會李義合等率團丁三百餘人鎗矛各半駐新城次日開至平泉與楊部戰正如小兒弄兵一交手即亂又遣新城鎮保衛團團長孟甲福隊長李應蘭率團二百人與戰大敗乃以警備司令部副官尙喜為前敵總指揮帶兵一旅由平涼出發警備第一路第五旅旅長楊得福駐紫鎮原警備補充旅旅長李彥和歸尙副官節制相持月餘楊部舍平泉防地退守縣城及屯子鎮

五月平涼軍與楊萬青戰於蓮花池

蓮花池在縣西門外三里許慕氏祖塋葬於此至是化為戰場

十三師旅長楊生海與楊萬青所部戰於太平鎮敗死

陳圭璋以萬青所攜鎗礮皆新式欲奪為已有以壯

聲威已令所部由平泉節節進攻直至鎮原西門外萬青之參謀某獻策曰宋姚良輔與金人戰以十萬衆屯麥子原詢諸土人曰麥子原卽鎮原北原與西峯鎮毗壤中有太平鎮用武地也偷爲敵人所據鎮原腹背受敵我輩無歸路矣爲今之計抽精銳之兵守太平鎮萬青如其言而平涼不知其詳先是圭璋未得志時與趙文華楊生海等起事於東山俗稱爲七弟兄者也而生海以善戰自詡當是時生泰駐西峯鎮圭璋密令襲取鎮原道經太平鎮伏發死焉圭璋聞之哭曰天豈不欲吾成功乎何奪吾股肱之速也向之七弟兄同盟至是僅餘圭璋一人而已

六月陝西旅長楊渠統

靈臺縣人

至屯子鎮楊萬青繳械

初萬青至鎮原遺其同事畢梅軒守縣東屯子鎮陳圭璋令涇

川駐防軍隊由當原進攻相持久之陝西主席楊虎城欲收漁人之利遣楊渠統前往收編瀕行謂渠統曰十三師三路出兵圍攻楊萬青者爲鎗械耳此項利器是陝人脂膏所購不能爲他人有子甘人也此行必成功矣及渠統至屯子鎮萬青願受編制

民國二十一年夏陳圭璋殘部惠彥青竄擾鎮原新城鎮

彥青回族也家極貧初爲脚戶馱商往來走新

城鎮人多識之民十五年後往慶陽東山爲匪入陳圭璋夥圭璋據平涼以彥青爲僞團長所部皆回族及十三師被陝軍解決彥青往來於隴東各縣所至無完至是謀占鎮原

大事紀下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由固原竄至新城鎮事出倉猝鄉團漫無布置人民則逃生無路商貨則搶掠一空聞縣城戒備甚嚴盤據三日去

清光緒時山西交城縣新志成左雋序云康熙初邑北境有交山爲羣盜藪遺民害者垂數十年趙某設方略相機宜不數年而渠魁盡殄余嘗讀夏宛來交山平寇一書竊喜其伐謀制勝云云今讀其交山新志於康熙中兵燹竟無一語及之焉望其爲信史也斯志之成截至民二十四年六月底止是年八月共黨徐海東率三千餘人由平涼北原竄至縣屬之新城鎮殺鎮原公安局局長党效賢鄉公所書記王錫文特稅局卡長孟維鐸三員駐紮數日由新城而平泉而路家坡以至五里溝距縣西城門僅五里正擬進攻而飛機盤旋空際共黨遂竄慶陽最後毛彭兩股復由固原草廟子青石嘴一

帶竄至鎮原因縣城駐有中央軍隊故折東北竄馬渠鎮攻破堡寨三處虜去富戶劉姓等旋往三岔將該處保安隊完全解決隊長白家會遇害復由三岔竄甯縣如此要事而可付諸闕如耶惟此事發見在六月以後所有詳細情形俟續修時再行登載

附錄民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再論陝甘軍事其略云自徐海東竄至陝北延安屬之大坪鎮與劉子丹合股最近形勢徐劉與毛澤東大股正謀銜接陝北隴東乃成一箇戰線其軍事失機之原因著亦有故各軍素質不等決心不同一也地域遼闊不敷佈置二也地理生疏攻守皆難三也各謀守境動作滯滯四也軍實被服補充困難五也有此數點故雖兵多而不能收效且往往爲匪所乘徐海東不過二三千之衆竄擾數省竟至陝北所謂堵截或追擊部隊之不得力可知毛澤東殘破之餘竟得越天險而入甘今竟擾及隴東此皆軍隊失機之證近者陝北局勢日增嚴重王以哲軍之何師在延安以南曾遇激戰延安以北仍道路不通西境與甯夏毗連之地雖有井岳秀高桂滋兩師部隊所駐之要鎮數處近聞撤兵或有被隔斷之營連尙不得歸現時井師所守者榆林米脂等數縣高師以綏德爲中心晉軍渡河者屯駐河岸至綏德附近之大道旁道概

大事紀下

未深入王以哲軍當迅速救護延安然近則延安之南與西皆形勢棘手就全體言陝北完好之區域日狹陝甘交界自北百南數百里間皆不可問而共黨於其間有較久之歷史較深之基礎自一種意義言恐較江西時代更有不容輕視者在也而陝北與慶陽鎮原接壤處亦成嚴重問題

附寇氛記

原文錯誤處已更改

張述轅 邑人

此漢安定郡治也
以高平縣為治
所以高平故縣在
所高平故縣在
鎮原屯子鎮在
州號安在漢
以後

小雅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戰國屬義渠地秦滅義渠而匈奴興漢文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入朝那蕭關至於彭陽大將軍張相如將六將軍車騎合三十萬屯月餘匈奴始去塞東漢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城寇恂討降之永和三年西羌叛於安定段熲帥師自彭陽追至高平大破之劉曜陷晉室安定降於曜曜敗又屬後趙冉閔滅後趙氏苻洪據關中子健嗣位盡陷安定諸城至苻堅敗姚萇叛安定羌胡降萇死子興嗣赫連勃勃叛稱大夏天王及晉劉裕來伐遂滅姚泓安定平涼陰密盡陷於勃勃凡十五年死子昌嗣位魏太武帝神龜元年司空奚斤攻夏安定敗夏師獲昌夏人立其弟定於平涼魏主自將襲平涼定走鴟觚原奔上邽安定平涼皆降魏明帝時高平勅勒胡琛反秦州賊莫折念生天生應琛攻陷高平鎮都督元志敗績於隴口孝昌元年大都督蕭寶寅大破天生於黑水追北至於小隴三年蕭寶寅與北海王元顥討莫折念生大敗於涇州之涇陽蕭寶寅叛魏戰敗走秦賊万俟醜奴軍永安三年都督爾朱天光雍州刺史賀拔岳敗醜奴於渭北追北至於安定高平夏四月獲醜奴於平涼獲寶寅於高平誅之遺長孫邪利

改安定爲保定

彈箏峽古名金
佛峽即今固原
之瓦亭峽

守原州高平大旱天光等退屯四十里賊方俟道洛襲原州害邪利爾朱榮遣使杖天光
 貶爵以宇文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武帝永熙三年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狀賀拔岳於
 高平宇文泰收岳師誅悅遂定關西隋金城賊薛舉寇扶風唐公子世民大破之復安定
 唐初舉子仁杲立於折墪圍涇州秦王大破仁杲於淺水原圍折墪降之武德七年突厥
 入寇自原州九年寇涇州涇州總管尉遲敬德簡精騎二千胡服隨騎俱進伺便擒斬千
 餘級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西行至安定郡又至平涼郡得監牧公私
 馬數萬至靈武衆擁登帝位二載幸保定郡徵河西安西北庭隴右諸軍東征吐蕃乘間
 入寇州郡盡沒廣德元年吐蕃寇涇州進逼京師郭子儀收復吐蕃退據原渭等州永泰
 元年馬璘始爲涇原節度使帥北庭四鎮行營兵鎮涇州西界止守彈箏峽貞元二
 年吐蕃請盟於平涼川唐以渾瑊等往盟敵劫盟瑊等奔還十月吐蕃大掠隴州華亭諸
 縣北攻涇州連雲堡守將出降吐蕃道彈箏峽遂屯原州四年寇涇州西門不啓永貞十
 三年臨涇守將郝玘大破吐蕃復原州大中後又陷吐蕃僑治臨涇初宰相元載議城原
 州未果至建中初李懷光爲涇原節度使仍欲徙屯城原州涇師素憚懷光暴重畏遷有
 劉文喜者劫衆作亂唐命朱泚代懷光遂誅文喜涇人皆悅而原州不果城矣朱泚之亂
 帝幸奉天李晟渾瑊等大敗之泚與姚令言出奔至涇州節度田希鑿不納泚以范陽兵
 三千走驛馬關尉慶陽縣甯州刺史夏侯英列陣以待乃走保彭原西城爲其黨射死奪
 中令言走涇州亦被誅宋咸平五年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備夏賊李繼遷十月遣
 使齎藥賜鎮戎軍將士景德元年鎮戎言破蕃賊於石門川六年涇原轄鈐曹瑋言發兵

元將王保保即
明史所載之擴
麻帖木兒元亡
保由太原至
甯夏遺將踞原

討原州界撥藏族違命者捕獲甚衆天聖三年環慶蕃部崑浦等降附涇原四年涇原兵破康奴族康定元年李元昊反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熙甯三年夏人寇鎮戎軍	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元祐二年夏人寇鎮戎軍又寇三川諸砦崇甯二年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建炎三年金人寇涇原經略使曲端遣將擊敗之四年金	人犯邠州至彭原曲端遣吳玠擊敗之四月吳玠與金人再戰彭原敗績紹興元年張仲孚以涇州李彥琦以鎮戎軍皆叛降金三十二年姚仲遣將伐金復鎮戎軍閏二月丙子	姚仲遣將復原州三月金人犯鎮戎軍五月戊戌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壬寅又戰於原州北敗績孝宗受禪用史浩策命吳玠班師棄陝西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晦金人屠	原州平涼歸金矣金宣宗元光元年平涼陷於蒙古元至元十七年河南劉福通兵起攻陷關中府縣十八年元將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攻走之復涇州平涼明洪武二年四月	丁卯大將軍徐達帥師次隴州固關乙酉師自鞏昌還至靜甯州遂下隆德越六盤山至開城遣平章俞通海進攻元豫王於西安州次海刺都右丞薛顯以精兵五千先襲豫王	王馳遁達以豫王之衆處開城以西安州餘衆徙北平五月甲午顯至鳴沙獲元將王保保之將毛祥大將軍至紅城還丁酉出蕭關遂下平涼辛丑御史大夫湯和下涇州次日	大將軍至涇州六月戊辰以鳳翔守禦指揮余思明守平涼甲戌以陳壽守原州黃旺守涇州大將軍北討慶陽七月辛亥王保保遣將韓札兒陷原州陳壽死之又陷涇州辛酉	右副將馬宗異破走韓札兒復涇原八月乙丑大將軍以故元歸附官溫漢臣署原州同知先是原州判官劉伯溫逃至是自甯夏來歸復爲判官與指揮劉廣鐵甲馮共守原州
--	--	--	--	---	--	--	--	--

州謀恢復後相
陝西行者丞
禿魯參政張良
弼遁去太尉李
思齊樞密孔興
以陝西郡邑降
遂攻蘭州明指
揮韓溫固守不
下保溫固守不
蘭州河北今尚
存土人稱為王
保保城

大將軍已定慶陽已丑歸至原州三將軍俱來會九月壬辰大將軍復至平涼會入朝行賞王保保復為邊患三年正月復命大將軍帥師出自西安搆定西以伐之三月師至定西大敗保保斬獲八萬六千餘人河南遂空景泰元年始築固原巡檢司城三年移平涼衛右所為固原千戶所成化三年北人犯平涼陷開城縣遂廢宏治十四年李來據河套入陝西命戶部尚書秦紘總督陝西三邊開固原請遷開城遺民於衛城設固原州遂為重鎮正德十年北人掠固原之驛子川響石溝遊騎至於彭陽鎮原嘉靖元年八月邊賊掠至鎮原城外並屯子鎮淺河舖等處二十五年又至縣東北石泉堡甯里殺掠人畜崇禎五年甯塞逸賊與環慶寇屯鎮原之清河總兵曹文詔賀虎臣等會兵擊之十五年十月十三夜環賊許中陷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總兵馬某暗中受賊賄不戰而捷刈良民首級以報十六年招安賊首王老虎駐鎮原逼逐居民焚毀廬舍次年闖將賀錦陷平涼而縣城如故清初總制孟喬芳巡邊所至景附不一血刃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之變平涼提督王輔臣等進勦至甯羌州兵誦殺主帥莫經略輔臣遂叛據平涼城以應三桂平慶州縣盡為所陷二十五年內閣圖海帥兵討降之十九年冬環賊鄧萬才約合鎮原匪黨耿飛馬玉等作亂二十二年春攻破環縣弒知縣羅某鎮邑洵懼時邑宰宗書預請玉泉營防兵駐荔家堡遊擊柳生甲聞變直趨曲子搗賊穴牽其進退是以鎮原獲免及大兵會一鼓而擒今近四十年四野甯謐人享太平之福矣

贊曰古之原州非今百里人多寇戎地屬邊鄙漢晉隋唐干戈時起宋元吳興

大事紀下

蘭州凌華印書館排印

尤苦兵矢據險爭關乘高奪壘殺人如麻流血成水韓公范公經略未已越及元明事備前史泝其源流豈曰闕靡喜言今者驗諸古耳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八

割據

唐虞之盛諸侯服從戎狄朝貢不聞有割據之國也夏政衰周先王不窋竄

於戎翟括地志以為甯原慶三州之地蓋已陷於戎矣殷紂無道而狄內侵

周文王為方伯伐之至武王放逐涇北正屬茲境牧誓時彭盧人從焉盧今

華亭都盧山古城是

見平涼府通志

邑東北彭原彭陽即古彭戎國境也彭亡為周

大原地

邑原州之名昉於此

陷義渠戎及秦滅義渠雖為邊郡要地自漢晉南北朝以

至於明據此一隅與中國抗者史不絕書蓋甘肅之要在平涼平涼之要在

原州也述割據志斷自周始

割據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義渠戎據涇原

秦滅大荔戎晉滅伊洛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

一種建二十五城於徒涇國有君臣亦大國也其聲勢與秦相抗

案史周貞定王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虜其君考王十一年義渠侵秦至涇陽顯王四十二年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而其王猶在也四十五年秦昭王立義渠王朝秦與秦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宮遂起兵滅之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之地築長城以拒胡

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

見十六卷大事紀上編後漢光武建武元年

盧芳據安定稱王

見建武元年冬十二月與上連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

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

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

為漢帝光武建武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

匈奴連兵侵苦北邊詔將軍杜茂等擊之不克

赫連勃勃據高平自稱大夏天王

見大事紀上編晉義熙三年夏六月

案勃勃叛秦襲殺沒奕干於高平而并其眾高平遂為勃勃所據晉義熙三年夏六月稱天王國號大夏建元龍興義熙九年改元鳳翔用吐干阿利領將作大監發夷夏十萬人築統萬城義熙十四年陷長安稱皇帝即位於瀟上改元昌武羣臣請都長安不許仍還統萬元熙元年改元真興宋元嘉二年卒葬陝北縣東川有赫連城或為勃勃襲殺沒奕干後所築為根據地又有赫連墳決非勃勃葬身之地

莫折念生據高平

見大事紀上編梁武帝普通五年夏六月

案元魏正光五年夏六月即梁武帝普通五年甲辰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死子念生代領其眾改元天建在位四年三月孝昌三年秋九月平

万俟讀木醜奴稱帝於高平見大事紀上編梁武帝大通元年夏六月

案万俟醜奴高平鎮人初為胡琛將於魏孝莊帝建義元年秋七月即梁武帝大通二年戊申稱帝於高平改元神獸其黨万俟道洛據原州僭號一年九月永安二年四月平今

鎮原有万俟垣

又案洛陽伽藍記正光末高平失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為之旰食崔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水經注蒲川水出靈臺縣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魏永安

三年高平賊万俟醜奴屯安定耕於細川即此

薛舉據涇原舉盡有隴南隴東之地聞唐高祖出兵征討由天水徙涇州築折塢城以守之

薛舉蘭州金城人舊唐書云河東汾陰人其父汪徙居金城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

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

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劫瑗於坐矯稱捕反者

卽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杲爲齊公
少子仁越爲晉公它賊宗羅喉帥衆下之以爲義興公招附餘盜剽馬牧所
徇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
澍逆舉陳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噎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陳
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鐘利俗以衆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東道行
軍元帥羅喉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
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十三年僭帝號於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杲爲太子卽
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杲圍秦州仁越趨劍
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邵之仁杲克秦州舉往都之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

附錄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京師會唐高祖入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
畏王遂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偽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
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今存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
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
不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卽厚賜瑗以爲謀主武德

元年豐州總管張長孫擊宗羅喉舉悉兵援之屯析

舊唐書
作折

墟以游軍掠岐

幽秦王禦之次高墟度舉糧少利速鬪堅壁老其兵會王疾臥屯不出而舉
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高墟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
敗死者十六王還京師舉拔高墟仁杲進逼甯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

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崇
舉惡之未幾死仁杲代立僞諡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割據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變異志

仿史書之
五行志也

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水失其性厥有恆寒恆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雲霧
雷電雪霜冰雹水潦水變隕石鼓妖人痾疾疫馬豕之禍魚蝗龍蛇之孽
及黑眚黑祥諸異

二曰火災上火之性也火失其性厥有恆燠火災火異草異羊禍羽蟲之孽
及赤眚赤祥諸異

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木失其性厥有恆雨木冰木妖狂人服妖雞病龜孽
鼠孽下體生上之痾及青眚青祥諸異

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金失其性厥有恆暘金石之妖詩妖譌言犬禍毛蟲

變異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之孽及白眚白祥諸異

五曰土稼穡土之性也土其性厥有恆風晦霾雨毛地震山摧年饑

花妖牛禍羸蟲之孽及黃眚黃祥諸異

案休咎分屬五行本於洪範而衍於漢世劉向諸儒其說不無附會然以為全於人事無關又非也古君子遇災則加懼遇祥則益修故箕子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以見敬用五事不惟君上之圖亦凡有官司之責也第必每事著其占應雖時亦偶中而支離遷就者正不少矣今特著其理於前而總列其事於後覽者以意會之無拘泥焉可也

周

幽王元年三川竭

(綱目彙編)

三川在今鎮原縣按即三川故縣詳大事

漢

東漢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

(後漢書)

畢為邊兵秋隗
囂反侵安定

晉

成帝咸和六年臨涇馬生角

(十六國春秋)

趙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蛇鼠鬪於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
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

止按臨涇時陷後趙
為石勒太和四年

宋

天禧真宗改元元年鎮戎軍風雹傷稼詔賑之蠲其租稅

哲宗元祐七年秋八月鎮戎軍地震

徽宗政和五年秋七月涇原地震

宣和六年閏月涇原地震

(岳珂程史)涇原地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不以實聞涇原等州人流亡第令所在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令汪伯彥往視還亦報不為災故不見於

史

金

太宗正隆五年春二月原州地震鎮戎州大風

(金史)壞廬舍人多壓死者

宣宗興定三年地震

元

順帝至正十七年秋八月鎮原州大雹

明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鎮原大饑

世宗嘉靖七年冬無雪

八年大旱饑

三十四年大旱饑冬十二月地震

(張志)

十一月十二
日夜子地震

變異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重修鍾房縣志卷六

七

神宗萬歷十年饑

四十六年春三月晝晦

(李志)

三月十六日白日無光踰時大風天黃

光宗泰昌元年冬十月星鬪

(張志)

有五星相鬪少頃白氣竟天四旬乃滅

熹宗天啓二年地震山盡裂

(張志)

倒塌署舍民屋壓死無算

莊烈帝崇禎二年大饑

(張志)

餓死者無算城外至坑窖不能容

八年城頭弓刀末俱有火光

十三年大饑人相食

(張志) 甘米銀參錢
人相食不已

十五年秋有鼠傷稼

(張志) 秋禾成熟忽一夜黃
鼠徧地食禾無穫

清

順治四年蝗

(張志) 飛蝗徧野
食禾殆盡

八年冬十二月梨有花

巨冬真氣係上公家下

變異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十一年夏五月地震四旬

(張志) 凡四十餘日

康熙六年冬十二月大雷電

(張志) 十二月初八日

十三年冬十二月天鼓鳴隕星如石

十九年冬星有芒如練長竟天

(張志) 月餘始滅

二十九年夏五月大雨雹

(張志) 大如鵝卵豆麥無收城中屋瓦皆破

一

三十四年夏四月地震

三十六年夏大無麥禾

四十三年秋七月地震八月地再震

四十七年夏五月星隕天鼓鳴

(張志)五月初二日戌時隕大星
流光燭地星過天鼓鳴

四十八年春正月雨雪麥盡死

(張志)先年秋旱冬又無雪
至是雨雪麥盡凍死

秋九月地震

(張志)壞廬舍傷人
畜旬餘乃止

變異

直隸通志卷之八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五十二年旱饑

五十三年旱饑

雍正十三年歲大稔

乾隆元年饑○二年大饑○九年饑

十七年大水

(輯志)

大雨平地水深二三尺溝澮皆盈城西南河漲溢漂沒數百家余祖潛麓公出貲賑恤並自邑令請明上憲概加周濟

二十年大旱有虎入鄉有鳥蔽野

二十五年旱饑二月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雹傷禾稼

三十年大饑

(輯志) 俄民死者無數余祖潛麓公煮粥以濟時聞朝廷蠲賑數萬痛
吾民不得其實惠邑令往往於文昌宮朔望見鬼並聞噫哭

三十一年春道殣相望城外凡枯井坑塹填瘞殆滿

三十三年饑二月地震

三十五年三月大風晝晦

三十六年大有年

(輯志) 斗米銀壹錢五分

四十七年夏大稔

(輯志) 斗麥銀壹錢

四十八年夏六月大星隕大雨自是月至於秋八月禾秀不實十一月野花開

變異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有虎斃二人旬餘不見

(輯志) 六月二十三日有星自東北西南流光燄燭天次雨連雨三十日
七月二十三日亦如之又雨二十日是年禾稼不實人民饑餓

冬長星見西方

四十九年春三月隕星如斗天鼓鳴有二豹鄉人斃其一

(輯志) 未幾四月逆徇田五等
反將軍明殞於隆德

五十四年夏麥枯死

(輯志) 存者十無一二籽種幾
斷五年六年皆如之

五十六年大饑

(輯志) 斗米銀六七錢時值挑
錢公私俱困民不聊生

五十七年日中有飛燕

五十九年四月五日夜星入月大星隕於西南有聲如炮

六十年正月朔日食望月食

嘉慶六年大旱

(輯志)時陝甘被旱者四十三州縣而邑秋夏無獲皆成赤地

二月五日夜星入月民張密妻一產三男

七年夏旱民大饑

(輯志)斗米銀壹兩民多逃亡蒙皇恩發庫帑二萬賑恤民僅得其半云

九年旱

十年大旱饑饉

(輯志) 斗米斗麥銀一兩自國朝定鼎邑中糧價未有若是之昂者

秋七月隕星如盆

(輯志) 七月初三日夜子有星如盆自東北西隕光燄燭天

十一年春大饑

(輯志) 斗米銀一兩二錢柴炭昂貴倍其四

夏四月淫雨麥豆生芽天鼓鳴

(輯志) 自四月十二日月赤如火由是連日雷雨日三四作至五月底幾百餘次麥豆已收未收皆生芽數寸秋禾亦不長是月十九日夜天鼓鳴至十月終雨始止然猶

閉陰

六月天鼓再鳴星隕有星如月

(輯志) 六月二十二日夜天鼓再鳴星隕
二十五日有星如月見西南方

十二月地震

(輯志) 是月十四夜戌地震門
戶牀几有聲踰刻止

十三年秋旱

(輯志) 自立秋日旱禾半未實
九月微雨麥多乾種

十二月黑眚見

(輯志) 是月晦亥時有黑眚
見於東南踰時變赤

十四年春正月朔赤眚晝見二月無雲而雷

(輯志) 平旦見於東南如晦日黑昏之狀

三月大風有風如火夜見大旱

(輯志) 四月初八口大風夜有風如火見於縣署中已而大旱緣前歲彌冬無雪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遲至是月微雨麥豆多枯死

四月大風拔木

(輯志) 先是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日日旱風初二日午刻忽大風起拔數圍之木根出倒地

十六年夏六月淫雨至於十一月

秋七月彗星出於西北方

(輯志) 是月半見於西北星西尾東長四五丈初更出見漸移於變朔之交至三更後而沒遲至十一月漸至縮短長僅尺餘遂不見

十七年秋七月望後一日月食既已復還食及八分

(輯志) 交食法無十六日月食之理此歷家誤也然當是時食既已復再食及八分此非常大變可畏之甚

八月嚴霜殺稼

十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輯志) 元日日食天變殆甚故謹誌之

夏自五月不雨至於秋八月

九月大雨傾民室廬已而隕霜殺稼

有星孛於西南

(輯志) 色赤如火尾如鈎西出戌沒至此已三閱月矣

十一月東北有星旋轉若飛

(輯志)終夜旋轉不已有似燈光閃爍之狀是時天理教謀逆初亂於京都禁城大內後蔓延山東直隸河南湖北天象若此其賊兆乎

十二月甲寅地震

(輯志)時二十一日夜亥有聲自西北來如風吼已而地震

十九年五月暴雨如注

(輯志)自前三四月旱至是月二十四日暴雨如注至六月初一日辰刻始止

六月朔日食(輯志)是日午刻食不盡者三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風晝晦

二十年五月旱

六月朔日食望月食

九月大雨自七月至於是月禾盡生耳

乙卯有大星自西北墜於東南火光燭天聲若雷炮無雲而雨若傾盆初九日

丙寅夜亥地震二十日

十月甲子星闕十三日

二十一年春二月地震

秋七月旱種麥不時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有抱珥

春二月雨雪至於三月麥多凍死地殭硬已而旱乾菜種不出

四月朔日食

六月大水

(輯志)初四日夜大雨如傾益平地水深數尺水谷水深十餘丈麥豆稻禾漂流無存又淹近河居人數十家

七月大旱

十月乙亥夜星南隕如雨

十一月大霧桃及探春俱有花

十二月乙酉丙戌日四面背弓如虹

壬戌晦有星如月自東升於天中乃沒

二十四年 去年災眚屢見
是年復如之

正月甲午朔日有垣旱風

二月癸亥朔夜亥地震有聲

庚辰雨土天紅已而晦移時復明

三月望月食既

十月朔日再食

二十三年春正月望大風晝晦

三月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

四月朔日食

六月大旱

七月淫雨傷稼自是月至於十一月

(輯志)五六月皆大旱自七月十九日雨秋禾半枯而雨自是晴不三日每
淋再五六日十月底猶晝夜淋三四日十一月始雷過冬至始上

道光元年秋七月大疫

二年六月天有藍氣如布

(補志)六月二十八日天有
藍氣三條是歲大疫

六年三月大風天晝晦

十二年秋大旱至次年五月始雨

十三年大雨雪次年豐稔

二十年秋九月朔天炮鳴

(補志)有聲自西北起火光
燭天至東南乃已

冬十一月日有九環

(補志) 二十七日巳刻日邊有五色氣如環

二十二年夏四月天有白氣夜深則有紅光

(補志) 經天長四五丈自西而東二十餘日乃滅

夏五月熒惑守心秋八月朔熒惑入南斗

二十四年夏五月大雷電

(補志) 牛蹄分廟中鄉人有震死者

夏六月西方有白氣如蛇

二十五年夏大旱秋八月地震

直隸通志卷之八

變異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二十六年夏旱縣西北大雨雹

咸豐四年四月旱六月雨

八年四月初六日白虹貫日

九年彗星昏見帚於縣東方尾西指曉見帚於西方尾東指至十年六月始滅

同治六年時疫大作傷人甚衆

七年歲大饑人相食斗麥價三十餘串

光緒三年大旱斗麥市銀一兩五錢是年冬彗星見於西北長丈餘經月始散

五年五月十二日地震城垣及四鄉土窰有坍塌者

八年九月彗星見於縣西方長數丈月餘始沒

十年十月十五日星隕如雨

十一二等年歉收

十八年大旱麥苗盡枯餓孳載道

二十四年四月潦秋未熟

二十五年夏旱

二十六年秋旱

二十七年春大饑斗麥市銀三兩死傷遍野秋大熟

宣統三年閏六月初八日大雨洪水橫流漂沒人畜甚衆

民國

民國元年冬彗星見於西方長數丈月餘始沒

四年四月初九日天鼓連響三陣

五年夏麥苗枯死四月天鼓又鳴

九年十月十五日天鼓響十一月初七日地大震傷人畜極多翌日又大風黑

霧四塞

附慕壽祺聞鎮原地大震集古古體詩云朝日潛輝華燈明謝眺夜坐相看對

短檠楊萬里乾坤無塵萬籟靜明宣宗閉戶不聞風雨聲陶宗儀重陰忽障翳劉迎雷軸

遂喧轟歐陽修噫吁兮危乎李白此何聲也歐陽修渤溈礪岑參却任脛骨顛吳寬旋覺

天地輕李白連披袒褐曳顛倒韓維一片傷心畫不成高啓狄軛颺軒亦顛隕羅隱竹

椽茅屋半摧傾蘇軾土德坤輿本召祥蒲道源外若椎魯中堅強揭傒斯倏爾火輪

煎地脈陳搏婦女驚走兒童藏陸游牽衣頓足攔道哭杜甫天地為之久低昂杜甫世

爻當應革耶律楚材我家免罹殃韓愈思反鄉而有歎謝靈運欲往從之隴坂長張衡四思詩

客從東方來韋應物悲壯淚以滂陳傅良囊事一一言陸游偶入旅人腸韋莊夜悠悠

而難曙裴子野乃觸目而感傷梁武帝掀簸入我牖王庭珪但欲插翅翔蘇舜欽車軌如

溝平地少范成大險處直在嵌巖坑蘇軾大勢豈堪重破壞陸游初聞涕淚滿衣裳

甫杜甫冬至陽生春又來杜甫蒼生無計可防災李山甫當時洲渚今平陸王安石夢裏

乾坤化大槐梁棟東西南北路貫休鴻雁遠聲哀盧綸甯知六鰲死晁補之坤軸壓將

頽韓愈駭浪幾轟山石裂元好問怒勢欲遣崑岡摧周震荆榛塞原阜劉基澗壑吼

風雷喻杜至今猶破膽甫終令智士哈馬祖少陵野老吞聲哭甫人隨塵劫挽

難回孫季蕃桑田碧海須臾改盧照隣吐納風雲混沌開馬祖劃落半空隨霹靂

孔武仲浮生萬事盡塵埃薛宣聽彼道路言杜甫悵然中心煩古樂府四面忽滂湃王琪

波跳恐地翻白居易回思疇昔之夜蘇軾駭目驚魂劉峻齋近烏啼樹袁枚人行犬

吠門陸游聲駢隱以陸離楊雄時曖曖而向昏潘岳一日復一朝阮籍視吾吾尙存仇遠

但怪青山走蘇軾行隨溪水喧儲光義喚起華胥夢陸游此乃荒淫源曹植烈火燒林

虎豹慄司馬光腥風捲地雷霆奔陸游須臾火盡灰亦滅元好問茫茫元氣載重

坤羅蒙正昔年逢太平元結大抵重榮名張詠衣冠徒擾擾元稹晝夜心營營趙孟頫紛

紛蟻穴爭侯王石一時誰散武昌兵成廷珪平原汗馬河北重周震補天誰識

寸心誠劉冰炭滿襟抱戴浪冠盜正縱橫杜於焉天柱折歐陽地廬驚魏都雷歎賦

一聲響梁昭明披靡百樓城庾頃刻變態世所無孔平物理先否終當亨曾中

朝達官老於事韓愈不管桑田幾變更趙偕顧我閒官不計員蘇軾是非猶記劫灰

前趙汭怪怪奇奇何事無丁鶴海水尙變為桑田李賀天道何紛劇陶翰吁嗟陵谷

遷駱賓王地軸從此翻袁桷百慮來相煎孟郊官路人家少楊奐赤子母不憐劉基我雖

跨馬不得還李賀乃與秦塞通人煙李白身在相驚詫釋惠料理松菊緣朱松因之

問閭里孟浩然村樹幾家全劉長血淚滿面無人色郝經坤軸欲爛陰霾纏郝經如

椽大筆今無用房曄拔劍四顧心茫然杜甫與君相伴灑煩襟李商誰識乾坤造

化心白居易憶昔身無事朱子午夜犬無侵張說自矜陌上繁華盛崔顥不信人間有

陸沈高啓如何窮巷士高陳危同幕上禽莊韋北知崆峒薄甫杜倒影毛髮森劉因吁

嗟乎民何辜史記天難諶尙書往來行旅斃孟浩然泥沙沮茹深張翥十步九倒何由

立袁凱旅愁危涕兩爭禁唐彥謙蒼黃避地小兒女紫微詩話遍問親知次第尋元稹深

谷作陵山作海羅隱尺薪如桂米如金蘇軾冉冉流光赴壑蛇王渥枯腸一日萬周

車梁棟雲物不殊鄉國異杜甫草堂仍著薜蘿遮吳鎮頽森浩而洶湧薛瑄或混淪乎

泥沙江淹天涯無書來李益悠悠道苦賒楊載悲桑梓之悠曠陸機何愁緒之交加

梁簡文帝我所思兮在何所韓愈少得團圓足怨嗟李商隱千里故園魂夢裏溫庭筠朱

門空鎖舊豪華周絲重淵有怪犀難照陳基深院無人燕作家陳已世事今歸袖手

看元好問年年模樣一般般羅隱天意曠肅殺李賀苦風吹朔寒同上圓蒼低迷蓋張

地同風波境界立身難戴復古我經波浪似通衢杜荀鶴世路更多千百盤范成大

火維地荒足妖怪韓愈樂盡哀來摧心肝魏文帝昔聞長者言陶潛坤維脈絡蟠馬祖

常甫到今事反覆杜甫念時涕洟瀾韓愈果能力崇節儉陸宣公奏議內撫凋殘魏志不識

風濤恐蘇軾勿憚心力殫樓鑰經明先入韋平室葉適德意還同漢詔寬蘇軾精誠有

為天應感吳融海波不驚坤軸安黃潛

十四年夏霪雨麥多發芽

十五年夏麥多枯死

十六年夏太白晝見經月始隱

十七年大旱麥禾未下種

十八年大饑斗麥十餘元

十九年夏山地禾苗被黃鼠食拽殆盡十二月日套九環雙背弓楊萬青

畢梅軒兩旅駐縣受害頗巨

二十三年夏豐收

自民國十八年以來小麥全無至是始豐收

二十四年夏五月雨雹

縣西南鄉新城鎮受災最重

案此次被雹各村災况詳細調查如下新城第一保被災村莊共計五村災民五十九戶所傷小麥莞豆甚多被災地畝二十頃九十五畝第三保被災村莊共計七村災民一百零一戶小麥莞豆擊傷無數被災地畝達三十五頃六十二畝第十六保被災村莊共計十村災民一百零四戶所傷田稼麥豆居多被災田地達一百一十五頃七十四畝第十七保被災村莊共計三村災民四十戶豆麥損失達三十五頃六十五畝第十九保被災村莊共計兩村災民十五戶小麥莞豆被損失達十三頃三十九畝第二十保被災一村災民二十三戶新傷麥豆田約十七頃五十一畝第二十一保被災一村災民五十一戶麥豆損失達十五頃九十餘畝第二十二保被災八村災民一百零

八戶雹傷莞豆小麥甚多被災地達八十一頃二十六畝總計各保被災田地三百四十六頃零二畝

附錄旅省鎮原同鄉慕壽祺田維大等呈請省政府救濟書其文曰蓋聞粒皆三出辨垂埤雅之書光冷半空詩詠許衡之句雨冰作珍飛雹成災捲隨迴風非始今日而隴東此次之災實爲前所未有隴東自十四年以來軍屯白馬劫遇紅羊流民則九死一生住戶則七零八落生幸餘於虎口亂已定夫牛毛邊無桴鼓之驚家有麥秋之望本年五月豔州等日陰雲忽起硬雨紛飛田禾盡摧屋瓦皆碎被雹區域非僅一處而以平涼華亭兩縣爲尤重平涼自東四十里舖起至花所鎮止七十里之內夏禾無一存者華亭之西北鄉如新店策底硯峽等鎮其災較之平涼有過之無不及鎮原新城鎮所屬各村莊與平涼連界據縣長鄒介民呈報該鎮被雹打傷田禾共三百四十餘頃被災之慘不約而同田被水淹雹如山積事後兩三日冰猶未消隴東億萬家炊將斷絕凡此維桑之變故幾難握管以詳陳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隴東利少河渠地多山窪欲慰三農之望全賴二麥之收今則平地生波左車主雹觀眼前之景象在堪虞聽郭外之哀鴻嗷嗷待哺地無青草天降黑霜庚癸頻呼歎歎洵及益以野豬之猖獗能無風鶴之恐惶代表等親履災區拍成照片當洪水橫流之際存傾家賑卹之思伏冀名公巨卿仁人君子痾濠在抱飢溺爲懷分鶴俸於公孫沛鴻慈於佛祖際茲秋禾未種室罄空縣雞卵馬頭不足方其形狀鳩形鳥面最堪憫彼閭閻庶集腋以成裘當設身而處地如果轉呈政府則救人勝造七級之浮屠從茲惠被邊陲則枯草喜

有再生
之希望

--	--	--	--	--	--	--	--	--

蒼葦

縣志多有雜纂一門仿漢晉雜事錢塘逸事龔明之中吳紀聞也茲之曰蒼葦蓋有所本焉唐鄭虔探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葦蒼草多貌葦小貌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蒼葦何技癢可以爲據此次重修邑乘章成急就不無漏遺茲編所錄謂之雜纂也可謂之拾遺也亦可夫他石可以攻玉泉壤可以益岱攷古者卽一字一語何忍棄之况所錄豈皆瑣碎之事耶

安定郡

甘肅安定有三鎮原古安定郡漢置爲隴東都會小雅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顧亭林謂大原卽今鎮原詩註大音泰誤爲山西之大原矣趙浚谷辨之甚悉安定以北爲五原地涇州號安定在隋以後至元之安定州明降爲縣屬鞏昌府民國初以甘肅安定縣與陝西安定同名改爲定西縣此地之名最易混合者

漢武帝幸安定郡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域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言非也問

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如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螻蛇亦不在於巨細也

安定郡產糧

後漢書鄭禹字仲葉河陽新野人時諸將皆勸徑攻長安禹曰安定北地上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耳

皇甫彥郭撫

俱見漢碑陰

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題名有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宇文寶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齋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主簿上祿

石祥字元祺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叔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尉曹史武都
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璋甫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下辨丞
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析里橋鄯閣碑有下辨仇審字公信司空宗俱碑
陰有安定臨涇郭撫字子寧右扶風茂陵李璋字世彥禹廟碑有南陽章陵
丞安定烏氏樊璋元孫

臨涇改宜民縣

漢書註劉昭曰謝承書云宣仲爲臨涇長史民拔留改臨涇曰宜民見李固
傳而漢志無此豈遺漏耶抑改而未實行歟

皇甫規事蹟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楊震傳楊秉上書乞檻車徵濟陰太守單匡等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坐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又陶潛羣輔錄引魏文帝二十四賢狀云規少有歧嶷正直之節對策指刺黃門梁冀不能用退隱

山谷敦樂詩書

胡廣父子

胡廣三國臨涇人魏陰密侯遵之子散騎常侍奮之兄與弟烈並知名子壹仕至涼州刺史

晉秦州刺史胡烈

邑人胡奮之弟

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

初三國時魏將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烈素著名西方故使鎮撫之至是樹機能叛烈討之戰於萬斛堆敗死

案晉史樹機能鮮卑種也其先壽闐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俗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樹機能名也壽闐之孫又鮮卑俗稱被曰秃髮其先乃婢因以為氏烈之將出征也傅玄恐其失敗乃上書於晉武帝其略曰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本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顧後患使數萬散居人間此必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若後有動釁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此二郡及新置郡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又案明史地理志甯夏中衛西有沙山一名萬斛堆大河在南方輿紀要與明史同地理詞典云在靖遠西靖與中衛連界所云萬斛堆當指中衛今呼為沙陂頭行人至此視為

畏途離中衛
縣城四十里

胡威軼事 本魏志及
晉陽秋

胡威字伯虎質子也少有志官至徐州刺史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厲

操清白武帝嘗問質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

知後卒於安定

乞伏氏襲鮮卑於六泉

方輿記晉大元十二年乞伏國仁襲鮮卑三部大人於六泉三部皆降於國

仁

案胡氏曰六泉在高平境內水經注高平川東北流逕廉城東又東逕三水縣西漢之三
水即今靈臺縣之良原鎮而方輿記謂在今鎮原境內又謂廉城在縣東北漢道廉縣屬

符錄

北地郡後漢因之晉廢又通鑑會編高平川在今鎮原縣南

又案山之高平者曰原鎮邑地處高原漢安定郡附郭之縣首曰高平境內大川即高平名之猶宋築大通城浩疊水遂稱為大通河明設莊浪衛平番之水遂稱為莊浪河也因地得名毫無疑義自郡治移今平涼而涇水亦稱高平川故高平川有二焉一為今縣川河東漢高平第一城在今縣東懷忠原北即縣川河舊名高平川即通志府志所云者也一為平涼之涇河在邑故鎮戎軍南二十五里西漢高平治此亦名高平川故今平涼之驛曰高平驛寺曰高平第一禪林皆取名於此考史漢光武帝征隗囂從高平若水谷入又韓琦巡邊至高平川聞元昊寇渭州趨鎮戎軍今任福禦之皆屬今縣川河

席闡文放獄囚

南史高祖受禪出都官席闡文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放獄中囚依期皆至帝嘉之改封湘西侯

佛太子

晉書後趙載記石虎時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

白雉

魏靈徵志孝文帝太和元年冬十一月白雉見於安定郡

案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鷺七月涇州獻白鳩白雉白鷺等木非禎祥而史家特載具見當時好尙有意鋪張

東朝那

靈臺縣志朝那故城在縣西九十里西魏文帝大統元年自原州百泉縣徙

治於此城址不存惟有朝那祠居民貿易於此爲東朝那市

連理木

魏恭帝天寶五年涇州獻木連理時涇州治臨涇

案晉書祥徵記連理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後秦姚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唐白居易詩在地願為連理枝蘇武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謂兄弟如木之連枝同出於一本清宮有連理樹今尙存

唐肅宗至平涼

時邑為平涼郡玄宗天寶十五載肅宗擴兵馬至平涼遂幸靈武

案唐書韋諤傳諤擢御史中丞為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眾眾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又建甯王倓肅宗第三子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惡劣士氣崩沮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太子將至平涼未知所適倓又進說曰殿下昔為朔方大使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弟皆在賊中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眾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太子以平涼氣散

非用武之地遂募兵於朔方

安定故城

即漢安定縣今改涇川縣

安定縣西漢置後漢廢東晉復置安定郡治後魏改涇州後又置安定縣隸

涇州唐因之天寶亂後惡安祿山更名保定貞元七年涇原節度使劉昌築

保定城捍青石嶺十年又請於臨涇界保定城置陰盤縣乾隆元年勅修甘

肅通志保定城在鎮原縣南又云安定故城在涇州北原屬鎮原界

蔚茹水即胡盧水

唐志白草軍在蔚茹之西即此

胡盧水在平涼縣西源出鎮原頽沙山下流入涇水本名蔚茹水即今之縣

川河也

王彥昇之殘酷

宋史王彥昇傳開寶二年由防州防禦使移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略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

楊文廣

固原州志楊文廣祖業父延昭均戰沒范仲淹宣撫陝西與語奇其才置麾下英宗以爲名將裔且善戰累官秦鳳副總都管韓琦使築華萊城有功詔賜裘馬知鎮戎軍

案顧亭林京東稽古錄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考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

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徑至鴈門北口南響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此張步弓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磨兵却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尙不辨何論史傳哉又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明成化十八年禮部尙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業世以武略傳家其第六子延昭善戰駐防晉北及直隸邊界人呼爲六郎是業與其子延昭生平未嘗度隴惟延昭子文廣知鎮戎軍後遷都總管都虞候

薛巖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原州築古細腰城

宋范文正公种仲平墓銘古原州之疆邑自元魏隋唐為州故宋稱為古原州有明珠滅藏康奴

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強梗在原三族居邑北九十里柳泉鎮今高崖柳家地為孽寢及於環柳泉古名鵝鵠

原與環縣接壤撫之狼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李元昊朝廷患焉

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城詳古蹟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

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敵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豪長

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

附請城細腰葫蘆硠奏

范仲淹

仲淹知慶州以原州屬羌月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鄰道聞涇原欲襲討之因奏言不可討云云後遂築細腰葫蘆城並諸砦屬羌歸服

臣仲淹言月珠滅藏二族道險不可攻二族在縣北九十里今十八峴地即柳泉鎮古名鵝鴿原前日高繼崇

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相為表裏南入原州月珠等族在縣境北西擾

鎮戎月珠等族在鎮戎東東侵環州月珠等族在環縣西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即此

并兵北取細腰葫蘆泉縣北一百二十里有城址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

戎等處徑路通徹可無憂矣

葛懷敏鎮戎之敗

東都事略葛懷敏始以父蔭授西頭供奉官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其才者

陝西用兵為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擢眉州防禦使知涇州遷鄜延路副

卷八

真參真京系志卷八

一一九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都總管改涇原兼經略安撫使元昊寇鎮戎軍賊引兵僞遁懷敏遂率諸將趣定川環慶路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爲衆所擁幾蹂踐死與至靈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直抵滑州初懷敏之除郵延也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徙涇原卒敗事

曲端軼事

鶴林玉露云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金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

齊東野語曲端爲張浚所陷既赴速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曰天不欲復中原乎泣數行下及浚殺端鐵象亦不食而死

楊政墓

成縣志楊政宋原州臨涇人建炎間從吳玠弟兄破金屢立戰功官至涇原經略安撫使政在軍中事有利於民者不以軍旅廢拜太尉卒諡襄毅墓在

縣東四里

嘉禾

宋五行志元豐二年鎮戎軍禾合穗又云鎮戎軍禾皆異畝同穎

隴東之要在原州

宋王應麟曰原州當隴道之要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蹙隗囂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間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姚興宇文泰軍於高平因而規定關隴成要害之地也

徐神翁軼事

徐翁對蔡京曰天降魔君數十擾亂世界君卽其一觀於巨奸大慙之爲凶星惡煞卽可知聖賢忠孝皆吉星福曜之所誕毓矣

靈芝

明太祖洪武五年鎮原巖宮產芝

相傳產於文廟礎石見崇禎時李齊志

案將語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芝菌類古以爲瑞草一名靈芝又名紫芝多寄生於已枯之樹木其體如菌狀上面有雲紋黑褐色下面淡褐色有細孔柄紫赤其質堅硬

光滑有青赤黃
白黑紫六色

明總兵曹文詔破流寇於西濠

先是流寇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陝西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王承恩圍之
五月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勦賊
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糜雲谷副將張宏業游擊李明輔戰死文詔乃
與游擊左光先崔宗允李國奇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懷甯川黑泉
峪封家溝綿湖峪皆大捷掃地王授首而杜三楊老柴復猖獗楊老柴者神
一魁餘黨也時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
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與嘉謨性善合崇禎六年三月與賊遇大戰

符

二二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鎮原之西壕斬千級生擒杜三陽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

清初滿兵屯田鎮原

呂宰宗書高平秋思詩九首其一云又看涼氣到高平民物清閒望裏明臂繫蒼鷹收狡兔門拴駿馬掘飛甍自註云國初旗人屯田有此蓋以涇原形勢關隴咽喉水土雜於河西人煙接於北地又當王保保盤據之後政府爲鞏固邊防計故令滿兵駐防於縣不久卽撤回

王輔臣據平涼

邑爲輔臣所據時馬洪據蘭州斷河橋皆應吳三桂

案康熙十三年三逆叛據西南各省十四年乙卯鄉試十五年丙辰會試陝甘廣東諸省均未舉行十六年因軍興開科有鄉試無會試陝甘附河南亦無人應試直至二十一年

王成西南全行收復二十三年甲子陝甘始補行鄉試此數
年內關隴騷然幾無完宇鎮原密邇平涼其被禍爲尤慘云

慕少堂曰康熙十四年王輔臣降平涼圍解隴東軍務從此廓清矣雲南雖未克復而籠
雀釜魚苟延殘喘而已余與隴東父老談及輔臣之變或歛歔而言曰天豈不欲故明復
興乎不然何奪吾老王之速也老王者謂明故總兵吳三桂也三桂年少風流憑藉世資
得膺專閫崇禎十七年春陝甘早爲闖賊李自成所據懷宗聞賊騎將迫畿輔又恐瀋陽
乘隙而入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
貞自許去未久京師陷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三桂聞之毫不動心是不忠也三桂
父驥督理御營降賊闖命作書以招其子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後聞其妾陳夫人爲
闖所得志甚因作書答父謂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隨效秦庭之哭清攝政
王多爾袞奉章皇帝整兵入關闖怒戮吳驥并其家人三十餘口置父鼎俎願分杯羹是
不孝也陳夫人者玉峯歌妓小字圓圓京師未陷時三桂遣人往聘之已爲田畹所得田
畹者懷宗妃之父也畹進圓圓入宮懷宗不顧命仍歸畹弟三桂將出關畹置酒祖餞出
圓圓侑酒三桂以細馬馱之去乘寇將至奪人所愛是不義也章皇帝定鼎燕京甯廓區
夏念三桂率先歸命封上滇南錫爵平西王就藩之後百計貢諛明桂王由邇兵敗遁走
緬甸三桂窮追塞外獻尸請功居心殘忍有似梟獍是不仁也夫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之人章皇帝亦深惡之猶期克善厥終爲國西屏詎狂狡不堪重任誘連二逆倡亂東南
戰禍蔓延漫及甘肅隴東隴南同時響應蘭州狄道復爲賊巢向非王進寶毅然主戰則

西北半壁蹂躪不堪矣當康熙時東南太平已久三桂自作不靖甘肅亦受連帶之影響是背叛行爲人人得而誅之或見戲曲中扮三桂係紅面大漢遂誤以爲忠訛以傳訛謬以承謬道聽塗說莫之能禦也愚故歷數其罪爲不明真相者告焉

慕天顏傳

天顏附祀慕氏家祠蓋其族祖也
明崇禎末避流寇亂遷靜甯州

隴干軼志慕天顏字鶴鳴靜甯州人清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浙江錢唐縣知縣遷福建興化府知府擢茹南道總督劉騏奏天顏舊治錢唐多惠政士民至今思之及守興化奉使臺灣默悉情形於建造臺寨修葺戰船諸務殫心經理請調興泉道許之尋擢江蘇布政使丁繼母憂命在任守制康熙十三年入覲陳情定收納錢糧之法又請獄囚無親屬饋食者公家月給米三斗并箸爲令擢江甯巡撫是時大將軍尙善討逆藩吳三桂於湖廣請以烏船

濟師天顏督造無誤得旨嘉獎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授爲從一品薦進士
黃堅教諭汪楫爲博學鴻詞召試授堅編修楫檢討尋以奏銷濟河工料不
實降調去任二十三年起湖廣巡撫授漕運總督署三江總督議修高家堰
河隄爲廷臣所劾革職下法司逮問尋免罪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三天顏才
具敏捷長於治劇有異能爲中外所倚重惟劾陸稼書先生德有餘而才不
足爲士林所議然大節固無虧云子琛乙未進士歷官工料掌印給事中孫
豫生任蘭州府知府蓋已入江蘇吳縣籍

文人奇遇

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鄉試邑人劉化鵬赴陝西應秋試頗自負不作第

二人想緣途陰雨連綿比至青門已八月初六主考監臨同時入闈點名册已送時學政駐三原又無從呈請鄉人以冷語嘲之曰解元關在場外矣化鵬志不少灰自書遲誤緣因及甘人赴陝下闈之不易次晨挈呈請書懇求藩臬設法收錄皆不應適西安將軍某進大城拜客邂逅道周跪而求繼之以哭將軍允爲設法函達巡撫言其可憐狀巡撫許之是科首題爲誦詩三百主考無錫秦潮歸安閱思誠以各房所薦元卷平平耳龍頭屬誰尙未定初化鵬入場後以道路奔馳倦甚早置得失於度外其作誦詩三百一藝字數寥落如葩經篇名之數次三藝亦如之房官閱之甚喜會兩主考同至問得佳卷乎房官以化鵬卷進曰是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也兩主考隨閱視

大加稱賞謂是卷處處照下字字驚人不圖邊陲有此高手遂以之冠羣英揭曉後巡撫謂將軍曰公之於榜首也可謂拔之泥塗之中升之霄漢之上矣逆旅主人亦贈聯云雙膝跪遍長安地一筆壓倒陝甘人語雖俗而事則實

李從圖

今所存之舊縣志從圖在任時所刊

鎮原舊志從圖江西人前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甘肅文縣知縣調綏來縣知縣清道光二十六年署縣其贊鎮原風俗云西北之方人皆質樸其氣雖剛其誼頗篤尙矣臨涇山重水複農力於耕士安於讀太古衣冠本來面目法守高曾情敦親族每遇吉凶交同休戚貧富不形渾渾穆穆近稍虛浮未全

雕琢得良有司淳風易復

兩許煌

一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鄉貢一光緒乙亥科恩科舉人任隆德縣訓導皆

鎮原人梁蕭子顯箸古人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

卓其在隱晦間者無算自梁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然皆不同縣

董志原

此古之周原也所包者廣如瓜蔓形隨地異名層出不窮南由甯縣治平鎮

起北至環縣界止約二百三四十里東西寬處或七八十里仄處或四五十

里不等其所屬北有白馬舖驛馬關彭原中有西峯鎮

俱屬慶陽縣管

蕭金鎮

屬鎮原管

東有焦村鎮南有和盛鎮治平鎮太昌鎮新莊鎮俱屬甯縣管西北界環縣東北

界慶陽縣城東南界合水東界甯縣正南界邠縣西南界長武西界涇川荔

家堡

山之高平者曰原原以慶陽屬之董志爲最大合平慶涇而論合水甯縣正

甯馬蓮河迤東以數十計而甯縣北原爲最闊馬蓮河迤西涇河迤東又涇

河之西南並靈臺之原以數十計而董志涇北涇南三原爲最闊涇川甯縣

鎮原則四境皆原安化北境依山合水東北境依山平涼之原在東北正甯

東南境依山崇信西北境依山靈臺惟西境依山而東南北皆原陝西之長

武邠縣亦四境皆原班固所謂溝塍刻鏤原隰龍鱗者其卽此乎隰者原之

突而下者也詩稱昫昫原隰又曰度其原隰其曲屈紆迴廣平曠衍惟隴東所獨有誠奧區哉

評潛夫論

四庫全書目錄潛夫論評凡三十五篇又叙錄一篇符遭亂世以耿介忤俗發憤著書然明達治體所敷陳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矯激務爲高論之比也

壯丁及義勇軍

民二十四年夏鎮原奉令拔壯丁及義勇軍

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者卽今之民壯也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因以名之明史英宗正統

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令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復爲民鎮原城區壯丁隊業經選拔完竣殆卽古之民壯歟其第一期應募壯丁共計若干名已於六月初開始訓練

卷五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目録

三六

證誤

諺云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傳記錯誤亦自不少有地名之錯誤有人名之錯誤倡之者一和之者百久之訛以傳訛謬以襲謬縣中好好先生生乎千百載之後明知其誤而陳陳相因遂使後世猶傳訛矣今就邑人所嘗言者略為更正雖非盡為鎮原之地而一誤再誤若不悟其誤而誤於前者復誤於後矣

祖厲

西漢安定郡所屬有祖厲縣祖衣字旁音嗟厲音賴皆水名發源於今會甯縣境流至靖遠入黃河

案會甯縣志祖河一名苦水二源一出縣東南輒井子一出縣東大山廟在翟家所南合流西至桃花山逕縣城南與厲河會厲河一名南河其水甜源有二皆在會甯縣南一出高垠陵堡一出史家棗頭至縣南十里舖合而北流逕桃花山苦水即祖河西流來會繞城南而西又北流胡家川水西南來注之又北至二十里舖西鞏驛水西來注之至是為

證誤

三二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祖厲
大河

又案康熙字典註祖咨邪切音嗟詩韻全璧六麻韻內註祖子邪切辭源收入祖字部普通地理圖均誤祖為祖國音字典厲音利去聲又杏賴字註賴音賚是祖厲之厲讀賚無疑義矣

參

今環縣地與安化縣連界西漢時屬安定郡他本於參字下加文字者誤

案慶陽府志參縣廢縣西安化縣西北漢置地理志安定郡有參縣主騎都尉治後漢屬北地郡晉廢

黃龍見

龍者水中之靈物也邑無大川大澤舊志書黃龍見者再恐係附會之辭

案史漢武帝元鼎元年帝巡幸安定黃龍晝見命貳師將軍李廣利祭於河遂北伐匈奴下五城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逼近西京玄宗倉皇西幸太子擴兵馬至平涼黃龍見時邑為平涼郡

慕少堂曰西人不信有龍我國最古之書莫如易之言龍影影也洪水未平以前人與龍蛇共處見之數而不以為怪昔夏后氏有參龍之官見春秋左氏傳其事當不誣也西

甯密邇青海見龍者或掛或鬪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冥甚至敗屋拔木見形於雲烟中覩其盤旋之勢耳欲窺全體不得也故神龍見首不見尾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武帝時黃龍見安定往史所載未可盡信也

三關口

邑人以固原瓦亭峽爲三關口宋將楊六郎屯兵於此復播之於管絃衆口一辭不得不辨

案宋史楊延昭於太宗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從其父業攻應朔爲先鋒後又爲莫州團練使清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翰林院侍講高士奇扈從西巡代幸五臺山度長城嶺見延昭挂甲樹謂延昭護塞鄙北二十餘年往來於此理或有之又雜記詩有五橋渡口關梁廢漁父依然話六郎之句自註云五橋關乃宋將楊延昭屯兵處則六郎之未嘗度隴

殆可知矣

案秦之三關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失此三關而蜀之門戶撤矣漢馮衍傳上黨有四塞之固東帶上黨壺口石陘三關蜀漢三關曰陽平江關白水見張瑩漢南記後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北征復三關以益津關爲霸州瓦橋關爲雄州淤口關置寨卽信安軍山西三關曰雁門曰甯武曰偏頭明史地理志華亭縣西北有五亭山設瓦亭關巡檢司所謂東瓦亭也不聞有三關之稱瓦亭峽古名金佛峽見吳大澂碑記

證誤

朱子家訓

乃崑山朱柏廬作邑人訛為考亭誤

案柏廬明季諸生名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為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清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繪攝新陽縣事於城中為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蓋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四時讀書樂

此詩乃宋翁森作亦稱是考亭方家笑之

案浙江仙居縣志載讀書樂四首云縣人翁森字秀卿所作宋時人入元隱居不仕以詩自娛著有一瓢集又浙江通志暨詩文箋註亦云讀書樂四首作者姓翁名森一瓢其別號也村學究漫不加察斤斤然與人辨曰是詩口吻多見道語其為朱子所作毫無疑義正其謬者或謂朱翁森作或謂朱一瓢作則又分一人為二皆誤以宋字為朱字耳甚矣解人之難索也

朝那

即太陽湫古設縣於此朝讀朝暮之朝那讀羅俗照字面讀誤

案朝那初為戎地後歸於秦史記封禪書湫淵祠朝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湫淵方四千里即朝那也秦惠文王沈詛楚文於朝那湫漢初匈奴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南至

朝那文帝時匈奴入犯朝那蕭關唐大歷中吐蕃下青石嶺軍於朝那城八年吐蕃攻黃
黃原郭子儀使渾瑊引兵趨朝那李白詩楊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元好問詩朝發細柳

暮朝那則是朝那一隅固前代之重要地也今則湫已涸矣

又案封禪書湫淵祠朝那注引括地志謂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今以其地考之朝
那即鎮原之太洋湫也府志謂朝那在華亭湫頭山或又以平涼為朝那均誤蓋朝那故

縣秦置在高平第一漢武徙置葫蘆河西後魏又徙置平高縣議者多鮮折衷茲據輿圖記正之

戒碑 在縣署儀門中間邑人謂自宋始而亦有不盡然者

案天祿識餘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
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未見其詞耳

書帙 裹書之帙也俗認為書套誤

案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書楸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
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明項子京家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
物帙如細簾其內裹以薄繪觀帙用巾旁可想也清大內藏黃庭內經墨蹟亦有
有蝦鬚草細簾囊之亦是官和物也後人曰趨簡便改為書套不復用裹帙矣

證誤

平高縣 在高平之後或者不知改
平高為高平大誤

案後漢書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河西太守竇融與車駕會高平原注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後改為平高劉攽曰注案高平縣名後改為平高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邰字攷高平與平高縣是兩地見第一卷沿革表及古蹟內亦猶廣哀郡有哀廣縣西甯州領甯西縣也復何疑哉

千字文 梁散騎員外郎周嗣興撰或問是六朝蕭梁抑係五代朱梁條對如左

案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選二王千文召周興嗣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為是舊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嚴然鍾繇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為東坡書不知何也

楊公談苑云勅員外郎某人撰勅字是梁又云武帝既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吳枋野乘云清貞宜改為貞烈人以華亭張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之遼當作僚蕭宜僚非此遼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或者初時三字皆不錯亂後或刊寫之訛遂至如此文徵明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固非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為辯也

智永生於陳歷
隋至唐猶在
間與太宗往還
但以時考之不
能存於玄宗之
世此千字定係
唐人臨智永本
名故諱及玄宗

李君實太僕雜綴云千字文女慕貞絜絜字乃推誠之謂即大學絜矩之絜
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興嗣蓋取諸此據此則原文為是不必改也

趙明誠金石錄以陳釋智永所書二體千字文常字民字基字皆避諱闕筆智永王逸少
七世孫生於陳不應避唐太宗諱其非智永自書明矣余家舊藏書亦有此本民常基三

字皆無闕筆似非趙所錄之本且律召調陽召非呂字豈
即崔氏所藏真蹟刻本耶未敢臆定記此以待博雅君子

武林卓珂月另編千字文作大人頌其破用杷杷二字云鬱尊黃金膳杷素木杷音七義
取祭義素杷也又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又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為萬

字文是見當時風尚已見
圖書集成字學典第八卷

慕少堂曰據以上諸說千字文始於梁武帝時無疑義矣而漢黃門令史游

之急就章後世所稱為章草者也淳化閣帖所刊章草麟潛羽翔云云則是

千字文中語豈史游以前即有是書耶考據之學如此其難哉

盼與盼大有區別
鎮原私塾所讀論語本美目盼兮之盼往往刊為盼字大誤

皇朝真系系

證誤

四卜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段氏玉裁云盼眇盼三字形近多互譌不可不正此三字在許氏說文解字中筆畫音義顯然不能相混其解盼字曰美目盼兮從目分聲匹覓切元吾衍閒居錄謂宋儒不識顧盼字皆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作使民盼兮兮之盼又不識盼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丐者音涵從分者音攀字去聲從兮者音異分晰如此清楚而商務書館出版四書叢刊內觀古堂舊刊本中華書局出版四部備要內永懷堂原刻本以訛傳訛皆未釐正

曾參與子貢

曾參之參俗讀森字子貢之貢俗讀爲貢獻之貢均誤

曾子名參字子輿以字義推之參當讀如宋昌驂乘之參驂與與義相比附

宋高似孫子略元吾衍閒居錄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夫餘冬錄四書正誤皆取參乘參前之義集註沿陸氏釋文所金反讀森者誤又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異子貢貢字古多作贛禮記樂記漢石經論語前漢書列傳皆作贛明王夫之四書攷異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皆如此主張蓋子貢姓端木名賜字當作贛方與說文字義相合坊間通行論語本刊爲貢字者誤

送束脩

與先生送脩金也脩或作修誤

束脩二字人知爲子弟餽師之禮不知後漢書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正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主潔其行束

證誤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脩其心又劉般束脩其行王龔傳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耳墜子

婦女普通之首飾也墜俗轉為垂音即耳環也

莊子天子之侍御不揃爪不穿耳史記淳于髡傳前有墜珥珥即今之耳環也西北女子幼即穿耳帶以耳環傳玄豔歌行耳綴明月墻俗呼耳墜豈綴字之訛耶杜甫詩玉環穿耳誰家女

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或專屬之梁武帝誤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頑布置初雲之

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
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久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
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
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秦
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雲陽獄增減篆體志其名名其書曰隸也扶風
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異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書字
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
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
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

評

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

實亦難過耶

案書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次女文姬姬傳鍾太傅衛夫人案衛夫人字茂猗晉時河東人廷尉衛畏之女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李充之母其致某師書云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鍾固夫人之師也又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迥媚老杜贈曹將軍詩有句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

王右軍

完顏娘娘

涇川人以皇甫規之妻死事甚烈建祠祀之稱曰完顏娘娘邑人亦隨聲附和

案後漢書安定郡度遼將軍皇甫規妻美姿容善屬文及規卒董卓聘之不從遇害後人圖畫之號曰禮宗又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金人姓完顏氏猶清之稱愛新覺羅也以胡姓而加諸漢族豈非怪事也耶

父子一齊上

謂楊家將之同心報國也

縣西鄉有楊家將遺壘父老相傳宋初山後楊業挈子七人効力邊庭今固原以北若頭營二營以至七營卽其七子屯兵處各占一營其裨將焦贊孟良亦驍勇善戰後進征河套軍次大小狼山爲潘美所誤兵敗業死之其夫人余太君帥十八寡婦征西皆齊東野人語

案楊業一作楊繼業初事太原劉崇賜姓劉河東滅降宋始復原姓律以不事二君之義不無缺憾其敗於陳家谷口也至死不同惟子延玉與業俱死太宗旣各追贈官階復召其子延昭至京任爲崇儀副使延浦延訓授拱奉官延環延貴延彬俱爲殿直楊氏七子生者六人均承餘蔭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後人不譴正史曰美爲大奸謂楊老令公之七子盡死邊疆大爲不平事雖有因言亦過矣夫業以孤軍應敵力竭身亡亦軍人應盡之天職美爲開國功臣宋初建將曹彬而外鮮與比肩業之死以無救兵故實誤於侁非美置於死地也普通社會種種訛傳惜無人在上默特旗內之一沙邱發現楊業裨將焦贊墓係以石爲垣以磚爲頂前有殘破之石碑字跡剝落殆盡碑陰題詞一首云洞號洪羊臨驛路莫使狼牙誤楊業孤墳無定所那更有焦家墓餘已忘之矣可見焦

贊慕亦屬僞托又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清
畢沅關中金石志云楊業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爲折太君

章草

邑人以章草爲
漢章帝所創誤

草書之作其原始於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
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敦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
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愒愒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
以譏之也或又矯爲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爲更遲耳其
說皆非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恆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
今人所云打草藥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
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案日知錄云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和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絲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吳嶽

在陝西隴縣卽吳山也邑人分吳山吳嶽爲二誤

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華華山也吳嶽山也爾雅釋山河南華註華陰山河西嶽註吳嶽釋地云河南曰豫州華在豫州故曰河南華河西曰雒州嶽在雒州故曰河西嶽虞夏書言四嶽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始有五嶽之文鄭註大

證誤

司樂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據爾雅此文爲釋也書疏引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此沿於舊說郭註以下文河西嶽例之周以嶽山爲西岳則華當爲中岳故不從李註但以爲華陰山太平御覽引孫炎云嶽雍州鎮有吳嶽山孫氏但以爲雍州鎮蓋未能折衷於鄭志定吳嶽爲西岳也禹貢云導岍及岐職方雒州其山鎮曰嶽山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水經註云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國語所謂虞矣禹貢本名汧山爾雅職方因其爲西嶽故稱爲嶽山俗謂之吳山又合稱吳嶽吳或作虞以其聲近字同也史記封禪書分吳山吳嶽爲二誤已

蘆酒卽鎮原之黃酒也

唐杜甫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有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之句蔡曰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舉黃羊蘆酒問外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撥醅取不榨也但力微飲多則醉信子美之言驗矣楊慎曰蘆酒以蘆爲筒吸而飲之今之晒酒也又名鈎藤酒見溪蠻叢笑鎮原酒罐子見第五卷民生志飲食類

等子

權小數之器俗作戙子

等子者亦衡器所以秤化學藥物之分釐小數者比平秤便於攜帶學校理化室多用之西醫亦用等子隨習慣也宋秦少游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

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見李方叔師友談記

早些睡覺

睡眠也覺醒也農村晚餐後輒有此語謂宜早入黑甜鄉也細玩之語似矛盾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鄭谷詩坐睡覺來清夜半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程灝詩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唐庚詩須臾睡覺衙鼓搥皆睡醒之辭也惟皮日休詩青衲裘中一睡眠則覺字作睡字用邑人甫就枕卽曰睡覺與皮日休詩意相符至睡醒曰睡了一覺覺讀教音

月明和尚度柳翠

燈月之夜鎮原四鄉農民演故事令童子扮大頭和尚戴假面具戲一少婦卽柳翠也誤

杭州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元宵佳節跳舞宣淫大爲不雅然西湖孤舟山

下有柳翠墓神道路側有月明庵浙江省城內又有柳翠井遺跡昭然非不
根之談月明者卽清了和尚柳翠者宋杭州太守柳宣教之女也紹興間清
了玉通皆爲西湖高僧宣教履任後玉通不赴庭參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
玉通羞見清了將死卽留偈托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沒後遺一女曰
柳翠貧無以養年及笄遂流落爲妓而宿根未昧久之與清了遇於大佛寺
內當是時清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丘身爲婦人身現身
說法示彼前因翠卽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扮此劇者戴大
頭和尚面具而不知其名又不知柳翠爲何許人俗雖難革爲父老者盍教
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庶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證誤

聽靜

邑人於除夕人靜時伏大路旁竊聽人語以卜吉凶也古謂之鏡聽

除夕更深人靜有竊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

見熙朝樂事又李廓鏡聽詞云匣中取鏡辭竈王羅衣掩盡明月光昔時常

著照顏色今夜潛將聽消息宋朱弁曲洧舊聞王建集有聽鏡詞近世人懷

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

黑穀紙

鎮原市謂之桑皮紙或書為構紙誤

穀音構樹名皮可為紙史記桑穀共生晉書王羲之傳禿千兔之翰聚無一

毫之舛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今穀穀殊不分非僅鎮原一縣也

虞溥

舊通志認為安定高平縣人列入選舉志誤

案虞溥字允源三國高平昌邑人察孝廉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招生徒移
告屬縣勉勵於學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嘗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
章詩賦數十篇鎮原無昌邑地名則高平非安定之高平矣

好水川 在六盤山外鎮原舊志
列入輿地志山川內誤

甘肅舊通志云好水川在隆德西二里源出六盤山西流合苦水宋任福違
韓琦節制敗於夏人卽此此大隴左右水多鹹苦不可飲間有味甘可飲者
土人遂相率名之曰好水或曰甜水正不可以一處拘也

又案一統志云好水在今鎮原縣鎮原舊志謂宋初所築靈平砦卽舊好水
砦隸鎮戎軍則鎮原之好水豈別一好水耶抑好水發源隆德流至鎮原境

證誤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耶張志縣川河考謂好水源出固原牛營山西至東山城與青石峽水合至清平監又有小川河自北來會東行百四十里而過縣又東七十里至劉大夫莊與交口河會又十里至石窟寺入於蒲川河

棋子豆

鎮原人將有遠行家屬用發麵和油炒棋子塊以布袋裝之蓋行糧也呼為棋子豆誤

案查慎行人海記明嘉靖時戶部行宛平大興二縣領太倉銀三千散給各燒餅舖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麵少和香油芝麻為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鎮原所炒之棋子塊如骰子大故名為豆追原起名之始仍稱棋炒為是

好妨

鎮原四五月間麥將熟忽有蟲食穀古謂之好妨農民誤以紫霜稱之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關好妨蟲害稼入平州界有羣雀來食之一日而盡宋史太宗紀北海好妨生齊民要術穀蟲曰好妨前會甯知縣

錢塘陳墉有祭好蚘文略謂田間食苗之蟲有所謂好蚘者其來也但聞其聲其去也不見其蹤民以穀爲天興鉏播種甲皆坼矣灌溉耰鋤苗已長矣忽馬蝨騰跂跂節根之緣大恣咀齧是有神焉降此災害有地方之責者非請命於大神其何以占豐年殄遺孽

神荼鬱壘

門神也音伸舒鬱律俗作本音讀者誤

禮喪大記注君釋菜以禮禮門神此泛言門之神也後世乃舉人名以實之或以爲是成慶漢書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是也成慶古勇士見淮南子或云卽荆軻或以爲神荼鬱壘則本風俗通及荆楚歲時記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獨斷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

證誤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屈三千里卑枝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居其門主領閱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畫神荼鬱壘并懸葦索於門戶以禦凶也餘見紀曉嵐筆記

牀第第音滓紙韻牀簣也左傳牀第之言不踰閭邑人以第為第者誤

大水冲了龍王廟鎮原新刊人文地理諺語一欄有此語解之曰吾身顛不住吾身兩字誤應改為神字

北史西域傳波知國在鉢和西南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行人經之者設祭乃得過水經注太子生時有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龍之有王猶蜂王雁王偶示靈異而已龍神之有廟自唐玄宗開元二年始龍神之封王自宋徽宗崇甯四年始自時厥後宋甯宗嘉定理宗淳祐元致和至元間明成化

萬歷間各州縣龍神以降雨著靈而加號封爵者幾不可勝數俗稱龍王廟
爲龍神祠龍神司水今其廟爲大水所冲諺語吾神顧不住吾神其斯之爲
歟

泉明卽淵明

鄉人講詞章學者疑
淵明泉明爲兩人誤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苟改苟卿爲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
爲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君爲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
秋唐景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高祖諱淵改陶淵明爲泉明太宗諱世民改
民部爲戶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三楊

邑人謂明之三楊相繼爲
三邊總制駐節固原者誤

證誤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故以東西南區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前清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宣德時惟楊一清曾任三邊總制三楊並未來甘邑人謂楊溥至縣西鄉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貓鬼神

貓鬼能變化人鄉愚尊之曰神其所崇之婦或又稱為神娘娘均誤

隋書獨孤隋傳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又獨孤后傳異母弟陀以貓鬼巫蠱呪詛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今西藏紅教喇嘛

以邪法驅遣貓鬼蓋以爲蠱毒之類而西甯塔兒寺用以看守門戶無知愚民遂有畜貓鬼者其流毒所至不過如苗民種蠱江南木客北方狐魅禍人而已從未有奉以爲神者

案聰明正直之謂神貓鬼能作福亦能作威隴南人奉之稱爲小神以祈無妄之福貧無聊賴者有時神取他人之貨財以調恤之是盜竊行爲也天下焉有盜竊而可朝夕供奉者乎惟以欺得財故舉家奉事惟謹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甚或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入以其難堪也或起訴於地方官請差提而驅逐之不知何時傳至鎮原

紫茸 凡人與物之美者皆曰紫茸邑人誤爲滋潤

堯典鳥獸毳毛北方謂毛段之細軟者爲子毳後世訛爲紫茸直隸山東人恆言之前省長潘齡皋嘗言曰童科員之小楷寫的很紫茸王笏卿女公子長的很紫茸隴東人亦言某家學生很紫茸是則人與物之美者皆曰紫茸

樹神爺

遠鄉有數百年老樹土人以其久也故神之或又稱之曰爺誤矣

昔者上邽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

大數十圍百姓祀之見秦州記宋徽宗大觀六年歲丙申即西夏乾佑七年

秋九月二十五日夏主立甘州龍王廟碑文首云勅鎮夷郡境內黑水河上

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則

樹神之由來久矣又純陽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見岳陽風

土記歐洲愛書癖之收藏家亦有崇拜樹神之原因

支那

鎮原學界中人謂中國為支那蓋拾日本人之牙慧也按諸大唐西域記似覺錯誤

唐太宗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時中印度之王名尸羅阿迭多

唐言戒日

與玄奘

相見王勞苦已問曰自何國來對曰從大唐國來王曰大唐在何方去斯遠
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卽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
至那國有秦王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秦王平定海內
風教遐被殊方異域慕法稱臣有秦王破陣樂聞之久矣大唐國者豈此是
也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
已承統稱曰天子風猷大化難以備舉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玄奘
在此國往跋達羅毗訶羅寺三月習學經典

日本每稱中國爲支那雖本諸西域記而語意則涉譏諷蓋稱中國爲東方
之病夫也夫西域記所謂至那者專指隋朝而非中國之通稱蓋其時李唐

證誤

開國未久印度僻遠雖聞秦王威名猶未知易隋爲唐故仍呼摩訶至那若至那爲中國通稱玄奘又何必斷斷致辯耶至那卽支那英語作齊那至支齊皆隋之轉音那者語尾詞摩訶大也質言之猶曰大隋也唐書天竺傳始有摩訶震旦語震旦譯言東方摩訶震旦方爲中國通稱乃不爲好事者所引用獨於支那二字愈用愈廣試取西域記一讀當啞然自笑也

案支那之讀那者是叫中華之華音讀羅者乃叫中國之國音至於中字與支字不知何以拚音也印度古時稱東方爲震旦繙譯名義集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或云震卽秦乃一聲之轉耳

補舊志遺漏

漢

石得林傳

石得林安定人建安初客三輔就學於宿儒樂文博始精詩書後好學靜默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晝夜吟詠漢中破還長安人與不取問姓氏不言

三國魏

胡遵傳

胡遵安定臨涇人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封陰密侯子奮仕晉爲

補遺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鎮東大將軍

元魏

皇甫亮傳

皇甫亮字君翼安定朝那人濟陰太守和之弟也神武命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帝不奪至鄴無復宦情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賦詩超然自樂性純樸無片言矯飾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終於鄴

韓茂傳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魏明元征丁零茂

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之擢爲武賁郎將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賜爵蒲陰子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進爵九門侯又征蠕蠕頻戰大捷進爵安定公太武南征茂出青州降者相繼還拜僕射文成踐祚拜尙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議論合理善於撫衆勇冠當時卒贈安定王諡曰桓

案安武廢縣在縣南漢置屬安定郡後漢省後魏復置屬北地郡元和志臨涇縣兼有漢安武安定彭陽撫夷四縣之地舊志安武故城在平涼府東北

周

席固傳

席固字子堅安定臨涇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士多附之遷興

補遺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州刺史大統中歸魏周文甚禮遇之拜豐州刺史累封靜安郡公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蒞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諡曰肅子雅少以孝聞位大將軍

金

張中孚傳 弟中彥附

張中孚字信甫安定鎮戎人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金圍大原戰歿於軍中孚涕泣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父尸以還後降金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劉豫括民田籍丁壯爲軍中孚竟執不從涇原獨免培克之患後拜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相封南陽郡王卒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馭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歷官至臨洮尹兼西秦路都總管鞏州賊劉海搆亂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西羌特險不服朝廷使御史就論方略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卽至積石豪長四十來約降事遂定加

儀同三司

明選舉表甘肅舉人科分無考者鎮原共十一人

趙淵 工科給事中 劉祥 廣靈縣知縣 敬維寅 都察院檢校 胡順 尉氏縣知縣 王充 張綬 趙敬

段淳 寶信 包暹 張道 長史 皆鎮原人而科分無考見清乾隆元年勅修

甘肅通志

列女傳 錄省志

生員段淑古妻賈氏鎮原人年二十五淑古亡未有子女氏守節奉姑曲盡

孝道歷二十八年姑歿喪葬盡禮雍正十年具題旌表

重修鎮原縣志卷之十九

明謝肇淛撰北河紀八卷首列河道諸圖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巨河款
河議河靈八紀至山川古蹟古今題詠則別為四卷名曰紀餘清末張敦五重
修皋蘭縣志所有碑文及古近體詩仿對山武功志各註於正文之下而雜傳
之後繼以雜錄亦紀餘之類也茲編所存皆文字之於地方有關係者也古近
體詩附於後

賈秉楨
馬壽良 全搜輯

論辨類

論之類有八曰理論曰政論曰經論曰史論曰文論曰諷論曰寓論曰設論其也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
劉彦和文心雕龍云論者論也彌綸羣言而精研衆理者也釋經宜與註疏合體辨史宜與評贊一機詮文當與敘引共
軌陳政應與議說同科因題立
義而各出題裁者論之用也

宋儒陳止齋云論貴有生發譬如欲說人之子矣必言其祖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方又推言性資之良善與交遊
之疎習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故善作文者能於無題目處生出文字來或借古以證今或因彼而例此多方援據而
不窮如東坡論是也至於章法全在結構精詳虛實處貴分賓主馳驟處貴有節制鋪敘處貴
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或整齊或疎放或實或虛或反或正如神龍之出沒天矯百變乃佳

袁了凡曰凡論立意高說理透不為玄言奇語而人自屈服者為上詞理兼修事實並茂者次之又云士子須依於忠厚止據禮義以翻駁尋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辭不可強辭奪理宜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議論一出關乎他人之人品即關乎自己之人品不可不慎

論之作法

論有冒即首一段如制藝之起講或一段或兩段宜簡短
釋括發題之大概而止若縱筆暢言則與後幅常同矣

論冒者虛冒通篇也以空靈渾脫不沾題面為佳稍一沾實則字字幫貼句句平滯矣夫起段著筆處固宜得勢然亦不可過於直致蓋幹旋須有文法也作散行必須氣盛然亦不宜過於拖沓蓋散行亦有鍊法也此處若大發議論於後半篇地步即不免侵占

論冒之下即點題此一定之法然亦不必拘泥東坡古文以論為最人稱為千古絕調今觀東坡之文禮以養人為本論點題在第四段之後勢論點題在篇末之第四句物不可以苟合論則竟點於篇末大臣論則點於論冒第二句武

王論則點於論冒第一句觀此則知點題不當限定於一處也又時藝點題不但不拘於一處且有順點反點借點補點暗點諸法况於論乎古人云論貴圓轉變化忌方板雷同若篇篇一律則方板雷同之至矣圓通變化安在乎至請申論之請申言其旨等句此三家村俗套學者宜屏除淨盡

點題之下乃論之前半幅也體裁宜半虛半實不必過於實發惟推原題之來歷以開發題義順筆出之固佳反筆振之尤美若多句長題或總挈題面或假發上段若題中有綱領句則先擊綱領以控全題之勢大都前半用反筆則文情多振動也

論之中幅如四通八達之衢無有繩墨宜反覆鋪敘盡情暢發無容闕略然馳驟處須有停頓奇特處看似平常而為文無範背道離經之病庶幾免矣

論之後幅不貴空言或引經文以證或引史斷為憑或借鑒於古人或取裁於往事又宜推廣補闕題言善以為法者此多補言不善以垂戒題言不善以為戒者此多補言善事以為法罕譬不嫌於泛也曲喻不厭其祥也大都指陳條款令人實可見之施行耳

文存 論辨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論之結尾貴乎健也欲其如神龍之掉尾又貴乎有韻也欲其如琴瑟之餘音鏗然於絃指之外東坡留侯論收處此其所以為子房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篤終論下篇

晉皇甫謐邑人

葬之習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為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常是為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

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

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

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

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當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當哀

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

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

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皆爲主喪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總

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主喪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

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

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喪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

以爲與未及三月渚同實也與未及三月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

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爲之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

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則卒哭而耐不得舉又何為而可以練何為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甯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為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日知錄

宗孔論上有序

慕壽祺

道德淪喪久矣人心趨於浮薄風氣戾夫古初常此悠悠國奚以存今思有以挽回之舍孔教其何以哉前奉大總統令擬以孔教加入憲法統治民庶鞏固藩籬俱於是乎在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謂之大道德家也可謂之大政治家也可謂之大哲學家也可謂之大格致家也可僅以國教宗孔子已淺之乎視

尊崇語確有見地非阿好也

權利害處透極
賅括語極透闢

孔子矣而薦紳先生與夫識時俊傑數月以來街談巷議要其大旨不外拒孔教爲國教之言燭火蔽日月蚍蟻撼泰山本無辯論之價值第恐青年學子主宰未定其或習聞邪說非毀聖人轉自蔽其良知良能究其隱患將滅絕倫理誤盡蒼生而後已蒙爲中國前途懼本夙昔宗孔之心取近日闢孔諸論說一一駁而辯之當此科學大明神權無力惟孔教乃能奏大同之治世有知者當不河漢斯言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無論大小強弱而有名譽於近代者則皆有宗教存焉世界斷未有無教之國而能長治久安者卽未有強從他國之教而反下喬入谷者故法令不嫌於創道德則取乎因學術日求其新心法則仍夫舊世界文明各國無論如何變法如何革命於其素有之宗教兢兢焉珍重而護持之凡以立國之本在是也中國胡獨不然

文存 論辨類

重修冀原縣志卷十九

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引易禮爲證非
空逞筆鋒者

語意面面俱圓

披卻導窾端本
之論

中國爲自古禮義之邦所賴以維繫人心發揚民智消融畛域翊贊國家者非孔子之教也耶向者武昌一呼全國響應鏟除專制肇造共和非孔子易象革命之辭禮運大同之義有以導厥先河也耶夫華盛頓立國之始猶必苦戰八年法蘭西革命之難且至流血三次我國功成頃刻易如反手未經盤錯尙慮動搖將欲鞏固國體惟闡發孔子大同學說乃可使共和真理深入人心舉國一致力圖進化蓋無論爲專制爲共和斷無上下不一心而可以立國者人但知專制革命之初非尊孔不足以定太平而不知革命成功之後非實尊孔尤不足以遏亂萌

亂萌起於人心中於國家不尊孔子是無人心無人心卽無國家孔教之不可須臾離在共和時代爲尤急乃一時誕妄者流以無忌憚爲自由以不服從爲平等以孔教之範圍人類而不能惟所欲爲也相與倡廢孔之議推其心若惟

字字誅心

一掌一擱血

跌宕

認定主人翁
名異實同

恐聖教亡之不速也者欲使道德維繫之國家變而爲利害關係之社會馴致秩序凌亂法守蕩然近年以來自私自利者比比矣名曰共和實則紛爭同室操戈生靈塗炭而猶曰民吾同胞天下一家孔子之教顧如是乎頃者大總統深謀遠慮下令國中俾人人宗仰時聖庶幾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犯上之漸無自而作及起而環顧國中人心之險詐如故風俗之敗壞如故對我至聖先師不宗仰斯已耳又從而詆排之喪心病狂至於此極意者天心尙未厭亂耶蒙竊惑焉請申其說

說者謂孔教過尊君權在當時已有爲詔之誚在今日尤於國體不宜漢唐以來專制天子借孔教以束縛英雄尊孔可也共和平等將焉用之若如色勃足躩鞠躬屏氣等形容不幾爲人格之污點乎是大不然夫大總統者皇帝之變稱也皇帝傳諸一家總統公諸天下其名雖異其位則同舉全國之萬事萬物

正論破的

見微知看灼若
觀火

名論不刊非強
爲壹合者

處處還他實據
使彼不能置喙

而以一人總之統之此其權與皇帝何以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無
論爲君主爲民主而要不可以無主主者舉國所服從隨時勢所趨稱之爲皇
帝可稱之爲總統亦可蜂蟻有主而况人乎若推孔子尊君之教使人人親愛
長上人人擁護中央則各直省服從命令奉行惟謹大總統可以無爲而治天
下否則諸侯放恣尾大不掉各直省自爲風氣兵爭之禍興而瓜分之期近矣
豔共和之美名無治世之良法將以除弊適以叢弊將以自治適以釀亂以干
戈爲兒戲視政府爲贅瘤民國前途何堪設想欲杜其漸非服從中央不可是
故服從中央之義不可廢卽孔子尊君之義不可廢其道一也
說者謂尊崇總統與孔子尊君之義要有區別總統有不法行爲議院從而彈
劾君主有不法行爲止於犯顏諫諍諍而不用則去耳何彈劾之敢言是故孔
教可廢不知孔子居衛發正名之議孟子私淑孔子有易位之說辟則爲天下

讀書得閒獨具
隻眼非同子瞻
想當然耳之鑿
空也

看理圓活是謂
體體貼入微

意妙而語趣令
人解頤

戮誅則爲獨夫紂其視彈劾也或相倍蓰矣大抵孔子之教無所不包自天子以至庶人悉在範圍裁成之內所以當日者詔告及門東周則曰可爲南面則曰可使玩其語意殆卽近人口頭語人人有總統之希望有總統之資格也况乎作春秋雖天王亦無所諱對哀公欲爲君深知其難此豈執一者之所爲耶夫春秋爲君權尊重時代孔子生於其間絕無後世逢迎之習假令以時中之聖處共和之世必將根據約法遵守憲法潮流所趨順其自然可得以尊君議孔教乎

說者謂中國文弱原於孔教覆轍再蹈恐非所宜不知中國之弱實由於貌襲孔教前代重八比八比豈孔教乎前代重試帖小楷試帖小楷豈孔教乎以及財用不足武備不修廷臣但事招權使臣不能專對豈皆孔教乎夫孔教之成效往事可考矣會夾谷郤萊兵嚴兩觀之誅歸汶陽之田雷厲風行魯邦遂爲

現身示法不假
他求

盛喻冷雋

一折便醒筆妙
如環

望國後世宗孔但以柔順爲文明而乏剛健篤實輝光之德甚至以振作爲紛
更以晏安爲清淨講學者祇知溫故行政者難與維新教戰者未可卽戎使民
者不能有勇逮至橫征暴斂以敷國用割地賠款以聯邦交菑害並至善者莫
可如何之時猶茫然不知貧弱所由來而歸咎於孔教是猶子弟不肖專歸咎
於父兄學徒頑梗反歸咎於師傅甯不爲有識者所竊笑乎是則中國之弱非
弱於宗孔實弱於不實宗孔也如果實宗孔子以區區百里之魯三月卽能大
治况以天下之大而服膺至聖爲吾道壯干城躋世界於大同方將駕堯舜而
追黃農又何強鄰之可畏

說者謂科學發明往籍無用科舉時代人材各省皆有以西儒衡之真腐儒耳
竭數十年之精力爲無用之學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不如舍舊圖新
出洋留學四五年之內卽可到處歡迎也如是則孔教可廢豈知化電聲光等

就現在時勢抉
出其弊使之無
地躲閃

有機器者有機
心宜爲國之害
也

科學亦爲孔教
所包義更周匝

學可以侈新奇而不可以救衰亂現在歐洲各國科學愈發達戰爭亦愈據烈
雖曰環境使然要亦堅甲利兵以爲階之厲也則是物質文明有傷世界和平
大哉孔子之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但重器而不重道則
器之利者有時而自殺矣貨之多者有時而坐困矣且孔子亦何嘗廢科學乎
及門困陳蔡有如德行言語非設科教人之意乎刪書存禹貢首曰隨山刊木
非後世測量之祖乎所以孔門弟子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禮樂射御書數非
科學而何惟是德成者孔教之體藝成者孔教之用非謂尊孔教而科學可以
從緩正謂尊孔教而科學之用神也

說者謂孔子環遊列國所行不過緣河數省之區域所見不過唐虞三代之陳
迹其平日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語者怪力亂神從孔子之教必使人人無
競爭心同歸於不識不知之蚩氓是愚民之政策也可無廢乎不知大學一書

引證層出不窮
而皆有妙解非
泛填事實者可
比

冷語亦妙語

就聖人言反詰
足使閉之口而
奪其氣

注重新民不得目爲守舊黨攷工一記詳論制器不可謂非實業家若夫識商
羊睇吳馬望月知兩剖實驗萍辨防風之專車決商瞿之五子迹其博學多能
真存西大儒所不能及者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一二俗人言也如必以航空潛
艇之類現今世界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謂孔子繫易止言上古弧矢之利未極
後世變化之奇則是封神傳可高於四書西遊記可重於六經豈非齊東野人
之語乎

說者謂尊崇孔教或可借以靖內亂而斷不足以禦外侮時至今日中國不瓜
分者亦僅矣此固國人所共知也處岌岌可危之時猶守平平無奇之語不幾
如印度人之堅奉婆羅教猶太人之聚哭所羅門同一莫救危亡歟不知孔教
非婆羅等教可比孔子曰均無貧試問今之政策能均否孔子曰和無寡試問
今之人心果和否孔子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試問今之上下能消滅爭端否

名存實亡確是
不易之倫

從本原上立論
語長心重

確中當時病根
並非苛論

能化除黨見否孔子論足食足兵而要之以信試觀今之政體朝令夕更果能昭大信於天下否嚮之宗孔者不過曰春秋祭祀云爾章句呶唔云爾色取行違孔教名存而實亡而國亦將與之俱亡矣雖然易不云乎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欲救中國之亡仍自實行孔教始所謂實行孔教者非僅教之讀四子六經也根本之地培焉植焉人人心中有天理即人人目中有孔子合乎孔子之道即爲孔子之徒聖學賴以維持人羣互相親愛而國家苞桑之固亦於是乎基焉矣

說者謂孔教至今日所可宗者德育兩字而已然而良知良能與生同賦即使無孔教安見夜氣之淪亡西國無孔教而人格多高尚中國有孔教而羣少信義是詩書皆文奸之具有孔教不如無孔教也廢之便然共和肇造以來各學校所持德育宗旨及修身學之講授亦已舌敝唇焦何以良知良能漸滅殆盡

推極其弊理所
必至愈敲愈醒
何異當頭棒喝

耶教僅具聖教
之一端與探驗
龍得其一鱗一
瓜者何異

其究也諸侯各愛國不愛異國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婦別有所愛不愛所天倫理之教蕩然無存天道回環剝極則復世界倫理之教合東西國之大宗教家間有高於孔子者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犯上作亂無有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平矣宜家教國可必也使倡言廢孔屏棄倫理上下平等男女自由行見楊教無君何有於總統墨教無父何有於同胞家庭革命夫妻反目奇形怪狀充塞兩間竊恐大亂將靡所底止

說者謂孔教不及耶教孔教微弱止行中國耶教澎漲遍達五洲耶教所行皆為強國與其宗孔毋甯宗耶現在教堂多於聖廟教友強於平民滔滔天下幾有逃孔歸耶之勢聖教或幾乎息矣倡言宗孔安有效力豈知耶穌舍生救世煦煦然以愛人為主揆諸魯論弟子入則孝一章已做到汎愛衆地步其於親

更就外人之尊
孔者反形中國
之排孔兩兩相
較其失不攻自
破

就奉他教之少
正形孔教之大
純從交關處道
出實際詞意均
能見其大

仁一層尙待推行近來教皇勢力薄弱不能和解第一次歐戰天主福音尤有
冰炭之勢矣若孔教者日本內山正如精研科學其論孔道多所發明英人李
提摩太號稱明達鑽仰孔教五體投地法譯四子五經頒布於國民美求政治
哲學折衷於時聖海內深識之士謂五十年後孔道必有西行之日凡以西人
崇耶教如中國之尊老子敬佛祖悉是神道設教之意文明進化智識日開久
之自當生大覺悟而觀其會通乃知孔教無纖芥流弊世界各國用之則治違
之則亂蓋至孔教行萬國而全球大一統矣

說者謂今日外教林立中國欲興孔教宜立限制倘限制不嚴則見異思遷終
恐收效之匪易豈知聖人愈鈍而後利衆人愈利而後鈍昔者梁武帝以佞佛
亡身宋徽宗以好道亡國葡萄牙一意奉天主萬事皆隳亞拉伯逼人宗清真
積弱不振今雖各教風行論其實不過百分之一二耳若孔教者範圍天地之

文存 論辨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不必與他教競勢力爭消長而歷久彌光血氣皆在尊親之列何必過示限制乎夫道家則宗老子西教則奉耶穌佛教則敬釋迦如來天方則拜謨罕默德其教兼容並收雖至不足齒之儻亦可以皈依彼教惟中國過尊孔子城邑有學宮鄉黨無廟祀敬之而適以遠之尊之而適以疎之無惑乎邪說橫行而盜賊滿天下也今欲闡揚聖道凡向時一切限制亟宜刪除俾愚夫愚婦皆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人人目中有孔子斯人人心中有孔子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說者謂今日宗孔宜行強迫教育并作教刑夏楚收威古有訓矣奈與臨時約法信教自由之指不合何豈知宗教不足以盡孔子今爲維繫人心計奉孔子爲國教自宜一致進行舉斯民而納諸軌物中強迫固屬難行嚴憚尤不可少前清教官虐遇門生固屬非是近日教員俯就學生亦覺失宜况當此新舊過

眼前道理一經拈出便令人人首肯

要言不煩

孔教歷久常新
雖異族猶知崇
奉愈形中國排
孔之失

代籌畫處皆是
正大道理然未
經道破時却爲
他人意想所不
及

反喝一筆文勢
頓宕

我聞此語心骨
悲

渡時代各直省往往自爲風氣藉非發揚孔教國基斷難穩固與其以法律爲
詩書不如寓政刑於德禮也昔元魏入主中國尊孔教蒙古入主中國尊孔教
前清入主中國尊孔教其人皆開國雄材有經世大略尙知用夏變夷實力宗
孔用能一道德同風俗共和新造尤宜宗孔若謂孔教加入憲法環球各國執
約法信教自由之條向中國政府交涉其亦總總過慮矣各國憲法具在其信
教自由與保存國教二者並載而不相悖我不能禁外教之不入中國外教又
豈能禁中國之不師孔子我自保教耳與人何涉我自宗孔耳與人何害孔教
一日不息中國一日不亡彼瞻前顧後者抑何所見之左也由此觀之孔教何
負於中國而可極力摧殘耶善乎文中之言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
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元閣復之言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不尊孔子之教不可以爲人卽不可以立國夫

直參真原係上卷下七

文存 論辨類

卅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推尊處意極闊
大

文勢至此如羣
山萬壑赴荆門

孔子言中庸之
德以教天下萬
世中者天下之
正道堯以是傳
之舜禹以是傳
之湯武周公孔
子生文武周公

後孔子而傳教於世界者天主天方兩教其勢力為最大然天主教之爭戰天
方教之用心德人花之安論之詳矣惟中國孔子之教至大至公不迎不距可
以行五洲可以教萬世乃華人數典亡祖厭故喜新欲廢孔教國欲治可得
乎

風氣無百年而不變學術隨萬國為轉移甘肅地處邊遠自應力求開通孔子
不嘗云乎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然一以開通為事不顧本原之所在勢必
宗旨歧出邪說朋興大為人心風俗之害本原者何孔教也固人人心中所具
之天理非孔子所創造特天理為人欲所蔽致失其固有之良孔子為萬世開
太平示人以大中至正之道順之則存逆之則亡存亡之機人禽之判視乎心
術為何如耳各學校教習生徒非不知尊孔為重及起而環觀四境自專門學
校以至初級大率形式具而精神少空談盛而實學衰或以敷衍為具文或以

之後於中字下
加一庸字雖匹
夫匹婦可以與
能焉祇要人心
不死則理在
中有人心中有孔
子在

所引皆甘肅已
往之事字字化
爲血淚聲聲播
到鼓心聞斯語
者能無惴惴焉
懼

激烈爲宗旨鄒魯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所派出洋
學生根柢既未鞏固文字又未研求凌節而施致多流弊學成回國與孔爲敵
敢爲無忌憚大言使風俗人心日趨於浮僞中國前途危如累卵

昔夏人崛起朔方所據者甯夏一隅河西四郡及陝西邊界而已國中大修孔
子廟及其後復尊孔子爲帝以蕞爾彈丸地與宋相持二百餘年蓋其政令所
從出之處有本原在非偶然得之也非惟西夏爲然也明崇禎時流寇李自成
陷甯州入城首謁大成殿清同治時回匪馬桂源署西甯府重修孔子廟况文
化發原之地義軒產生之區我漢族優秀不求其本而蹈暴秦阮儒焚書之覆
轍恐爲夷狄所竊笑矣善乎日本人之言曰孔子之道中國奉其名日本行其
實蓋中國以爲命題作文之具日本以爲修身治國之道此猶科舉時代之言
也自科舉廢學堂立真宰淆異說橫其命題作文之具別有藍皮書孔子之道

已成棄言矣又查日本經緯學堂以東亞聖教為經以歐美各科學為緯我所棄人獨取我所輕人獨重何日本人之尊孔如此其極也誠以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所以為至聖歟我中國之內亂不休自亂之也如欲平定天下舍尊孔其何以哉

東漢桓靈之際臨涇王符箸潛夫論三十六篇今鎮原縣城北有臺巋然潛夫讀書處也金世宗大定間原州守就其遺址建其亭上非但為州閭壯觀亦使一方之人因其遊覽得登斯亭遙想君子之遺蹟不忘其風化何令人如此其景仰也豈不以讀孔子書受孔子戒其所論箸粹然悉出於正後之人感念不忘一臺之微猶以為有關風化况孔子而為萬世師表乎哉

尊孔論下

慕壽祺

環球萬國宗教不同而要能各宗其教以牖其民人而保其國家則皆同何則

作者籍隸鎮原故借鄉賢以起興王潛夫漢末一隱士耳歷數百年之久金人本夷狄一旦崛起虎視中原其為郡守者猶建亭以存其遺蹟况闕里宮牆願可輕廢也耶

陰平程天錫晉三甫加眉批

國由人而立者也國無人則不國人由教而成者也人無教則不人教也者所以人其人而國其國也雖然同一教也有行之久而其國興者有行之久而其國亡者有教先亡而國與之俱亡者有國已亡而教猶不遽亡者毋亦各教之中有異同而亦有得失乎儒也佛也耶也回也其與人爲善之旨一也然尤切於民生日用行之數千年而毫無流弊者宜莫如我中國之教中國之教何教乎孔子之教也孔子之教何教乎倫理之教也孔子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亦何嘗自爲宗教特舉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大道而集其大成又本日用倫常之理以教天下萬世故答齊景之問先明君臣父子論君子之道獨重子臣弟友所志在老少朋友所事在父兄公卿所誅在亂臣賊子晚年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天經地義靡所不包總之不離乎倫理之學者近是是則孔子之教也未有孔子以前教在君相唐虞之世契爲司徒

文存

論辨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教以人倫夏商三代繼之曰校曰序曰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若是者謂之政教既有孔子以後上失其政教在師儒周秦以降若漢之董孔唐之陸韓宋之周程朱張明之薛王黃顧類能疏經編史成一家言醇疵不無小異而爲功於名教則一也若是者謂之儒教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二千四百有餘年矣言政教則有人存人亡之判言儒教則有君子小人之分以故道有污隆治有升降一治一亂迭爲乘除然而亂極復治理有固然允執厥中心傳未墜故自秦漢而後羌戎好弄干戈生靈屢遭塗炭而版圖日以式廓社會日以安甯者果何術以致此乎則以我全國之人尊重孔教世雖亂而信仰之心則如常也溯自魯哀哭誅擊設_泮堂漢高謾儒偏隆祀典武帝黜百家而尊六經明帝詔郡國而立_學校卽至不道如魏晉割據如六朝尙皆祠諸辟雍祭以太牢唐宋元_明迄於前清尊崇尤至文廟之例附設明倫堂尤得孔子

之要世亂復治職是故耳中外交通以來西國諸大儒游歷中國研究孔教共仰高山見諸筆記民國肇興遠法唐虞選舉總統極有合於孔子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之說大道之行期在今日方期孔教普及全世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藉償生平春秋大一統之宏願此其時乎不謂國基未穩竟有喪心病狂者流大倡游言欲舉中國數千年無量數賢人君子相維相繫之孔教一朝而推翻之聽者不察遂謂中國貧弱緣於孔教其學爲不能進化之學其書爲君主利用之書非誣之曰腐敗毀之曰專制使淺見寡聞之徒不敢異議而又援據外人平等自由之說穿鑿附會使血氣浮動諸少年喜其妄誕長其驕恣倡予和汝概表同情由是爭權爭利犯上作亂之風徧於全國流血十年罔有底止嗟乎孔教將滅中國垂亡往古洪水猛獸復見於今日嗟乎時勢至此不思救弊補偏而悖孔砭孔者惟恐聖教之不亡日爲無忌憚大言是亦妄人也已矣於

文存

論辨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禽獸又何難焉雖然是不可以不辨夫中國近數十年來非真能實行孔教也孔子言新民而後王政策則主愚民孔子言知新而後儒師術則主守舊孔子言格物致知而撥高科登顯仕翰林主人風流儒雅者乃除八股試帖小楷而外竟至一無所能一無所知推之財不足用不考究孔子來百工之法而國貧矣民不卽戎不探討孔子教民戰之術而國弱矣貧弱皆緣於違孔教而反詆攻孔教是猶不率教之子弟詆其父兄曰昔之人無聞知也甚矣其誣也由是觀之孔教非舊審矣雖然天不變道亦不變孔教行已二千餘年不得謂非舊也特舊在道不在藝道猶人之身體歷萬世而不變者也藝猶人之服制歷四時而常變者也今人以改變服制之故而並欲改變人之身體是削趾適履斷鶴續鳧諸行爲也豈不大可怪哉至若詆孔教爲專制謂孔子尊君太過大不宜於民國此尤亂國之邪說夫六經四子所言民貴君輕文義不可勝舉大學

傳授心法之書天子庶人修身同等迨釋治國平天下而於民好民惡得衆失衆三致意所重民可知矣鄉黨一篇所記事君盡禮之處尤足以爲民國法莽莽五洲芸芸衆生孰主宰是孰綱維是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之總統卽昔之皇帝而變其名稱名稱雖異要之皆元首也移孔子尊君之義於今日卽爲舉國一致服從大總統而方鎮跋扈南北分裂之局吾知免矣今以名稱改變之故而謂君不宜尊是與謂今之總統不宜尊何以異斯言出而輕忽總統與悖叛總統相因而來矣國欲治可得乎由是而平等之說起矣夫仁義忠信謂之天爵平等者也公卿大夫謂之人爵不平等者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平等者也宰孔賜胙齊桓下拜不平等者也凡以道德平等而爵秩不平等法律平等而禮儀不平等而正於不平等之中仍寓平等之精義類如孔子之言絜矩前後左右勿惡勿施乃所謂平等也非然者上下平等而冠履倒置尊卑平

文存

論辨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等而天澤無分是直以倒行逆施爲平等也可乎哉由是而自由之說亦起矣夫跋前疐後踟天躅地動輒得咎不如無生人亦孰不愛自由但自由宜在法律之中不得踰乎法律之外在君子則爲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在小人則爲手足有措率履罔愆非然者自由言論而興戎自由行動而越俎是直以肆無忌憚爲自由也可乎哉今者平等自由之說行天下矣人人有非分之希望而元首可以不尊人人有作師之思想而校長可以不選人人有作官之志願而貴賤等威可以不辨甚至子自由事父而可以不孝弟自由事兄而可以不恭婦自由事夫而可以下堂求去而朋友之自由翻手作雲覆手作雨更不待言矣不甯惟是賄賂者人生所不齒也今則金錢運動舉國同風大開苞苴之世界詐騙者世俗所羞稱也今則機關報章虛構事實釀成鼓吹之官場禦侮者對外之常情也今則鷸蚌相持頻年不休甘送漁人以利益政客逍遙乎海上纏

腰萬貫閒情愛野鴛鴦好官暇豫於署中脫手千金勤勞在鬪麻雀處處金戈
鐵馬耗盡小民之脂膏時時炸彈手鎗了却偉人之性命三綱淪九法斃五經
掃地四維不張率天下之人事事與孔教相違背其尤甚者且甘爲禽獸之行
使賈太傅尙在更不知若何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夫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
者倫理也有倫理則爲人無則爲禽獸今有人焉居心破壞到處焚燒使子弟
加刃於父兄妻妾割愛於所天是禽獸也自古惟人可以治國禽獸不可與同
羣禽獸之巢穴雖甚廣大終有山澤焚燬之時禽獸之種類雖極繁多盡在天
演淘汰之列悲夫悲夫吾初不意五千年神明之胄裔至今日而半夷於禽獸
也雖然禽獸亦有辨焉爲威鳳爲祥麟爲南溟大鵬西極天馬良足寶貴爲鷹
揚爲虎嘯爲秦之利嘴長距吳之封豕長蛇猶之可也若夫爲蜀犬爲黔
驢爲敗羣之害馬爲加冠之沐猴人且非之笑之今以人而甘爲禽獸之行養

文存 論辨類

成殘忍之天性推倒鄒魯之聖教窺其所爲反禽獸之不如豈不大可哀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今之天下一戰國之天下也故欲救今日之危亡必自人不爲禽獸始欲人不爲禽獸必自教以人倫始欲教以人倫必自尊孔始此不佞下篇之所由作也

奏議類

薦皇甫規疏

蔡邕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甯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玄龜社稷之禎固也昔孝文愷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爲辜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聞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

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卽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楚弱青兗之郊
迄用康艾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
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忘死論其武勞
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鷲西癘之美臣以
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辜當萬死
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頓首頓首
蘇中郎集

上應帝求自効疏

皇甫規邑人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
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
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文存 奏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
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
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辭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

後漢書

上書自誓請零吾疏

皇甫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
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十有
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

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用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

區

後漢書

自訟疏

皇甫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

文存

奏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恥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譴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材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涉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後漢書

薦中郎將張奐自代疏

皇甫規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

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宥官以爲奐副

後漢書

請坐黨人奏

皇甫規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後漢書

奏晁太監疏

明許理邑人

正德九年八月欽差晁太監提督織造尙衣監為進送上用龍袍事面牌到縣內開軍半人夫馬匹多違例索討理時知丹陽縣因備各告情申達去後遂上疏奏

為勢要人員違例詐財撻傷人役驚擾地方事臣照得丹陽地方連年以來多遭水旱災傷又遇流賊騷擾民窮財匱無甚今日况水陸二路極當衝要之地上接南北二京下通閩浙諸水往來公差絡繹不絕而田地窄狹人丁寡少以有限之力供無窮之用為民牧者恆抱憂懷臣思皇上嗣登大寶以來屢頒恩詔蠲民逋欠招撫逃亡近又准行都御史張縉題稱事理內開公差人員上水人夫二十名下水八名有違例多索害擾者必罪又查得先年聖旨榜文內再有多索人夫銀布令所在官司經管人員徑自參奏臣仰窺聖心無非為生民

文存 奏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計爲社稷計上下同心朝野稱慶夫何詔旨屢已頒行天下而晁太監略不爲意公然蔑視假以織造爲名帶用一十二號馬快船隻附搭私貨不可勝計却復肆行貪暴酷虐黎元聽信心腹官員爪牙人等百計指詐又令積年光棍軍牢水手千方縱欲多索過關糧米勒取折夫銀兩搶奪官馬鞍轡搜剝人夫衣物官吏受其凌辱夫隸多被殘傷髡髮裸體不忍目視因此臣備各告情申達去後今又憑空架捏浮蕩之言非惟抵飾已非抑且箝制前路官司恣意任爲其意亦可概見臣欲不與之辨誠恐本官故以此言中臣雖朝廷明鑒萬里必不爲其所惑然下臣戰慄豈能自己故臣不得不昧死言之且本官人船一到威聲震地勢焰熏天城市搖動人心驚駭爲有司者奉承雖周猶取凌辱戰兢恐後自顧弗暇今云臣令人與彼抗敵豈理也哉丹陽一縣被害固不足惜然自蘇杭以抵京師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不知幾百處也嚇取折夫過

關趕繹剝當並分外應付銀兩不知幾千萬兩也殘傷地方人夫里甲船頭各役人等又不知其幾千萬人也貪財害民莫此爲甚所以失人心而損國體傷和氣而致災沴者未必不由於此也臣叨民牧不忍緘默謹具本司專差司吏張洪親齎奏聞

請黜不職疏

許理

案明史本傳理自丹陽縣知縣徵拜兵科給事中益思忠義報國劾罷都指揮並都御史三人言皆切直中外憚之而原疏本傳並未敘及未審何故

竊惟官以因民而設尤當擇人而用故人之賢否實地方安危攸係其爲責任重且大也矧巡撫者尤紀綱之總司百官之表率所以宣布德意通達下情修明憲度禁戢奸貪其資望責任又非庶司可比矣豈可寄之匪人也哉臣照得前任陝西巡撫今陞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蕭翀內懷險詐外示柔和結權貴而爲子均分網民之財出貪酷以復官明受拜謝之禮巡歷所在黷

文存

奏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貨殃民遺臭尙存於三秦人品不值乎一芥先任福建布政今陞保定等府巡撫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伍符精力既衰質幹素弱縱俗吏而舞文弄法徒擁中丞之名假公用而科東派西濬有營私之計撫屬地方事廢民怨貪聲不減於閩中晚節益虧于畿內巡撫宣府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僉都御史甯呆立志卑污負才庸惡先年督兵東南而貪兵妄殺今日巡撫宣大而肆志橫行納賄屬吏索金將官來任回任縱家人之求索非止一次占窩賣窩取商人之資本實有百端撫御無聞貪聲大著此三臣者清議久乖賢路久妨人心久憤而巡撫重職實難勝也况今天下多事財力並竭其勢危如老病者矣然而救藥之方賴於巡撫之職今巡撫如三臣者無復顧忌至於如此則彼之地方何辜而彼之生民奚罪焉且三臣之取敗于往時者亦以地方之責也既以地方而敗復以地方而用是以蠹心之木爲棟梁以折足之

鼎薦宗廟也其不至撓棟而覆餗者幾希再照蕭翀前因地方失事而致仕伍符前因地方有變而解京甯杲又因公議不容託故終養敗跡昭然人所共知爲三臣者苟容林下亦云幸矣今又夤緣結附脫罪轉官若人廉恥亦可概見在今日所當急黜者莫先若人也以若人而復容留之將見民害日熾民怨日深他日變出人意之外者又非臣之所得知矣可不懼哉可不痛哉伏望皇上軫念地方之重憫恤生民之窮勅下該部計議將蕭翀等速賜罷黜以爲憲臣不職之戒別推才望並著風力素彰者各代其任則錯舍永當簡拔惟精好貪者無復肆其志而賢能者得以盡其才地方賴之以獲安矣謹題請旨

請實行尊孔疏

清光緒三十三年夏呈由都察院代奏經部議通行直省

邑舉人 慕壽祺

爲學術紛出宗教不明士氣因以浮囂請旨飭下直省學臣務期實尊孔子以正全國之人心以立行憲之基礎恭懇代奏仰祈聖鑒事竊維立憲政體各國

文存

奏稿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互異中國自派員考察政治以還早注意於立憲近復明詔宣布次第舉行富強不難立致而要非可以徒法行也伏讀五月二十八日上諭凡有實知所以預備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條舉以聞仰見聖懷謙冲邇言是察謹就管見所及簡切敷陳恭呈代奏用備採擇查世界立憲各國所以上下共圖治理者殆由教育普及養成道德國民有以去其偏私之見化其囂張之氣故人人知愛國家各盡義務中國實行預備綸音疊沛內外臣工宜從本原上求之如第曰倡平權開國會改法律辦自治而於宗教所在或未能極力振興是猶塞源而欲流長斧根而求枝茂其勢不可得也中國所稱爲儒教之宗與天地同不朽與日月合其明集羣聖而爲一大聖教一世以至於萬世無古今無中外無斷續無盛衰固全球之所同欽非他教之所可比至矣哉其惟孔子乎孔子大一統之制爲萬世之師其刪訂在乎六經其言行記於論語其道不外日用倫常

其淵源則合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觀其會通其春秋大學中庸尤爲有國家者心法治法之所莫能外雖有時厄其運而必不能絕其傳自秦皇焚詩書孔道不明久矣未幾而漢武帝興於以表章六經之旨自佛法入中國孔教不行久矣未幾而韓昌黎出足以振起八代之衰蓋其道晦而彌光言久而益驗益以周程朱張諸子近如顧黃王戴諸儒皆能遏絕橫流昌明正學浸淫薰染以至於今今雖科學大興世風丕變而各國保存國教究未嘗舍道德而圖自強是孔子固學堂之所宜尊者也不謂變法以來士子標新領異一意講求科學視尼山著述幾成具文甚至有議廢四書五經者將使數千年道統所傳億萬姓風化所關甘餘省學堂所造就舉無所恃以爲之本竊爲國家憂之我朝崇儒重道二百餘年得人之盛駕漢唐而上近年變通學校聖訓煌煌其大綱則在乎崇正學明人倫去冬升先師爲大祀盛典崇隆尤爲歷代所未

文存

奏稿類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有今之爲學生者向皆讀聖賢書而行憲之始又將取材於學堂宜如何勉從事以仰體我皇太后皇上崇聖育才之至意乃何以值黨營私干名犯分與夫荒經蔑古之流猶未斂迹於天下者則以朝廷有推尊孔子之實而學堂終乏願學孔子之徒也夫正學一日不興則邪說一日不息邪說一日不息則根本或將至於動搖時勢如此人心如此斯文一線流弊百出膺教育之責者不聞竭力補救但襲西學皮毛雖民智不難開通文明漸以發達終非正本清源之計也昔者禹扞洪水周公驅猛獸至今猶稱頌其功豈知洪水猛獸不除害僅及乎人身孔子之道不著患直中乎人心人心不古恐世道之變甚於洪水猛獸其禍將不可勝言可否諭令直省大吏以及各提學使亟宜維持名教培養風俗無論何等學堂必使恪遵夫法言法行俟根柢既厚而又洞達時務以蔚爲有用之材非魯論所謂溫故而知新耶草野多一經術湛深之士國家卽

得一心地純正之臣於政界固大有裨益且自中外交通天將使孔子之教徧行於地球吾國果善爲提倡不特免忘祖之譏而異族同文之盛庶幾於是時親見之歎舉人邊鄙下士見聞孤陋何敢妄瀆宸聽惟是當今之世時局危民生燧師道廢異說橫非教以道德諸大端人心益囂然其不靖將憲法所謂地方自治者或藉以爲倡亂之資故宣明聖道實爲本原中之第一要領其取徑似迂其收效無窮頃者內外臣工或請定教育宗旨或嚴覈學生品行或創設尊經存古各學堂無非爲學術人心起見將以保國粹而除邪慝當此風氣轉移之時伏願明詔天下多方鼓舞務使尊孔子者力求實際不似向日之陽奉陰違行見學術純則任事有餘宗教明則真才日出得半部論語亦足以治天下而一切風潮可以盡息憲政基礎卽於是乎立矣芻蕘末議是否有當卽希代奏謹呈

文存

奏牘類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書牘類

報孫會宗

時爲安
守太守

書

漢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並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

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
曰田彼南山穡蕪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袖抵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
賤販貴遂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

文存

書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慕少堂曰此書氣力雖未若司馬公而聲情之間可謂肖矣以此殺身豈不良哉然司馬公報任少卿書亦幸武帝未見耳文字之獄豈自清始耶

謝趙壹書

皇甫規

案後漢書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得謝過壹報之遂去不顧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

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後漢書

附錄趙壹報皇甫規書云君學成師範歸慕仰高希驥騰年滋多旅幘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縣運以貴下賤擗髮垂接高可敷飭填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苗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最已

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
鄰矣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歸來取永以自慰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賜榮施其弘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與馬融書

謹遣掾吏許尚奉書裁上絮被一雙襪一量以通微意

北堂新鈔意
作心一作忱

為邑災民請糧上黃道臺書

清張繼孔邑人

乾隆三十年歲大疫常舉因循不定繼孔上書黃道臺情詞悱惻允撥
漕糧已而復議給銀心不樂受因復上是書得涇糧接濟民賴全活

某前以芻蕘之言為災民請命業承明公大加憫恤刻期上聞仰見明公垂如
天之仁羣黎沐更生之惠雖富弼之任青州王竑之在徐淮起死肉骨不是過
矣凡在災民何幸如之某草茅下士一介腐儒而明公樂聽其請者誠以民命
攸關不以老諄無知而悲憫忘懷也茲竊更有不能已於言者賑恤一項前允

文存 書牘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撥運涇糧具見明公籌畫苦衷無微不至災民無不涕泣感激望幸恩施頃者來諭給散銀兩亦屬救濟急圖但愚氓迫於饑困自去歲被災以來十室九空室廬業已折毀田園尋復陸沈借貸無門乞求鮮路有食蕎花糠秕者有食棉蓬草子者日久發腫無病多死蒿日慘心難以言狀目下些須得糧和用每口五合之糧可濟三人一日之用卽終日一餐或可少延其命若按戶給銀每口僅得五釐易錢四文不足一人一飯之需收夏尙須半載民命恃何存活且卽今蕎花等物無地可覓兼之三冬雨雪維艱糧價日昂若得此糧接濟市價漸平更挑野蔬充川亦易圖存此等苦情惟明公素切民瘼某不得不據實上陳懇祈照依原議撥運涇糧急拯倒懸災民感恩之中更銜結無窮矣再查具報災戶逃遺二項計戶一百二十六口七百八十五旣已同在幘幘應宜均沾雨露庶遺不至餓死歸者可以得所更有縣南三十里開城新興底堡石人等村

張馮周三姓計戶口不下三百餘俱固原州民前以去州甚遠未經編造嗣抵固報領糧已告乏而鎮原隔屬又難濫給今三戶失賑曉曉待斃某暫假粟糧俾度晨夕恭惟明公滿懷忠愛祈仰體皇上如傷之隱與邑民通那一體則三戶可幸保全若逐名赴固既不免於索求亦徒耗於路費得空名而無實惠亦終死於溝壑而已諸凡情形皆某所目擊故敢竭誠以聞惟明公納焉某幸甚災民幸甚

碑記類

漢關夫子春秋樓記

邑人劉曾字翁百

夫樓胡以春秋名也考春秋繫魯史東周以還王綱欲墜我孔子懼萬世君臣之大義不明不得已而以尊魯者尊周託春秋以見志此春秋所以有其書也若漢自靈獻守府無異東遷而當時漢統在蜀我關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漢志

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漢陰之西北隅秦晉諸君子建夫子廟面江背湖創開鉅麗後起危樓宏模壯規與晴川黃鶴二樓鼎峙相望肖夫子讀春秋像於其上此春秋之所以有其樓也嗟呼麟經一書繫萬古綱常當其時筆削獨斷游夏不能贊一詞而公穀左胡僅得其貌焉者也我夫子以布衣起戎行攘搶於金戈鐵馬之間而討賊大義如揭日月東魯心傳若合符節是豈必斤斤焉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如經生家咕嗶窮年皓首一室搜遺跡於往帙討故實於殘編也耶則夫子所讀之書謂魯春秋也可謂漢春秋也亦可然因之重有慨矣凡天之生聖人必極窮其數如當日周德雖衰而魯有仲尼漢祚雖微而蜀有夫子乃一則坐老洙泗而東周之志託諸空言一則固守彈丸而殲吳滅魏竟成遺憾豈天之所以位置聖人者獨有此杏壇一片席荆襄一塊土也哉亦何遭遇之窮如是也今試登樓而望彼武昌夏口之間月明星稀

構槩而賦者猶有存焉者乎東指吳會彼樓船鐵鎖擁三世之業而據長江之險者猶有存焉者乎於呼銅臺煙鎖吳宮草埋亦知數千百年後摩盪日月倚仗乾坤巍巍然與魯之東山遙峙而有此春秋之樓者乎吾願登斯樓者無徒詠漢陽芳草與晴川黃鶴同作眺覽遊嬉之想蓋所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而非以供騷人墨士之娛此春秋樓之所以有記也或曰夫子之神在天下家尸戶祝而成斯樓者皆秦晉人意者其私祝乎非也譬之日月經天寰海同照而扶桑崑崙之區炙光倍近夫子晉人也而秦與晉親亦猶扶桑崑崙之民雖不求私照而得以習覩其日月者天下實莫能爭也我秦晉人之成斯樓也亦若是焉云爾

勒旌節孝邑庠生諱祝壽任公妻田氏碑

清廬生 慕端

蓋聞雲黯蒼梧江寫湘妃之怨天憐華杞城崩齊婦之悲則知節之苦者甘自

文存 碑記類

來志之貞者壽彌永觀夫懷清臺畔不乏旌揚高行門前猶聆輿訓而况誓深於海義重如天奉姑存九死之身鞠子屬一生之任若我表姊任孺人者其事尤足述焉孺人姓田氏余姑丈監生秀三公次女其祖母暨叔祖母俱以節稱家聲丕著壺德斯昭孺人性本柔嘉里居孝德才不矜夫詠絮義自明於頌椒年十七適鶴齡任公桓車共挽菜畚同操截孟筭以承歡堂上之春暉正滿祝田荆而永茂庭前之風景都佳方且鴻案噓寒雞窗戒旦青燈午夜機杼擅佐讀之功黃卷丁年琴瑟效勸勤之力將謂入芹宮而舒足探桂窟以昂頭庶幾青雲得路白首相莊不意鶴齡甫入邑庠呻吟牀褥破窗風雨嗟鐵硯之空磨滿腹文章致玉樓之待賦扁鵲云遙肱難覓夫三折展禽待誅腸不禁其九迴蓋至反席未安正衾視殯孺人之骨立矣孺人之身危矣天荒地老草無獨活之心日黯風淒藥少回生之力何其慘也豈不痛哉然而白頭親在黃口兒啼

童掃葉而待炊屋牽蘿而望補遂乃含霜負雪仍留化石之身茹苦嘗辛更試
將茶之手既辛勤以奉母復酸楚以將雛荒雞夜半猶聞刀尺之聲嚴雪天寒
益切羹湯之請凡所以供堂上之晨昏禦膝前之寒暑者靡不拓艱於棘手貯
苦於荷心壺內程嬰女中絡秀孺人一身兼之矣今夫深爲剝蝕雖金石而難
堪數被摧殘豈松筠之不槁以孺人寡鵠興歌且抱未亡之痛孤鸞弔影幾縈
欲斷之魂觀其養老金萱培成玉樹送親喪者再娶子妻者三恤姻戚之顛危
賑鄉鄰之空乏守園田而如故俾垣宇以增新則知草生菘菘苦忘抽心竹出
簣簣寒彌見節也今歲仲秋之初孺人年屆六旬去鶴齡公捐館時蓋三十有
六年矣茲幸鴻恩廣被鳳詔遐頒旌表旣隆聲施乃遠清霜之節用慰於一朝
白璧之心堪傳於一邑余幸附葭芋之戚仰欽松柏之操竊念婦行有四德在
於貞不朽者三名歸於實馨香俎豆皇家旣報其芳徽碑碣文章閭里願傳其

文存

碑記類

一一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清節斯石不磨余言可久亦足以激勵人心贊勳世道也已

序跋類

案劉義慶世說新語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不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訛者莫不敏雅讚述焉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為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

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是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麟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賦魏跨中

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甘甯青歷代大事紀序

清進士 劉慶篤

粵自道苞犧畫六書開蒼帝之宗法闡麟經一字衍素王之例暨夫銘盤鑄鼎建鐸設旌哀顧魯監水之箴陳冕石履冰之誡凡可以昭激揚辨興替匪直能哀哀言之宜撮其榮榮大者載在陳編炯然殷鑒矣吾鄉黃壤腴區素靈奧宅真源孕河嶽之精祕籥發圖書之蘊周秦而上尙淪戎墟然觀於籥翟碩人廼懷彼美鼓鐘矇叟載奏於論聲教旁敷詩書散見其最顯者如青圭拒鬯宣漢濟之功赤芾葱珩啓新田之宇則尤為介諸屏藩喻於家戶者也鎮原慕少堂

先生鳳樓宗匠虎觀碩儒磔波研叔重之文估屈拗昌黎之體史蒐官稗嘿盡
畦町經詰釋眸旁搜奧窔迺復移彰往察來之哲據知人論世之思以爲驚遠
者多忽近未宜輕去其鄉證古者必援今不妨下求諸野爰敦夙好藉緩端憂
纂爲甘甯青歷代大事紀二十六卷自伏羲起至國民軍入甘日止體約編年
成閱彙歲易志爲記規呂王正續之名舉大於通擷杜馬典考之要別以疆域
道路民族水利風俗形勝方言宗教藝文金石分類爲十六卷副之都爲四十
卷在綱不紊事乃駢若列眉厥類惟彰功仍鳩諸衆手嘻美矣又善矣旣成書
迺質言於愚愚維神鷹九苞固宜毛羽之獨豐乖龍三珠弗以爪鱗而自銜自
膠管見久濫竿吹橫陳獺祭之編粗辨豕訛之字今以雄師摩壘徒作壁觀高
派懸河甯需流助輒欲學君苗焚硯韓泊貽箋假南山罄竹之書光西土維桑
之里筆筆削削游夏何辭見見聞聞陽秋載續異日者開石渠天祿之藏犴絲

文存

序跋類

磬雲英之奏意必有撫雪鴻而珍遺印窺霧豹而傷全斑者盍取拋磚爲存息壤

跋潛夫論後

張輝祖色人

浚谷子譏范曄爲亂人謂其史不可不詳辨所摘紕謬者凡數事皆是非顛倒今以所撰王節信先生本傳觀之益信其有云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論者嘻其妄也甚矣吾聞古之君子學成用世不幸時際艱難則遜跡邱園義不辱身而已和安之世何世也與共天下者外戚主則替而臣則僭一時忠正夷戮賢才擯斥卒之天災人怨盜興羌叛天下事尙可爲乎先生高尚其志隱居潛山此今昔所同仰智愚所共識非緣不得升進而然也厥後著論三十六篇大都憂時憫俗者之所爲作也夫潁水箕山掉臂不顧聖人病之先生當漢季目擊時衰甯能忽然已乎所爲憂愁幽思發憤太息以成一家之說備諷諭之

旨跡其遠徵千年近訖漢代所言皆切中當時利病尤切中天下後世利病賢君之以爲資衰世之以爲鑿胥是志也纏綿篤摯溫厚和平安在其有所蘊憤也哉余嘗謂漢世儒者賈長沙董江都而外其議論醇正堪稱經濟之書者無如先生之論同時若仲長公理王仲任亦號能立言要皆泛浮濫闊無裨實用曄之見不及此宜其陋說紛紛矣余讀其書敬其人益以想見其立言與存心今俗學之士苟志利欲當其摘章句弋科名倖祿位期於必得一不如志則疾痛怨尤加以誹語狂言排擊橫議此悻悻之尤而明聖之所必黜先生一代鴻儒高才絕學顧竟比而同之乎或曰先生學行如斯而鄉人賤之皇甫重之非皇甫不足以傳先生哉余曰不然先生德行文章自足不朽非緣鄉人皇甫爲重輕也雖然天下之淪落如先生者不少而世俗之王公大人如皇甫其人者抑又甚難茫茫世宙可爲長歎息矣此余所以重先生而並重皇甫者也是爲

文存

序跋類

二二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跋

清甯夏府甯靈廳教授慕霽堂先生六秩壽序

前甘肅
學政 蔡金臺 江西德
化縣人

甚矣困阨之未易自克也以余遭際世變妄欲毀區區之家紓一時之難抗走塵俗於茲三四年而所遇輒阻富國足民之效茫如捕風坐是窮困并其所業亦荒廢不治而吾門人慕生壽祺少堂以其尊人霽堂教授六十之壽屬爲序言乃牽於心慮之煩亂累數月而不能報此其鄙委之情殆先聖所謂不可長處約者更何足以爲霽堂壽雖然吾之因少堂而熟霽堂之生平蓋最稔亦不可不略據固陋表霽堂之所守以徵其所以延齡之由以下將來無量之福以慰吾少堂以勸吾少堂也蓋霽堂則可謂艱苦卓絕者矣霽堂少時頗溺苦於學既以咸豐辛酉歲舉副貢生益自刻勵不遠千里遊學於陝之宏道書院未

幾而家難作矣當同治初元陝回肇亂甘回應之官不能軍勢遂大獗鎮原介兩行省間賊往來尤數居民結砦自保其攫賊最力其被禍亦最慘時贈君姓甫先生方以勇烈爲衆所推數與賊相支鏖屢獲奇捷一方賴以無恐卒爲賊所衆注遽以戰沒於陣霽堂有弟三人與其繼母氏張及從兄時殉焉越二年而其孥避亂於石堡山者又爲賊所乘自其大母叔母及其妻若嫂皆及於難而其大父與其季父又以病卒於是慕氏之存者獨霽堂與一幼孤之從第三網蓋自軍興以來隴中受害之酷赴義之烈未有甚於慕氏者也是時郵筒阻絕士民之殉義者往往無由上聞霽堂以子遺之身有家國之慘痛舉室之垂盡而姓氏不顯也欲立奇功以彰先烈乃從雷提督正綰軍於長武遂連以隨征功得教諭知縣加五品銜並以其銜榮其祖父霽堂得官非所志志在雪家憤以爲顯揚故於權固原學正時卽首以其大母以下殉難之二十有三人臚

文存 序跋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其概以陳於當事及丙子歲得鄉舉又陳於京師忠義局乃始得各卹其嗣以世職於是慕氏之節烈乃大彰於天下蓋湮沒沈晦者幾十數年而霽堂之忍痛茹藥固已久矣西方金行之鄉其人類能木訥而剛毅當同光之際其被害而姓字不彰者何可勝數及余督學時蓋治平已二十餘稔矣而采訪令下民間之舉忠義者猶時時有聞其格於吏而不爲吾所聞知者尙不知凡幾也諸君子得其心之所安亦復何憾獨諸有司所謂知府事知縣事者乃於其地之忠義率聽其隱晦而不知甚或因緣以爲利以國家勸忠之典爲胥吏肥橐之方其所關殆非細也霽堂旣得申其志益盡力厥職初權固原繼選西甯皆能訓諸生若子弟而居甯靈最久甯靈應者回酋馬化龍所據世所稱金積堡者也其人民習於悍詐無詩書之澤無師友之教霽堂經營草昧爲之建亭以講聖祖之廣訓又恭取章皇帝勸善要言句解而字繹之期與其士民更始故歷

十年而其風丕變乙未海城之亂遠近蠢動而甯靈爲昔年逆蹟最著之區獨晏然無警者則霽堂教化之力也顧霽堂淡於進取絕不欲以勞績自鳴故雖例可選得知縣不欲就也而日惟與諸生及其諸子講明爲學本末課之勤而督之嚴故其所成就若固原張進士霞軒之倫及其諸子皆能稟承其教有聲於時尤慷慨好義自期親推而及於僚友下而至於僮僕皆壹處之以恩義養欲給求無不至其他諸懿行尤不可殫述蓋其得天者厚又幾經盤錯由艱苦而進德而終歸之於平淡孟子曰德慧術知存乎疢疾如霽堂之疢疾亦既甚矣當其拮据飄搖亦惟是縱心孤往以行乎心之所安而宗祀幾絕而復續家聲幾晦而得彰至於行修名立而一守老氏止足之戒能留有餘以及後昆夫勞其力者貞而固積之久者發益光由霽堂之所遇與其所守言之則其必得康強而子孫迪吉也又何疑乎又何疑乎今少堂雖舉拔萃科秀才而猶黜於

京師之試天殆欲與慕氏而抑塞之以要於遠大耶此所以勸少堂慰少堂而
卽以為壽堂壽者爾

邑人為老親壽親友多製錦稱觴以助介眉之祝惟語多浮泛陳陳相因有類虛飯徒費茲錄
蘇燕生學使嘉研齋文集壽序各一篇以作模範故凡不切者皆陳言學者不可不務去之也

總編輯賈秉機識

慕母許太恭人七旬晉五壽序

染花經

清乙亥
科舉人巨國桂

秦安

溫溫

恭人何天之休副笄六珈百祿是道十月之交三之日肆筵設席左右秩秩清

酒百壺以介眉壽稱彼兕觥小大稽首瞻望

母兮徽柔懿恭猶其德音穆如清風

母氏聖善所可詳也我心寫兮言之長也彤管有煒宣昭義問勿替引之謂予

不信一自古有年于胥斯原彼都人士既庶且繁洽比其鄰居常與許天立厥

恭人世居鎮原西鄉許家溝門清武生許公琨是為恭人之父恭人于歸後時值陝回首領白彥虎並土匪擾鎮原顧亭林謂詩之涇陽即今之涇原整居焦穫皆鄰近地太翁霽堂先生從軍由雷軍門始有功保知縣

太翁以知縣改就教職

配有斐君子昏姻孔云長子維行燕婉之求文定厥祥之子于歸出其東門昭茲來許復降在原夙興夜寐淑慎其身實維我特宜其家人一「下民之孽自彼氏羌蠹賊內訌至于涇陽天之方虐耗斁下土瘠我饑饉整居焦穫君子于役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無幾相見

母也天只休其蠶織杼柚其空小心翼翼春日載陽爰求柔桑匪斧不克以伐遠揚四月維夏言采其葢六月徂暑食鬱及奠秋日淒淒埒采其劉何有何亡

職思其憂冬日烈烈予室翹翹無衣無褐不敢告勞予手拮据予髮扇曲無冬無夏不敢不踣言念君子從公于邁殷其雷歆夙夜匪解耆定爾功保有厥士

喪亂弘多誰侮予美入告于王未堪家多難子子于旌而無永歎子如勝子之子于如千祿之干謂太翁為

圖族殉難之二十餘人一「請旌也」母氏勞苦有相之道黽勉同心君子偕老倡予和女秩秩德音各奏爾能如鼓瑟琴相在爾室則無靡仕又改爲兮思樂泮水相在爾室既作泮

重刊

文存 序跋類

一二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太翁卒於教官任內後由甯靈廳扶柩回籍安葬

清光緒二十七年春隴東大饑鎮原尤甚恭人命節葬費以活災黎

仲子壽祺赴禮閣恭人命節旅費購書百種捐置鎮原學堂

宮我位孔貶於樂辟離相在爾室斯皇多士爛其盈門華如桃李相在爾室教誨爾子飲之食之令聞不已乃生男子如圭如璋有倫有要朱芾斯皇伯兮竭分仲可懷也三五在東夙夜必偕乃生女子清揚婉兮展我甥兮舞則選兮于時廬旅集于泮林子美亡此實勞我心言旋言歸出自北門泣涕如雨瞻彼溥原麻衣如雪復我邦族蘇蔓于野敦彼獨宿將仲子兮無獨俾臧饑饉薦臻民卒流亡

母曰嗟諸父兄弟鮮可以飽于橐于囊代食維好慕門有棘棘如棘人棘之棘也何誕之節

構我二人陶復陶穴將仲子兮考慎其相我聞有命將躬將翔

母曰嗟予子行役昭哉嗣服維桑與梓曷云能穀學有緝熙有紀有堂古訓是

式于何不臧所可讀也何以贈之亶侯多藏敬而聽之獻酬交錯明酒斯饗泉

泉布之竭矣云徂曷往躋彼公堂維曰予仕大猶是經或佐之史將

仲氏爲經史教習始迎養恭人於省垣

仲氏任審判

臨時議會爲議長

爲省公署祕書

控案

仲氏赴京對簿
恭人送於小東門外

訟案結後參謀
寧軍征北套

母來諗爰始爰謀百兩御之五蔡良轉懿厥哲婦聿來胥宇永言孝思白華華黍畢來既升大車檻檻淑問如皋陶毳衣如茨莫肯用訊莫肯朝夕莫慰

母心自公退食國步蔑資廢徹不遲我躬不閱逸豫無期『不顯亦臨時邁其邦出入風議會昭清明其會如林北山有李亂是用長仲氏任只會同有繹發言盈庭不畏疆禦豈伊異人今茲之正式月斯生既立之監允觀厥成曰歸曰歸靡所止居終踰絕險畏此簡書母氏劬勞顧我復我爲民不利云不我可有命既集戰戰兢兢如賈三倍讒言其興雖速我訟其容不改貪人敗類此宜無罪我出我車出其闔閭東門之墀搔首踟躕願言思子潛焉出涕式遄其歸猶來無止昔我往矣雨雪漂漂宜岸宜獄見睨曰消』京師之野踊躍用兵來卽我謀攜手同行舍爾介狄如飛如翰我卽爾謀是用大諫戎狄是膺窠入其阻一月三捷火烈具舉陟彼岵兮道之云遠我東曰歸茹蘆在阪不日不月不遑

文存 序跋類

將

母于嗟闊兮載離寒暑『慶既令居綏予孝子載笑載言黃髮兒齒無然畔援

川之方至不吳

字如

不揚載駝載駟謀之其臧不吳不敖以爾鈞援選徒囂囂

苞有三葉昔在中葉有截其所莫不震疊『是以有譽處兮以迄于今會言近

止有壬有林我友敬矣從事獨賢孝子不匱祈用康年猗與那與有

母之尸饗遐不黃耇昭明有融無感我悅兮揆之以日保艾爾後卜云其吉吉

獨為饌或肆之筵以祈黃耇於萬斯年我歌且謠勿以為笑於萬斯年永以為

好

字義時參許段說文未盡本原詩訓詁董子云詩無達詁此之謂也

秦安逸叟巨子馥自記

此文格式段落及頂批小註均照子馥先生慕研齋文集鈔錄合并聲明

吳崧山援川仲
氏為參謀長葉
荃攻天水縣參
謀長親自督戰
城池賴以保全
現任省議會議
長

總編輯賈秉機識

雜纂

應舉賢良方正策

漢皇甫規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
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
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
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
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
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

文存 雜纂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二二五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舉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夫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案梁統安定烏氏人於東漢初以武威太守隨河西大將軍竇融歸漢光武帝加統宣德將軍封成義侯位大中大夫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有聲當時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子虎賁中郎將松尚舞陰公主議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受遺詔輔政才學亦偉矣獨其因宿恨構陷馬援為時論所鄙卒以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不出援所戒松弟竦初坐松罪徙九真既而赦還作七序不樂仕進忠宗納竦之二女為貴人少者生和帝為諸竇所忌致竦死及竇太后崩和帝追尊母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封竦三子崇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歷安帝至順帝立乘氏侯商次女為后恭懷皇后弟雍之孫也於是后父商為執金吾為大將軍然尚以和柔自守商卒子冀嗣為

大將軍魏不疑為河南尹梁氏遂駁不可制矣未幾太后臨朝冲帝質帝之立不出魏掌握既又執質帝立桓帝太后仍臨朝益封冀三千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又封其子弟皆為列侯復立皇后梁氏則太后及冀之妹也計梁氏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雖加殊禮意猶未足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先輸上第於冀次及乘輿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而且翦除忠直慘殺無辜威行內外莫敢誰何泊太后皇后先後崩冀猶不悛帝雖開弱亦積不能平及受貴人猛母家之訴遂與中常侍單超等成謀卒誅冀梁氏及冀妻孫氏家無長少皆棄市收冀貨財三十餘萬萬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皇甫玄憲碑書後

民勳聶守仁

皇甫碑係唐立之隨碑故隨字不作隋而仍作隨序文中亦曰隨文帝求衣待旦若在隨時臣下稱先君不能冠隨字於其上此古今之公例足以證明為唐初所立者也唐立此碑時常在武德年間書序中世子民部尚書句世字民字均未缺未筆其不在貞觀初年明矣貞觀以後諸碑如聖教序如開成石經凡遇世民二字即不相連屬亦必缺末筆以示敬况歐陽公於貞觀初拜太子率更令封渤海男此碑僅署曰銀青光祿大夫並足證其立於武德時矣至以書法而論歐陽公字在唐初稱為妙品蓋以篆既變隸後自以方體為宗唐賢所謂書貴瘦硬方有神也自虞永興仰承山陰尚有方遺範觀於孔子廟堂碑可以得其梗概皇甫碑之運筆正從隸法脫胎鄭漁仲金石略載歐陽公書凡二十三種而以醴泉銘化度寺及此碑為三絕故注退谷曰學歐書者取其氣韻生動不惟貌其端莊下虛舟曰碑歐書常知其跌蕩翁覃溪曰學歐當師其渾厚夫渾厚化度寺碑以之生動九成宮醴泉銘以之跌蕩皇甫玄憲碑以之以上三碑均歐陽公七十歲以上所書汪翁王三公之論亦深得歐書精妙舉以示人余校鎮原縣志所載之皇甫玄憲碑既辨其立碑之年代因論及清代書法前後凡經四變香光主盟於康雍松雪稱窮於乾嘉均以常寧之好尚作翰苑之北斗所謂院體書也洎乎嘉道之間歐陽信本遂執藝林牛耳降及咸同以後山歐體之漸進而上溯六朝遠師兩漢成爲一代風氣料舉停後楷書無當於進取淪而爲吏胥貨食之伎書法乃愈變愈古碑學之興也乃乘帖學之衰而半觀厥成幾至棄碑版而求鐘鼎人以斯冰自命蒼史爲師凡若此者雖漢學家趨向使然實則歐體盛行爲之機樞始知習歐體者必先了解隸法乃能妙造自然否則形銷骨立有如新瘵病人非善習歐體者也小歐承趨庭之訓爲克家令子而道因寺碑僅能

得乃翁貌似况在後學豈易言哉此碑自備說安危以下字體微小或疑為後人補刻其實不然歐陽諸公碑大抵後半之字略小於前觀九成宮之銘辭温大雅碑之銘辭亦可知矣

女師箴

皇甫規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
正刑刑於壺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玄統是閑穆穆夫人爰採其馨師禮莫違
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
不回弘濟大繇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鞶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
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勤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初學記

戰國諸子學派記

述中國科學之緣起

慕壽祺

歐洲各國之文明其始無不祖於希臘希臘文學盛時其詩歌之精妙度曲之
優長與一切哲學倫理學經濟學博物算法等學皆為泰東西所則迄今三千

餘年研究科學者談希臘學派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戰國學術之發達與希臘同時九流百家各樹宗旨各張門戶有傾倒一時之思想有言論自由之時機而又遇七雄競爭時代以禦外侮擴國界爲第一義凡有奇才雄略能致富強者諸侯爭卑辭厚禮以聘之士生其時莫不力求新奇以期爲當世用其中學術純正孟子一人而已孟子學尊孔子目擊時艱其議論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與近代民生之主義相符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轉移風氣我中國學界全盛時代其惟戰國乎因拉雜記之使攷古者覽焉

道家

老氏之學始於春秋自孔子出倡明正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大道儒者爭稱之宗老氏者漸知其偏矣然其徒猶有存者戰國時趙人慎到楚人環淵齊人田駢接子並宗老氏道德之術著書以傳於世又史記言樂毅之族有

文存

雜纂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
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故道家
之學盛於西漢而相沿於六朝

法家

治治世之法利用寬治亂世之法利用嚴子產相鄭國其法不專於寬時人多
非之而孔子則稱之曰惠人至戰國時秦用商君淫刑以逞不及十年秦號富
強曾幾何時申韓又相繼而出矣韓非用法之術高出商鞅之上宜乎與申不
害爲刑名家所祖述也韓非嘗曰商君有法而無術申子有術而法不一法者
官之所師術者主之所執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其亦可以見其爲人矣
至韓子不恃鬼神不信卜筮星占學問幹旋古今自成一家言今讀說林孤憤
等篇筆力峭深往往驚人未嘗不歎奇材之抑塞而太息痛恨於李斯也

兵學家

戰國之世羣雄競爭優勝劣敗此天演一定之理也惟善用兵者雖蕞爾小國亦能撐拄於列強之間當時如吳起廉頗孫臏趙奢李牧等大陸軍家接踵而出各擅所長藉非講論於平時確有心得其能戰必勝攻必克奏效於行陣之間耶然諸將中惟孫臏守其祖孫武子之書其言兵十三篇如始計用間作戰謀攻形勢虛實等形質精神完全無缺雖東西洋名將亦不能出其範圍而文筆之靈變簡切而勁拔如千尺斷崖巉谷猶其小焉者也

政治家

自管子以國家主義倡行於齊不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凌夷至於戰國秦人虎視鷹瞵有席捲天下并吞關東之意以視春秋之楚其鋒銳更不可當六國之君欲摧陷敵鋒慎固疆土孳孳焉以自強爲根本以建

文存

雜纂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國爲精神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信賞必罰有霸主餘風燕昭王禮賢下士任用郭隗政治修明趙雖小國而武靈王胡服學騎射其志氣可謂壯哉魏自文侯以來延攬羣賢政界多材亦一時之盛也此外如平原君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爭養門下客以遏方強之秦所以大敵當前而捍禦不遺餘力能立國於戰爭最劇之世界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自強之政策也不然六國亡已久矣豈待秦皇卽位二十餘年之後哉

縱橫家

世變愈大競爭愈烈人才雲馳霧合起而游說諸侯王故有蘇秦之忠於六國倡爲合從之說卽有張儀之忠於強秦復爲連橫之謀蘇張同事鬼谷子及出而與人家國事何意見之相左也要其虛言吶喝反覆狙詐其心術同抵掌高談慷慨激昂其口舌同朝爲草莽之匹夫暮作國家之卿相其權謀同網羅列

邦之情僞計畫九州之輿圖其學術同此戰國之縱橫家也其揣摩純熟自陰符經得來秦之外交政策似非儀所企及然皆無成竹在其胸中使秦初見秦王卽售其說則早主乎連橫矣儀往見蘇秦留而不去則共主乎合從矣秦王不卽用秦而六國用之秦深思熟慮知六國雖合其勢易散若連雞之不能久棲故激儀入秦以堅其從約逮其後齊魏受欺犀首功敗垂成時蘇秦已死儀乘從約將解之時倚強以欺詐諸侯其尤弱者爭割地以媚秦儀又六國之罪人也

案戰國時之外交其政策無他從橫二者盡之矣南北爲從其宗旨在六國同盟以拒秦東西爲橫其宗旨在解散六國而與秦和爲橫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力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勞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

生計學

民生不遂國何以強國用不足兵何以勝生計學之在戰國其尤急焉者也孟

文存 雜纂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子井田徹助之義墨子務儉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白圭人棄我取之術李悝盡地力之業商鞅下開墾之令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貴懋遷或重積蓄一時諸侯王聽用其說用以培植國本獎勵實業民由是而富兵由是而強一旦敵兵壓境輒出師數十萬以相抵制而不聞餉竭之虞者蓋由地球生計學發達之故耳

天文家

周時講天文之學非一日矣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春秋時名公巨卿文人學士類能觀天象卜吉凶甚者謂某宿爲某國之分野亦可謂猛於思想力者矣戰國有騶衍者齊人也後孟子而生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因載其禳祥度制倘所謂天文專家者非耶其他形狀似卵之說區劃

時刻之法及立標而知日之遲速亦發明於此時

地理家

鄒子善於談天而亦長於測地史稱鄒衍談天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所不能覩以爲儒者所謂中國居天下之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於是有裨海環之乃爲一州如是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在咫聞尺見之士咸以其說怪誕不信今者海禁開鄰封逼中國士大夫駕一葉扁舟歷九萬里之地球五大洲而外其荒蕪未闢者當更有新地在焉鄒子所謂九州者其或然歟當中國閉關時代且於數千年前瞭然全球地形之大是其識力過人在當時可謂新奇之學問矣

農學家

文存 雜纂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李悝盡地力農學之進步也商鞅改革制度以強秦國而其入手之門則以農事爲最重首壞井田之法以盡地力許民賣買田地使多其開墾豐其收穫民有業耕織多致粟帛者免其役事末利及怠而貧者收孥之以特獎國內農業可謂知所先務矣宜秦之富且強也復有許行者稱述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向時李悝商君之往事不得專美於前矣且其宗旨所在尤欲突過乎前人所謂聖君賢主平時必與民並耕於田野自爲飲食自供饗殮以治民事爲天下任其勞此殆今日歐洲社會主義之源泉也惜其學說於孟子而外無有流傳之者其時有陳相陳辛之徒祖述之

工業家

周代工業研求有素攻木攻金攻皮設色搏埴諸工記於周官者詳矣而製作之精巧莫盛於戰國公輸般魯之巧人也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宋之大

夫也急爲守城具廼以牒爲械解帶爲城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楚無如宋何故墨子有備攻備突備梯等篇韓非子呂氏春秋備言墨翟之技削鳶能飛其弟子禽滑釐等亦能爲守國之器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其是之謂乎近日泰西諸國一切製造惟機器是資與夫攻戰之具巧奪天工令人驚歎及溯其所從來或謂得自墨子之學豈見拒於孟子輾轉而流於海外歟

商業家

成周盛時商賈以政府之牽制或多不能自由時至戰國諸侯皆去其籍於是鴻商大賈往往縱橫中原其富致千金如范蠡之徒者要不尠矣今觀史記貨殖傳白圭善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武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是技也而進乎道矣非通商業之學者其能如是乎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養客數百人著呂氏春秋懸之國門不能增減一字是豈奉牛服賈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史學家

尙書古之史也周室式微諸侯不制孔子作春秋爲萬世史家之祖於是左氏屬辭紀事俾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始末歷歷如在目前國語記春秋列國之言說與左氏相表裏繼左傳國語而別爲一體傳之千秋橫健雄駁寄託遙深爲史家所豔稱者則有戰國策焉戰國時史官失職久不聞董狐之才矣而七雄並爭時事日棘其間分合之故興廢之端人物之策謀風雲之變態賴有國策以載之太史公作史記得以據其事而成其書他若楚鐸椒著鐸氏春秋趙虞卿著虞氏春秋私家記載皆足以爲史學思想萌芽之徵

詞章家

戰國學士長於辯論而乏雅趣獨屈原以辭賦著其離騷九章悽惋動人怨而不恚殆小雅國風之遺意歟屈原投汨羅其弟子宋玉作反楚些之辭杜工部稱爲風流儒雅蓋有以重其文也此外劇子吁子子華子尹文子鶡冠子尸子長盧諸人各抒所見各著所得或顯於國或傳諸徒炳炳麟麟粲然可觀蓋中國文學之菁英踴於戰國之時人智之發達亦以此時爲盛故天運勃興諸子百家皆以文辭鳴於一時而李斯之上逐客書樂毅之報燕惠王書其片長餘技噲炙人口者更無論矣

論理家

論理學者卽世所謂名家也何謂名家凡論事物必先立名目以爲主眼而後駁難以定是非其學發源於戰國公孫龍惠施鄧析子等就公孫龍論之其爲

堅白異同之辯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反其辭以詰之剖其見以新之雕龍炙穀殆皆此類乎彼魯連之不願帝秦也與新垣衍往覆辯論虞卿之不願割趙地以媾秦也與樓緩往覆辯論必令彼之詞窮己之理伸二人雖非論理專家亦可以見當時之風氣矣

案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折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徒難而非者乎平反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辯公辯勝於理辯勝於理必受誦由此觀之公孫龍之善辯未必其悉中於理也

科學家

墨子以兼愛為主在犧牲其身為國民造一切幸福近世虛無黨之遠祖也然墨子不僅發明兼愛派之大哲理又開理化學之法門墨子曰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重學之理也臨鑑立景二光夾一光足被

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鑿者近中則所鑿大遠中則所鑿小
光學之理也化若電爲鷄動物之化學也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爍金火多也
金靡炭金多也合之腐水木離木金石草木之化學也

大改革家

變改之事何代無之戰國時尤甚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惡古制之拘束爲害已
也而皆去其籍成王盛時之制度蕩然無存有宗教之改革有族制之改革有
官制之改革有財政之改革有軍政之改革有刑法之改革其所更張時曾使
之然也古今人羣進化之大例學說開於先而政說乃從其後春秋之季新理
大明天下始曉然於舊俗之未善降至戰國社會一切之情狀無不與古相離
而惟秦國之變法爲最早其人才亦最多秦孝公下國中之令發奮自雄欲紹
穆公霸業復得商鞅爲之佐廼定期變法嚴連坐尙首功廢井田重本業民不

敢違國以富強數年之間號稱無敵故商君為政治之大變革家雖天資刻薄禍不旋踵而秦人實賴其力以成厥功時則天下紛爭無所統一秦人已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矣及至秦皇據上游之勢席先世之威用長策以鞭笞天下遂能振動四極禽滅六王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法令由一統為前古帝王所未有自春秋至戰國中夏為戰爭場洶洶焉民不得相安者至是太平有望矣廢封建為郡守變井田為賦稅此固天下之由分而合也而亦政治史中之一大改革

慕少堂曰戰國時言論自由科學發明是為東方文化極盛時代惜其書不傳秦漢以後遂至中絕東方文明偏重於無形方面以道德為謀社會相安之根本故宋之理學專事心性修養之功力關物欲蒙蔽之害閉關自守忠恕待人於國家治化上亦多利賴而物質文明乃大落西方文明之後夫所謂西方文明者似偏重於物質方面最近二十年來其學說以新奇而日有進步其經濟由競爭而繁盛可期產業組織之發生也機器製造之擴充也要皆趨入功利主義之一途此主義之衝突遂惹起前次歐洲大戰之慘禍而第二第三次之世界大戰爭恐將繼續發生欲求脫離戰禍之慘惟冀東方諸國之物質文明亦能與西方諸國共同發達而後可不然者國際平等云云恆久和平云云皆

口禪耳戰爭之禍難乎免矣鎮原雖小乎而有國家思想者悔悟既往補救將來合科學而別無可求故履舉戰國諸子之學派以資考證當此競爭世界果欲恆久和平也其基礎必將築於是矣

詩

五言七言古律絕俱依世之先後爲次

古無所謂方志也讀幽風一什而知氣候物產衣食住三者與夫人民之娛樂稼穡之艱難胥於是乎見焉非惟國風爲然也彼列國之詩卽列國之史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有以哉有以哉後世視爲酬應品寢失古意矣然杜甫石壕吏諸篇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元結賊退示官吏一詩備采擇於職方留大名於宇宙殆猶三百篇之遺意乎鎮原舊志所存與近人所賦擇其有關係者或闡揚聖道或表章人物或記地理沿革或寫民生困窮而一切風雲月露之作不與焉

示陳伯達

北魏胡 叟邑人

本傳叟至沮渠遇之不重將東入魏作此示所知廣平陳伯達

文存

古近體詩

重修鎮原縣志卷十七

四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羣犬吠新客，伎閭排疏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鮫，盼楚悼靈均。何用宣幽懷，託翰寄輔仁。

出蕭關懷古

唐陶翰

驅馬擊長劍，行役至蕭關。悠悠五原上，永眺關河前。北虜三十萬，此中常控弦。秦城亘宇宙，漢帝理旌旃。刁斗鳴不息，羽書日夜傳。五軍計莫就，三策議空全。大漠橫萬里，蕭條絕人煙。孤城當朔海，落日照祁連。慘然寒苦奏，懷哉式微篇。更悲秦樓月，夜夜出胡天。

同錢楊將軍原州都督

唐蘇頌許國公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爲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胡笳。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寄夫蕭關

王駕之妻駕成前賦玉關製衣並詩寄之

唐陳玉蘭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在任思親

明許理邑人

兒在江南親在西白雲飛處淚頻垂儒冠誤我庭闈養純孝誰知是布衣

道經丹陽題潛山許公祠

明鄒應龍蘭縣

偉哉給事君生鍾川嶽秀宿學自天成穎異賢關透弱冠薦鄉闈天馬光馳驟
長策對大廷羿射妙入彀筮仕宰華封循良事業就擢入自諫垣補袞意忠厚
忽遭風木悲孝思昭宇宙哀毀病沈疴盧扁莫能救我來欽英風血淚漬襟袖
丹旆垂搖搖烏鶴弔相湊誰道峴山碑芳名獨垂後

原州雜詩五首

所紀皆清初時事錄之以見當時風氣

宗書邑宰

秦關天下險西北更巍峨斗絕懸嘉峪雲屯阻套河裏糧隨戰馬閉堡坐山阿
何事勤徵調人人能荷戈

陸行三百里陟坂幾千重井邑依山麓牛羊下夕峯田家休作務芄野絕行蹤
空外聞人語徘徊澗草茸

孤城三百戶一半枕荒原峽水通涇汭烽臺抵塞垣人煙落澗冷墟市雜溪喧
蔓草斜陽路誰招故國魂

藉甚臨涇署相傳自鄂公所逢無故物依舊說遺宮繫馬摧金碧炊檀煉酪醢
唐家飛將在箇箇凜英風

咫尺山相向攀躋百折迂前徒鷲越澗後騎跼荒隅落日愁高鳥昏林汗小駒
竭來衰白日喘息氣長吁

題平涼孝女王素貞後傳

邑廩生張元鼎

聞有素貞女因訪素貞氏生本蓬戶中堂前無男子幼能辨徽絃稍長獵經史
左右親闈中編髮誓不字父亡母早孀蕭然空四壁一粒與一絲辛勤出十指

有時理素琴隨意操繭紙琴書究非樂和聲調溇澗敢鳴茹苦心母喜兒亦喜
依依三十年膝下常如此方其母病時粒米未沾齒母葬未除服委禽沓朱紫
名教諸君子謂嫁亦正理素貞私自裁曰予可以死式微王氏祚宗祏乏主祀
痛非抱器人軀殼復徒耳絕意賦衾禡人道真可棄生順死亦順行之如平砥
古來節烈傳與此不必似以身殉孝者素貞而已矣

遊潛夫山

邑人慕維城

客盡軒軒第一流狂斟濁酒賦登樓手拈雲氣杯中落衣振天風世外遊樓鳳
何年仙觀古潛龍蟄處者老君秋此間炎熱渾忘久恰似蓬萊最上頭

陝回窰甘太平鎮先被焚掠

邑人焦承宣

晝夜村鄰煙火生紛紛兵馬走縱橫東莊客怯西莊過大峴人惶小峴行滿日
旌旗連日展驚心鼓角逐風鳴此鄉素號太平鎮爲問何時始太平

重修嶺原縣志卷十九

文存 古近詩體

四六

關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鎮原僑寓雜詠五首

安化 高希賢

四十年前記勝遊杖藜今又過原州山靈對客仍青眼塵夢驚人已白頭佛火銷沉平野寺戍旗搖落夕陽樓潛夫臺下徒流寓得似先生避世不

奇岸天桃前渡開尋源會上玩花臺夏前代開試卷入城小駐臨池書有籠鵝氣王暉樵廣文醉月詩

原吐鳳才李心齋老友潘令管絃何灑脫子先刺史謝家裙屐亦丰裁達卿昆仲神仙不是武陵幻

出洞漁郎許再來寇氛東通諸君招住縣城

歷亂鄉山行路難全家辛苦寄征鞍月明繞樹鳥飛急水落橫江鷺影寒賴我

良朋甦鮒轍焦厚齋昆仲貸麥借給累仙令尹惠猪肝子先使君以茶米見贈噉噉四野炊烟斷藜藿終羞

是素餐

黯黯陰雲接地生如繩秋雨太無情排牆幾壓王夷甫碎瓦休嘲石曼卿寓齋房倒幸以白晝

甬畝禾麻全泊沒東陵寇盜轉縱橫賊於雨中連破十里堡漏天可惜銀河水不替人間一

洗兵

參差雉堞影週遭戎馬逼人此遁逃庇似少陵開廣廈

杜乙峯以書室借寓

寒如范叔贈

緇袍

劉方城亦寒士也特贈緇袍故感之

病多每覺醫方濫食儉全憑骨力豪自有天公流轉我江河

門外任滔滔

訓侄歌

邑人劉永和

蜂蜂蜂化生亦有臣合君蜂伴蜂蜂房做就將子生老蜂操盡心吾兒何時能
動身小蜂長上翎便要去為君老蜂留不住又分一窩蜂送出窩門外任你去
為君老窩蜂小窩蜂一時出門各幹工遇在花心內各自把蕊爭小蜂咬老蜂
再看蜂咬蜂老蜂開言道小蜂你忘恩我為蜂你為蟲我飛你還未長翎不記
從前事我合你父一窩生小蜂開言道你再不用吟吟吟你有主我有君各為
其己把食爭龍生龍鳳生鳳天地生物人生人既說虧欠話不該把我生二蜂

正爭鬧天起一場風風送蜂永無蹤看來原是一場空蜂採三日漆也要一時
功父母操盡心全無養育恩請將古今看人還不如蜂

喜雨歌

望統一也

慕壽祺

望穿銀海雨愆期密雲四捲狂吹老龍酣睡呼不起麥芽告病叢棘焚農夫
日守空倉哭斗粟千金家家飢飢腸鳴雷口生焰朝餐草根暮木皮草木焦卷
有時盡掘鼠羅燕亦不支飢膚青黃菜成色借問苦心救者誰桑林日禱嘉禾
枯暴巫暴疋均近愚連年鹿逐劉季子苦旱詩成庾肩吾死者已矣壯者走繪
作鄭俠流民圖安能以此上銀臺請帝覽之聲長吁鳩形鵠面鴻嗷嗷官人搥
門猶叫呼賣兒貼婦錢不足殘戶逃匿田荒蕪豈知皇天本慈仁特霈嘉澍潤
斯民諸真班列仙翁立但道此事武沙臣詔起睡龍拔老湫重重雲氣結成神
帝曰汝龍救災旱生哉代事此其辰龍拜稽首蹈且舞奚庸諒輔庭積薪滄溟

下肩涼颯舉虬螭昇首蛟怒鱗雷君出裝走精銳驚起人間失筋人電光礮礮
金蛇掣幟搖鎮閃火爲輪從今莫謂天地昏霹靂變變聲漸繁魃魅潛蹤氓其
蘇雷車揮駕電脚奔銀線玉竿滿城郭瓊膏瑛乳傾瓶盆巨魚跳躍瘦蛟舞長
河注溢靈泉渾翹首城南與城北苗勃然興膏不屯綠章還奏通明殿神龍泥
首一一言玉皇笑賜麒麟脯起視周陸穹顏溫駕鶴騎鸞衆仙至歌舞泰平朝
紫闥皆曰吾皇恩浩蕩滲漉神漢物孽蕃斯時雨足聲收雷童叟躍呼聲喧狹
濺輪萬里浮空碧曠刼煙消掃埽埃昔殷高宗相傳說爲霖濟旱天下才又聞
東坡官鳳翔亭記喜雨蟲城隈我歌此曲寫歡悰感謝天意厚栽培天以甘霖
甦渴土沛然一雨陰霾開神功旋轉如反掌原野稠祿麥千堆前者大小麥無
秋神龍不雨天何尤人怨碧翁不怨龍銅姑石姥紛祈求或取血泥祭牛背或
搜朽骨鬪龍頭但見黃埃蔽赤日飢顏饑色屍填溝我生自慚梁空蝗國利民

福兩無酬不能登朝作霖雨林泉身宜早歸休而今四野禾垂穗一洗蒼生無
限憂

思潛亭

前安化縣知縣
四川銅梁進士陳昌

高高亭子巖城隅長與桃坡共一區

思潛亭稍西有一坡
種桃千樹名曰桃坡

同里也應多庶孽著書如此

即名儒隴山西峙色無改涇水東流聲不粗寄語雁門饒太守可知天下有王
符

邑侯宋牧九演說祀孔之理由

邑進士焦國理

天不生仲尼長夜無朝曦人不宗聖教華夏等蠻夷奈何仇孔者誤盡氓蚩蚩
萬惡孝為首此語來京師父與子平等夫為婦所離翩翩衆年少漸被風氣移
四海盡聾瞶孔孟亦何為馬矢齊經閣鴉音繞泮池原州盛文史地臨涇水湄
我生嗟已老有志苦維持駿奔執豆籩誰為賢有司宋侯中州產素稱男子奇

孝弟本堯舜桑梓愛軒義日抱杞人憂厦賴一木支癸丑秋八月羣祀聖之時
類以人文萃身為聖教危廼效大聲呼立國仗四維雍雍詩書氣琅琅金石詞
孔子教萬世功並日月垂我聞蹈且舞一倡衆卽隨與孔爲仇者可憐愚無知
非公防其漸周道卽凌遲有如太陽照有如化雨施鄰家有老叟夜深講學而

縣議會成立

濟孝廉
方正慕壽禔 邑人

高原四面古巖疆士氣從今望發揚本爲民艱需革弊敢矜予智損謙光三揭
羯鼓容曹相一斛珍珠謝宋皇議論凜然無兩可口誅筆伐厲鋒鋌

旱災

前人

眼花心火腹鳴雷四野鴻嗷最可哀夜半打門聲類鬼委員提款自來催
黃土無端手自抓恍聞檀唱學量沙塵生范飯荒涼甚飢餓誰知是富家
鄰舍頻聞歎息聲道途骸骨况縱橫紛紛乞賑書流血等是空談紙上兵

文存

古近體詩

直參真原系七家七

九七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草根掘盡樹無皮我亦倉空強自支觸起高堂慈母淚挑燈坐說太平時

夜雨聞匪竄鎮原有感

袁耀庭邑人

久作邊城客茫茫感百端故鄉兵劫後連夜雨聲酸燕子身巢幕鮫人淚滿盤
民生果何罪充作剝皮丹

屯子鎮圍解

前軍夏劉葆鐸邑人
教習

山縣古高平

漢高平縣在屯子鎮

農安畝畝耕忽然滋變故長此駐新營仗劍來千里當途

踞一城麟遊殘部落

楊萬青保甄壽山之舊部

鼠竄四縱橫塵起天無色

平涼陳司令圭璋道將來攻屯子鎮

渠流血有

聲相持亦勁敵况復出奇兵

陳部百計攻城終不克乃出以奇兵斷其水道

已斷水泉汲而猶蠻觸爭民貧匿

巖谷誰與掃樓槍賊退泉心死軍逢虎力生

楊渠統自陝西來縣

漁人真得利甲士競投誠

地賸懷忠冢詩聞奏凱廣原州仍似舊魂夢莫相驚

登玉皇山

邑人龐國翰

天地何空闊蒼桑幾變更雲奇峯窅窅歲久柏崢嶸道觀遨遊處人家歎息聲
我非香案吏無計福邊氓

望雨

邑人劉如健

祈禱無靈卜未精夢魂不覺幾番驚有時窗外蕭蕭響起聽風吹竹葉聲

聞蓮花池開火

邑人慕承裕

三路出官軍誰歟靖寇氛近城無淨土掩涕望先墳天色血流赤我心絲更焚
親賓何處避玉石恐俱焚

其二

松柏葱籠處風雲戰鬪時殘黎幾茅屋劫火古蓮池花濺傷心淚沙埋沒字碑
幽明同一哭世事不勝悲

晚渡縣川河進鎮戎門

即鎮原西門詳見卷首照片

邑人慕承藩字价人

文存

古近詩體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始信家鄉好羣安畝畝耕四圍亂山色千古此河聲向晚雲歸岫隨人月進城

鎮戎舊題字憑眺待天明

右係慕少堂先生哲嗣价人數年前回鎮原時所作今已赴召玉樓惜哉去年春余因公進省在友人案頭觀价人世兄作品以此詩事涉鎮原且專其吐屬之名為也故錄之頃聞新志告成因寄賈關生局長印作雪泥鴻爪俾知鎮原即古鎮戎非固原所應有矣

錢紀丞識於貴州省鹽洞統稅局

時歲在乙亥七月既望

楹聯類

按蜀構杭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蜀主令學士辛寅題桃符版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楹聯幾話以此為楹帖之權輿宋時如蘇文忠真文忠及朱文公撰語尚有存者元明以後作者漸夥而盛行於有清一代又堂屋間之四經柱其前兩柱旁無所依者謂之楹

縣文廟

焦國理

聖道通行地球如日月經天誰謂西秦不到

人生要有模範誦詩書執禮同遵東魯雅言

城隍廟

舊作名已佚

公公是是非非一一明明白白

想想前前後後念念子子孫孫

案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川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餘見第三卷建國志

城隍廟戲臺

朱昌潤

臺下衆觀瞻倘唱白含糊先笑倒兩廊鬼判

眼前真報應待奸邪敗露就拿交十殿閻羅

蕭曹祠

周達

是古名臣也在衙門中喫飯

勸衆同事須存刀筆下留情

縣高小學校講堂

慕壽祺

兵劫幾曾休幸此邦流水高山猶帶潛夫遺韻

聖經終不廢願多士升堂入室勉承孔氏真傳

縣署廳事

前邑宰宋運貢

行政須順人民所願

居官不聽子弟之言

案明楊文定公溥其子曰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印為陸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惰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常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訓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王潛夫先生祠

朱鳴琴

論留三十六篇讀漢魏叢書始信文章光國史

身歿二千餘載遇清明佳節同來祭掃是鄉親

文昌宮 集句

劉慕藜

人世幾回傷往事

文昌新入有光輝

團總慕性生

清同治二年平
泉鎮禦賊陣亡

忠義坊

邑宰 錢史彤

天語喜輝煌是前代恩綸傳之不朽

地方又糜爛問平泉戰績繼者其誰

慕王氏

文童慕子
駿之妻

節烈坊

會車 劉慶篤

傷心所天不天上報國恩同拚一死

異腹之子猶子能全人祀亦足千秋

慕陶山人書齋

焦國理

持節未甘隨俗轉

讀書辛苦守家傳

文存 楹聯類

巨冬參真原係古家上

一一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勸學所 今改教
育局

宋運貢題

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

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

案上聯係呂忠節公諱公名維祺河南新安縣人平生專精理學明末死於流寇之難清末勸學所
成立邑侯宋牧九書此聯以懸之蓋牧九籍隸鄭州表彰郡賢人有同情而聯語亦堪作格言讀

蒙養小學校 集句

馬喜良

蒙以養正

敏則有功

求是齋書室

慕壽祺

立人達人愛人惡人是為仁人急宜取法

譽我毒我忌我服我反求在我何恤浮言

縣黨部

祁尙誠

說甚麼怨李恩牛意見相投作事何嘗分彼此
看這達潛山茹水英豪輩出爲民卽是愛鄉邦

民衆圖書館

賈秉權

雖然不大地場看幾種圖書也長進許多見識
幸處維新世界望五區民衆再擴充絕好規模

補過軒春聯

田育璧

人過莫輕談請諸君清夜思量豈能無過
新年重陽歷照此地舊時規矩又要拜年

石佛寺 集唐人句

路遇德

借問故園隱君子
何如此處長學生

民衆教育館

賈秉機

近依孔廟爲鄰讀論語兩篇大義無非教育

這是原州舊地合城鄉萬戶相期漸入文明

團練局新年

馬騰輝

民衆雖一心草率卽戎愧猶未可

冬至後十日椒盤獻頌慶無不宜

國民學校

劉丕績

能作人纔是好師傅

要強種除非小國民

喪事處廚房

此聯下條爲并酒肉者而言

求是齋主人

其間賴有調羹手

到此應無飽食人

案鹽鐵論世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實辦歌舞俳優連宵伎戲斃耕錄宋仁宗太后上仙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為太后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出於俚俗不敢奉詔有旨遂罷喪事用酒肉漢時已然矣又何論乎晚近哉

鎮原在清同治兵燹以前楹帖幾無地不有武威張天石孝廉振賦彙鈔一冊蓋其先德教諭鎮原時之所存也天石已作古人鈔本不知流落何處惜哉雖然不有廢者誰其興之自關隴肅清以來鄉先生所撰楹帖懸諸衙署學校及各廟宇者幾無美不臻矣而白話尤為人嗜炙民十七年寇盜蜂起向所書而懸者又皆付之一炬茲篇所錄則近數年所撰聊備一格云耳他日者地方富庶作者漸多上而恢復清同治以前之俯觀豈不懿歟

附新志書跋語

鎮原慕霽堂先生以名孝廉為教官三十餘年著春秋輯傳辨疑百餘萬言久為士林所欽仰其次子少堂孝廉能世其家學少聆鯉庭之訓長為鴻龐之文執文場牛耳垂四十年所著周易簡義十三經要略甘甯青歷代大事紀求是齋集句詩鈔等書均待梓近修鎮原縣志二十卷藁既脫永植沐手捧讀喜其獨闢蹊徑志書中之最好模範也其總目計有十九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民族志四民生志五民政志六財賦志七教育志八軍政志九交通志外交志
十官師志十一耆舊志十五藝文志金石志十六十七歷代大事紀餘歸文存
秩序井然其最足令人注意者以民族民生民政立目可爲修志者另闢一新
紀元嘗閱近人瞿兌之先生所著方志攷稿羅列各省縣志不下數百家其中
體例謹嚴者有之文字精緻者有之取材純潔者有之敘事詳盡者有之而究
其全部中心所在往往偏重於君主傾向於領袖砌詞於國事對於全縣主體
之多數民衆之生活狀態反成爲片段之點綴局部之描寫能如先生以全縣
社會廣續活動之體象作標的者等於魏禧評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爲
絕無而僅有不甯惟是先生於所立新目民族志中又分爲種類移徙戶口風
俗文化職業邑壇家庭家祠宗教藝術社交家譜宗族親屬語言等民生志中
又分爲衣服飲食器具居住娛樂疾病等凡此細目在舊志中非但無此事實

之敘述且亦乏此名目之列入蓋前人修志正如梁任公先生之譏舊史謂作史精神在專供特殊階級之誦讀遂致吾儕所認爲極重要之史蹟有時反闕而不載茲經先生之采入則此等瑣事之重要不啻爲推求全縣社會層創進化之結晶吾知後之閱斯志者更有如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評任昉集中喬皇莊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狀其價值不如彼敘述米鹽瑣屑之奏彈劉整蔡邕極有名之十餘篇碑誄其價值乃不敵王褒之一篇游戲滑稽之僮約矣夫有天地卽有人民斯志注重人民無所不包有邑壇便知民族之信仰若何有家庭便知民族之組織若何有社交便知民族之禮節若何有衣食住便知民生之生活若何有娛樂便知民生之愉快若何有疾病便知民生之死亡若何凡此種種是與人類之生活息息相關和盤托出大有益於社會文化升降之攷核所係豈淺鮮哉少堂先生之志鎮原能發人所未發能見人所不見是固足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以傳矣昔漢武帝置安定郡領二十一縣蓋隴東一大都會也其治所在高平縣山之高平者曰原今鎮原東原之屯子鎮卽古高平縣遺址也當其盛時山有空同水臨涇洩靈秀所聚王潛夫皇甫玄晏諸先生德業文章並傳不朽宋南渡而後金人鑿六盤道移郡治於今之平涼而鎮原遂爲僻地雖有鴻碩亦湮沒而不傳今吾師所修之新志成足以繼潛夫玄晏諸鄉賢之後又足以顯其尊人霽堂之家學其精神所寄當常在夫空同之麓與涇洩之濱

民國二十四年孟冬之月

受業顏永楨謹跋於顏家溝

人生世間日失一日但貪富貴空蝗梁黍雖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身後乎惟有文章壽世可以無窮耳鎮原慕少堂先生年未弱冠卽馳聲翰墨場復從蔡燕生王晉卿陳世五諸先生遊視富貴如浮雲所枕肸皆經史故能著作等身以家貧故無力付梓近修鎮原新志成是宇宙間之大文章也以之壽世

復何疑乎復何疑乎

後學王輔政謹跋

鑿原在前清末已設局修志悠悠忽忽時閱兩朝怪怪奇奇事經萬變幸成於
幕少堂同年之手聲聲播到鼓心字字俱有根柢其理由則堂堂正正其氣機
則浩浩渾渾其光焰則炳炳麟麟其胸次則磊磊落落其引證則原原本本其
整理則清清楚楚寫官吏之是是非非而不加論斷舉人民之瑣瑣碎碎而發
爲文章歷漢唐宋明清二千年文獻無徵迺網羅前前後後之事觀歐美亞非
澳九萬里國家所重大都在林林總總之僑舉重若輕面面俱到因難見巧戛
戛生新固非枝枝節節所能爲亦豈庸庸碌碌所企及看似容容易易體更整
整齊齊使泛泛悠悠者讀之亦一一明明白白是爲超超元著槃槃大才事事
留神人人佩服志書得此知潛山茹水當處處增輝矣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皋蘭王國香跋

衆手修書自古難之古人官修之書所以能佳者全在一學識超卓精力彌滿之人一手鑒裁尤必其分修之人皆學有專長能舉其職又必假以優閒之歲溫公修資治通鑑以兩漢屬劉攽南北朝屬劉恕隋唐屬范祖禹其成之也以十九年清光緒間之順天府志坊巷屬之朱一新故事屬之洪良品而繆荃孫擅目錄之學既自纂金石藝文二志兼爲覆輯全書其成之也亦閱八年蓋其難也雖然分修之人雖極一時之選而無負責者爲之主裁而仍於無績清嘉慶寧國府志未嘗不分聘賢碩如疆域輿地屬之洪亮吉沿革表屬之凌廷堪食貨志武備志屬之震澤舉人沈沾霖選舉表營建志屬之蕪湖舉人葛整然觀其沿革疆域爲表冠於卷端而輿地志於星野之後繼以風俗遂以郡土之廣輪鄉社之區域無一語及之此寧非衆手修書無人主裁之過耶斯志之成

出吾師慕少堂先生一人之手可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鄉後學李國鈞謹跋

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乘其所從來遠矣然志則又上資國史而下顯家乘尤不可不時爲纂修而釐訂者也然近之修志者或失之陋或失之拘或失之濫或失之簡或失之庸俗又如赤城會通記其載人物則有鄉賢鄉謬載官吏則有有事實官無事實官有癡官諸目吳興備志不曰列女而曰并樟不曰流寓而曰寓公至於嚴壑書畫亦爲分門若斯之類非傷於煩冗卽失之瑣碎矯其弊者如汪來之北地記所記八十一人以后稷爲首竟以己名爲之殿則失之恢詭怪誕今讀吾師慕議長纂修鎮原志舉以上諸弊一掃而空之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志書得此歎觀止矣

受業

史大年
王鎮國謹題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右鎮原縣志二十卷爲隴上名儒慕少堂先生所纂輯此志擬之於古當與武功朝邑諸志抗衡而義例之精深叙述之博大尤非武功朝邑諸志之所能及蓋武功朝邑諸志其叙述之文筆雖屬簡淨可愛然窺其內容似不識史家之法度其中不無體例駁雜見解乖謬之處頗爲清初章實齋先生所訾議今少堂先生重修之鎮原縣志繩以古今史例之律法吾知後之閱是志而心知其意者自有如左列之不朽精神在焉

(甲)此志精於方志義例之研究

方志濫觴原於尙書之禹貢詩經之國風其後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以及墨子所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皆可稱之爲方志其以志書之名見稱最古者首推晉應璩之華陽國志習鑿齒之襄陽耆舊傳已開志書之體例延至唐宋逐漸完備尤以明清兩朝志書之作幾於無地無志

綜其類目約有左列之三種

(一)總志其叙述之面積涉及於國府領土以內之範圍者卽今之所謂國史如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明李賢等奉勅所撰之一統志等是

(二)縣志其叙述之面積涉及於縣府領土以內之範圍者卽今之所謂縣史如宋周深乾道臨安志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明楊子器常熟縣志清章實齋永清縣志等是

(三)分志其書雖不名志然其記載之體例爲方志之一部或一門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分志如專志山岳之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專志河源之清萬斯同崑崙河源考專志物產之清張澍涼州異物志專志風俗之宋宗懔荆楚歲時記甘肅之空同志杭州之西湖志餘等是

志書既有總志縣志分志之別而叙述之體例自亦不能限而爲一茲據章實齋之所見可分爲左列之四種

(四) 紀如皇典慶典之宜作紀是

(五) 考如典籍法制之宜作考是

(六) 略如官師科甲之宜作略是

(七) 傳如名宦人物之宜作傳是

統觀上項之情形則知先生重修之鑲原縣志可以窺出如下之精義

(一) 體例方面據卷首例源之說明是志仿總志之體例者有若干條焉仿縣志之體例者有若干條焉仿分志之體例者有若干條焉虛心結構會集古今志例之所長而爲之斟酌至當此足證先生煞費苦心之點

(二) 義例方面據全書之體例皆冠以志之名稱而將考略傳例歸納於志體

之中獨裁卓識殊有得於方志體例之精義蓋書既以志名分目不應如章氏之自矜奇異又析爲若考若略若傳况考略之名含義廣泛無一定之系統可繫謂爲文獻可考山川自亦可考政事可略人物自亦可略至於傳之體例雖屬由來已久然如左氏之記事司馬之記人原可通用靡有定體自不如取於志義之爲適當此亦足證先生煞費苦心之點

綜此兩段實事自非先生平生勤於博覽長於考據烏能有此博大精深之作此後之閱是志而心知其意者此也

(乙)此志精於方志義法之研究

方志之學向不爲學者之所重視雖以卓識之紀昀其所總裁之四庫全書亦將方志收入於地理門類重方遺志殊爲大雅之所不取蓋方志爲外史所領義備國史取裁猶春秋之必資百二十國寶書而世儒誤爲地理圖經或等例

於纂輯宜其有比類失意之謬茲據左列之見解可以知方志在學術界之位置

(一) 章實齋云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 見文史通義

(二) 梁任公云史之縮本則地志也 見清代學術概論

方志之位置既然屬於史之範圍則史家之職責無論叙述任何社會之事績自應具左列之兩種法義

(三) 知變 史之第一要務在知古今社會人類生活變遷之大概

(四) 探原 史之要務非特說明古今社會人類生活變遷之點且須追述其

原因

統觀上項之情形則知先生重修之鎮原志尤可以窺出如下之精義

(一) 知變方面此志記載之方法對於一件事物之來龍去脈如民族志中之

種類家族引經據史皆具系統之組織絕無尋章摘句零碎不相貫聯之弊斷義善文殊有得於方志律法之精義此足證先生頗具法裁之點

(二)探原方面此志記載之方法對於一件事物之來龍去脈不僅具系統之組織如教育志中之改良戲曲訓練說書人材辨明小說之真偽尤發前人所未發蓋史家之記載事物不僅令人知悉某事物如此如此必須令人知悉某事物何以如此如此倘能如此記載則一般人類於應事接物之際因明瞭四圍環境之關係而得一趨利避害之方向此亦足證先生頗具法裁之點綜此兩段實事自非先生平生精於研究富於閱歷烏能有此博大精深之作此後之閱是志而心知其意者此也

(丙)此志精於方志義識之研究

方志本爲史乘之一其記述之最要關鍵據劉子元章實齊之見解謂爲無論

何人何志非具左列之四長自不能勝其所職

(一) 史德德者何卽著述者之心術也推廣其意凡作史者必須心術端正而心術端正之人叙述史志自如鑑空衡平方足以褒貶得當裁決純正此史家應爲兼長者之一

(二) 史學學者何卽著述者之心法也推廣其意凡作史者必須胸具理法而胸具理法之人叙述史志自能若網在綱方足以條理清晰源流分明此史家應爲兼長者之一

(三) 史識識者何卽著述者之心靈也推廣其意凡作史者必須觀察敏銳而觀察敏銳之人叙述史志自如明鏡高懸方足以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史家應爲兼長者之一

(四) 史才才者何卽著述者之心技也推廣其意凡作史者必須手術純熟而

手術純熟之人叙述史志自如庖丁解牛方足以剪裁合宜排列如法此史家應爲兼長者之一

史家既具史德史學史識史才之四長則編纂方志必須應具之六要自不難和盤實現

(一)乘二便 地近則易覈 時近則跡真

(二)盡三長 識足以斷凡例 明足以決去取 公足以絕請託

(三)去五難 清晰天度 考衷古界 調劑衆議 廣徵藏書 預杜是非

(四)除八忌 條理混雜 詳略失體 偏尙文辭 粧點名勝 擅翻舊案

浮記功績 泥古不變 貪載傳奇

(五)立四體 紀 譜 考 傳

(六)歸四要 簡 嚴 覈 雅

統觀上項之情形則知先生重修之鎮原志亦尤可以窺出如下之精義

(一) 史德方面此志纂述之精神爲研究民衆各種生活之樣式其於應作史傳之人物名宦等皆核取極爲謹嚴此不僅公足以絕請託而且知人論世甚合史家之法度此足證先生胸有成竹之點

(二) 史學方面此志纂述之精神爲實現箇人創作義法之範式其於應採史例之古法新義皆窮究極爲得體此不僅識足以斷凡例而且條清理晰甚合史家之法度此足證先生胸有成竹之點

(三) 史識方面此志纂述之精神爲保存全盤社會動作之法式其於應搜史事之陳跡今務皆採訪極爲審慎此不僅明足以決去取而且擇精語詳甚合史家之法度此足證先生胸有成竹之點

(四) 史才方面此志纂述之精神爲表示作者技術得法之方式其於應具史

文之法式義例皆描寫極爲動情此不僅文足以立體歸要而且筆純義正亦足甚合史家之法度此足證先生胸有成竹之點

綜此四段實事自非先生平生識高於頂心細於髮尤烏能有此精深博大之作此後之閱是志而心知其意者此也

昔章實齋曾謂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於求義先生重修之鎮原志既精於義例義法義識之研究所以纂輯出之方志不惟有合於實齋主張作史之見解尤足以糾正左列之三種病態

(一)足以糾正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之弊

過去史家其所叙述之史事殆如大唐創業起居注不啻爲一代據盜帝王之歌功碑誌由此碑誌脫化出之方志樣態只注意名卿績紀賢良錄略其於多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數人民之動作狀態反而置之不理今閱先生重修之鎮原志其叙述史事之精神述民生而遺官廩詳民事而略政跡此志足以糾正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之弊者之焦點也

(二) 足以糾正知有領袖而不知有民衆之弊

過去史家所叙述之史事殆如郎官石柱題名不啻爲冥府閻羅王之點鬼簿錄由此簿錄脫化出之方志樣態只注意官宦志表科第名錄其於多數民衆之族譜姓氏反而置之不理今閱先生重修之鎮原志其叙述史事之精神重血譜而輕宰統先姓氏而後官名此志足以糾正知有領袖而不知有民衆之弊者之焦點也

(三) 足以糾正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之弊

過去史家所叙述之史事殆如漢魏六朝墓銘纂例不啻爲若干死人所作之

紀念碑由此墓碑脫化出之方志樣態只注意高徵往事縉紳舊聞其於多數民衆之流通言行反而置之不理今閱先生重修之鎮原志其叙述史事之精神左民言而右政論錄實事而棄虛文此志足以糾正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之弊者之焦點也

總而言之先生重修之鎮原志發凡起例綱天紀人其間所創之義法不僅修志學家應奉爲矩矱卽纂修國史者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余故不揣愚陋綴言篇末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戲修志如先生者歎觀止矣
民國二十四年冬至後七日皋蘭後生李孔炤跋於甘肅學院
昔孔子作春秋立編年之體垂三世之法史遷作史記創紀傳之例成一家之言後世宗之於是乎國有史而方有志踵事增華汗牛充棟矣然自兩漢而下作者雖多非詭異繁猥卽斷爛朝報求能比京三國志顏頊新五代史者蓋亦

寥寥也而麟經馬史遂獨步千古矣夫春秋史記果何爲而人不可及哉不觀夫孔子與太史公之自云乎孔子曰知我者其爲春秋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遷之言曰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然則春秋雖載二百四十年朝聘征伐會盟燕饗災祥誅弑之事而其實無一筆不自孔子寫卽無一事不有孔子在故其間我所同情者則書以褒之而知善人之將我知我所不同情者則書以貶之而知惡人之將我罪不然列國之事與孔子何涉而得謂知我罪我於此也乎哉史記雖上計軒轅下至漢武表記書傳凡百三十篇而其實無一篇不寓史遷之志卽無一字不存史遷之思故其間往者之合其志者則述之而思來者之有以繼其美往者之不合其志者則述之而思來者之有以祛其惡不然歷世之事據實以紀而果有何志何思於此也乎哉故善讀春秋者必有以見夫聖人之褒與貶而二百四十年間之事實猶次也善讀史記者必

有以規夫史遷之志若思而百三十篇之文章不與焉彼不善讀者則見春秋之質未有不以爲斷爛朝報者矣見史記之文未有不以爲繁猥詭異者矣噫古今來史之不易作者其以此歟而不易讀者其亦以此歟吾師慕少堂先生天資穎異家學淵源讀破萬卷箸書等身平生致力經世之學爲文務爲平易宏達蓋通學致用者也

此語非親炙門下數十年如鈔者不能道蓋鄉人之稱吾師也皆曰博學能文吁失之遠矣殆皮相耳

惜逢遭不辰有志莫

遂晚年所作尤好以淺語明至理卽物正人心故雖習常如春聯瑣細若說帖往往仁心見之世道關焉然皆因物明義一時寄慨殊不足以窺先生之大而見夫宗廟百官焉惟茲鎮原縣志之作煌煌巨帙本末兼賅舉凡山川道路之方向家庭組織之名稱古今兵革之戰爭社會教育之推廣與夫禮樂政俗之大蟲魚草木之微民生日用之要語言傳說之細靡不引經證典鑿鑿有據隨時指點借題發揮嗚呼斯志也殆卽春秋史記之用心也歟夫而後先生之志

可以見先生之思可以知矣夫見仁見知知之罪之在乎讀者鈞不慮先生之無人知而有人罪也而惟恐讀者之不能明夫先生之志若思而并無以罪也於是勉游夏之不能犯少孫之所難而爲之補贊是辭

受業李 鈞鞠躬謹序

漢廷之詔曰與吾共天下者其良有司乎可謂知治本矣故兩漢循吏用收政成民和之效卽斯而知吏之去斯邦而有政績也斯邦之人共切去思寄託於甘棠樾蔭此民之去思良吏者爲然吏卽不敢自詡爲良而在斯邦之建樹若何成績若何自知明而不自滿假去斯邦後仍不能不深思往事此吏於斯邦亦有去思之感焉天民前在鎮原攝宰僅四閱月而去思之感則有永矢不忘者鎮原自十八年七月陷於匪者半載無縣治可言冬十有二月天民在莊浪縣長任內奉檄權鎮原力小任重本不敢學製美飾膺此鉅艱重以各方敦迫

弗敢自逸乃帶兵十餘人履冰踐雪力戰匪部於新城而縣城幸復當是時也
劫後子遺救死不贍奚暇談建設哉况縣城雖克而羣寇如毛尙分踞各鎮扼
守以圖進攻焚掠我村舍殘虐我鄉民官與民仍不能一夕安於是整軍練丁
力圖剿除又三閱月乃克三鎮百端草創方圖組織十九年春三月忽奉檄移
扼平涼遂匆匆去鎮原矣回憶在鎮數月間急欲籌辦者卽重修縣志一事商
諸此邦人士僉曰慕少堂先生爲本邑文宗重修縣志非伊人任天民亦讚同
此說者蓋謂子賤之治單文也有父事者焉有師事者焉有友事者焉少堂爲
隴上宗師鎮原耆舊以學以齒不敢以友事者也敦少堂任修志事實可爲得
人慶竟以去官期促未及實行事與願違迄今思之心猶耿耿頃於旅省鎮原
人士處讀重修縣志稿見其體例之謹嚴既守內政部頒行之規定而記載之
翔實亦合現時代潮流之趨勢至其持論之中心以禮教爲復興民族之根本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又與新生活運動若合符節若夫大事紀之注重邊防民生志之利用厚生無在而非握方志之要以得其機樞者也縣志之成固鎮原地方之掌故亦各縣修志之楷模也天民在鎮原時欲修縣志而有志未逮者覩此書而私心竊喜所以讀之恐其卷盡倘所謂如願以償者非耶昔天民權篆臨涇雖才遜昔賢而治期上理席未暇煖從事戎旃調赴平涼未獲回任自吾去後潛山茹水桃坡蓮池每一迴思歷歷在目蓋去者其身而念念不忘者其心也時懸於心目間而望其速成者志書之一部耳鎮原在清同治時被匪禍爲最慘地方史料漸致煙沒今而不言後生何述幸錢鄒二明府汲汲以修志爲先務又得能文如少堂先生者網羅散失導揚妄伏新志乃聿觀厥成前哲懿規於今再覩載誦鴻章如碎玉讀何如也謹叙述忱悃於卷末請益於少堂先生並望鎮原後來之秀以少堂先生之學爲學卽以少堂先生之心爲心繼先生而起者文

章事業繁豈無人又豈僅修志而已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冬十一月前鎮原縣縣長武山蘇天民

鎮原於古爲原州自周秦而來至於今係國防上西北之巖邑溯在唐宋以後更爲回紇吐番西夏蒙古所侵擾而李郭韓范余王諸公竭全力以經營捍禦鞏固我邊陲固未敢稍自暇逸故陝甘間之安危常以鎮原之安危爲斷然鎮原雖地居衝要爲用武者所必爭而方志之作始於明崇禎時清初亦有張志陳志而事多闕略至嘉慶時邑明經張輝祖先生復有補輯之鎮原縣志邑人幾家置一編矣閒嘗覽之終卷見其苦心締造體例分明以視錦繡與管麻並列狐裘爲羔袖所累者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時閱九十餘年潮流所趨舊志多不適用蓋不僅大醇小疵而已求其兼三長之美成一家之言以華國文章之燕許手筆增益我閭里之光歸然巨帙敬恭桑梓如吾太老師少堂慕先生重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修鎮原縣志二十卷謹遵內政部所頒條例合文章之鴻麗與政事之經驗治爲一鑪辭雅馴而記翔實體謹嚴而文浩瀚並足補舊志之缺樹後賢之規光耀父母之邦者吾見亦罕矣先生爲隴右宗師自先世以來卽以文章政事傳爲家學至其尊人霽堂廣文尤光大而發揚之丕承丕顯肯堂肯構傳趨庭詩禮之教以佑啓少堂而淵源有自非根柢淺薄之小儒卮言所能望塵以步武先生自清光緒中以名茂才爲選拔生癸卯鄉試獲雋己酉舉孝廉方正制科甲戌應第一屆法官考試列最優等聯步而升進其文章自能致青雲之上若先生早生十餘年則金馬玉堂不難捷足先登通籍後歷仕蜀晉均有廉名以親老旋里任職法界爲刑庭推事引經斷獄民以不冤釋之定國蓋兩兼之民國紀元被選爲甘肅省議會議長旋補參議院議員任參政院參政當是時也吾西北人士想望丰裁者共盼先生將發舒其文章政事爲國家才甯夏護軍

使聘爲一等參謀旋任援川軍參謀長繼又任西北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甘肅勦匪司令部祕書長方且以輕裘緩帶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與昔之任民政長署祕書長省府顧問時並能擴充其政治軍事文學之蘊蓄慨然與王景略杜牧之諸公後先同揆其文章政事之所推行者既如此復於其暇著書立說以明經致用爲治學誨人之根本所著有周易簡義十三經要略求是齋集句詩鈔求是齋詩錄鴻爪偶存西旋草聲韻學各種暨甘甯青歷代大事紀又於其間任甘肅文高等學堂史學教授經學分教第一中學校長甘肅學院文史系教授者前後凡二十年及門諸生學成名立尤能以先生之學爲學而先生文章政事之所傳足以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者於是乎遠矣故其著作等身爲隴上士林所共仰固不僅鎮原縣志爲閭里光已也卽以重修鎮原志而論體例之謹嚴主張之正大旣履端於倡序亦歸本於總綱尤特別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注意於民德民生而反覆申明如民族志教育志耆舊志之通瞻精雅與夫田賦山川疆域及歷代大事紀之博大詳實固非捭拾陳言率爾操觚以簿書案牘爲藍本若鈔胥之期會資報爲修志者所能幾及蓋修志之難既難於無鴻文以成鉅著復難於無經驗以致廣大又難於無碩學者儒爲之主持是而綱維是相與促成鴻編夫無鴻文以成鉅著則見聞雖廣而叙述或有乖繁簡固不足以言修志有鴻文矣而無政治上相當之歷練爲之主宰則書生文墨之見愛奇而立言浮詭飾羽文繡離本遠而不切實用仍不足以言修志縱使文章政事兼容並包蔚而爲有體有用之著作然或者年而學殖荒落壯歲而盛氣未平挾文牘帖括之緒餘而斷鶴續鳧強爲牽合於地方毫無裨益亦不足以言修志少堂先生以經師人師之望裕執法治軍之才尤能皓首窮經手不釋卷爲後生所不能及者五十年如一日故發爲文章如此其文質彬彬志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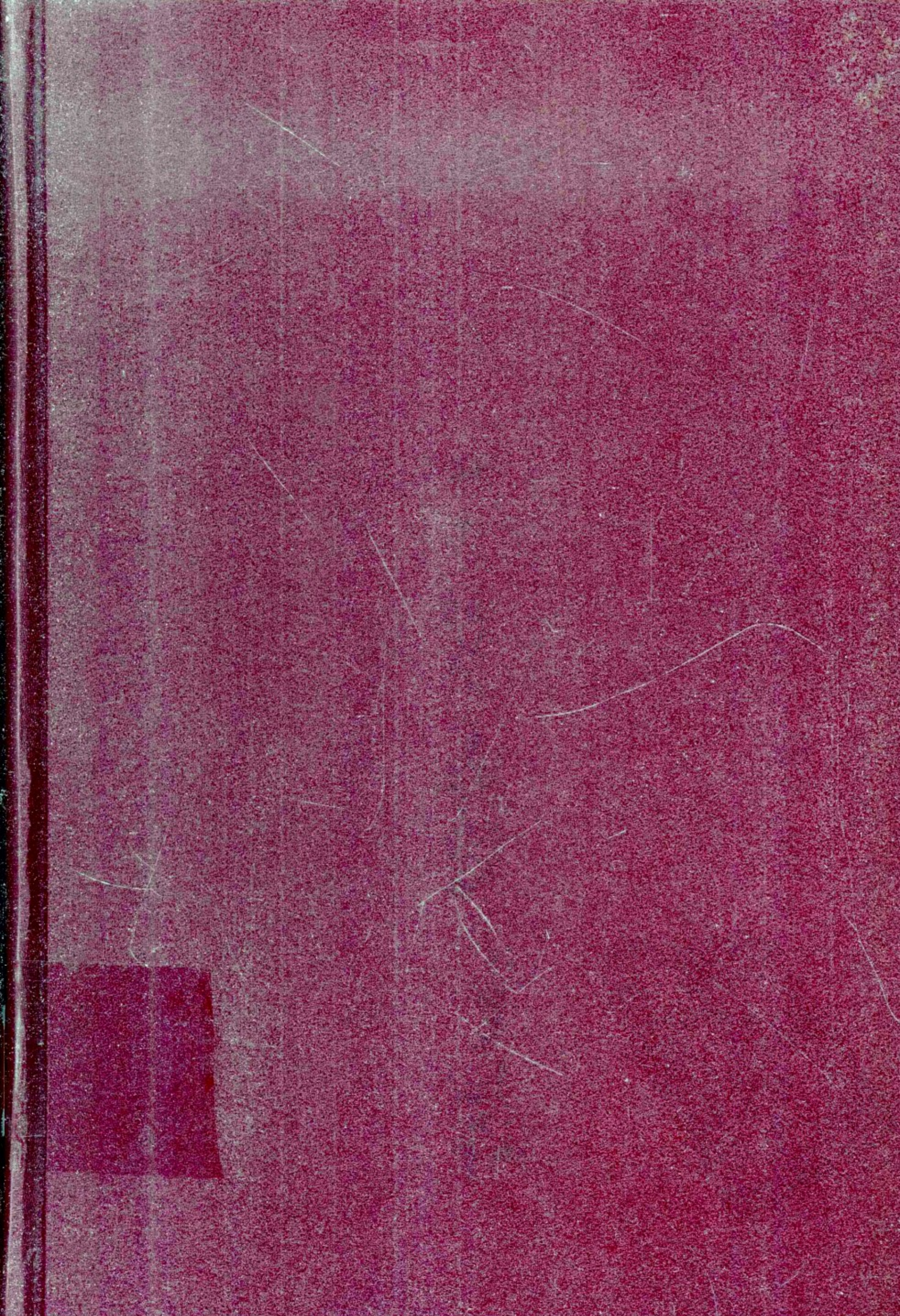
音雅思捷才儁辯論典要如劉彥和所稱陸機窺深辭務索廣傳玄篇章義多
規鏡也抑嘗聞之子夏列孔門文學之科傳魯詩與春秋爲後世經學家不昧
之祖朱紫陽稱其篤信謹守實以其文章政事皆自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宗
旨中博學而詳說之以反所約讀吾太老師少堂先生重修鎮原縣志乃知其
生平治學本六經以爲文章而以政事之經驗運用之深得漢儒之考据宋儒
之義理復以文學貫穿之乃造成體用兼備之大作能得爲學之塗徑而率履
不越其治學不厭也如斯其誨人不倦也如斯其箸書立說以文載道卓然立
三不朽之一也又如斯維大與先生居同里閉誼爲通家立程門之雪而坐春
風者兩世於茲居顏淵曾輿之列承負劍辟咤之詔鑽仰堅高識其大者謹述
薪傳之微言大義而綴之志末其庶幾乎知足以知吾師不至阿其所好者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冬十有二月小門生同里田維大謹序

跋語

蘭州俊華印書館排印

重修鎮原縣志終



封面	-2
书名	-1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50
51	51
52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6
57	57
58	58

59	59
60	60
61	61
62	6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68	68
69	69
70	70
71	71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101	101
102	102
103	103
104	104
105	105
106	106
107	107
108	108
109	109
110	110
111	111
112	112
113	113
114	114
115	115
116	116
117	117
118	118
119	119

120 120
121 121
122 122
123 123
124 124
125 125
126 126
127 127
128 128
129 129
130 130
131 131
132 132
133 133
134 134
135 135
136 136
137 137
138 138
139 139
140 140
141 141
142 142
143 143
144 144
145 145
146 146
147 147
148 148
149 149
150 150
151 151
152 152
153 153
154 154
155 155
156 156
157 157
158 158
159 159
160 160
161 161
162 162
163 163
164 164
165 165
166 166
167 167
168 168
169 169
170 170
171 171
172 172
173 173
174 174
175 175
176 176
177 177
178 178
179 179
180 180

181 181
182 182
183 183
184 184
185 185
186 186
187 187
188 188
189 189
190 190
191 191
192 192
193 193
194 194
195 195
196 196
197 197
198 198
199 199
200 200
201 201
202 202
203 203
204 204
205 205
206 206
207 207
208 208
209 209
210 210
211 211
212 212
213 213
214 214
215 215
216 216
217 217
218 218
219 219
220 220
221 221
222 222
223 223
224 224
225 225
226 226
227 227
228 228
229 229
230 230
231 231
232 232
233 233
234 234
235 235
236 236
237 237
238 238
239 239
240 240
241 241

242 242
243 243
244 244
245 245
246 246
247 247
248 248
249 249
250 250
251 251
252 252
253 253
254 254
255 255
256 256
257 257
258 258
259 259
260 260
261 261
262 262
263 263
264 264
265 265
266 266
267 267
268 268
269 269
270 270
271 271
272 272
273 273
274 274
275 275
276 276
277 277
278 278
279 279
280 280
281 281
282 282
283 283
284 284
285 285
286 286
287 287
288 288
289 289
290 290
291 291
292 292
293 293
294 294
295 295
296 296
297 297
298 298
299 299
300 300
301 301
302 302

303 303
304 304
305 305
306 306
307 307
308 308
309 309
310 310
311 311
312 312
313 313
314 314
315 315
316 316
317 317
318 318
319 319
320 320
321 321
322 322
323 323
324 324
325 325
326 326
327 327
328 328
329 329
330 330
331 331
332 332
333 333
334 334
335 335
336 336
337 337
338 338
339 339
340 340
341 341
342 342
343 343
344 344
345 345
346 346
347 347
348 348
349 349
350 350
351 351
352 352
353 353
354 354
355 355
356 356
357 357
358 358
359 359
360 360
361 361
362 362
363 363

364 364
365 365
366 366
367 367
368 368
369 369
370 370
371 371
372 372
373 373
374 374
375 375
376 376
377 377
378 378
379 379
380 380
381 381
382 382
383 383
384 384
385 385
386 386
387 387
388 388
389 389
390 390
391 391
392 392
393 393
394 394
395 395
396 396
397 397
398 398
399 399
400 400
401 401
402 402
403 403
404 404
405 405
406 406
407 407
408 408
409 409
410 410
411 411
412 412
413 413
414 414
415 415
416 416
417 417
418 418
419 419
420 420
421 421
422 422
423 423
424 424

425 425
426 426
427 427
428 428
429 429
430 430
431 431
432 432
433 433
434 434
435 435
436 436
437 437
438 438
439 439
440 440
441 441
442 442
443 443
444 444
445 445
446 446
447 447
448 448
449 449
450 450
451 451
452 452
453 453
454 454
455 455
456 456
457 457
458 458
459 459
460 460
461 461
462 462
463 463
464 464
465 465
466 466
467 467
468 468
469 469
470 470
471 471
472 472
473 473
474 474
475 475
476 476
477 477
478 478
479 479
480 480
481 481
482 482
483 483
484 484
485 485

486 486
487 487
488 488
489 489
490 490
491 491
492 492
493 493
494 494
495 495
496 496
497 497
498 498
499 499
500 500
501 501
502 502
503 503
504 504
505 505
506 506
507 507
508 508
509 509
510 510
511 511
512 512
513 513
514 514
515 515
516 516
517 517
518 518
519 519
520 520
521 521
522 522
523 523
524 524
525 525
526 526
527 527
528 528
529 529
530 530
531 531
532 532
533 533
534 534
535 535
536 536
537 537
538 538
539 539
540 540
541 541
542 542
543 543
544 544
545 545
546 546

547 547
548 548
549 549
550 550
551 551
552 552
553 553
554 554
555 555
556 556
557 557
558 558
559 559
560 560
561 561
562 562
563 563
564 564
565 565
566 566
567 567
568 568
569 569
570 570
571 571
572 572
573 573
574 574
575 575
576 576
577 577
578 578
579 579
580 580
581 581
582 582
583 583
584 584
585 585
586 586
587 587
588 588
589 589
590 590
591 591
592 592
593 593
594 594
595 595
596 596
597 597
598 598
599 599
600 600
601 601
602 602
603 603
604 604
605 605
606 606
607 607

608 608
封底 609